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七十八輯

沈雲龍主編

京江張文貞公(玉書)

(卷一三)

年譜文集

丁傳靖編輯  
張護校刊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京江張文貞公年譜

京江張文貞公文集

#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七十八輯

## 目錄

京江張文貞公（玉書）	年譜	（卷一—三）	丁傳靖編輯
京江張文貞公（玉書）文集	（卷四—六）	張護校刊	
京江張文貞公（玉書）文集	（卷七—九）	張護校刊	
京江張文貞公（玉書）文集	（卷十一—十二）	張護校刊	
小倉山房文集	（卷一—四）	袁枚著	
小倉山房文集	（卷五—九）	袁枚著	
小倉山房文集	（卷十一—十五）	袁枚著	
小倉山房文集	（卷十六—廿二）	袁枚著	
小倉山房文集	（卷廿三—廿九）	袁枚著	
小倉山房文集	（卷卅—卅五）	袁枚著	

康熙朝吾邑張文貞公繇詞臣受

聖祖知遇游擢綸扉爲太平宰相二十餘年出入帷  
闥謹慎小心相業之純懿與李文定王文靖陳文貞  
諸公後先輝映康雍之間一門貴盛乾隆初公孫适  
爲近畿方伯所居毘陵青山莊擅水木之勝雍乾老  
輩集中多有題詠其後有爲守令者有爲曹司者多  
著政績有聞于時咸豐中七世孫錫庚以侍郎視學  
浙中殉粵寇之難

予謚文貞祖孫同謚前此未有相公遺澤下及雲祇  
烏虜盛矣兵燹以後鄉邦支獻日益衰歇迺里中故  
老叩公之立朝梗概多不深悉夫一邑之中積二百  
餘年之久僅得一偉人而鄉里後進竟不能畧道其  
生平此亦事之深可怪者因不揣固陋取四庫所  
訂松蔭堂集及史傳行述參合而互證之輯爲年譜  
一卷方公爲學士時諸臣章奏有重大者

聖祖卽引與參決泊入政府倚畀益隆前後五十餘

年君臣之間有如家人父子觀

聖祖待公之厚知公之所以仰贊

高深必有爲史臣所不及載家人所不能知者則是  
編所輯猶髣髴公之萬一而已鄉後學丁傳靖謹序





張文貞公年譜

鄉後學丁傳靖編輯

明崇禎十五年壬午六月二十六日辰時公生

公諱玉書字素存號潤浦

案公行述及家乘皆不言公號潤浦此據吳修

國朝名人尺牘小傳始祖善甫元至正間自中州遷居鎮江

之丹徒遂爲縣人仲子德明建文時以右軍都督府斷事犒師東昌遇燕兵被執不屈死高祖浹會祖柏明萬厯間出粟振饑議敘布政司經歷祖鳳

儀明諸生七舉鄉飲大賓父九徵字公選號湘曉  
順治乙酉江南解元丁亥進士歷官行人司行人  
吏部文選司主事考功司員外河南提學僉事薦  
舉博學鴻詞崇祀河南名宦祠著有艾衲亭稿閩  
遊草文陸堂文稿母何氏生子六公其次也

十六年癸未二歲

大清順治元年甲申三歲

二年乙酉四歲

公父湘曉公領解首

時年二十一

案徐乾學張公九徵行狀時初經喪亂人多廢  
學科舉之文猶沿明季蕪詭之習公文宏博大  
雅爲一代模楷王文貞公在翰林一見深器重  
之

弟玉禾生

字實存廩貢生後  
官行人司司正

三年丙戌五歲

四年丁亥六歲

湘曉公舉進士

五年戊子七歲

湘曉公授行人司行人頒詔福建

六年己丑八歲

按行述公自幼穎悟絕人甫入家塾尺寸不苟

巍然如山岳識者知爲廟堂器也 江右熊先

生公句讀師也善李虛中術知公大貴以乳下

孫爲屬而請命之名後四十年其孫至京曰公

一見呼其乳名曰若卽某耶厚贈之以去人皆服公善記事而益歎古道之過人遠也

七年庚寅九歲

湘曉公秦

命至闕里宣衍聖公

八年辛卯十歲

弟仕可生

字揚存康熙丙辰進士後官湖南兵備道

九年壬辰十一歲

應童子試入縣庠第一

按行述學使者灤州石公申以益者與命題公  
援筆立就石公大奇之據案疾讀曰十一歲童  
子已盡得先輩三昧真千里駒也抱置膝上嗟  
賞不已刻試卷以行士子爭相傳誦

湘曉公考選吏部文選司主事旋晉員外郎

按徐乾學張公九徵行狀公熟諳掌故人共驚  
異郎中宋某曰張君爲秀才時已爛熟胸中矣

弟恕可生

字韋存康熙戊辰進士後官杭州知府

按潤故恕可官戶部員外時澤州陳文貞公曰張司官才品非以相公介弟重也時共新城商摧風雅尤痛絕竿牘羣以為真清耶也

十年癸未十二歲

湘曉公晉驗封司郎中又調考功司郎中弟與

可生

字端存廩貢生後官國子監學正

十一年甲午十三歲

兄玉裁充拔貢是年鄉試中副車

玉裁字禮存長公六歲丁未進

士後官國

史院編修

按茲汀錄禮存入成均益都馮公

為大司成驚曰今之子瞻非僅以文章名世者

十二年乙未十四歲

湘曉公分校會試尋乞養歸里 八月祖鳳儀公

卒

十三年丙申十五歲

十四年丁酉十六歲



舉江南鄉試 兄玉裁中副車

按主試遂安方猶仁和錢開宗首題貧而無諂  
一章次忠信重祿四句三以不忍人之心二句  
行述房考節推田先生羅重典公倡捐橐金  
歸其家累于三原子若孫來必有所贈甚至典  
衣裘以賜之 按是科江南主司房考以科場  
事伏法者十餘人中有田俊民者當卽行述所  
稱節推田先生是也

十五年戊戌十七歲

覆試列上選

按行述會有摘科場事者

章皇帝召諸

中式舉子試之于廷

拔公詩若文置上

卷初計偕與同年夏公沅僦車以壯僉謂試題  
必備眾體夏公就逆旅發篋讀書不少休公恆  
拱手危坐日文體殆數十種旬月間可盡讀耶  
吾輩少年書生驟覲  
至尊恐或惶懼惟

當預養此心庶臨事不擾耳及試果異等 戴

璐石鼓齋雜錄 殿廷覆試之日不完卷者銀

鐺下獄吳漢槎兆騫本名士戰慄不能握筆張

文貞公時方十八歲按當作十七從容抒寫而出公

輔氣度固自不凡按公覆試文卽所傳不患無位一節題也

十六年己亥十八歲

海寇犯鎮江湘曉公與筮侍御重光嬰城守禦

按徐乾學張公九徵行狀知府戴可進蓄異志

語城下曰眾皆欲降獨某某不從耳公與笄聞之急趨下城而門牡已啟公微服出城東門日暮得一艇脫身走常州謁巡撫蔣公言海寇烏合易破宜速進兵又至浙江趨督撫嚴兵堵賊未幾賊敗果如公言始賊入城焚掠公舍時封公柩在堂火將及回燄不焚如有神護

秋遊延陵

見公集跋燕文貴草堂圖

十七年庚子十九歲

兄玉裁中副車

十八年辛丑二十歲

舉會試第五名

總裁大名成克鞏曲沃衛周祚房考田謠未號西藪首題知止而后

有定一節次夫子之文章一章

三易其田疇薄其稅斂二節

授庶吉士

按行述總裁大名成公卽湘曉公乙酉座主引  
嫌遺跡榜前未嘗一至其門成公謂所親曰此  
年少不惟文章其風節當不愧古人矣初入禁

林卽杜門却掃一切外事不與晨夕課書往往  
迄丙夜少宰北海孫公嘗語湘曉公曰次公他  
日必爲宰相請其故曰吾召客會天雨已而客  
罷去客坐處足蹟多散亂惟次公雙趺宛然此  
必貴而壽無疑也

康熙元年壬寅二十一歲

二年癸卯二十二歲

湘曉公補稽勲司郎中又調文選司

三年甲辰二十三歲

散館授翰林院編修

湘曉公授河南按察司僉事出視學政

四年乙巳二十四歲

子逸少生

字天門康熙甲戌進士  
累官翰林院侍讀學士

五年丙午二十五歲

秋典浙江鄉試

按行述典浙江鄉試所舉多知名士海內翕然

有公明之誦 又湘曉公於前明實錄邸鈔家  
傳野史皆可背誦公少卽濡染丙午浙闈策問  
卽舉明三案以試士 是科浙江副主司爲潛  
江劉廣國榜首餘姚徐景范

湘曉公迄病歸里 兄玉裁舉京兆試

按徐乾學張公九徵行狀河南兵荒後文治日  
衰公獎拔孤寒倡明禮教兩河人士歎爲百年  
未有黜中牟潘岳祀典祀鐵鉉于鄧州事竣考



核爲天下第一當擢京堂有尼之者乃止會撫  
臣疏舉卓異 詔賜蟒衣部議需次超遷  
而公已誓墓不欲出矣

六年丁未二十六歲

奉勅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 兄王裁成進士一甲二名及第  
按熙朝新語王裁對策直刺部院督撫陋弊讀  
卷者歎曰此長沙痛哭書也

子思默生

字處冲康熙丙子  
舉人官內閣中書

七年戊申二十七歲

八年己酉二十八歲

充順天武鄉試主考

策問存  
集中

九年庚戌二十九歲

兄玉裁分校會試

十年辛亥三十歲

七月兄玉裁卒

十一年壬子三十一歲

弟仕可舉京兆試

十二年癸丑三十二歲

十三年甲寅三十三歲

十四年己卯三十四歲

十五年丙辰三十五歲

遷國子監司業轉侍講厯左右庶子

按轉侍講與晉庶子疑非一年事 國史及家

傳皆繫是年存之俟考

充日講起居注官

按行述是時

皇上銳意文治慎簡講僚

特

命公與崑山葉文敏公常川進講一

日公進講書經呂刑至王曰嗚呼念之哉一節

公因奏漢書謂囚在獄中飢寒而死曰瘦從來

大獄既興株連者眾淹滯不決動經歲時囚之

不死於法而死於飢寒者多矣夫匹夫匹婦亦

足上千天和聽獄者所當深念也

上卷

首肯至再一日進講易噬嗑利用獄公因講章  
內有三宥之法於是疏解周禮三宥之義復言  
盛世不輕赦故春秋于肆大眚則譏之後如管  
仲之治齊諸葛之治蜀皆以慎毋赦爲言其經  
所謂赦過宥罪者爲其原因而赦免非  
一概寬釋以示恩也至于定獄之時原情察理  
斟酌至當一歸于罪疑惟輕則隨時隨事赦免

已多又豈待頒行大赦然後謂之赦乎講畢

上稱善曰所講赦過一節極當乎理又進

講易剝卦不利有攸往公因疏解內言漢唐黨  
錮之事乃言東漢時黨錮最甚而其時如郭泰  
徐穉輩皆能高蹈遠引不與其禍唐之黨始于  
牛李而其時如白居易輩亦不與其黨此所謂  
超然塵壒之外者也就黨人而論東漢時以名  
譽相高節義相尚其人本皆君子止因意氣太

過不能容人所以人皆嫉之至唐之黨人專以  
權位相軋勢利相傾其品亦皆君子故其禍中  
于國家者甚烈 上爲之傾聽其餘因事  
納忠敷陳愷切如此類者不可悉記公由此浸  
受知矣

弟仕可成進士 十月元醜吳夫人卒

按夫人桐城吳庶常定嗣女來歸未詳何年

行述或有勸公續配者公不應吳夫人母劉念

公壯年失偶買一婢送京邸侍巾櫛先使入自  
其故公對使執不可淚隨語下使者仍送婢還  
其後數十年獨處一室終身無姬侍士大夫聞  
公之風者莫不感慕增伉儷之重焉

十六年丁巳三十六歲

十七年戊午三十七歲

湘曉公舉鴻博辭不就

按茶餘客話冢宰郝恭定薦之貽友人詩云少



不如人何況老身將終隱又焉文又遺懷云虛  
名空好羊公鶴肥遜深慚梁伯鸞京洛少年爭  
獻賦伏生接武賈生鄰人以是知其不出山矣  
弟恕可舉京兆試

十八年己未三十八歲

五月奉

勅修明史

按先正事畧封公于明代人物能縷舉其世系

與其門生姻戚公總裁明史多稟承家學焉

茶餘客話文貞公性淡泊從不肉食日粗糲一

盂或山藥少許官庶子總裁明史封公貽書戒

之曰此非養生之道也食不厭精汝未讀鄉黨

耶退直後宜靜坐片刻養身節勞勿以膏自焚

也古樂府殺君馬者路旁兒謂竭馬之力以娛

路旁耳目也吾慮汝之馬力竭矣文貞聞命悚

然加一餐焉

十九年庚申三十九歲

五月以進講稱

旨加詹事銜

按先正事畧十九年進講 乾清宮 上

問理學之名始于宋否公奏道理自在人心宋  
儒講辨加詳耳 上曰日用尋常無非此

理自有埋學名目彼此辨論而言行不符者甚  
多若不居講學名而行事允合此卽眞理學也

按東華錄事在二十二年

大月升侍講學士冬

賜貂裘朝服

按行述每歲上元後一日必輟

御饌一

筵送至邸第拜

賜於家以爲常 池北

偶談康熙十九年以

御書手卷

賜侍講學士張玉書莊子說劍篇

二十二年辛酉四十歲

三月遷內閣學士

按行述內閣學士缺開列諸應升者名以上

上問大學士皆以簡在

聖衷對

上舉公名曰學問既博人品亦極優卿等

云何皆對曰誠如

聖諭

上曰開

列諸人皆不可及可卽補內閣學士

二十一年壬戌四十一歲

正月隨

駕往盛京謁

陵

按行述正月

止以逆藩盡平將謁

福陵告成功元夕前一日

召滿漢大

臣

賜宴

中和殿復宴諸漢大臣于

乾清宮

命掌院學士澤州陳公學士桐

城張公及公傳

諭諸臣倣漢柏梁體

止倡首句諸臣依次賡和爲七言古詩一

章以志太平盛事公遂奉

命隨

駕往盛京按公集有遊遼陽千頂山記

充經筵講官九月充殿試讀卷官

按行述  
公充

殿試讀卷  
凡五次

十月教習庶吉士奉

敕修平定三逆方畧

按行述

三朝國史大清會典大清

一統志

平定朔漠方畧

政治典

一訓

治河方畧公俱奉

命爲總裁

官其他館局所纂之書悉命公裁酌佩

文韻府則公親自採輯補原纂所未備

二十二年癸亥四十二歲

五月調翰林院掌教學士九月隨

駕幸五台十二月遷禮部右侍郎

按行述公居禮部研覆典章準酌今古御史李時謙請行禘祭之禮公博引前代故事而折其中謂成周之制與今異宜請罷其議詞臣曹禾



請 上封禪公言書稱舜燔柴岱宗非封  
禪司馬相如引管仲七十二家之說梁著作郎  
許懋極詆其妄朱子綱目是之史記秦皇漢武  
光武唐高宗武后明皇宋真宗皆嘗行此爲後  
世所議封禪不應經義宜罷勿論皆 詔  
可 按此二事未詳何年以其皆在禮部時事  
謹附於此

二十三年甲子四十三歲

二月轉禮部左侍郎 八月湘曉公卒於家

上遣內閣學士王鴻緒至邸寓奠酒復

賜公兄弟茶酒旋歸里值

上南巡駐蹕揚州公伏謁舟次特

賜召見

按行述

上見公體貌羸瘠

溫諭

加意調理復

命侍講學士高士奇傳

旨家有大故

諭免遠送並

頒賜

御前餅餌三器

二十四年乙丑四十四歲

二月由分守江常鎮道頒到

諭祭公文祭文

二十五年丙寅四十五歲

二十六年丁卯四十六歲

二月服闋卽家起

授刑部尙書尋入京供職 子逸少舉鄉試

二十七年戊辰四十七歲

轉兵部尙書 五月奉

命勘視河工八月還京

按先正事畧開音布監督高郵州石工奏請閉

塞支河口爲中河留水 仁皇帝命公偕

圖納往勘並徧閱毛城舖高家堰及海口情形

詳加審度瀕行 上謂公曰此行是非可

否當秉公陳奏不可效熊一蕭託故推諉也公

叩頭領

訓先是開音布疏劾高郵州河

員擅開減水之壩請議處比公至卽馳奏河員  
開壩乃循舊例無罪開音布續奏應議處八月  
還京疏言奉

命勘閱河形黃河西岸出

水頗高年來大水未曾溢岸則河身淤塞之說  
非也海口岸寬二三里河流入海絕無阻滯諸  
減水壩應如舊閉塞惟中河一道利濟舟楫得  
此免涉黃河百八十里之險殊關緊要但形勢

逼近黃河既不可挑寬而太狹又不能容納運河及駱馬湖之水謹按蕭家渡楊家莊新莊口有衝決舊河之處請 勅河臣增建減水

壩相時宣洩則中河舟楫可以常通其支河口應如開音布所奏永行閉塞奏人均如所議

十二月奉

命往浙查辦事件

按行述浙江巡撫金鉉奏民杜光遇等訐控兵

丁害民十款

上命公偕大司空蘇公赫

往浙察審比至而光遇等姓名皆詭託無其人  
所列款又絕無左證且奏內多誹謗語公按律

奏擬

轉禮部尙書

孫迪生

逸少出康熙癸巳舉人  
後官陝西榆林知府

二十八年己巳四十八歲

正月自浙還值

上閱河南巡於蘇州復

命

按 國史傳覆奏查無杜光遇其人撫臣金鉉  
捏造虛款暨藩司李之粹迎合附會情罪非輕  
應按律問罪 按行述云於郟城復 命

國史傳及東華錄均云在蘇州今從之

奏事畢卽

命從行

按行述至鎮江南門

御騎由家門



上問公幾子有在家者否公對曰臣二子長  
逸少從臣在京邸次思默跪迎道左者是

上顧思默曰爾讀書否年幾何思默具以對  
是時公母家居公往浙及還又隨 駕再

往還獲觀省者數四里人以爲榮

三月至淮安

命與諸臣會議中河事尋扈蹕還京 充律例館總

裁 見大清  
律例序

及身之在言  
按行述公嘗曰律例一書生民性命職官考成  
所係不可不盡心於是句字酌劑更定輕重之  
比凡若干條刑書乃畫一

二十九年庚午四十九歲

六月

授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尙書

按行述公自講幄受知爲學士諸臣奏章有重  
大者 上卽手授公命加票擬公從諸元

老後執筆逡巡諸公多指目公者一日在閣政  
府皆退諸學士亦退獨李文勤在座揖公使登  
己座公惶悚却避文勤曰君何讓焉且夕卽君  
座耳

三十年辛未五十歲

充會試總裁

按是科爲公副者安溪李文貞澤州  
陳文貞新城王文簡也榜首張璠

何太夫人至京師

明年  
旋里

三十一年壬申五十一歲

四月

賜遊玉泉山 暢春園

按公集有記惟不言爲某年事但云四月初四日  
召大學士伊某阿某王某張某同遊  
暢春園今按伊某者伊桑阿阿某者阿蘭太  
王某者王熙張某者卽公自稱公集王文珪墓  
志銘所謂 暢春園賞花泛舟皆得隨公之後  
是也攷公與伊阿王三公同爲大學士自康熙

二十九年至三十八年止以後阿公遂卒此八  
年中據東華錄惟三十一年四月 辛丑

泉山故定爲是年之事

十二月奉

命閱河工

按行述先是總河靳文襄公嘗請于高家堰旁  
建重堤以防淮水之潰 上之閱高堰也

令隨行諸臣詳觀形勢

諭曰重堤斷不

三  
言  
三  
可用語云日費斗金不敵西風一浪湖水浩瀚  
如此若老堤不堅雖有重堤何益靳輔與人爭  
氣故爲此舉不待知者而知其非也又

諭曰高堰堤頗堅厚人言堤工單薄不足信因  
問公曰自此以前俱與此堤相同否公奏云與  
此堤無異但此係石工過石盡頭處卽用排椿  
無石工蓋因地勢稍高故從來不費石耳及是  
靳公又題請加增運料小河堤岸以固堤堰閉

張莊運口建石閘于中別後小河加高遙堤以保運道 上問公所見如何公奏云靳輔

因重堤不允所請又欲加運料河堤其實高堰一帶所恃全在老堤今老堤尙固可以無虞疏下九卿會議俱請加輔言 上復于批本

時 諭曰朕觀運料小河築堤全無用豈有高堰不固專恃此小堤可以堵禦淮水者不若仍加修高堰之堤期于永遠堅固爲有濟于

實事可遣大臣會同往視其中河張庄運口築堤建闢着河臣將工費估計明白題到再議閣擬甫入 旨下工部開列部院堂官職名以請 上以閱視高堤須用舊時閱河之人故有公與圖公偕往之 命

三十二年癸未五十二歲

正月還京繪圖以進

按行述 上御 暢春園 澹甯居



召公與圖公俱前問河事如何公與圖公同  
奏云近年河道俱已安流但去年黃水甚大淮  
水不能過行因而較往年水高數尺若黃淮之  
水一時並長則勢爲極險加修實屬要著如靳  
輔等所云運料河堤加高真無益也

上

曰加此堤果無益耶公又奏湖水面尙高于此  
堤數尺雖加至二尺之高高堰若潰亦必不能  
禦其爲無益甚明

上曰固知如是公因

以所議本進

上取閱一覽至竟卽稱善

曰爾等所議甚當又命取圖展閱

上一

一垂問公因指圖奏云此爲仲家閘此爲陶家  
閘今議另增二閘以備蓄洩

上問欲涉

何水圖公奏云若中河水小則閉之水大則洩  
入黃河公又奏中河見在刷寬靳輔之意猶恐  
不足容水今欲將夾河深濬是增築一河以防  
意外之意

上曰防意外亦甚善公又奏

張庄運口水極深不便置閘河臣議于舊口下  
二三里建閘取其土堅可以興造 上深

是之

國史傳

上問宿遷一帶民

生若何公奏小民沐

聖主憂勤甚爲得

所

上欣悅公又奏高家堰一帶河工惟

史家刮周橋最爲衝要不急于此處重設堤防  
雖多築堤數重無益也臣度史家刮至周橋約  
一萬四百餘丈宜煩 聖慮飭河臣迅速

加築至三官廟諸口俟其幾纜垂朽改用石以  
期永久卽現在石工亦須加土擁護此今日河  
工急務也目今高家堰擬築小堤之處惟令河  
臣每屆歲修親勘情形題報可耳  
上深  
以爲然

孫造生

逸少  
出

三十三年甲戌五十三歲

子逸少成進士

三十四年乙亥五十四歲

三十五年丙子五十五歲

二月隨

駕親征厄魯特

按行述

上親率大軍北征厄魯特

命公隨

駕四月初十日至科圖營有

旨令漢諸臣從行者留此以待旋師公

堅請從至擒胡山

上駐馬觀明永樂間

舊蹟 命公詳視之有石拔地數尺刻銘  
紀功乃永樂八年成祖北征過此所刻學士胡  
唐書載金幼孜北征錄者也公因奏明祖所征  
乃元殘孽追勦易爲力今厄魯特方鴟張

皇上誅討爲邊民除百世害自古帝王所未  
有臣等從行至此復觀舊蹟不勝欣幸遂從

駕深入比賊奔敗

上曰漢官無隨

師者惟爾以大臣決意扈蹕堅確不移參贊機

密從行至此今大功已告成我君臣當舉手相  
賀矣公頓首謝曰臣以儒生遭遇

皇上

神武獲覩巍巍之功今日之事當爲宗社萬世  
太平賀不第一時奏凱告廟已也 按公弟仕  
可是時參贊總統于公戎幕亦同出塞見潤故

六月還京 九月隨

駕幸歸化城

按行述是時噶爾丹敗北其兒子丹濟喇輸款

納降

上聞其將至幸歸化城以待之九

月公進擬拖諾山勒石恭紀

聖武神功

碑文並饒歌曲三十章復請隨

駕

上命公從行抵宣化府

上命大學士

阿文清公傳

諭曰天氣甚寒不必隨出

口外至右衛以俟有事則召可也公請從內地

至右衛從右衛往歸化城

上復諭曰彼

處無一漢人可毋往公復力請曰臣隨



駕道來原不避寒暑蒙

聖恩垂念不耐

嚴寒命從內地赴右衛此誠

皇上曲體

臣下之仁臣敢不祗遵但既至右衛豈有不赴

歸化城隨

駕之理計

上至彼駐

蹕時臣亦當至行在所

上從公請隨

命取公衣帽觀之大笑曰此足禦寒耶頃

之以

御用狐皮煖帽貂皮大裘狐皮小

套黑狐皮領

賜公且傳

諭云此

二二二  
二二  
帽前在 暢春園往來出入用之總不透風黑  
狐領甚煖得此可以禦口外嚴寒矣隨又以

御用套襪煖靴一雙

頒賜傳

論云靴勿嫌舊此靴雖似稍大而以煖襪套  
用大小皆宜甚適用也是時方隆冬 上

爲天下計蒙犯霜雪於窮途絕塞而心念公特  
甚膳食之珍美者瓜蔬之新鮮者無一不資且  
令內侍省被褥問寒否 上駐蹕野外則

令公駐民房毋露宿至于內地

上心始

釋君臣相遇如家人父子然

十二月還京 子思默舉鄉試 孫邃生

思默出

三十六年丁丑五十六歲

二月隨

駕幸甯夏

按行述

上由延綏往甯夏初噶爾丹之

敗走也部眾知其獲罪天朝無倖存理大兵至

恐玉石不分多內攜擒其子色不騰巴爾朱爾  
以獻噶爾丹窮蹙計無復之  
上在達喇

布龍駐營有將軍奏章及丹濟喇上章言噶爾  
丹于閏三月十三日死部眾皆四走丹濟喇攜  
噶爾丹尸來伏候進止  
上顧語諸臣曰

自此邊境永無事矣復顧公曰爾漢人三次從  
出征亦不虛此行矣公奏曰  
皇上如天  
之福臣亦被有殊榮尋進擬勒石狼居胥山恭

紀

聖武神功碑文

五月還京 六月充平定朔漠方畧正總裁

十二月乞假三月歸省

詔賜公母何太夫人

御書金剛經五部

三十七年戊寅五十七歲

三月奉何太夫人至京師 六月何太夫人卒

上遣內閣學士布泰徐嘉炎至邸奠酒復

賜公兄弟茶酒並

御書松蔭堂額爲公母身後光

七月回籍 十二月由分守常鎮道頒到

諭祭公母祭文

二十八年己卯五十八歲

上南巡公迎

駕萬家莊

按行述時多議開海口者 上問公治水

當何如公奏曰愚民不知何事但望專治下河  
罷開海口其實上河不治雖開海口無益

上曰此言甚是朕意亦以爲當治上河公又  
奏曰目前黃水倒灌湖水東洩其病全在上流  
則治水當有次第

上首肯之

扈蹕至江寧尋至京口

按公集有

駕幸江寧紀

恩碑記

又有扈蹕江天寺謝

恩疏

五月隨

駕至鄭家口奏辭回籍守制

按李來泰文貞公傳往有遊京口歸者語予云  
僕闌入張園門徑清幽寂無人聲漸近書舍遙  
見一翁衣白布袍危坐手一卷書旁無侍者僕  
遽返尋園丁問之曰卽相公也蓋是時方宅何  
太夫人之憂云 行述卯辰之間江東旱荒守  
令禱不效公方讀禮暮田父老相率走齋一禱



祈以活吾民公謝不得則就墓旁小阜白衣冠  
四面拜不兩日雨大降

三十九年庚辰五十九歲

按 國史傳及行述皆云是年冬 詔促

入京據東華錄起復大學士張玉書在四十年  
讀公集謝 恩並報起程疏云臣今年已

六十又公集徐公壽序云憶辛巳冬被

命召對 上問江南吏治民風甚悉云云

據此入京確爲四十年事 國史傳及行述皆  
誤也

四十年辛巳六十歲

十月

詔促公來京照舊辦事十一月入京

按先正事畧時河臣張鵬翮奏河工事宜

上問公奏對甚悉乃降 旨諭河臣云

昨問大學士張玉書據稱河水尙大高家堰俱

爲河水所侵如此則泗州盱眙安得不被水災  
河身之淺深以洪澤湖水高下爲驗今聞洪澤  
湖之水比甲子年尙高數尺可見河身未刷深  
恐高堰之堤過此以往未可知也 按 國史  
傳是年有扈從南巡之事攷是年 聖祖  
並未南巡史傳所紀乃四十四年事而誤屬於  
是年也

四十一年壬午六十一歲

五月

賜羣臣

御書公得三幅率羣臣上表謝

恩

疏存集中

十月扈蹕至德州尋還京

按是年聖祖南巡

闕河至德州因皇子允初病而返

十二月弟玉禾卒

按潤故玉禾司訓穎上值荒歲士多不能自給

乃捐貲傾助士得守其舊業穎人謳思不絕因

父母年高援例京職需次家居兩浙制府于公

聘修通志辭不就侍郎尹公奏聘入 會典館

纂修積勞成疾卒

四十二年癸未六十二歲

正月扈蹕南

巡至浙三月還京

四十三年甲申六十三歲

奉

敕修佩文韻府

四十四年乙酉六十四歲

正月子思默卒 二月扈蹕南

巡

案 國史傳扈從

聖駕南巡

賜

銀千兩並 皇輿表等物四月 駐蹕蘇州府

命偕學士揆敘考試諸郡舉貢生員閱

卷呈 覽得汪來泰等五十三人等 駐

蹕江甯府又偕揆敘等閱卷呈 覽得錢

榮世等五人及

御舟次高資港公奏曰

前去京口不遠臣之敝廬在焉苦城中無駐

翠華之地輿情雖切未敢恭迎

御

輦入城懇請

行幸江天寺多留數日與

親臨鐵甕城無異也得

旨張玉書懇求

敦切姑再留一日後日起行閏四月初一日于

寶塔灣行在

賜宸翰一幅 行述

上駐蹕青口

巡視高堰命公與澤州

陳公肩輿以行公至關壯繆廟中出河圖與澤  
州共閱因爲陳公言新堤高舊堤丈許三十一  
年所議加之堤今皆在水中總因六壩旣閉黃  
水倒灌以致湖底淤墊如此大壩一時不能刷  
深非加築堤不能禦湖水之漲此高廣堤岸爲  
救時急務也是時河臣遵 上方畧築堤  
閉壩黃河已深通 駕至惠濟祠觀挑水

壩從官環列

上曰黃河泛漲眾人立處



皆是黃河今清水直抵此處實爲可喜故朕每  
次閱河必欲到此一觀公因奏三十八年以前  
波濤洶涌此地爲至險今日竟爲清水所逼河  
勢至此可稱成功 上因與公言及向年

自甯夏道黃河中其水險視此相上下蓋惟公  
從至朔塞沂黃河之上流而黃淮先後十餘年  
情形亦惟公預聞其本末故 止南巡必  
命從行語河事必以相告云

四月還京

四十五年丙戌六十五歲

九月孫遜卒

四十六年丁亥六十六歲

正月扈蹕南

巡閱河

案 國史傳河臣張鵬翮奏請開溜淮套河恭

請

聖駕親臨相度

御舟泊清河

口 上親往武家墩周視良久見所樹竿  
之處多屬民塚非掘塚不能開濬 上惻

然乃 召見河臣極斥其請開濬淮套河

之非張鵬翮語塞叩頭請罪公奏曰向者老人  
白英曾有引汶水分南北流之議策之善也不  
若別作壩引汶水通漕其下流專以淮水敵黃  
黃水趨海此萬世之利也 上善其言

分甘餘話康熙四十六年 聖駕南巡至

蘇州一日垂問故靈璧知縣馬繡所著釋史命  
大學士張玉書物色原板明年令人齎白金二  
百兩至本籍購板進入 內府

二月弟與可卒 五月還京 九月弟仕可卒

案潤故仕可砥礪名節不妄交一人不妄投一  
刺任刑部郎中主稿明斷詳實多所平反噶爾  
丹跳梁 聖駕親征仕可參贊總統于公

戎幕奏章出其手督學河南與其尊人後先踵

武士林以爲美談奉湯文正崇祀鄉賢錄其孫  
于州庠

四十七年戊子六十七歲

五月扈蹕塞外

賜遊化育溝後苑又

賜遊哈喇和屯後苑六月至熱河

賜遊熱河後苑

公集俱有記

九月還京

四十八年己丑六十八歲

四十九年庚寅六十九歲

五月以疾乞休

溫旨慰留遣御醫診視

賜珍藥

案行述公臥疾

上遣御醫劉聲芳診

視漸有功效六月中奏摺請

安行在

上手批問公病狀令用藥留心時公已上

章乞休因奏言臣臥病兩月步履仍艱如此衰

頽必誤趨直臣年六十有九理當引退在閣中  
前後十八年分當知止謹已具疏瀆陳乞准休  
致上手批報云卿在閣多年凡事小心

朝中老臣不覺漸少朕實傷心也還當調理得  
法數月之內自然全愈故不准告辭

諭

旨回公扶病跪拜且感且泣自是不敢言歸矣  
八月赴閣辦事

五十年辛卯七十歲

四月扈蹕至熱河 五月疾作十七日公薨

案行述四月

上將避暑公念塞外高涼

水泉潔清出口數月當陡健堅請隨

駕

上重違公意

命從行抵熱河五

月初九體不甯猶治事明日憊甚

上諭

好生調理珍藥鮮果頒賚疊至十七日漸劇

上命大學士溫公偕從

駕諸詞臣

詣榻前省視復

命內侍傳旨曰卿思家



欲回京否公伏枕叩頭曰 皇上聖恩威

戴不盡無所思也

上聞大痛惜

賜帑金千兩治喪

御賜輓章碑文

遣皇三子誠親王奠茶贈太子太保謚文貞

案行述

上命溫公傳

旨云張玉

書勤勞王事偶然患病不意至此聞其家甚淡

薄給銀一千兩治喪此地不必動用衣衾棺槨  
皆內府置辦悉視南方殮禮應用物件俱着于  
監督處取用及殮遣內大臣省視且令隨

駕滿漢九卿畢集乃殮復遣內務府員外護

喪還京邸

御製輓詩一首傳示九卿喪

車至京

皇三子誠親王奉

命詣奠茶

酒行三叩禮子逸少出口謝

恩乞

手書所賜輓詩建碑墓隧

上令逸少

少俟

親灑宸翰以賜之

葬丹陽尤區村

雍正十一年入祀賢良祠

純廟六次南巡俱遣官致祭

裔 孫張藻文校刊

徐德潤

鄉後學嚴家新參校

丁達福

辛丑秋巖子棟臣謀印先相國文貞公集屬藻點勘  
且曰公相業彪炳事在史官其他名公卿之譏著亦  
往往有述公言行者顧原集未載傳誌茲所增輯僅  
得邑乘一傳輔竊憾之君倘蘄述祖德輯傳狀碑誌  
爲一編附刻集後亦一盛舉也藻不文媿無以應刻  
將蕙適柳子翼謀自金陵歸盛稱丁君秀甫所輯年  
譜不置藻聞而大喜亟浼翼謀索其稿旣受而讀之  
則凡公之勲閎事蹟犖犖大者悉具于是問且斟酌

本傳行述之同異而折衷之其有功于公甚偉集既梓不可無年譜以輔之爰質諸棟臣以償前責續一卷於集後是役也柳君作合之徐君子章贊成之葉幸從二三君子獲觀集與譜合刻藉免籍談之譏殆公之餘澤有以大佑我後人而俾二三君子司其契也工既竣謹書其緣始以誌弗諼是歲冬十二月裔孫藻文謹識

張文貞公傳

張玉書字素存性端重寡言笑讀書過目成誦年十一入縣庠第一試卷出土子卽爭相傳誦十六舉順治丁酉鄉試辛丑成進士改庶吉士在史館十餘年鍵戶焚膏一如寒峻康熙丙辰遷司業晉侍講厯左右庶子每進講輒推廣經義以資啟沃轉正詹加侍講學士未幾轉內閣學士充經筵講官掌翰林院遷禮部侍郎丁外艱服闋起刑

部尙書轉兵禮二部庚午六月拜文華殿大學士兼  
戶部尙書奉

命視高堰河工先是河臣請於高堰建重隄以防淮  
水至是又請閉張莊口建石閘開小河更築遙隄玉  
書往勘回奏寢其說

上深然之戊寅以母憂歸明年

上南巡玉書迎

駕時有議開海口者玉書奏上河不治雖開海口無



益今黃水倒灌湖水東洩其病全在上流

上爲首肯庚辰服闋補原官玉書性慎密先後在內閣二十年奏牘必先焚其草而後進忠言嘉謨人莫得聞辛卯護

蹕至熱河遂以病卒於

行在時年七十

上聞訃震悼

親製輓詩以賜贈太子太保謚文貞

恩禮優渥有逾常典玉書博聞強記朝章國故尤所  
熟諳在禮部時詞臣某請封禪玉書言書稱舜燔柴  
岱宗非封禪也司馬相如引管仲七十二家之說梁  
著作郎許懋極詆其妄封禪不應經義宜罷辛未充  
會試總裁所拔多宿學三朝國史會典一統志及明  
史諸書皆領其局尤長於制舉藝傳稿行世卓然爲  
一代宗師初玉書喪偶年三十五遂獨處一室終其  
身有文集四十卷子逸少思默逸少字天門戊辰進

士改庶吉士出知壺關縣陞秦州知州內召授編修  
陞侍講學士督學畿輔逸少子迪适适字叔度歷官  
至直隸布政使造子冕

1870-1871

1872-1873

1874

文貞公集

欽定四庫

張文貞集

國朝張

選庶吉

分卷帙亦

蓋其家藏

三篇表一

篇序三十八篇跋十三篇記九篇紀事十篇傳一篇  
賀二篇策問十二篇紀功碑二篇墓碑六篇神道碑  
篇墓誌三十三篇大抵皆春容典雅泐泐乎

盛世之音其拖諾山狼居胥山二碑敘述

聖武神功皆爲詳贍足以昭示萬世其紀平定江南  
事紀滅闖獻二賊事紀三路進師下雲南事紀平水  
西事及外國紀皆端緒詳明得諸耳聞目見足以彰  
開國之鴻烈紀順治間樂章及錢糧戶口三篇皆足

資掌故而紀陝西殉難官民事一篇亦足與史傳相  
參他若賜遊玉泉山記賜遊化育溝後苑記賜遊哈  
喇河屯後苑記賜遊熱河後苑記皆足發揚太平愷  
樂之象其餘碑誌亦多

國初將相事迹可備考核惟募疏祭文之屬收載太  
濫蓋其後人遇稿卽錄不暇採擇轉爲全集之累今  
悉刪除而惟錄其賦頌以下諸篇釐爲十二卷

榛楛勿翦爲將來論者所病焉

1911

11

...



敘

宰執以文章名蓋大易黃裳之美金鉉玉鉉之義指  
工文章而克措諸政事廼其實也而強識博聞嫻肆  
掌故春秋抑雅尙焉天祐熙朝聿生碩輔京口張文  
貞公於斯三者實克兼之故髫齡卽以制義名而其  
古文辭尤爲當代典寶公繇詞苑陟卿貳正台衡侍  
直扈從昕夕靡違當其銀臺金鑿之所經繇鈴閣鰲  
峯之所營構或彌日而揮九制或片晷而草雙麻蓋

國家際殷周誓誥之盛會而詞臣宰臣公備任之雖  
李安平之時矜天上人蘇許國之十吏腕脫常楊之  
號制誥極筆晏元獻之該綜類要王華陽之御褒眞  
學士曾不足以較殊過而摧清文也洎夫扈巡迤北  
循井而汲藏燈而爨策騎抽思周諮於濶濼昔特之  
高深遐覽於土刺拏諾之雄勝遂獲搜考金浮荷豫  
兒呼勒得蘇諸種之歧形殊彙以盡究甘露川黑風  
川之樞要而裨助軍籌增長詞鋒者雖傳北地之尤

工符檄溫邢縣之互錄起居貫義成之記皇華四達  
李衛國之草詔中書固雲迦而靖天德蘇清源之編  
北門會盟耶律文正之從征河中尋思於鏡門關印  
度不翅數萬里匪明楊建安金新淦胡吉水所克逮  
而公尤深感於湛然集見月思親之什者曾不足以  
較神威而摧壯藻也若夫絜情準理通諸政事者則  
李太尉之議指堅鯁諸葛忠武之文體質美陸宣公  
之進奏紆徐劉亮歐陽文忠之上劄敷暢曲沁蘇文

忠之近倣端明李忠定之遠埒宣公胥公治平要畧也殫見洽聞發諸文章者則匡丞相之湛深六藝胡太尉之總理萬事裴司空之經緯九州王文憲之譜敘百家杜司徒之精研三禮邱瓊海之該總三通胥公笥中典籍也其淹貫羣史而用史法以總裁明紀敘次當代元老名賢暨民庸戰多則沈武康之譔四朝史魏鉅鹿之才擅史檄魏文貞之彙志五朝歐陽文忠之唐表志五代紀傳司馬文正之通鑑實勝荀

氏漢紀而考異尤爲明辨哲胥公卷中史籍也至若  
書辭剴朗而深沈誅辭新麗而悽愴序波蕩而克密  
記颺逸而克雅經解不涉於訓詁梵夾旁通於音釋  
蓋舉裴僕射王中令之清論房太尉李鄴侯之仙標  
王東海之格超七子徐鄴成之詞冠六朝王荆國之  
三經總持李洹水之荀子筆力施氏律賦洪氏燕說  
公又兼得之而要其貫疑懸則權文公也其體整鉅  
則益國周文忠公也文公握文枋三十年文忠公號

古今應制第一手此則集厥大成實爲典寶雅非  
吉水泰和茶陵所克逮而重之以午橋嗜吟渭南題  
集用李蘇長壽景龍之正裁參陳范建炎乾道之新  
響者也昔燕國張公集以鴻茂廣波瀾當爲唐文甲  
曲公張公詩賦亦甲開元柳子厚猶謂燕國文詣極  
而詩未副曲江詩詣極而文未副公旣克副之而重  
之以計相之諳練衛將軍之識書三篋司空之博物  
紫岩之洞解易義泰嶽之曉鬯邊務此則范陽清河

隻絕於瑯琊陽夏諸貴族之上而永傳文獻者也公  
孫武定藩岳二公會孫冠伯薪鑣公集而大文先爲  
疏其義指俾當世胥瞻黃裳而欽金玉鉉焉後學宜  
興儲大文拜撰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序

政事與文學殊科而張文貞公實兼之公起家詞林  
薦登台鼎校書藜閣簪筆星廡樹情性之風標協神  
明之律呂凡有著作蔚然盈帙璞玉渾金莫名其實  
而要歸於導揚鴻業黼黻昇平用以措之乎天地之  
間而無虧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於戲何其盛也  
學者文章見用於世難矣用於世而更行之道難之  
難矣又况邊厯通顯際會昌期高文典冊旣興謨訓

雅頌相表裏下及一名一物之紀亦出於洽聞殫見  
足以資掌故而示來茲如公之文者豈不偉哉今  
天子購遺書分四庫以次列於集部用功深者收名  
道其在斯乎公之元孫護復遵祕閣官本校讐鈔梓  
以傳諸海內余既讀公之文想見公之爲人而又慶  
公之克有後也是爲序

乾隆五十有五年夏四月新安後學曹文植拜撰

序

余幼讀東坡先生文序范文正公集以不得見文正公爲恨竊念後學仰企前賢讀其文思見其人而時殊代遠愛慕拳拳終其身不能釋者蓋氣類所感教澤所貽固有出於不自知而古今無異情也嗣讀國朝京口張文貞公制藝窺其淵雅和平之旨輒亦心嚮往之乾隆辛卯秋分校京兆試公元孫護出余門下因詢知公全集藏於家而未有利本悵不獲一

讀焉癸巳以後

天子購求遺書東南大吏始以公集採進列諸四庫  
歲戊申護以阜陽令引

見來京從家弟集梧就祕閣抄善本將校正鈔梓而  
請序於余嗚呼吾豈敢序公集哉惟自束髮投書洎  
於通籍數十年中凡

當代名臣之不愧韓富歐陽者皆得親炙其光儀獨  
公以予生已晚未得瞻仰而竊幸與公後人有淵源

之契得以想見公言論風采又得讀公集以附名於不朽則余雖萬萬不及東坡而愛慕私情終身不能釋者固猶是東坡之序范文正公之集之意也公全集卷帙尙多此爲四庫官本云

乾隆庚戌春桐鄉後學馮應榴拜撰

113

114

115

文貞公集目錄

卷一 賦頌表

南苑賦

璿璣玉衡賦 有序

典學勤政頌 有序

聖駕詣明太祖陵頌 有序

馬襄武公崇祀名宦頌 有序

進

太宗文皇帝實錄表

擬

上命開館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羣臣謝表

康熙六年

卷二疏

請復國學積分之法疏

請行選拔疏

請開言路疏



請核兵餉疏

請杜設法名色疏

請編次樂律算數疏

喀爾喀內附請上

尊號疏

再上

尊號疏

請停止本年秋審疏

請脩平定朔漠方畧疏

卷三 疏議書考說

恭謝

天恩疏

謝

恩疏

恭謝

天恩疏

謝

恩疏

謝

恩疏

謝

恩疏

謝

恩疏

三才圖會

謝

恩疏

謝

恩疏

謝

恩疏

謝

恩公疏

禘祭議

襲五經博士議

建述聖廟議

修

御製文集議

停止封禪等議

纂修

國史議

與張秋紹論孝經書

河源考

建藏經閣說

卷四序

御定全唐詩錄後序

御製清文鑑後序

刑書纂要序

鄭寶水先生易菟序

張秋紹孝經小學口義序

蕭長源奏疏序

褒忠錄序

甯道祖氏譜序

養生微言序

送李侍讀楊職方同使安南序

施匪莪嘯閣文集序

張又南詩文集序

楊澹仙心廬集序

北海集序

葉星期西南行草序

畿輔志序

代

辛未科會試錄序

吳江縣志序

卷五序

吳潛昭評選制義程墨序



于龍河制義序

徐原一制義序

紀孟起制義序

十三太史合稿序

張蘧若制義序

賀董公序

大司寇新城王公壽序

大學士澤州陳公七十壽序

大司農徐公六十壽序

大司寇健庵徐公六十壽序

大司寇運青張公壽序

大司農人岳王公八十壽序

王農山先生壽序

少宰顓庵王公六十壽序

杜遇徐六十壽序

山東巡撫王東侯壽序

侍御曉齋鄭公六十壽序

趙擊之七十壽序

安溪李太母吳太夫人八十壽序

焦山志序

新增

卷六

跋記

跋

御書卷後

跋安徽布政使張四教

御書額卷後

跋查學士

御書卷

跋馬相國

御書卷

跋陶權使

御書卷

書瑞隱先生卷後

書袁節婦傳後

書卓氏傳經堂集後

跋蔣崙園位思堂記後

跋燕文貴草堂圖

跋侍講田公詩卷

跋宗復堂珍藏董文敏字冊

跋筮江上字

駕幸江甯記

恩碑記

賜游暢春園玉泉山記

賜游化育溝後苑記

賜游哈喇河屯後苑記

賜游熱河後苑記

游遼東千頂山記

蠲免儀徵縣卅江田糧碑記

蕪湖關碑記

東皋記

卷七 紀

侍直恭紀

紀平定江南事

紀滅闖獻二賊事

紀三路進師下雲南事

紀平水西事

紀陝西官民殉闖難事

紀順治開錢糧數目

紀順治開戶口數目

卷八 紀傳贊策問

昭代樂章恭紀

外國紀

呂明德先生傳

何崇源舅翁象贊

太子太師平逆將軍議政大臣都統諡恪僖



畢公象贊

丙午科浙江鄉試策問五道

辛未科會試策問五道

己酉科順天武鄉試策問二道

卷九 碑

擬勒石拖諾山恭紀

聖武神功之碑

擬勒石狼居胥山恭紀

聖武神功之碑

二等伯謚忠直宜公葬碑

國史院大學士蘇公葬碑

鎮守西安將軍三等精奇尼哈番傅公葬碑

護軍統領鄂公葬碑

誥贈通議大夫包衣太傅公墓碑

甘肅總兵佐領陳公墓碑

誥授光祿大夫護軍統領兼佐領世襲拖沙喇哈番

柯公神道碑

戶部員外郎納喇君神道碑

誥授通議大夫奉天府府尹前工部右侍郎萬舍金

公神道碑

文華殿大學士戶部尙書掌翰林院事徐公

神道碑

卷十 墓誌

誥授光祿大夫勇畧將軍總督雲貴兵部尙書兼都

二  
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一等精奇尼哈番  
襄忠趙公墓誌銘

秦海翁墓誌銘

誥授光祿大夫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公  
墓誌銘

予告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  
禮部尙書謚文靖王公墓誌銘

郭羅洛君墓誌銘

誥授光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愚庵李公墓誌銘

誥授光祿大夫總督浙江福建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尙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瑞圖劉公墓誌銘

卷十一 墓誌

誥授通奉大夫巡撫貴州兼理湖北川東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个庵王公墓誌銘

誥授光祿大夫內祕書院學士張佳公墓誌

誥授奉政大夫內宏文院侍讀田公墓誌銘

文學李君暨周孺人墓誌銘

誥授奉政大夫分守京口北道山西布政使司參議

蓼庵袁公墓誌銘

誥授光祿大夫工部侍郎費茂公墓誌

處士鳧盟申君墓誌銘

副都統一等阿思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

巴圖魯路公墓誌銘

右春坊右庶子公亮永君墓誌

勅授文林郎翰林院檢討申君墓誌銘

卷十二 墓誌

海甯陳仲升墓誌銘

勅封文林郎戶科給事中勿齋孫公墓誌

誥授朝議大夫浙江分巡甯紹道按察使司僉事陳

君墓誌銘

誥授奉政大夫太僕寺少卿荆湖楊公墓誌銘

誥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田公

墓誌銘

誥封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顧太公墓誌銘

誥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昭武將軍提督江

南總兵官三等阿達哈哈番諡敏壯楊公墓

誌銘

禮部精膳清吏司郎中董園李君墓誌銘



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加太子太師禮部尙書保  
和殿大學士謚文端杜公墓誌銘

誥授光祿大夫三等公蒙古都統佐領諾公墓誌銘  
誥授光祿大夫吏部尙書文華殿大學士拖沙喇哈  
番謚文襄李公墓誌銘

誥授奉政大夫提督浙江學政按察司僉事崔公壙  
銘

誥封一品太夫人李母瞿太夫人墓誌銘

誥封太恭人田母張太君墓誌銘  
誥封太宜人李母董太君墓誌銘

磬山天隱禪師塔銘

文貞公集卷一

京口 張玉書素存著

賦

南苑賦

皇清御宇體陰叶陽作京燕臺六合殷昌闢九筵而  
觀萬國象高闕於天閭鬱彼

御苑肇啟朱方延袤百六十里亘以馳道繚以周牆  
匪有雕文鈿砌金璧飾璫與夫珍禽異獸羅弋於絕

域怪木詭石輪輦乎八方蓋

先皇帝經營天下十有八載常恐一物踰度泰而弗  
康也

今天子斥奢靡崇儉約以續以述嗣盛德而益光固  
陋如臣溷跡中秘擬雅合頌是惟臣職欲美作述之  
形容媿未窺夫萬一緊金墉之萬雉敞南苑之逶迤  
配鈞陳以拱極奠坤軸而居離陸澤擬夫翰海芳樹  
爛其葳蕤入紅門而四睇儼蓬島之遐躋其東則離

宮洞啟丹甍雲矗畫檻凝香朱扉耀旭霽景巖乎扶  
桑朝暎映乎若木其西則金鋪交映玉題爭輝扶疏  
堤柳夾蔭宮槐藹叢芳之如織矚昭陽之乍開于是  
微道綺錯巖更列署海戶雲屯警昏戒曙崢嶸井幹  
紆迴輦路林薄村籬含煙宿霧亦有琳宮梵刹夕磬  
晨鐘灌叢掩鬱精舍斜通聿丹青之相望實斥遣之  
而不崇其中則有山南白鹿塞北黃羊韓鷹臂鶴狡  
兔驚獐皆鴉夜啄翠羽朝翔義合乎靈囿制陋乎長

揚他若黃鸚鵡獻自關隴白靈鳥貢自江鄉或郤之  
而使勿進或畜之而不侈爲祥也至於大谷之梨烏  
棹之柿弱枝之棗房陵之李繁容麗藻敷條布蓋產  
不一名彌阜被沚續續乎郁郁乎皆其可薦於寢園  
而充乎嘉旨者焉爾其源泉灌注陂池交屬旣玉螭  
之連雲亦晴光之如縠牽菁藻之紛披散萋荷之芳  
馥遊鱗泳沫以沿波鳧雁羣飛而侶浴於時土膏潤  
則百卉滋榮金風起斯嚴霜戒肅景物屬四序以遷

移惟俛仰常豁乎心目若夫踰鷹雄築陵雲際天揭  
焉中峙瀏覽連縣居庸拱乎左輔碣石倚乎東偏鑿  
鈴玉輅會乘時以戾止則輿徒羽騎咸合逸而駢闐  
猗歟休哉方今海寓清平泰階甯謐

天子銳意萬幾留精史策箴宵衣徹肝食重田功息  
民力會勿事乎游覽猶時儆夫盤逸間稽古制

詔舉獮苗爰駕赤麟揚青鑣朱竿耀日絳節回颺箕  
張翼布結罝列矛鷹揚貔虎之儔競矜雄而角智中

黃賁育之士待窮穴以探巢爾乃鳴鉦鐸滌貪饕馭  
勿詭遇射勿剪毛殺勿盡物騁勿殫勞良用討軍實  
訓仁儉而非區區視捷足爲超乘較獲多爲功高也  
庶幾乎埒于古之蒐岐而狩敖于斯時也文教浹武  
功樹濺澤旁梳英華布濩方且躋一世於春臺奠蒸  
黎於樂土縱周室之鼓鐘追虞廷之干羽簪筆微臣  
將詠由庚頌華黍美斯千歌湛露祝

聖德之日升月恆而豈徒夸乎相加子雲之賦



璿璣玉衡賦有序

臣聞惟壽垂象斗籥轉夫三辰惟聖垂乾皇極符乎  
五紀欲法運行之不僭應觀緯度之有恒粵考天體  
常貞表儀各異自容成治歷始綜甲子以紀年迄義  
和授時爰察璣衡以齊政繫古法之推步實後人之  
權輿顧代違時更禮湮器失宣夜有其名而無其實  
周髀有其說而無其傳卽求璿玉之懿規亦至贏秦  
而散佚洛下閎師其遺意聿製渾儀耿壽昌倣其成

模復更銅象張衡定儀體於八尺以漏水轉圓錢樂  
參圖錄於諸家用新儀測景李淳風三重之法晷刻  
精詳僧一行黃道之儀盈虧悉驗地輪地足至張思  
訓而益增簡儀仰儀惟郭守敬爲加密總此爲璣爲  
衡之制厥有遞增遞減之名蓋古昔步日占星肇神  
奇於百代而後世分宮起舍較簡易於前人聿自興  
朝兼綜舊法欽惟

皇上性符造化德洽神明紹二帝之心傳答天斯敬

備百王之彝憲格帝惟誠參贊成能雨暘協憲厯經  
屢驗器益加詳信乎指掌坤乾戶牖象緯契神機於  
咫尺縣玉燭於永年豈特斤斤備僕章之尚官循司  
天之故典已哉茲者紘網羣才駢羅闕下抽毫

命賦授札揆天誠以究極陰陽斯學有根本精研象  
數則語鮮浮夸天人感應之原理氣盈虛之故務糴  
陳夫奧義必洞晰於淵微臣忝侍禁林欣逢休運漫  
述拘墟之見聊摭窺管之詞蕪陋自慚空疏滋懼賦

曰

仰乾象之昭融周環宇而默運成歲功於靈樞燭人  
事以垂訓遐覽古初陰陽軌順五精呈符三光朗潤  
誕受圖於榮河爰協筭於時令嗣在高陽八風叶應  
載洎帝嚳五官司正中星辨於伊耆七曜齊於帝舜  
于稽虞制日璣日衡璣設象以環映衡窺機而中橫  
睠密緯之粲列雖銖黍之畢程飾夜光以測度既規  
圓而體精琢良玉以爲管亦外澤而中瑩古歷云亡

星官失術越有渾儀是纂是述準尺寸以經營傳璣  
衡之彷彿其爲體也六合外圍辰游內設指二軸以  
直距燭低昂於毫末其爲用也分天脊以立極跨地  
平而定隅持南北之兩端激機輪如轉樞若夫日躔  
黃道與赤爲界半入其中半出其外晷長至而牽牛  
是經景短至而東井斯屆辨婁角於春秋實二分之  
交會此日行之軌陽舒而陰殺者也月行九道黃道  
則一周列四維隨方易色經其南爲朱經其西爲白

經其東爲青經其北爲黑分內外而錯居並中道爲  
九則此月行之軌陽消而陰息者也至于驗五緯之  
陵厯分贏縮于步躔惟金木之附日常一歲而周天  
火再歲而秉令木一終而司權填中央以主福閱二  
十八歲而一遷其間順逆留伏循環無端伏行則急  
留行則延順厯而東行則合逆軌而西行則偏此五  
星之度有常道亦有變遷者也大抵日月之行以天  
爲輻星緯之運以日爲轂天左旋而常贏日麗天而

差縮天視日爲有餘日規天爲不足積經歲以爲期  
斯日會天而來復繫太陰之行緩按躔次而可推計  
一日之所退常十三度而有奇月一周而交會實日  
速而月遲惟星官之步歷請進度爲難稽指逆數以  
握算若右旋其易窺倘折衷於至常實左旋其不移  
夫天度有常觀象斯在天命難謾惟德克配昔者聖  
人之答幽明序五行也晝考平日氣協純陽象以修  
政積精于剛垂離照于庶事振遐覽於八荒夕考平

月體含純陰象以修德退密洗心既內庭之式序亦  
宵衣之是箴爾乃啟春令於東陸屬重華而爲木鬱  
仁澤以嘘枯配青陽之覆育秩夏令於南訛屬炎惑  
而爲火敷禮教以牖民範羣蒙之偏頗涼風旣至太  
白司金象秋令以義正肆賞善而罰淫嚴霜乍隕辰  
星司水象冬令以智臨爰植綱而置紀令行季夏中  
德爲土四星迭運植不易矩堅大信如金石捷令甲  
於風雨于是乎有治溝洫設瀦防疏川谷謹關梁之



水政有司烜燿頒禁律改國火救時疾之火政有戢  
淫邪嚴五行誅暴慢厲五兵之金政有掌薪蒸禁林  
麓司器用慎儲蓄之木政有辨物產課樹藝定土圭  
度地勢之士政凡以觀文察變協序撫辰或災沴之  
偶告卽修救以薦馨雖禮詳於三代實道啟於虞廷  
觀於命九官分庶職徵天工協羣力罔非察惠逆於  
神人相璣衡而因革此所謂欽若之淵源厯千聖而  
同德也天祚聖皇丕膺休命衍箕疇行夏正格神明

盡物性握苞符以建極召箕畢而環應惟睿慮之璣  
衡不假器而垂鏡于時天門肅穆泰階清平儼眾星  
環拱而仰紫極之威神焉百職受成四海陶冶譬二  
十八宿之森列而司九州之分野焉朝視政以勤民  
夜考經而省憲兩曜之旁矚無垠而宰之以至健也  
軫旱潦以渙號宣幽滯而達情五緯之代更遞旺而  
總之以好生也繼自今協烝勞流嘉生蕃殖大澤沾  
濡聲靈允塞固不必連珠合璧之祥五福庶徵之集

然後知郵隆臻於三五而天人接於呼吸也已

1711

1711

1711

頌

典學勤政頌有序

康熙十三年三月六日

皇上命翰林院掌院學士臣傳達禮熊賜履集侍讀學士以下官同試於翰林院以觀心術學問復

命越日各錄所爲詩文以進臣伏聽惶汗退竊自念臣經術淺薄行能無似濫竽侍從預修國史服官十三年曾無寸長微善仰禱

聖治萬分之一間一操筆學爲詩文駢鄙率率不足  
上塵睿覽伏覩

皇上懋紹鴻休續承丕緒乾綱在御百度畢張數年  
以來諸大典禮若郊壇升配廟享告虔釋奠崇師山  
陵展孝歲下蠲租之詔時沛解網之仁耕藉田而親  
履郊原講武事而躬擐甲冑良法美政次第舉行而  
又昧爽

御門面決幾務虛懷下問樂受盡言檢寶籙則奉若

球圖輯羣書則旁資蒐討啟經函於祕殿設記注於  
螭頭宣召儒臣日親講幄猗歟休哉帝咨王儆不是  
過矣夫勤政者大化之權輿典學者立政之樞紐我  
皇上豐功駿業媿不勝書惟茲二端實爲根本昔董  
仲舒獻策於漢帝事在力行魏徵進說於唐宗纒陳  
十漸臣竊惟

皇上日新盛德久道化成將益光

列聖之謨烈而躋斯世於唐虞三代之隆區區漢唐

之主無足稱也爰不揣固陋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皇清者定垂三十年仁風豔被中外嬉恬惟

皇叶靈受祐於天九有式廓厚澤允綿赫赫大業

祖宗興之奄有方夏

世祖成之我

皇纘緒宏此丕基光燭四表寰宇樂胥纘緒維何聖  
不自聖勉勉我

皇典學勤政有抑其儀有覺其行肝食勵精建中表



正聿追懿軌肇啟講筵左圖右史載討載研崇正黜  
邪道炳星日子羹于牆寤寐飲食日監匪遺昭事聿  
勤三辰洽契丕薦馨聞雨露汪濊湛恩斯普惠茲元  
元日繩前武旱潦頻仍惟

帝曰咨田租歲賜粒彼載飢四門是闕昌言是式止  
釐和顏用旌厥直晰晰庭燎委懷詢謀展采錯事協  
贊大猷勉勉我

聖功德懋止區寓七安亦既觀止曰安曰七慶決道

豐鴻功燦德緝熙昭融若陟修塗瞻言百里晉日乾  
行慎終如始若登高山絕巘是躋凌嵩履岱虞肩唐  
隨進德伊何存誠主敬執競自強凝承休命成功伊  
何所其無逸肴覈仁義斟酌道德運行渾元霑潤毫  
芒雖邇不泄雖遠不忘昭哉嗣服純嘏有常小臣作  
頌敬獻廟堂

聖駕詣明太祖陵頌有序

皇帝聖神文武羣生在宥御極二十有三載德威燁  
赫仁恩誕敷化流海表聲馳域外顧時巡求莫歲及  
三輔惟東南賦繁役重之地未蒞玉趾頻軫睿懷秋  
九月辛卯德音旣渙六龍斯御肇省方於山左旋閭  
俗於江南歌舞載塗扶攜望幸比至江甯循視風土  
以明太祖陵宅鍾山之麓咨命具儀吉蠲展奠冬十  
一月癸亥

法駕詣陵及門降輦既入升自右階入殿行三跪九叩禮既興從殿後入神路門所司設薰几於昇仙橋侍臣奉爵

上親酌酒三仍拜如前周環覽觀撫繚垣傾圯林木剪敗申誠司香宦寺及奉陵人戶守護勿怠越日復降

諭旨追美明太祖混一區宇之功肇造基業之盛飭地方官吏嚴督軍民禁遏樵牧春秋時享務肅將祀

事仍傳勅諸大吏以時修治惟謹於戲自唐以後凡前代陵寢所在輒命有司典祀宋藝祖下詔修葺史書遂侈爲美談茲以

當代萬乘之尊特詣勝國山陵親致拜奠禮文隆渥踰於常祀是乃千古盛德之舉在昔帝王未有行者行之自今日始於時垂白之叟含哺之氓罔不感仰聖仁至於流涕臣書方以銜恤抵廣陵蒙

恩召見於御躬之側退而見夫學士臣明珠王熙翰

林臣常書朱瑀泰高士奇具爲臣言相與嘆誦久之  
臣自念舊史官也且備員典禮敬錄懿嬖傳信無窮  
臣之職也安可無紀臣竊惟國家加禮勝國其度越  
前代者多矣

世祖章皇帝定鼎之初卽設明諳帝守陵人戶大祖  
陵戶凡四十人我

皇上纘承休德復屢

詔旨命加守護比年臣叨侍講幄備記

聖政明藩王墓被盜掘發法司議獄坐盜發常人墳  
塚律

上曰明藩王不應與常人等命改坐又以章奏斥明  
爲廢明非是誠嗣後勿復稱此皆我

皇上淵識大度以忠厚化導天下至意自有書契以  
來所僅見謹率連書之用詔來禩俾知

大聖人行事迥絕今古如此不揣庸鄙繫以頌詞頌  
曰惟

聖御寓光鏡八荒經文緯武揖虞追唐苞孽旣剪烝  
民胥宅絕島樹郡洪流帖席懷柔秩祀靡神弗通

鑿輿時邁百靈景從澤如春敷氣霽朝煥所過賜租  
經行問俗東瞻喬嶽南溯大河旆臨江左徯祝壤歌  
綺麗舊臺六朝遺址蜿蜒明陵鍾阜是倚絜明太祖  
功德顯融翕受眾策芟鋤羣雄政成惟明令肅惟斷  
卜年三百規模丕煥吁嗟弓劍於茲永藏惟我國恩

歲祀有常



翠華至止明禋肅戒

萬乘執謙歛容致拜于以酌之清醑玉巵自堂徂寢  
顧瞻徘徊九九松柏樵蘇宜屏爰召守臣

天語申儆式滌蕪廢式遏踐蹂靈爽是棲維護必周  
猗歟

聖仁加禮異代至德如天神人並戴粵討墳索古莫  
與京我

皇至德通流駿聲拜手矢頌禮臣之職史冊永垂萬

禋 飲 式

馬襄武公崇祀名宦頌有序

國家既定鼎燕都齊魯晉豫次第嚮順大江以南瀕  
海諸郡邑或負其險遠嘯聚跳梁潛匿山谷所在多  
有于時和碩豫親王方總大師駐金陵部署諸將勤  
撫兼用惟京口實首奉正朔而四境伏莽未靖眾心  
危疑一夕數驚王曰吁誰能爲

天子安此土者僉曰非總戎馬公不可王乃謂公曰  
訛言繁興久當自戢毋養亂毋激變君其奉

天子命往撫之公受命以順治二年八月駐鎮京口  
既至宣布德意明白信順反側滌慮兆姓胥悅京口  
之人倚公之師如長城信公之令如四時畏公之威  
如風雷沐公之恩如膏雨疾痛呻吟喜有攸訴忠信  
克遂室家以完奉職輸賦無有後先踰年江浙既定  
八閩猶梗化有

詔命公偕禁旅聲討去之日鄉之大夫士率耆老而  
謀曰公實生我德不可忘乃建祠於大江之濱而俎

豆之歲祀不懈公既將師入閩乘勝攻拔十數城不  
旬月八郡悉平以功進提督授侯爵駐閩者十有餘  
年而鄭逆抗拒海上時闖入內地爲患康熙初元公  
與藩臣分兵勦金門廈門諸島賊竄伏臺灣明年公  
統水師深入烏沙援兵不繼孤軍與賊遇會颶風作  
王師三百人殲焉公殉節而卒事聞朝廷震悼追封  
一等侯世襲罔替謚襄武訃至京口鄉之大夫士率  
耆老相聚而哭于公之祠今

天子御極之三十八年襲一等侯乾庵公公長子也  
佩大將軍印開幕府於京口威惠並施軍民輯睦閱  
一載郡之人拜大將軍之賜因益念公遺愛在人于  
是羣博士弟子復詢于鄉大夫謀于耆老曰公昔總  
戎于此非徒全我之身甯我之家也當羽檄交馳戎  
馬倥偬之際公尊禮儒者肅清學校絃歌之聲不絕  
於里巷至今父老猶能稱道之是非崇祀學宮無以  
光顯偉烈儀刑後人矧事久論定義所必舉乃請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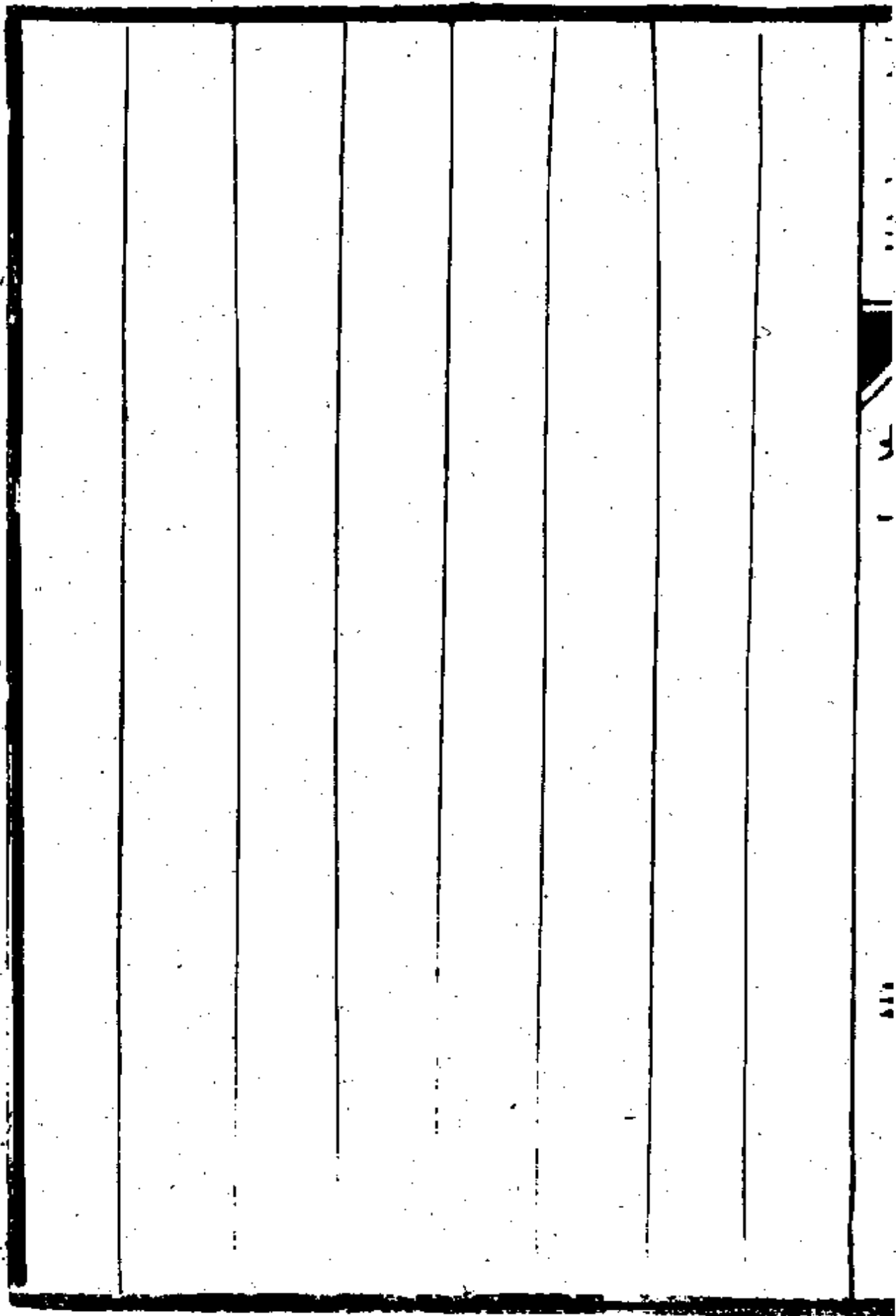
督撫及視學使者皆報曰宜遂以康熙三十九年八月四日大將軍衮烏具儀親奉先公之主崇祀於郡學之名宦祠軍民遮道聚觀嘆爲盛事禮旣成郡之人咸願有述也爰合詞而爲頌曰維我國家恭承天命臣服中夏四國表正金陵稱號屢弛弗聽阻隔聲教螳奮豕競

帝簡親藩天討用張爰總六師虎躍龍驤赤麾蔽日組甲耀霜鋤逆樹順孰抗顏行維時京口實首輸誠

草竊間作羣言沸騰鳥亂而翔獸駭而奔王命我公  
來拯斯人公既至止置腹推心誅止其魁善良歡欣  
潤之父老當衢怵舞潤之婦女比屋笑語若渴遇漿  
若飢得哺若寒挾纊若旱獲雨昔無完衣今歌五袴  
昔鮮桑麻今稱樂土公眞仁者去殺勝殘我有父子  
恃公以完我有室家賴公以安旣骨而肉旣危而存  
旣死而生實公之仁公之致命遠在七閩愛我潤人  
英爽實憑公之哲嗣秉節斯域兩世濟美甘棠再植



服從新政益懷舊德奉祀鬯宮以光典則肅將豆籩  
神兮來格鉅典告成其儀不忒用垂彝禩鑄之金石  
允矣前猷爲後人式



--	--	--	--	--	--	--	--	--

1111 1 1111 1111

1111

表

進

太宗文皇帝實錄表

伏以

帝治宏開肇啟無疆之烈

聖人善述聿揚丕顯之謨大業炳於中天儀型如覩  
隆猷垂於百代典冊爲昭必慎編纂方成信史欽惟  
體天興國宏德彰武寬溫仁聖睿孝隆道顯功文皇

帝天錫智勇性備中和奠山河社稷之安集禮樂車  
書之盛仁恩淪於率土義問訖于遐陬奮

天討于西郵藩部咸共玉帛耀

神威于東海島人悉隸版圖錦城凌水之師

王靈丕赫杏岫松山之捷

廟算無遺締造邦家成

高皇未竟之志勵精政事答上天垂祐之心列入幟  
而筦軍符設六曹而分眾職

詔忠良以獻替勅獄訟以寬仁學校蔚興農桑用勸  
至誠服物大度容人視臣僚如腹心上下聯爲一體  
合滿漢如臂指中外何啻一家十七載創業艱難邇  
安遠服億萬禩貽謀悠遠綱舉目張在御則天下歸  
仁升遐斯萬方哀痛懿軌傳之可久鴻猷美不勝書  
洪惟

皇帝陛下峻德克明孝思維則登生民於仁壽躋世  
道於升恆以經天緯地之文兼靖亂除殘之武大經

大法允符二帝三王是訓是行茂紹

祖功宗德獨念

文廟一朝實錄曾經

章皇帝申命重修未告成書特開史局於康熙

年 月

命臣

監修臣

總裁臣

纂修盡蒐石室

之編博討琅函之祕敷揚德媿務本末之畢該纂述  
訓辭期精微之具悉事有關於憲典雖細不遺法既

備于勸懲緊繁必錄凡屬用人行政之標準與夫保  
邦制治之規模咸燦著於日星俾永貽爲龜鑑屢經  
讐勘遂厯歲時恭成

太宗文皇帝實錄合目錄凡例滿洲蒙古漢軍各若  
干卷繕寫進呈臣等恭際昌期同膺盛典學漸倚相  
獲睹昭代之藏書才遜胥臣幸聞本朝之故事止據  
蠡測管窺之見嘗歎繪天賦海之難俯竭寸衷用資  
乙覽伏願慎修思永主善爲師觀家法於羹牆益光

前烈闡心傳於簡冊式裕後昆臣等無任瞻  
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隨進以聞



擬

上命開館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羣臣謝表

康熙六年

伏以

聖啟聖而垂謨方策與球圖並重治師治以紹烈舊  
章偕星日俱輝掖左分曹萃羣才於館苑禁中給札  
董成帙以歲時誦

綸誥者知觀光揚烈之方殷預警校者嘆繪海賦天

之不易書垂百代道炳千秋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王者卜世卜年開創裕守成之業嗣主肯堂肯構明述兼聖作之功舜協堯文繼統卽以繼道啟承禹服傳子不異傳賢風愆訓比盤銘湯孫是凜几杖箴同官誥姬序永承帝紀肇始於馬遷非僅一朝國史漢書續成於班氏亦從舊籍網羅蓋分左右以注起居昉自古昔而繫年月以爲實錄起自蕭梁嗣是代有成編不免人滋異論宗尙書者曰宜多

隱惡法春秋者曰必從直辭輯當代之書較之筆削  
前人其體原別載目前之事比於是非往轍其勢倍  
艱敘昌宗誘證元忠吳兢被銜於執政紀貞元橫開  
宮市韓愈受嫉於宦官誣謗宣仁賴紹興中之命官  
刊定諱言遜國嘆永樂初之開局重修其他耳食傳  
訛難以枚舉自非心術持正誰爲折衷重用丁甯庶  
禛

乙覽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奉三主鼎乘六御乾玉冊金書崇奉  
兩宮之懿號黃琮蒼璧合告

三后以升禋業已繼序不忘丕承無缺獨是

太祖

太宗之實錄已爲文子文孫之典型而中原定鼎之  
規未遑編次斯卜世貽謀之善急待闡揚洪維

世祖章皇帝受命而綏萬邦奠基以成一統學宗湯  
武聖敬格於天人孝嬪虞周睿慮嚴於郊禘語文德

則梯山航海之眾重譯來朝紀武功則水西日南之  
鄉指戈皈命召諸臣而入對午朝清問時殷憫庶獄  
之非辜一歲詔書屢下最關心者用人行政之大計  
至隱念者水旱盜賊之類仍億萬載宗社無疆總屢  
宵旰十八年綢繆未雨坐致昇平

聖謨美不勝書國乘久而能述爰開史局特簡儒臣  
盡出祕編用資旁引始崇德癸未之秋仲早知天命  
攸歸訖順治辛丑之春正永痛人心遏密八年前權

移負展而儀禮制度曾不敢以闇奸八年後柄握宸衷而夕側朝嬰原不妨於獨斷推之柱下仗前之語誰非創業垂統之謨大兵則書大診則書大爵賞則書須發凡以起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務存信而闕疑參訂職在總裁編輯可存分纂臣等丹心素矢青管懷慚夙事

先皇憶侍

天顏於南海西苑新隨朝列頻檢舊章於庶府諸司

龍馭雖遙燕貽如昨讀彌留之一詔不知涕淚何從  
仰

靈爽於在人但覺涓埃無補開編者此日儼如觀雲  
漢之章投札者幾人敢不慎丹青之筆伏願克明峻  
德永言孝思螭頭設記注之官鼈禁啟經筵之幄念  
終始典于學時披商說之篇於緝熙單厥心允協周  
成之德儼在庭之階降不必追弓劍於橋山守良法  
爲箕裘非徒奉衣冠於原廟庶幾

祖功宗德垂世則世法之休而帝治王猷鎮如升如  
恆之盛矣



文貞公集卷二

京口 張玉書素存著

疏

請復國學積分之法疏

題爲請復積分之法以嚴考課以昭廣勵事竊惟國  
家設立太學教育人才自三代以來未之有改而士  
氣盛衰禮教興替往往有古今不相及之歎豈真人  
才不逮古人良由教導之法未詳激勵之方未備故

日就頽敝而不知所鼓勵也考臣衙門舊制原有號舍一百七十餘間以栖止諸生兼有日給廩餼令肄業其中以講習學行而爲之師長者亦得歲時漸摩各施其教此實唐人限通一經宋人歷遷三舍之遺意今學舍久荒廩餼未設值此錢糧匱乏之時豈容再議興復但考課之法有不得不申舉者見在各項監生隸名六堂不下二千餘人然每以資斧艱難道里遼遠或請假依親或遊學他省以至季考月課應

試寥寥至新例援納又竟附本省州縣身未登倫紀  
之堂目不覩辟雍之盛而哀然衣頂廁名國學于是  
從前六館諸生益復觀望效尤甘自怠棄此時欲大  
加整頓則勢有所難行若一任其曠弛又重負於職  
掌臣等再四思維非復積分之法不可所謂積分者  
計月積累由半分一分積至八分爲合格其合格者  
恩拔貢生改稱貢舉援納監生改稱監貢監貢又積  
滿分數改稱貢舉並得送部從優試用與尋常監滿

咨部考授佐貳者不同

世祖章皇帝時舉行甚久至順治十七年因事例未開到監人少暫行停止後科臣吳國寵嚴沆條奏請復積分部議未經覆允竊念鼓勵士子振興文教未有過於此法者人多固宜修復人少更應舉行目前應試寥寥乃在監肄業者少非肄名國學者少也若不懸優格以示勞來則諸生無所鼓舞不設嚴課以定殿最則新進無所觀摩至於考課之法遵照舊例

兼試策論古文以考驗其實學仍糊名公閱甯嚴毋  
濫是在<sub>臣</sub>等與六堂諸臣共矢公慎以仰副

國家敷教之盛典也夫成均爲首善之地教育乃出  
治之原此法一行庶幾人才蔚起化澤覃敷名器不  
致濫竽而學校益以增重矣<sub>臣</sub>等職掌所關謬陳管  
見仰祈

皇上俯鑒勅部議覆施行

111

111

請行選拔疏

題爲請再行選拔以廣教育事宋儒朱熹有言古之  
大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是國學之設原欲網羅  
天下英雋以備國家異日之用非徒具文而已考國  
子監生舊有四途曰舉監曰貢監曰官監曰例監舉  
監之法本朝未行貢監一項有副榜入監者有歲貢  
生廷試後入監讀書者合計不過一二百人至官廕  
監生爲數既少監期復淺入仕之途速嚮學之念輕

獨例監一途比年以來頗稱濟濟以彼數千百人之  
中豈盡無英才異質然篤學潛修遠大自命者亦僅  
百之一二餘皆竊胃監之虛名爲梯榮之捷徑非真  
有文章品行卓然可以名世者也近因軍興繁費又  
有尅期進勦及捐鎗運米等項名目愈多流品愈雜  
有年不滿數歲日未識一丁者雖欲遵照監規嚴行  
考課勢實不能臣等備員教鐸坐視因循甯不大曠  
厥職上負朝廷設官作人之至意乎竊思入監各途



惟貢監中選拔一項最爲良法查順治八年十二月  
兩經舉行康熙十年

皇上復俞臣衙門滿漢諸臣之請令直省學臣選取  
生員文行兼優者起送赴監一時多士連茹可謂極  
盛如壬子乙卯二科鄉試中式頗多其現在臣衙門  
取充八旗教習者亦能約束諸生盡心肄講成效旣  
彰理宜續舉伏請

皇上勅下禮部詳察往例酌定成規每遇鄉試後令

直省學臣舉行一次或於廩膳生員內或於科歲考  
優等生員內考取文學優長品行素著者每學一人  
貢入國學如堪貢無人甯虛毋濫其起送到監者臣  
等仍嚴加校試倘有文理荒疏品行陋劣卽照往例  
駁回本籍如此行之數年將見六館諸生彬彬郁郁  
皆經明行修之士卽各項捐納者亦皆觀感砥礪不  
肯以區區升斗重自菲薄矣夫鄉學者國學之權輿  
也國學之人才鄉學人才之標準也不取天下之人

才於國學則無以風示生徒敦崇教化選拔之法誠  
爲目前獎勵人才至計臣等忝廁成均敬摠一得仰  
祈

皇上俯鑒勅部議覆施行



請開言路疏

題爲請飭部院大臣不時條奏職掌兼舉召對之典  
以備採擇事 臣 伏覩

皇上軫念民生求言若渴此真堯舜禹湯懸鞞之盛  
心也竊惟民生視乎吏治吏治統於部院大臣任斯  
職者凡民生利害制度因革無時不宜留心考究逐  
事敷陳原不待

詔下求言然後獻納如銓政某事宜更改某事宜復

三身之集 卷二  
舊某官稱職應擢用某官不稱職應罷黜錢糧某項  
應節省某項應改折兵餉應作何核實撥給應作何  
清查以至樞臣握兵馬之數某處冗兵宜裁某處冗  
將宜省憲臣司風紀之總某省督撫賢宜留某省督  
撫不肖宜劾推之別部各有事宜倘諸臣不時悉心  
訪問確有見聞卽據實條奏我

皇上從諫加流定邀采納如近日吏部議政寄憑都  
察院議停認工皆奉

俞旨矣諸臣但患所言不當何患言之難行若平時  
瞻徇推諉必待奉

上諭而後循例條陳臣竊慮其晚也至於條陳事宜  
其詳細委曲或有不能盡列於章奏者考前代令主  
每有召見羣臣面詢得失之事我

世祖章皇帝亦嘗於萬幾清暇虛懷召對不厭娓娓  
瀆聽臣望

皇上再舉此典或於啟奏時隨時面質或不時召對

滿漢廷臣詢問職掌並各直省民生利弊既有以周知疾苦並可覘在廷請臣果否實盡職掌留意民生庶臣工知所鼓勵而治安可期矣



請核兵餉疏

題爲請核給兵米豆實價以清冒支事竊臣見各省  
過往及駐防官兵有別省協濟錢糧有本地支銷錢  
糧有本地米價每石作銀一兩二三錢不等豆價每  
石作銀一兩四五錢不等此在米豆價貴時則然近  
年臣鄉江南米豆時價極多不過一兩聞浙省楚省  
亦然而各省支銷錢糧多至一兩以外計每石浮用  
三四錢不等縱內部屢駁核減而藩司轉詳督撫督

撫轉咨內部仍不改其原報數目夫該督撫藩司明知該地方米豆價賤決無照報部價多給與兵之理此每石所餘三四錢之銀不過節扣使費上下分肥當此兵餉浩繁之日曾無一實心爲國之臣清核給兵徒恣中飽殊可痛也臣請勅下戶部詳查各省每年奏銷兵餉錢糧冊米每石作銀幾何豆每石作錢幾何而兵丁所得米豆實價幾何便知此中浮冒侵漁弊竇矣自今以後合無請勅下該督撫每歲撥給

兵餉務一一核實註冊報部如有虛冒以少作多聽  
科道官摘參庶幾餉無漏卮而兵得宿飽矣如果  
言可採伏乞勅部酌議施行



請杜設法名色疏

題爲請飭部臣永杜設法名色以清濫征之源以蘇民生事方今民窮財盡多因有司私派在廷諸臣人  
人能言之而有司敢行私派無所顧忌者每借口督  
撫之憲檄與內部之咨文蓋每年正供賦額各有抵  
銷遇有別項費用部臣輒請勅該督撫酌量設法不  
得動用正項錢糧在部臣之意原以各省事難逾度  
須本地方官從長商榷庶無貽累小民法非不善但

百姓除正供糧稅外別無餘物可以設法名爲設法實則加派而已夫額外因事量增原應一時不得已之用獨是部文一下貪婪官吏借端侵漁本應設處者十之一而私派者已十之五百姓但見奉部文轉行不敢復向有司問多寡之數而有司之申詳督撫督撫之轉報內部者與科歛小民之額多不相符百姓不得知內部亦不得知也取敲骨吸髓之金錢填官吏無窮之谿壑豈不重可惜哉臣請勅下部臣凡

遇正項外一切別項費用應作何挪辦者須酌量妥  
確行文該督撫遵照奉行仍請勅該督撫嚴飭州縣  
有司不得事外借端科派庶幾各省貪吏朘削之害  
可以少止矣

1780



1781

1782



請編次樂律算數疏

題爲

聖學洞理數之原

宸訓發精微之蘊恭請

御製成編垂示永久事康熙三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仰蒙

聖恩以歲首機務餘暇欲以理數樂律之學牖誨諸  
臣特召臣等至乾清門環侍

御座之前

皇上檢閱性理披圖指示因而究論算數綜考律呂辨徑一圍三之非窮隔八相生之實俾臣等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退而相顧驚喜深愧從前學識淺陋鋼守陳言而不自知其迷惑也夫徑一圍三之說前人以粗疏約畧未經密算之法筆之於書後人習而不察遂亦以其說爲是膠守而不知辨

皇上取方圓諸圖參互試之乃知每徑一尺圍當三

尺一寸四釐有奇若止於圍三則奇零不盡之數無所歸著每徑一尺卽差一寸四分有奇尋丈以上其差彌甚

聖論謂徑一圍三止可算六角而不可算圍圓誠不易之至理也事最明顯具在目前而律呂新書諸說未究及此所以徒爲空言而不求驗諸實用固無往而不見其訛舛耳至於十二律隔八相生宋儒載其圖具其說而其自然之理與所以然之故未有能實

指之者

皇上命樂工以笛和瑟審其聲音七音高下次第相生至第八聲復還其始所謂隔八相生之法其本原實在乎是從來論樂者皆未之及蓋千古未發之祕自我

皇上今日發之非聖心神悟本於天授何由得此皇上又論從來尺制不同十二律之長短以尺定管不足爲據必當以天地度數爲主大哉

聖言中和位育之理悉具於中矣夫萬物之用皆起於數律度量衡悉從此出而數不離於理不能窮不易之理必不能究不易之數惟我

皇上以天縱之資極格物之學凡立一法定一制務期試諸實用見之明效然後斷然無疑以此法而測晷影辨分秒計歲差驗交食量度高深審定音律隨所施用無不脗合蓋至理得而至數畢符所謂近之不遺於日用而遠之直可通於造化者也願樂律算

數之學失傳已久承譌襲舛莫摘其非奧義微機莫探其蘊在臣等躬聆

訓誨猶且一時省悟而覆算述蒙中外臣民何由其喻臣等仰祈

皇上特賜裁定編次成書頒示四方其相傳習正厯來積算之差訛垂萬世和聲之善法學術政事均有裨益臣民幸甚後世幸甚

喀爾喀內附請上

尊號疏

題爲

皇仁被於殊域

聖武訖於遐陬允應誕膺尊號以愜敷天忭悃事欽  
惟

皇上量同天地明並日月舉中外之大臣民之眾咸  
欲予以生全登諸衽席雖在荒裔不忍遐遺所以梗

化弗率則臨之以兵威嚮義來朝則綏之以恩澤蓋  
自五帝所未臣三王所未服莫不重譯頓顙奉表輸  
誠此皆我

皇上睿斷神謀深仁厚澤之所致也惟喀爾喀曩在  
蒙古素稱不馴當

太祖

太宗

世祖皇帝時屢勤征伐順逆靡常雖貢獻之使不絕



於道而伊汗等恃有七旗部族人民數十萬眾未嘗躬修臣節今仰戴

天威感懷聖德咸傾心臣服願列屬藩

皇上又念喀爾喀素無統紀罔知禮法其間安輯機宜賞罰次第非

車駕親臨裁決不能盡善于是大龍時邁刻期會同喀爾喀土謝圖汗札薩克圖汗之弟及車陳汗率諸濟農諾顏並台吉等皆伏地迎謁會朝如儀

皇上察其誠懇錫宴頒資極其優渥爰爲編列旗分  
與我四十九旗等惟土謝圖汗車陳汗名目暫令加  
舊餘則或易王爵或畀貝勒貝子公台吉名銜量功  
授秩各有差等其他悉詔所司分別區處禮成又特  
降

諭旨重申訓誡明示以守法謹度則福及子孫悖道  
恣行則身罹禁網既恤其困窮復謀其生計既使之  
樂育復令其保終興滅繼絕懷柔遠人之道至斯極

矣臣等幸際昌期欣逢盛事竊惟數十年憑陵之眾  
戴德歸心數十萬新附之人歡呼匝地仁莫尙焉威  
莫加焉赫聲濯靈洋溢邊徼普天率土罔敢不臣于  
萬年太平基業自茲永莫厯稽前史古帝王功德未  
有如我

皇上之隆盛者也用是昭告

九廟可仰慰

列聖在天之靈宣布多方可眾識異域來王之義我

皇上聖神文武媲美熙華中外歡忻揄揚莫殫允宜  
誕膺尊號式昭鉅典丕洽輿情並請將喀爾喀臣服  
本末編入方畧垂示萬禩臣等不勝慶忭顙望之至  
其應行典禮伏乞勅下該部察例施行

再上

尊號疏

題爲

聖主應崇顯號輿情願望至殷謹冒昧瀆懇祈鑒允  
事欽惟

皇上聖德神功光被四表深仁厚澤咸和萬民考之  
史冊所載歷代賢君哲后之懿軌未有比隆於今日  
者臣等欣逢堯舜之主公請崇上

尊號以垂示來茲顧屢次奏陳未蒙俞允臣等蹴踏  
無已比日以來三復前所奏

詣旨仰見

皇上宵旰勤勞惟以民生休戚爲念遠邇安靜爲本  
舉凡慶雲景星諸瑞無關於黔黎者總無關於

聖心而且以取一時之虛名爲

聖心所不悅大哉聖人之言非識超今古道徹天心  
不能明訓及此卽此

諭旨數行固已遠駕歷代帝王之上足以流光萬禩  
矣伏念臣等請上

尊稱正欲敷揚四十餘年之實心實政絕非僅以虛  
名誦美君父此不獨在廷諸臣及輦轂士民之諧請  
實中外臣民之公願亦天下萬世之公言也從來有  
非常之大德者宜膺非常之顯號

祖宗之朝具有故事

皇上續承前烈允行盛典式愜輿情向年臣等曾以

虞書之稱帝堯者擬進

尊號爲聖神文武大德廣運皇帝今再四季釋惟此  
二語形容與天合撰之德庶幾允協伏祈

皇上曲從眾請特賜舉行廷臣幸甚天下臣民幸甚



請停止本年秋審疏

題爲請

旨事竊惟

皇上至德宏慈同符天地每歲

特遣大臣會同法司清理刑獄赦過宥罪曲賜矜全  
以故犴狴之中絕無抑寃頃復

恩綸大霈仁澤旁敷凡有稍可寬貸之門無不予以  
格外更生之路誠自古帝王未有之盛事也自頒赦

以後現在監禁者俱十惡等重犯合計內外爲數無多此皆我

皇上睿慮哀矜再三矜恤求其生而不得故置之囹圄以待秋審然當普天被澤之時而獨此身繫法網者不能邀

鴻恩於堯舜之世情實堪憫伏祈

特賜諭旨將本年內外秋審暫行停止俟明年照例舉行使已赦者既沾浩蕩之仁在獄者亦得延旦夕

之命則恩法兩全天人胥悅恭候  
命下之日通行直隸各省遵行

1015

1016

1017

請修平定朔漠方畧疏

題爲

天威震乎遐荒

聖武超乎前代請宣付史臣纂輯以昭偉績事竊維  
我

皇上膺圖御宇咸三登五文德覃敷湛恩汪濊聲教  
所訖萬國來同幅員倍于前朝勲業隆于上古如天  
覆育罔不率俾廟算折衝崇績懋昭固已昭兩階千

羽之化誑復有自外於生成以干

天討者而乃有噶爾丹冥頑自棄致

皇上赫然震怒親董大師虎旅宣威龍韜制勝摧枯  
拉朽電捲星馳蓋自出蹕以迄迴鑿跋涉數千里往  
還三閱月而大功底定天心顯應百物效靈凱捷之  
日萬姓歡呼童叟頂祝自古以來未有震靈神速功  
德隆盛如今日者也臣等考之前史每有征討不過  
命將出師闡外成功初未嘗稟受方畧然猶推原主

德勒石銘勲書之汗青昭示來許况今者

皇上以萬乘之尊掃清漠北刻期剪滅立致蕩平偉

伐無前振古罕觀

臣

請宣付史館將

皇上躬擐甲冑直搗賊巢噶爾丹仰怖

天威立時殄滅以至撫慰士卒鼓勵將帥種種恩威

並

聖駕經過之地凡道里之道近險易以及塞外風雲  
草木之情形條分縷晰瞭如指掌庶知天山瀚海皆

得仰日月之光華而控制遐方愈以服樽俎之勝算  
矣至於用兵方畧悉出

宸衷尤宜詳示史臣令其紀述布之中外傳之無窮  
使天下後世咸知

皇上之文武聖神爲從古帝王所未有臣等遭逢景  
運歌咏隆平亦爲從古臣子所不易得之盛事也伏  
祈

睿鑒施行



文貞公集卷三

京口 張玉書素存著

疏

恭謝

天恩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自前月聞臣父

誥封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張九徵訃

哀號苦塊五內摧傷於本月初三日恭蒙

皇上頒賜茶酒特遣內閣學士臣王鴻緒至臣私寓

酌於臣父之靈復以茶酒

賜臣兄弟子姪均霑

聖澤臣感痛跪伏泣下如雨隨率子弟望

闕叩頭並乞

天使轉奏愚悃臣伏念臣才學疏庸備員禁近趨承

講幄前後六年

宸翰疊頒金貂特賜屢叨宮譙再扈鑿與邀知遇之  
殊常愧纖毫之未効方勤部務忽觀父艱臣父九徵  
舉順治乙酉江南鄉試第一中丁亥進士歷官河南  
提學僉事卓異候補恭遇康熙二十年

覃恩封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生荷崇階歿膺異數  
旣光流於奕葉復寵被於重泉臣父子一介寒微仰

蒙

皇上錫類之仁恤下之誼至於如此臣雖捐糜頂踵

三身之書 卷三 二  
何能報稱今遄奔子舍日遠闕廷翹首瞻

天私心戀

主但使此身一日不填溝壑卽一日矢竭涓埃執筆  
涕零銜恩無極臣不勝激切哀感之至

謝

恩疏

奏爲

恩卹寵頒感悚無極恭陳愚悃仰謝

皇仁事竊臣自康熙二十三年八月於京邸聞臣父

張九徵喪蒙

皇上特頒茶酒至臣私寓曠典隆施榮哀備至比臣

銜恩南返恭遇

聖駕巡省風俗駐蹕揚州臣趨詣

御艦前叩請萬安伏荷

聖慈特賜召見憫臣體貌羸瘠

溫諭加意調理又命侍講學士臣高士奇傳旨以臣家有大故諭免遣送隨頒賜御前餅餌三器

聖恩深重垂卹臣私如此臣聞

命感泣叩辭道左歸捧

賜食薦于臣父之靈前復與臣母共飫天廚珍味北

望九叩惟有望零茲康熙二十四年二月初四日分  
守江常鎮道參議臣劉梅頌到

諭祭臣父文一道親至臣家具品致祭禮文隆渥賁  
及幽泉閭巷聚觀歎爲希遇臣謹率舉族子弟望  
闕叩頭痛念臣父九徵歷官監司貶封學士自謂衰  
齡無補每以効力曷臣惟臣仰負國恩俯虧子職方  
慚叨冒敢冀殊榮乃荷

聖朝教孝之深仁曲慰臣子顯親之私願高厚之施

已極捐糜之報何時普畢餘生上酬洪造瞻望  
闕廷不勝激切感悚之至



恭謝

天恩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蒙

聖恩頒賜諸臣日講易經解義臣以守制在籍謹循  
例遣家人赴京恭領茲于八月二十日竇到江南臣  
隨設香案叩首祇領望

闕稱謝伏念臣經學荒陋才識疎庸仰荷

皇上拔擢殊恩獲親講幄每念進講時臣等管見敷  
陳曾無毫末足採欽惟

皇上睿思淵識觸類引伸如于豐亨則宏闡謙受之  
理于折獄則注想刑措之風慨歷代朋黨之紛爭君  
子不免歎臣下偏私之未化心術難知講學無取乎  
虛名論事宜符于寔行煌煌典訓炳若日星載在簡  
編不能縷述臣茲拜捧

賜書不勝瞻仰感悚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聞

謝

恩疏

奏爲

天恩曲軫臣私俯瀝微忱恭謝事竊臣本以疎庸叨  
與待從仰蒙

皇上格外拔擢游歷政地八載以來曾無涓埃尺寸  
之効自念母老在籍分宜引退歸養惟是

聖恩深重同于覆載不敢輒以私情再三奏請去牟

冬聞臣母抱疾飲食頓減臣心切悽懼因于十二月  
丙冒瀆

宸聽乞假省視隨荷

皇上如天之仁允假三月特以

御書金剛五部頒賜臣母又

賜天廚鹿尾一函俾供甘旨臣手捧涕零拜

恩就道于歲除日抵臣私家恭設香案扶臣母望

闕叩頭祇受一時間巷聚觀親知交賀羣歎爲千載

希遇今入春三日臣母飲食漸增病勢稍愈自此得有起色皆賴

聖慈錫福下逮微臣所致臣母子忤忭頂感無有涯極至于淮揚一路水勢悉平大江以南瑞雪霑被所見父老子弟仰

九重宵旰之勤誦三征蕩平之烈無不戴

聖銜恩瞻

天望幸臣謹憑枕藉疏遣家人張忠賫投通政司奏

謝臣不勝感激惶悚之至

謝

恩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至庸極陋仰荷

皇上高天厚地之恩破格優遇無所不至昨年冬因  
臣母

誥封一品太夫人何氏年踰八十在籍患病臣冒懇  
歸省蒙

皇上俯鑒犬馬私情特允暫假自臣抵里母疾旋愈  
今春三月臣母趣臣遄行詣

闕又因不忍遠離自以輕舟兼程北上舟中恭捧  
恩賜御書經卷朝夕誦誦仍每日手錄十數行以申  
誠敬至四月杪到邸寓母子聚首頂感

聖仁益勉臣兄弟肅心供職以圖報稱不意六月初  
旬忽發脾疾年耄氣衰醫葯罔效遂以十八日溘然  
病逝此皆繇臣罪深孽重所致臣方媿



君親兩負忠孝並虧苦塊哀號無以立于人世乃三  
十日早恭蒙

皇上天心曲軫特遣內閣學士臣布泰徐嘉炎同頒  
內廷茶酒至臣私寓酌于臣母柩前復徧

賜臣等俸均霑

天澤臣伏地悲泣痛不能止隨率臣弟詹事府主簿  
臣張玉禾戶部貴州司郎中臣張恕可臣男舉人張  
思默等望

關叩頭鳴謝並布微忱乞

天使轉奏訖伏念臣父子兄弟世受國恩臣父歿時  
曾膺異數今母病逝又被鴻慈存歿邀榮無踰于臣  
者臣雖捐糜頂踵弗能仰酬萬一顧草土餘年瞻  
天何日惟生生世世永矢銜結而已臣不勝激切哀  
感之至

謝

恩疏

奏爲

諭祭寵頒敬陳謝悃事臣于康熙三十七年七月二十  
十八日匍匐內廷奏辭南下銜

恩載道感激涕零回籍以後恭聞

聖駕東巡展謁

山陵歷覽邊境獎厲將士蠲免農租所至兵民無不

敬仰欣戴頃屆冬寒

鑿輿返蹕臣遣伏草土不能恭請萬安惟有引領瞻  
天私心祝頌而已茲十二月初四日分守江常鎮道  
臣施朝輔頒諭祭文一道親至臣家致祭臣母  
誥封一品太夫人何氏于

御書松蔭堂內方寶額之初懸適  
寵光之下賁几筵燦設珍品錯陳

君賜及門里巷歎爲希遇

宸章申命庭闈疊被殊榮微臣仰邀高厚之仁施俯  
報劬勞之母德闔室哀感難罄名言卽日率子姪等  
詣香案前叩頭謝

恩激切下誠不能自己敬遣家人張忠賚本陳謝遙  
望

闕廷儼若咫尺臣不勝悚息依戀之至

三才圖會卷之三

三

謝

恩疏

奏爲恭請

萬安並謝

天恩事仰維

皇上履念東南要地特行巡省而

聖慈軫切尤重河防自入淮境以後卽親閱歸仁堤  
高家堰等處詳審河流曲直之勢指授河臣挑築之

方因今盡閉滾水諸閘使東淮敵黃逼黃趨海

宸謀睿斷洞晰源流此工告成則運道民生百世永  
賴不獨下河七州縣長享耕種之利已也至于

翠華臨幸自江而浙循察民依周郵商困屢次頒發  
德音截漕留糶二十萬石蠲逋減稅至一百餘萬有  
奇且旌獎廉能赦過宥罪諮訪父老延見高年激勸  
軍士則行閱武之典廣厲人才則增進取之額所至  
官吏將卒以及士農工賈罔不霑濡



聖澤仰戴

皇恩又若

御製祭文親酌明太祖陵寢復大書治隆唐宋扁額  
特命郡王率滿閣臣伊桑阿阿蘭泰及臣玉書捧安  
陵殿以四字之褒揚定千秋之史論典優禮渥自昔  
稀聞載諸簡冊允光弈禩伏念後臣以守制在籍之  
人恭迎

聖駕獲睹盛事自煇叨與扈從尺寸未効乃蒙

皇上高天厚地之恩格外優遇駐蹕江天寺頒賜

御書恭儉爲德扁額並金山月夜詩一幅對句一聯  
淵鑑齋法帖一部耕織圖一冊又

御書浮翠樓澄懷日新一聯對句一聯留題江天寺  
者並以

賜臣及次揚州又頒賜

御用緞東珠涼帽一頂緞袍銀鼠皮掛各一領靴一  
雙比至鄭家口奏辭又蒙

天語溫諭賜哈密瓜乾等三品臣荷

恩深重伏地感泣不能自已奎章在望燭蓬華以增榮賜服被身顧頂踵而滋懼惟有鏤刻寸心矢報沒齒而已臣以前月盡回籍恭聞

聖駕于五月十七日還宮謹繕疏奏請

萬安並布微忱鳴謝臣過高郵時適高邵江都一路水勢甚大府尹臣徐廷璽正在料理宣洩並此奏聞伏祈

宸鑒臣不勝感仰瞻依之至

謝

恩疏

奏爲恭承

寵命仰謝

天恩事竊臣于康熙三十八年五月內從山東道中  
奏辭回籍感戴

皇上格外隆恩朝夕欽仰如在咫尺今歲入夏以來  
臣因疾病時作未得早赴

闕廷叩請

萬安頃聞

聖駕自塞外回鑿德威遐被下情益切欣戀茲于十月二十日接江南江西總督阿山咨開本月初七日吏部爲請

旨事奉

旨張玉書着前來照舊辦事欽此合行移會等處到

臣臣聞

命惶悚隨設香案叩頭謝

恩伏念臣由講官出入禁廷游預機務凡二十有餘載仰蒙

皇上天高地厚眷遇逾渥而臣才識疎庸毫髮無補矧今年已六十允宜投棄山林乃復上荷

天慈更加錄用

君恩愈重臣愧愈深惟圖勉竭涓埃庶幾少追魯咎

臣于十一月初卽東裝起程先具疏陳謝令臣弟戶

部河南司郎中臣張恕可代赴通政司投進臣不勝  
感激悚息之至



謝

恩疏

奏爲

天章溥錫

恩出非常謹合詞陳謝永識盛典事康熙四十一年  
五月二十五日吏部尙書臣陳廷敬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臣勵杜訥翰林院編修臣查昇傳

旨召漢大學士學士九卿詹事府宗人府府丞順天

府府尹府丞太常寺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卿少卿  
國子監祭酒司業翰林院編修檢討以上科道掌印  
不掌印等官齊集于保和殿侍衛海青伍什常壽馬  
武伍格捧示

御書

御旨云尋章摘句華麗詞藻非帝王之所本朕四十  
餘年惟日兢兢未嘗刻晷少釋萬幾自警有始無終  
之誚念茲在茲也政事稍暇頗好書射歷年以來所

積臨摹字幅賜卿等觀看欽此諭旨大書幅

賜臣玉書臣璵臣賜履各一其綾緞帑大小幅

御書分賜臣等一百五十員人各一幅或書

御製詩章或臨摹舊蹟天章炳煥宸翰淋漓輝映古

今昭回日月前波後偃鳳翥鸞翔洵乎化工之筆非

自古帝王名臣之善書者所能髣髴萬一者也至于

御製篇什軫念民依則德意洋溢訓勉臣下則義蘊

精深覽古興懷常抒性奧靜觀自得時見天心即觸

景詠物之微言皆內聖外王之至道臣等欽惟

皇上躬理萬幾勵精宵旰四十餘年如一日內甯外  
戢手致太平擇吏安民勤求治理歲有蠲除之賦日  
聞矜恤之刑所以勞心政事者至矣而幾務稍暇卽  
博觀書史留意翰墨數年以內臨池所積遂逾數千  
幅之多前命滿洲諸大臣較射旣畢隨各賜御書一  
幅滿漢內閣部院諸臣求賜堂額及衙門扁額並訓  
飭士子文者俱邀

聖慈一一頒發而禁近諸臣咸疊蒙

恩賜今又荷此

溥賜殊恩尤屬格外曠典侍衛臣捧出之頃羣情歡躍聲洽殿陛自有載籍以來實爲希覲臣等幸獲至寶摹勒珍藏永垂不朽奎光咫尺朝夕拜瞻矢報高厚無有紀極謹此合疏鳴謝伏乞

睿鑒臣等不勝感激欣忭之至

天正九年

三月

十一

謝

恩公疏

奏爲

聖主履沛宏仁安徼特蒙大澤臣鄰喜溢兆姓懽騰  
謹瀝羣情合詞恭謝事仰惟

皇上祐冒如天休和被世海隅日出之地含生負氣  
之倫莫不普沐

皇仁均霑樂利而

聖心宵旰慈軫惟以善政莫先于養民而惠民莫切于蠲賦數年以前會計天府撙節之餘蓄爲各省大需之恩膏自畿輔以迄遐陬次第賜田租一年稽之前史實爲希覯至于江南一省被德尤深蠲歷年之積逋減商賈之額稅不啻數百萬有奇而留貯粟發帑治河更以百餘萬計今年江蘇等屬地方更邀特恩蠲免正賦茲奉

上諭將安徽巡撫所屬七府三州康熙四十二年地



丁錢糧又通行免徵

皇上念上下兩江財賦重地而特加恩優卹以培養小民有餘之力真至殷且渥矣

德音一下萬口歡呼咸謂江南通省頻歲叨蒙

聖澤比屋盈甯所有應輸之正供原屬小民之常分而非常鴻仁出于格外且先期預免俾人悉周知胥吏之侵蝕既除則閭井之霽濡皆徧自是一歲之內獲裕蓋藏將見千里之遙無非樂土凡士庶商旅在

不長之集 卷三  
一  
輦轂之下者既皆頌聲溢路而在籍之紳衿百姓尤  
日夕引領以冀

翠華之臨幸其抒嵩呼

萬壽之忱臣等忝列班聯久糜祿養深愧無涓埃尺  
寸可以仰答萬一惟率同艾老子弟共鼓舞于堯天  
舜日之下而已謹繕公疏踴躍上陳伏祈  
睿鑒臣等不勝感激惶悚之至

議

禘祭議

題爲

聖朝禮無不備大典當議修舉請乞勅部詳議永垂  
則效事臣等綜考禮制言禘者不一有謂虞夏禘黃  
帝殷周禘帝嚳皆配祭昊天于圜丘者有謂祖之所  
自出爲感生帝而祭之于南郊者有謂圜丘方澤宗  
廟爲三禘者先儒皆辨其非而言宗廟之禘又不一

說有謂禘祭止及毀廟不及親廟者有謂長發之詩  
爲殷之禘雍之詩爲周之禘而親廟毀廟兼祭者惟  
唐趙匡陸淳皆以爲禘異于祫不兼羣廟王者旣立  
始祖之廟直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故  
名爲禘至于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無明文其說始  
于漢儒而後之議禮者咸宗之漢唐宋所行禘禮並  
莫考始祖之所自出止于五歲之中合羣廟之祖行  
一祫一禘兩大祭于其宗廟而已大抵夏商以前有

禘之祭而其制未詳漢唐以後有禘之名而與禘無別惟周以后稷爲祖以帝嚳爲所自出之帝而太廟之中原無帝嚳之位故禘祭不及帝嚳至禘祭時乃特設帝嚳之位以稷配焉行于後代不能盡合故宋神宗面諭廷臣議罷禘禮明洪武初御史答祿與權請舉禘祭眾議亦以爲不必行詔從其議至嘉靖中乃立虛位祀皇初祖帝而以太廟配享事屬不經禮亦旋罷洪惟我國家受天顯命世德相承自

肇祖原皇帝以前

列祖徽猷炳載國史非漢唐宋明所可比擬方定鼎之初追上

四祖尊稱以

肇祖原皇帝始基王迹故立廟崇祀自

肇祖始夫太廟之中以受命之君爲太祖允宜特尊者也我

太祖高皇帝功德隆盛與天無極自當爲

太廟萬世之祖上而推所自出則締造之業

肇祖爲最著今

太廟祭禮四孟分祭于前殿後殿以各伸其尊歲暮  
祫享於前殿以同將其敬一歲之中自

肇祖以下屢申禋獻仁孝誠敬已無不極五年一禘  
之祭不必舉行祀典關係重大李時謙請行禘祭又  
謂設虛位以祀不晰古制不諳國史所請應無庸議





襲五經博士議

題爲懇賜轉請題襲以沐

聖恩以昭盛典事臣等議得宋儒朱熹祖籍徽州之婺源以父松官于閩遂居閩之建安熹長子塾之後世居建安守熹之墓次子塾之後遷居婺源守熹祖墓故熹之裔有閩徽二派明實錄開載景泰六年以塾之後擬爲五經博士主建安祀嘉靖二年照建安例以塾之後塾爲五經博士主婺源祀原有博士二

員我朝順治十二年臣部覆准朱煌襲五經博士於  
婺源縣奉祀在案今據福建巡撫張仲舉會同總督  
與永朝題稱有建安原襲博士朱之雋于順治九年  
曾起文赴部因病旋卒而其子金鉉又經早亡時其  
孫濬尙在幼稚致稽請襲至康熙十九年濬始具呈  
申請疊經移查驗復志乘宗圖悉相符合朱濬實係  
閩派應襲之人等語仰惟

皇上崇獎先儒廣厲正學以朱熹有功經傳特于徽

閩二處各賜御書扁額褒崇之典隆于往代嘉十八  
世嫡孫濬既經該督撫查明具題應准承襲五經博  
士以奉建安祀事恭候

命下臣部轉行吏部察例給劄可也


11-11-11

911

建述聖廟議

題爲述聖未有專廟懇勅鼎建以隆祀典事臣等竊考子思子從祀孔子廟自宋大觀二年始至端平初升入十哲祀于堂上咸淳初同曾子升入顏孟之列是爲四配而顏子廟初建于衮在唐開元二十七年嗣建于曲阜在元泰定三年孟子廟建于鄒縣在宋景祐四年曾子廟建于嘉祥縣志稱初始無考至明正統以後屢經修葺惟子思子向未建有專廟元元

貞初因鄒縣舊有子思講堂遂建子思祠後改稱書院明正德元年始以符聖公次子世襲五經博士奉鄒縣書院祀事而曲阜之廟祀缺焉今博士孔毓埏疏稱數千年之缺畧留待今日乞照顏曾孟三賢祀典一體立廟廟基卽在闕里孔廟西北隅其建廟之資自行區處應如所請倣顏曾孟三廟規制建立子思子廟春秋致祭載諸祀典至于請

勅撰碑文

御書匾額用以昭示來茲應俟廟宇告竣到部之日

臣部恭請

睿裁

--	--	--	--	--	--	--	--	--	--

10

11



修

御製文集議

該臣等詳考經史自古帝王制作煥然可紀者莫著于詩書嗣後西漢文最近古故史稱孝文詔令有三代遺風而哀次成篇則自武帝始唐太宗以下四宗宋太宗以下六宗各有御集而神宗又別有御筆手詔若干卷隋唐書宋史具載篇目明則太祖仁宗宣宗諸帝皆有集而今所傳太祖御集刊本則洪武中

奉勅鏤板以行者也至于編次刊校事宜考宋貞宗  
天禧四年從著作佐郎張仲尹等請以新編御集詔  
宰相寇準參政李迪參詳學士楊億錢惟演等注釋  
刊成摹印頒賜明初翰林學士樂韶鳳侍讀學士宋  
濂等編錄太祖文集五卷詔制勅諭序記詩歌諸體  
俱備且言續有制作當復編爲後集洪武七年學士  
承旨詹同等固請鏤梓以貽聖子神孫詔許之刊成  
誠意伯劉基起居注郭傳爲之序而濂亦恭題于集

後歷代刊刻御集典例昭然欽惟

皇上聖德神功卓越千古道統治法兼總百王而猶  
日御講筵典學不倦時據

睿思發揮理道迥出諸臣意表間以

手詔申誠羣下辭旨深厚同符典謨萬幾之餘留精  
制作或發爲文章或形諸篇什外廷諸臣不獲盡窺  
聖製而于

御書卷册頒賜臣下者幸得窺睹萬一無不歎誦欽

仰以

天章睿藻爲歷代帝王所未及今臣等集議允宜刊刻頒布用昭典冊之極觀示文明之盛事伏乞

皇上俯俞科臣之請簡發

御製諸文勅下臣衙門鳩工鑿梓頒示天下流徽億禩臣等亦得依日月末光附名不朽可勝榮幸其刊刻事宜恭候

命下之日另行請

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大正十三年

十一月

三

停止封禪等議

該臣等議得詞臣曹未疏稱祀典國之大事三五以來無不以成功告于上帝封禪書及班固諸儒言泰山五岳之長神靈所聚因高崇天謂之封就廣增地謂之禪刻石紀號甚盛典也逮秦漢唐宋有事岱宗者勞民費財失對越之意後世遂不敢申明其禮不知因名山升中與天相見其爲典禮至尊至重又黃帝上元甲子貞元運會由是封禪勒成漢武帝不得

其時則以十一月甲子朔冬至應之而數千年之景  
運適協于今日功成治定之後

皇上以精一執中爲奉若上帝之命不可不報山川  
百神之助不可不答運世之本開基之功德不可不  
紀宜勿憚登陟亟議告成考漢唐儀注行之簡易等  
語伏考封禪之說不著于經司馬遷封禪書乃引管  
仲古封禪七十二家之說梁著作佐郎許懋極言其  
妄綱目是之至于甲子紀歲始于黃帝其爲上元甲



子則史無明文卽管仲言黃帝封禪亦未指其年爲  
甲子之年也又按書傳舜至岱宗燔柴祀天原非封  
禪唐虞三代以前實無登封故事可考其史鑑所紀  
則有秦始皇漢武帝唐高宗武后明皇宋眞宗行封  
禪禮所紀禮儀則有築壇設壇及玉策玉牒玉簡金  
繩金泥之制需費甚煩且禮不合于經雖從簡易亦  
于義無當仰惟

皇上聖德布昭神謀默運內除苞孽外靖鯨鯢文教

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覃敷武功赫濯巍巍蕩蕩直與堯舜比隆而

皇上敬天凝命至誠感神無一事不與天意相流通  
無一時不與天心相陟降則所以仰答神明茂膺休  
祉者固無所不極其盛矣比者三逆蕩平已遣官告  
祭

郊廟社稷嶽瀆海鎮諸神臺灣歸順又專告

郊廟社稷一應典禮俱經舉行封禪告成之禮無庸  
議又科臣王承祖疏請倣虞帝之制巡幸東方察閭

閭之利病問風俗之厚薄設祭方岳以祈年豐禱雨  
澤又東岳密邇孔里

御輦所屆觀其車服禮器亦千古盛事等語伏考一  
歲之內徧巡 此三代以前巡省諸侯之禮自設  
郡縣以後未 者舜之燔柴原因巡守 至禮  
其望秩山川是 而望祭東方之山川 祭  
泰山之神也我

皇上鑿輿經歷凡所至之地輒詢耆吏治延訪輿情

或訓飭官方或特加蠲賑無非省方問俗勤民重農  
至意其祭岱祈年並禱雨澤之事非禮典所載應無  
庸議至歷代帝王詣孔里始于漢高帝後則漢明帝  
章帝安帝北魏孝文帝唐高宗明皇後周太祖宋眞  
宗皆以經過魯地展祀未有專詣闕里故事我

皇上博綜經學宏闡心傳重道崇文千古莫並其東  
巡特祀闕里應候

睿裁疏內又言封禪之事秦皇漢武不過耀德張功

後世鄙焉臣等已於曹禾疏內議覆無庸另議

天保十二年

三月

廿四

纂修

國史議

該臣等會議得歷代史書其體有二自春秋列國史以及後代時政記起居注日歷皆用編年之體自司馬遷史記以及歷代史書並撰次當代國史皆用紀表志傳之體考之往籍宰臣書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史臣紀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則爲日歷日歷始于唐而宋因之唐會昌中命每

歲末以時政記並起居注付史館宋太平興國中詔  
參政李昉記錄時政每季送史館乾道中又命每旬  
取所修時政記與三省錄進聖語同付日曆所此前  
代用編年之體修本朝之史者也漢明帝時班固奉  
詔撰光武本紀及列傳嗣後每朝增修並稱漢紀魏  
晉以後設有專掌國史之官唐顯慶中修貞觀以前  
國史肅宗以後每朝增修宋景德間因編太祖太宗  
正史命取兩朝日曆時政記起居注及諸司文字並



臣下行狀付史館編成帝紀志傳天聖以後亦每朝  
增修此前代用紀表志傳之體修本朝之史者也至  
明惟洪武初曾纂日厯萬厯中撰正史未久輒罷夫  
修史之難難于徵信耳目近則聞見不消議論詳則  
記載得實以當代之臣修當代之史始足信今傳後  
仰惟

皇上聖德神功超軼百代大經大法炳若日星今  
御製集見經編校各館所纂政治典訓平定三逆方

三十一  
卷三  
三  
畧及大清會典俱將次告竣

詔諭制勅具在內閣章疏批答具在六曹且起居注之設又與前代不同凡聽政時

皇上親決萬幾面諭羣下時政之要悉得記載是

聖猷宸計固已散著典冊但原委本末尙未彙萃成書誠做日厯體例編年記載則世則世法無一不明備矣至于

列聖創垂光照天壤

皇上至孝觀揚于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實錄特勅儒臣重修親加酌定

世祖章皇帝實錄呈進

睿覽逐一批閱而

三皇聖訓又經告成以此編輯正史分撰紀表志傳  
事蹟實爲具備卽有應蒐採編入者及時哀集亦信  
而有徵應如臺臣所請舉行其一切應行事宜統候

命下交與內閣翰林院逐一詳議具題可也

書

與張秋紹論孝經書

按漢藝文志載孝經古孔氏一篇師古注云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後載孝經一篇十八章註長孫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及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夫既言經文皆同則長孫氏不應獨有闕門一章明矣惟隋志云孝經爲河間人顏芝所藏芝子貞

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尙書同出而長孫有闔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又衍出三章並前合爲二十二章孔安國爲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有鄭氏註夫所謂長孫氏名其學者指今文十八章言也而下文則云長孫有闔門一章似乎今文亦有闔門章者不知此一章果在十八章內耶否耶長孫氏既有闔門一章

何以江后翼張氏四家又獨缺此一章也隋志復云  
安國之亡本于梁亂至隋祕書監王劭訪孔傳送至  
河間劉炫炫因述其義疏講于人間遂著令與鄭氏  
並立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而祕府又先無  
其書夫漢志載長孫氏說二篇止存篇目未明指所  
說有闔門一章在內矧梁亂以後祕府已無安國舊  
本炫所出古文一時皆疑爲僞作無可參考則漢長  
孫氏獨有闔門一章之說亦不知作隋志者何所依

據而爲此語也至于唐會要載劉炫請行孔廢鄭司馬貞駁之雖以闔門之義爲近俗之語非宣尼正說然亦仍請鄭孔俱行及後奉詔鄭仍舊行而孔註亦不廢則謂貞獨削去闔門一章以爲明皇諱者不能無疑矣明呂介孺作孝經或問直斷之曰闔門一章古文有今文無非司馬貞削之也貞固專主今文今文原無貞何嘗削之乎且明皇亦令孔鄭兼行豈明皇不自諱而貞代諱之乎其言至爲明切特隋書所



云長孫有閨門一章者宜更加考證大抵從前諸說雖各有異同而所謂今文分十九章及劉向以十九章爲定之說書無明文終覺未安幸再一酌之



考

河源考

江淮漢皆發源于中國之山獨河在西域經數折而後入中國其經行之地時隱時見時伏入地中時出于地上水勢紆折漫衍而道里又遠在荒服莫能親履其境故歷代窮其源者屢屢乎難之夫禹導河止自積石積石者河之所經而非其源也漢張騫使西域度玉門言有二水合流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匯入

鹽澤伏行地中者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則自禹貢所  
記爲已遠矣然而葱嶺于闐皆河之所分流而亦非  
其源也唐薛元鼎吐蕃云得河源于悶磨黎石山  
史稱其說多爲據元至元間遣都實專求

河源凡四閱月至火敦腦兒之地有泉百餘澄泓散  
演若沉若浮不可逼視履高下瞰燦如列星是卽所  
謂星宿海者其地在吐蕃朶甘思西鄙居中國之西  
南河之源發于此而尙未名之爲黃河也自西而東

羣流奔輳滙爲巨浸始名黃河然其流尙清人可徑涉又越數日而水始渾濁又數折而經行大雪山是卽所云崑崙山者崑崙距星宿不啻千有餘里則直以崑崙爲河源者猶未可爲定論矣越崑崙東北流而至禹貢所云積石越積石至蘭州而入中國之境約畧言之凡四千五百餘里然則山海經所謂崑崙去嵩山五萬里者其說不猶幾于誕與今所傳河源志乃元學士潘昂霄所撰昂霄得之都實之家其說

似可信夫河在中國之左性屬陽而勢勁北地泉少  
當水落時河身偏束未至爲害秋漲則諸水盡奔入  
河而並河州郡遂受河患順河之性使自達于海猶  
且不時衝決如前史所記載况欲折之使南以爲濟  
漕之用斤斤于一清以爭強弱其不遺東南以昏墊  
之憂者幾希矣然而今日之患又不在河強淮弱而  
在河淮分流悍不相顧而河不爲我用此言治河者  
所以蒿目而深憂也有志經世者溯河之流而務所

以安其瀾而疏其勢庶幾其有揀乎

ルキニシテ



ルキニシテ

ルキニシテ



說

建藏經閣說

慈水雲溪山廣福寺僧劍礪謀建藏經閣于寺南而  
令其徒名其言者白足走數千里募金于輦上貴人  
余聞而爲之說曰夫釋氏之有藏經猶吾儒之有十  
三經二十一史也今之士子自入鄉塾守一經窮年  
矻矻而卒有白首紛如之歎至于十三經二十一史  
無力者既不能蓄有力而能蓄者復鮮蓄而能讀者

又加鮮焉昔司馬君實作資治通鑑成惟王勝之閱  
至終篇餘則讀未竟已欠伸思卧蘇子瞻常歎昔之  
君子見書之難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嗚呼此後生  
未學之通患也况乎學校之教既弛典學之官不復  
以購書爲事所謂尊經閣者徒見其頽垣壞壁欹側  
于荒榛蔓草之中初未必經史百家之書盡具于是  
又何怪乎生徒之銅耳蔽目而日流于面牆也乎其  
言事浮屠之學而具大願力建閣請藏慨然仔肩是

其志固有过于吾徒者也



文貞公集卷四

京口 張玉書素存著

序

御定全唐詩錄後序

臣嘗讀詩傳見漢鄭氏所爲詩譜指述數百年之世系及其詩之次第而正變之源流風化之得失較然著明可以爲後世序詩者之法三百篇而後歷代皆有詩而唐稱極盛蓋五七言今體創始于唐其古體

承漢魏六朝之遺迹別出機軸不相沿襲于時功令以詩造士自公卿以至羣布童卯以至白首無不朝夕講求以求合于古之作者而貞觀開元之間又有御製篇什倡一代正始之音爲臣下標準故詩之盛必以唐爲歸而其世次及其詩之屢變亦可考而知也當初盛之際以工鍊閱麗力矯陳隋之輕靡而李杜之激宕奇肆渾涵汪洋鏗鏘風雅者特傑出于其間逮至中晚或以幽清或以奧博或以古崛峭厲加

分塗別陌之不可強合而于三百篇六義之旨皆能  
各得其遺意是以代無今古體無正變必發乎情止  
乎禮義而後可以言詩不如是則稀章繪句雖工不  
傳哀全唐人集比類而觀之斯得失見矣我

皇上天縱聖明研精經史凡有評論皆闡千古所未  
發萬幾餘暇著爲歌詩無不包蘊二儀彌綸治道確  
然示中外臣民以中和之極而猶以詩必宗唐宜旁  
采以成鉅觀因命校刊全唐詩集乙酉春翰林侍讀

臣倬迎

駕于吳門復進所編全唐詩錄百卷時經事緯而詩系焉

上覽而嘉之以其刊訂精審賜金授梓仍進倬官爲侍郎此曠世之希遇也刻旣竣

御製序于簡端用垂不朽將使稱詩者循唐人之津梁究三百篇之奧突而又先自治其喜怒哀樂之節以務協于興觀羣怨之宜則所謂發乎性止乎禮義



者不獨見于聲詩而卽形爲風化庶可仰答  
皇上漸摩樂育之至教于萬一也已臣奉  
命敬跋編末竊于茲有深望焉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frame with several vertical lines inside, suggesting a table or a scanning artifact. The frame is mostly empty, with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on the right side. The overall appearance is that of a blank page with a grid-like structure.

御製清文鑑後序

粵自羲皇觀河圖畫卦開文字之源而黃帝命倉頡作字肇大書之始蓋造物菁華之所包蘊必發于開天首出之一人前聖後聖其道同也臣等恭奉

御製清文鑑全書並

御筆硃書稿本七函敬借廷臣依次展繹誠懼誠忤  
颺言于末簡欽惟我

皇上躬膺圖歷道協中和文教爾皇武功燁赫遐邇

蕩平五兵習而不試陰陽協應七德備以遐宣旣奠  
生民于衽席之安旋被一世以詩書之澤蓋自宥密  
單心以迄方州巡歷纔罷封章旋臨典冊

睿製麗于三辰

御藻光于八體洋洋乎宏謨盛業巍煥難名而經傳  
史鑑諸書有關於治理世教者又悉經

宸衷評斷鈇梓換頌業已布四海而垂奕禩矣茲以  
本朝國書所繫至鉅追溯

列祖創制清文以來肇啟宇宙之經綸廣訖中外之  
聲教允爲庶績之所標準百世之所率循故點畫具  
存而大義未析音聲咸備而疑似或多以此歲久流  
傳漸滋訛舛者舊衰謝莫與參稽及今不爲修明恐  
日後益難釐正

皇上仰承

祖烈特制鴻文命儒臣日進一編

御筆親加裁定上稽穹昊下矚垓垓旁羅日月星辰

兼舉五行四序精極于性命道德博洽乎禮樂兵農  
人事物類之聚日用飲食之節靡不條分類聚該貫  
于其中焉總之聖無弗通故義窮今古明無弗察故  
辨析微芒出話成經復引經以証事考言制事更援  
事以証文觀于綸綍敷宣每發一言而如見萬里軍  
機旁午輒馳片札而如在目前譯之皆典謨訓誥之  
辭推之盡遠近幽深之理惟國書施行至要識研求  
用意至精粵自始編以迄竣事凡極數年之功力不

憚五夜之勤劬雖在師行及當巡省靡日或輟乃告成書繇是昭代典制聿彰咸知可法而可守羣倫聽聞皆一用以是訓而是行爰錫嘉名曰

御製清文鑑自茲

列聖之精意悉宏闡無遺而天下之文章洵莫大乎是矣至于書後別有提綱若干卷提綱之旨本于字母字母則變化無窮提綱則廣大悉備總彙篇目其二十有五卷臣等竊幸職親丹地賅盛美于石渠天

祿之間復得名挂青編近光華于玉軸瑤函之內利  
用溥而誦習靡涯含蘊深而形容莫罄惟慶千百國  
共戴同文之治億萬年永欽有道之長臣等曷勝虔  
揚欣仰之至



刑書纂要序

自漢以後刑律代更至隋開皇中定笞杖徒流死爲五刑而其法遂不可易唐律篇目一仍隋書惟疏義爲獨詳宋與明實攬摭而損益之嘗攷唐律所載律條與今異者八十有奇其大同者四百一十有奇而今之律文與唐律合者亦什居三四蓋其所從來者舊矣顧律文古質簡奧難以狎讀而經生家又輒視爲法律之書不肯深究迄身爲刑官乃勉強檢按取

辨一時無惑乎學士大夫之能精于律者鮮也比奉  
詔旨審定律例書無似忝預總修因念律無訓釋易  
滋法吏舞文之弊特爲章分句析鉤索其隱深之旨  
而別白其辭之介于疑似者要歸于平允寬恕以期  
仰副乎廟堂如天好生之意于時纂修諸君皆一時  
人望而臨汾文青徐君爲之眉目文青自爲諸生時  
卽嗜讀律 翻背誦雖專門名家不逮旣舉孝廉官  
中翰所至必以律自隨及遷西曹郎據律斷事益伸

其志其同修律例也每樹一議設一難或援彼以喻此或沿流以討源無不疏通證明折衷至當余與澤州嘉禾兩公相倚如左右手焉文青修律之暇復著纂要若干篇出以示余余讀而喟然興日記云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夫聽獄者求人之生卽一人之獄以讞決其輕重者也若疏解律義而求人之生則如衡持平如隄防溢務令銖黍毫髮無畸輕畸重之失然後刑與罪相準使刑

與罪稍有銖黍毫髮之不準則罪名不當名不當卽  
不得輒以其罪坐之而其間可矜可原可減可累減  
之故更爲之反覆辨其情實而可生之路出矣審于  
律有可生之路而人之得遂其生者甯有旣乎因是  
而歎九章之律成于漢初唐律及疏義成于貞觀永  
徽之際乃其後酷吏卒不絕于世彼其人非敢蕩然  
盡舉成法而變易之也特用意憎酷故引律皆刻深  
耳文青是編晰異闡微俾律無遺義所以解聽獄者

之惑而激發其怵惕慙隱之心者不啻錚于申之是  
雖有刻深之吏亦當幡然省矣仁人之言其利溥其  
斯之謂歟謹書卷端以質諸當世之知律者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鄭寶水先生易藁序

自漢以後治六經者人各仍一師說白首而不敢變其說愈紛其義愈賸京房氏以陰陽災變解易而讖緯之學祖之王輔嗣以清談解易而虛寂之學祖之管公明以算數解易而奇遁之學祖之符讖算數儒者所不道惟弼註爲近世所宗然弼善學老氏者也性命之學流爲老莊者莊之學流爲申韓支分派別屢變而失其傳極其害不至于賊天下不止嗚呼會

聖人之教而支離若是乎易之爲書彌綸六合包孕萬象凡後世諸儒假托傳會牽引穿鑿者大抵皆易象中所有但欲執此以求符契于聖人之旨則不啻眇者牖中窺日而已聖人以易爲日用飲食而後人務爲新奇可喜以愚惑天下之耳目此其所以蔽也從來汲學嗜古之士史傳所載指不勝屈而踐履篤實者什不能得一或身負天下重名一旦臨大事顛倒瞽亂猝然而有折足僨轅之敗非其才不厚力不



裕不善學易故也夫學易而不稟于道不獨無適于用且喪其身世之履壯構險出處不慎而卒踵京房之禍者亦豈鮮哉繫辭傳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吾夫子之說易也吁盡之矣程朱傳義反覆象占研理深而攝教廣故其書至今不廢帖括家錮陋闇習傭耳剝目習而弗知寶水鄭先生痛之網羅舊聞折衷大義著易蒐若干卷立論精微切實祖伊川而禰考亭其餘諸家諸說旁摭博取如

齋耳之窈附焉而皆不悖于聖人知危知懼之旨其  
爲經傳羽翼何疑夫六經同一旨也不以鑿累質不  
以巧汨實不以純綺醲醴而厭布帛菽粟後生小子  
辨途而趨庶幾無歧路矣乎

張秋紹孝經小學口義序

潛菴湯公撫吳兩載念江左民秀而俗偷惄然傷之  
凡所條教措施孳孳以仰副

諭旨崇寔返樸爲務自月吉讀法而外輒舉孝經小  
學二書爲吳士民勸又延禮名儒有學行者爲之疏  
解以暢釋奧旨錫山秋紹張君寔應公辟主講席今  
年春孝經講甫竣會公膺

特召爰屬秋紹輯所講口義重加訂正授梓人廣其

傳蓋公所以教民敦本之旨至勤且懇矣在昔治孝  
經者漢長孫以下無論百家今文古文同異若聚訟  
而大旨炳如並存不廢茲編序次一遵今文獨不存  
闡門一章以仍古文之舊其闡釋經義切近深微穿  
貫朗晰而尤以敬之一言蔽孝之終始余受而讀之  
三歎而興曰是誠可云知孝矣乎經之義理一而分  
殊體約而用博推之極于天明地察通神明光四海  
而約之則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夫下堂而傷足毀

傷之小者也辱身隕名裁及于親毀傷之大者也曾  
子之論以事君莅官交友居處戰陣不盡其道皆謂  
之不孝而其生平臨深履薄直至啟手足之時然後  
知免由斯以觀孝莫大於敬身敬身則不辱不辱則  
不傷其親不能敬身者反是言不軌道行不軌法位  
驕祿侈服奇志淫惑溺于異端馳逐于功利一矢口  
一跬步之間其身蹈于不孝而貿然不自知者多矣  
可不懼哉或曰經之言理備矣其節目次第奚所取

則焉曰湯公以小學與孝經並講豈無義乎小學者  
萃曲禮少儀內則祭統諸篇而區別其義類者也記  
舉其詳小學舉其要擇善而蹈孫志而篤行之孝弟  
之道油然而生矣化民成俗直指諸掌耳秋紹曰是  
則公之志也遂書爲序

蕭長源奏疏序

長源蕭公受

先皇帝知遇以順治十七年擢侍御史

今上御極之七年秋用臺班宿望簡入卿貳竊睹公  
立朝本末毅然以天下事爲己任中外想聞丰采者  
亦以公輔之望屬之不僅以文章著也夫奏疏之言  
與著述異廣川家令而後惟陸敬輿奏劄通達治體  
曲中事機不求工于文而文傳焉曾魯公亦云張安

道論事人主前數語立決皆燦然成文可書而誦嗚呼文章經濟具見于是矣蕭公九年來抗章累百自密奏外哀其稿得若干篇余讀之而歎公得君之盛也公事

章皇帝未久甫入台卽以敦教化之說進

今皇帝萬幾在御公益厲謇諤展布腹心凡所條列有朝奏而夕報可者有補牘再三部議中格卒得

俞旨從公請者如倣星變卹災荒稽覆奏定紛更該



督撫嚴考察澄籤選革那解朝常國紀吏治民瘼無  
不條分縷列則若察眉至于屯墾事宜區畫尤晰先  
後牘凡五上本行其議而後止何其會敗歐陽永叔  
謂天下大計獨宰相可行諫官可齊夫兵刑錢穀問  
而不答相臣之體也然使請司有一事不受成宰相  
則爲失職言官于天下事無專屬假令平日未嘗留  
心利弊一旦身任建白不得已以一言塞責辭漫漶  
而無據事迂濶而多舛章下諸司一加奏駁則其說

立沮矣卽如屯墾之法歷代有成效我朝二十年來  
軍興供億皆算疊增而此法屢議屢罷言事者無成  
畫而任事者多藉口讀公之疏其亦可愾然興起矣  
乎夫敬輿早年得君風議切諫常在密勿建梁之地  
然而木蠹蟲生中遭阻抑猶且不卒用以是益歎公  
之忠誠能上結主知而又歎我

先皇帝與我

皇上之從諫加流眞不啻千載一時也是編出使讀

者知士君子遭不諱之朝不可以苟且緘默遺天下  
議豈獨其文傳也哉



褒忠錄序

國家軍興七載禁旅暮布仰賴

聖天子廟算決勝次第削平凡文武將吏竭忠誠以  
并疆圉者往往

詔旨嘉歎至于再三賚予遷擢悉逾常格以是載之  
簡策用紀國恩示激勸豈小補歟張君武仙舊守鳳  
翔刻褒忠錄成屬予爲序予讀之而喟然太息往者  
固原之變秦州繼陷全陝震驚時君自神木令攝守

州事倉卒爲清水叛民所執賊愛其才弗殺也責令饋餼與十人者俱君緣道散遣其眾乘夜南遁爲邏者所獲又以計跳身脫間關至鳳翔列賊形勢白于諸大帥謂賊軍方屯漢中距秦州千有餘里今堅冰積雪騎無所逞道遠失援此天贊我也宜急出間道潛軍襲之諸軍從君言復秦州固原之勢益孤賊遂大挫夫秦州爲故成紀地乃自古秦蜀必爭之樞東連關中西接臨洮北扼延慶平涼南通漢中接巴蜀

西漢末爲隗囂所據三國時魏人置戍晉以後劉石符姚以迄拓拔宇文皆畫地固守金源置鎮遣軍宋數出師爭之蓋其地憑險四達如此方事之殷也秦州失則隴蜀連衡賊得併力東向鳳翔必危又河西五郡隔絕軍後使延慶之寇疾馳潼關雖智者不能代爲謀矣君之保秦州非獨一州之烈實三秦得失向背之所繫也或曰君瀕險得脫屬有天幸設賊終困君于秦州或中道被繫計無復出君當奈何噫君

之得脫于險天也天之不阨君于險惟君之忠誠有以格豚魚而涉坎窞故雖險而不及于難當賊利誘害林百端撼君屹不爲動卒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孤蹤繭足完節自歸而且設奇建策力遏賊鋒以奏成績誠而有智忠而有謀天相之矣豈區區僥倖萬一所可同日語哉今君奉

新命改守濟南濟南亦南北之脊也水陸輸輓適介其衝頻年師命促數水旱不時正賢者痍首疾心之



日而君以盤錯既試之效便宜施設其幹濟必度越尋常百倍異日

天子旌能獎勞風示民牧載筆之臣將大書特書不一而足也而又何但于余言

--	--	--	--	--	--	--	--	--

甯遠祖氏譜序

國家肇造區夏英傑景從遼  
附鳳翼者實與滿洲諸老臣  
而甯遠祖氏尤爲望族之  
明東協副總戎公墓道駐馬  
大將軍兄弟之名在焉因慨  
一日而禦九門之兵者其此  
久之比載筆與修國史獲睹

河 克錦州遺事凌河之役將軍乘夜入

御營已約降矣而復不果退守錦州孤城十餘年然後識時嚮順

太宗皇帝仁聖大度不責前事而益勗以能勉建功于時將軍感激垂涕頓顙于旌門之外且策勵諸子弟其竭忠貞以矢報稱而祖氏世業之昌光耀之遠實始基于此竊按祖之先爲商祖已之裔晉以後世居范陽至鎮西將軍逖之少子始流寓于滌歷數十

傳而至明初有自滁徙戎度遼者累功授甯遠衛指揮世職遂家于甯遠迄今十有餘世門閥日啟瓜瓞日繁而族系未有專譜副都統心標先生瞿然念之顧滁陽代遺傳聞異辭卽明初度遼以來事蹟湮失者亦概從缺畧于是追闡前烈斷自八世始其十世則爲大將軍兄弟十一世以下或開制府或統禁軍或躋藩臬或秉學憲一門列顯秩者凡八九人而心標先生之治閩也威愛互行軍民戴德不啻鎮西之

在豫州其他子姓繩繩濟美復如朝陽之旭方熾而未艾可不謂極盛矣乎先生諧成以學憲起凡爲先大夫乙未所得士余辱在世講知家世爲詳介弟協領燮公又適駐京口乃不棄固陋問序于余余旣據所見聞書于首簡因歎先生之勤勤于此譜也將使後人展而讀者上念國恩遠紹祖德油油然發其敦本睦族之心而益奮勵于竭忠貞以矢報稱之誼則先生之用意爲至深而垂訓爲至遠且大矣傳有之

葛藟能庇其本根言乎枝葉之茂卽本所倚以爲固也又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言乎族大齒蕃保之以令德而繼世當復爲公侯也吾于祖氏之子孫卜之矣

--	--	--	--	--	--	--	--	--	--



11



養生微言序

養生之學儒者所不廢稟氣之厚薄命數之延促造物者主之雖父子不相賜也而疾疫災青之或消或長四體百骸之或榮或衰譬樹藝然鹵莽滅裂與辛苦灌溉者人自食其報耳造物何與焉故曰知命者必重養生雖然方士迂怪之術每侈口言神仙其事既荒誕而不可信卽所云餌丹砂服金石亦皆以身試藥而一利不能勝百害者也理之最切近易效者

無加呼吸吐納人生天地間惟氣盛液行坎離相濟  
可以有延年却病之道外此皆魔妄耳而好奇者每  
以淺易忽之昔東坡晚年精養生學其自言得力處  
則曰老生常談卽是妙訣嚙真納息積久自效不須  
求新奇也可謂至言不繁會稽章子究心日久手疏  
微言一編以切近功夫指示來學而真實妙義具備  
于中有志者力行之而不止方知其事之有效驗而  
東坡之論初不爲英雄欺人語也抑余更有聞者人

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假使利衰毀譽聲塵  
愛憎日轉轆于方寸之中而徒欲以區區導引吞嚙  
補其缺陷本既先撥而枝葉豈能發榮縱日講養生  
之學何救于萬一哉夫外輕而內心無擾矣息  
恚怒抑躁競節言語平忤刻淡泊寧靜以守其真而  
後肆力于滋培養庶幾其有得乎則願以一言蔽  
之曰善養生自養心始此章子未發之蘊也謹揭之  
以書于卷端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3 1

2 1

送李侍讀楊職方同使安南序

國家懷柔遠人東西日出入之鄉罔不率俾而安南  
視他屬國爲近自奉正朔以來賜恤賜封使者冠蓋  
相望于道恩澤至厚今年夏四月滇南奏安南國王  
黎維禱以兵脅安南都統使莫元清襲高平地元清  
竄入滇而粵西撫臣亦奏維禱竇牒來訴以黎莫世  
郤爲辭

詔下諸王大臣議僉曰蠢爾蠻邦不奉朝命輒肆侵

奪無人臣禮請亟移師聲其罪或易王封或置郡分  
五管如前代故事而

聖天子不忍也兵部臣因請降勅粵西守土臣馳檄  
諭維禱令卽歸元清故地不則移師未晚

天子又慮尺一之詔不能盡布德意命慎擇中朝臣  
具才望善辭令者乘傳宣諭于是院臣部臣咸推轂  
侍讀李公仙根職方王事楊公兆傑

制曰可二公既聞命趣裝就道朝士大夫羣餞于國

門外或私相語曰交人自漢以來叛亂相尋屢煩師  
旅今詔兩使臣至能卽率命否乎予曰必率命無疑  
也夫黎氏以莫世郟爲言其辭遁矣我國家旣開西  
南道元清歸命實先朝命授元清都統使是卽

天子命臣也勅元清仍世長高平地是卽

天子分土也黎氏嚮順在莫氏後國家不責旣往錫  
以眞封詔宜與莫氏各守外圍恪其臣職今雜禮甘  
爲戎首蔑王制復私讐一舉而三失焉誰爲黎畫此

謀者吾聞交南驩演人頗嚮學夫豈不知畧地之非而乃謬以春秋大復仇文飾其說其亦怵然有悔心乎兩使臣引擅兵爭奪之罪與後嗣不敢怨之義從容諭之必有能頽首聽命者或曰彼獷悍善變難以理屈所怵者利與害耳夫卽爲黎計滅莫氏非黎福也昔陳氏王安南百餘年而黎滅之陳之憾黎視黎憾莫孰甚其外壤西鄰老撾南鄰占城皆曾受黎虐欲得而甘心者也獨黎受中朝封爵倚藉天威可長



恃以無恐一旦爲中朝罪人則起而復九世仇者將  
環列而踵至黎尙得安枕卧乎旣陳說以大義復曉  
譬以利害猶不幡然悔罪趣還莫氏故土是速禍也  
黎雖愚不出此嗟乎以國家全盛之力遣一旅斬關  
聲罪如摧枯拉朽且今不卽煩貔虎之師戈船下瀨  
之士而儼然璽書慰諭國恩深厚不啻覆載兩使臣  
以立談銷甲兵上揚

天子威靈下救交人生齒數百萬以視前代征南諸

將之功豈不更偉哉是可爲二公券也或曰予之言  
然遂志之因書爲序

施匪莪嘯閣文集序

兼才之難自昔已然不獨理學經術政事文章若分  
河飲水不能相及也卽如文章一道詩歌詞賦和聲  
叶律之文與所謂古文辭經經緯史者判然二矣而  
詩之爲古體爲今體文之爲敘事爲論斷又往往各  
有師承區疆畫陌于是操觚之士不得已而窮老盡  
氣專精于一業庶幾有所託以立名如三唐人以詩  
應制舉而自一二大家而外輒用一體擅長或單詞

傳世則其他可知已泗上施君匪莪博極羣書陶鑄  
百氏其見于論著獨能易古人之所難嘯閣集詩多  
至數百首結撰之工巧掇拾之敏捷爲傳長虞王介  
甫諸公所不及暇日又出所爲文若干卷示余余受  
而讀之如金春石曼如劍花星芒如百川之瀑流如  
五兵之森列窮形極態無物不有竊謂嘯閣詩集古  
人已成之句千腋爲裘有目共覩而文則比事按義  
無規橐古人之迹而名章俊語絡繹奔會非寢食涵

濡于兩漢八家者不能世之學者未之或知也集中  
所載若字學醫理以及形家之言皆別有篇目而余  
反覆賦鏡錄一編歎君經術政事可以推挽吏治潤  
澤生民不當斤斤以文章著乃跡其十年來宦遊所  
歷由廣文稍遷爲令僅得中下邑比及報最復入爲  
司城縱簿領不煩而浮沈俛仰不獲大見設施于世  
亦可謂膏于遇矣而君坦懷寄傲處之泊如散衙以  
後把卷雒誦儼如後門寒素客至則一茗一蔬相對

竟夕其恬適曠道之致全體晉人宜乎其才日裕學  
日充而著書日益富也夫長安輪蹄駁選士大夫爭  
以脂韋相尙目簡默爲疎庸鄙詩書爲迂濶君位卑  
職散卓然有嶽立千仞之概雖未嘗侈口理學而清  
修介氣歷久不渝真所謂行己不愧聖賢者推而經  
術政事皆其資深逢原者矣區區文章云乎哉

張又南詩文序

關中又南張公吾宗之望也公從大理卿奉

命莅八閩提督軍事旋纘襄壯公舊服位列徹侯威望益重越今六載而環海無刁斗之警貢舶市舶相望不絕軍民浹和閩稱大治先是戊辰冬公乘傳來朝特被溫諭命三載一入覲迄辛未秋屆期陳請

天子俞其奏冬十月馳至都下陛見之日慰勞有加賚予稠疊比行過余言別曰僕本以儒臣謬典軍旅

幸無隕越顧宿事未忘間從事于書吏歲月既久得  
詩文若干願爲我敘之余讀之喟然而興曰國家太  
平文德之盛勲臣保障安輯之功具見于此矣惟閩  
襟山帶海夙稱奧區異時賊寇奸宄展轉遘亂文武  
將吏相尋于干戈戰陣之事者四十餘年自廟謨者  
定以後郡縣及于島外粒誦徹于荒徼疆圉安堵文  
恬而武嬉由是爲將帥者得以餘閒修郊射之容講  
雅歌之節自澤其身于詩書六藝之中而使一時堯



鏊跗注盡脫其剽悍不戢之氣以相與扞衛其人民  
而約束于軍律於戲豈非休遇哉雖然有其遇矣而  
非得公之才與學則亦不能至焉昔襄壯公之鎮西  
郵也久番彝歲時欵塞不敢馳介馬入牧于境上于  
時邊鄙不聳幕府無事因而延致宿學負文譽之士  
如李天生王山史諸君偕公昆仲游蒐討經史鏃礪  
詩古文辭穿穴貫通學殖日富而公天資踔絕其才  
力尤足以副之今集中所載詩出入三唐格律工穩

而時溢奇氣文具磊落英邁之概不名一家卽書疏  
酬答亦爲海內所珍重藏弄何體備眾妙一至是耶  
夫文章事功古難兼擅公方垂勛名于琬琰竹帛之  
上而孳孳焉揚挖文事如此豈不以遭時休明雅化  
翺洽將帥之臣公侯之子孫必能折節嚮學不移其  
功伐而後可長享福祿令名于無窮則是集也公寧  
獨以博洽雄視一世凡所謂紹襄壯公之光烈而保  
世滋大者悉于茲寓焉是用書以爲序

楊溆仙心廬集序

子之報其親也三年之喪而已乎詩曰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又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煮蒿悲愴之意至  
于白首沒齒而其哀未有已者人子之心也聖人制  
禮準乎情酌乎義以爲其勢不得不有所止故親喪  
之服斷以三年而自虞祭以內寢苦枕塊閱小祥大  
祥菜果醯醬食各有節迨入禫而始淡其淡也所謂  
制禮不敢過也人子之心豈其有浚于親也哉至于

居廬之制初喪則君爲廬宮之大夫士禮之旣葬而  
柱楣塗廬君大夫士皆宮之其義倚木爲廬在中門  
外東牆之下蓋古人之居廬皆廬于其家而所謂廬  
于墓者無明文也雖然禮特爲君大夫士言耳生長  
貧賤席門穴牖其井曰床銚雜陳于一室之內安所  
得廬而倚之耶不然古者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而  
葬葬之距朝夕奠未幾也因不忍造次離于親側于  
是築室墓旁以風殮露宿終其無己之痛雖記無明

文謂之知禮誰曰不宜溼仙楊子天性瀟孝嘗剖臂以瘠親疾及羅大故日以一溢米倚哭于屋之東偏既葬而餽口四方不得遂廬墓之志乃鈎考古今人得行其志者自漢申屠子龍而下若干人旁撫其事而繫之以詩題曰心廬集此與皇甫士安作高士傳以自况者不同而其用意則良苦矣記曰視無形聽無聲方親之生存耳目視聽常在形聲聞見之外及親既歿而衣裳杯棬觸物思痛固不必身在墓側然

後悲哀發于胸臆也且不嘗讀曾子之遺書乎險塗  
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是一跬步不忘父母也出  
言以鄂鄂行身以戰戰一言行不忘父母也見利思  
辱見惡思誦嗜欲思恥忿怒思患一發慮不忘父母  
也繇斯以推楊子之爲倚廬也多矣以視夫風殮露  
宿于墟墓之間者倘所謂其事則異其志則同者耶  
嗚呼世風漓而孝道衰衰經之中婚姻燕饗浸滿成  
俗恬不知怪縉紳士大夫則有非金革之事而訟言

奪情者矣又其甚者托辭令甲謂以私家持三年之  
喪而三月六月以後服官視事輕肥出入無復有哀  
毀見于顏色噫吾願以心廬之義告之

11111111111

11111111111

11111111111



北海集序

學士遇義鄂公既歿之九年其子中舍養君出公所著北海詩集若干卷示余且屬余爲序余縮慙愧汗敬謝不敏比啟牘則洪文襄之序在焉公與文襄共事吳楚間者久文襄知公爲深其序公集也簡而質信而有徵後生末學聞見駢陋豈復能道揚萬一爲公重哉嗚呼我

祖宗朝累葉作人生材不盡崇德中頻舉制科得人

尤盛方公領鄉試第一胸中已穿貫經史歸然負大  
人宿儒之望矣

世祖章皇帝既定天下公卽橐筆官禁近回翔館閣  
十有八年游躋翰林學士兼少宗伯之職

先皇帝雅重公文學因急欲公秉鈞贊元日夕獻替  
于旃厦之上而自初元入關以後命公佐籌師中者  
迄無虛歲國家大征伐如定三秦下吳越克八閩平  
荆楚靖滇黔或以親藩仗鉞或以重將握符而公皆

預參帷幄定策決勝蓋自古軍旅之士必資通經術  
崇信義之人秩然示三軍以禮而後其眾爲可用被  
廬之蒐趙衰推夫郤穀謂說禮樂而敦詩書惟穀爲  
可嗚呼

先皇帝之久煩公于征輦戍鼓間者意其在斯乎集  
中所載大率使車瀏覽感時紀事之作爲多昔人謂  
單門寒素足不踰井閘雖藻思綺才陵轢庾謝終難  
免于醢雞之誚公馬首所至幾于九土遊其八矣由

川之塊異風物之變遷悉有以激發其磊落吞吐之  
氣豈區區郊寒島瘦所能彷彿其萬一者乎至于鋪  
張軍容張皇天討直與車攻吉日江漢常武諸篇後  
先競響今讀之而饒音凱奏與大將軍躍馬莅陣處  
歷歷可指也所謂進風于雅而以史兼詩者惟公有  
焉使天假以大年獲睹今

天子休明黼黻之盛則公之詩當更有埒于卷阿既  
醉之什爲國家鼓吹邇治者而惜乎其止于此也讀

竟留連久之敬題末簡以歸中舍非敢曰序公之詩也

The image shows a table with 10 columns and a header row. The table is mostly empty, with only a few faint marks in the header row. The columns are separated by vertical lines, and the entire table is enclosed in a thick black border. On the right side, there is a small, dark, rectangular shape that appears to be a tab or a piece of tape.

葉星期西南行草序

星期與余別十二年矣性不耐爲吏經歲而拂衣俯仰侘傺無以申寫其孤憤鬱邑之氣而一寓之于詩頃歸自嶺南顧余于聖廬留連信宿出示西南行草展齒所歷旣極登臨覽觀之盛其所與酬唱往還又多海內倜儻磊落不羈之士而詩之奇皆足以發之余讀竟驚服顧謂星期曰近人稱詩者多矣而傾吐懷抱大放厥辭排突異兀不名一家未有與子頡頏

者也請于述所以工詩之旨可乎于是星期抵掌語  
余曰放廢十載屏除俗慮盡發筐衍所藏唐宋元明  
人詩探索其源流考鏡其正變蓋詩爲心聲不膠一  
轍揆其旨趣約以三語蔽之曰情曰事曰理自雅頌  
詩人以來莫之或易也三者具備而縱其氣之所如  
上摩青旻下窮物象或笑或啼或歌或罷如泉流風  
激如霆迅雷掣觸類賦形騁態極變以才御氣而法  
自寓焉世之縛律爲法者才茶而氣荏徒爲古人儻



隸而已烏足以語此余聞之撫几而歎旨哉斯言足以  
破俗學之膏肓破拘攣之痼疾矣遂與促席品次  
古人之詩星期持論斷斷多否而少可謂千餘年間  
惟少陵昌黎眉山三家高山喬嶽拔地聳峙所謂豪  
傑特立之士餘子不足擬也余因三復星期諸作而  
求其比似則鋪陳排比頓挫激昂類少陵詰屈離奇  
陳言刊落類昌黎吐納眾有涌泉萬斛類眉山緣情  
繪事妙入至理而自嫻古法其才氣之縱軼甯或涉

于頽放怪誕爲世所詢姍而必不肯爲局縮依傍之態甚矣星期之學能不愧于其言而卓然自成爲一家之詩者也茲游語溪將偕孟舉吳子爲宋元詩選且謂選詩既竣卽肆力于古文辭以求合乎先正作者夫詩與文道一而已以星其之才日進而不止更十年後東南稱文章鉅手爲後起領袖者舍星期其誰與歸余雖學殖荒落願俟星期集成援筆而序之

畿輔志序代

惟我國家誕受景命中外效職文軌畢同燕京定鼎  
雖踵前代舊迹而經營締造百度聿新三十餘年以  
來德澤漸濡建置周密洵足陵軼往古昭示來茲固  
不特區區形勢之盛稱天府都會之雄已也在易觀  
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古巡狩方岳十二年  
一舉而畿內甸服則有春秋時巡之典列國諸侯貢  
詩于王朝爰頒政令以變易民俗而王畿尤爲風化

文獻通考  
卷四  
之首自風詩既廢所可徵取者志乘而已志乘具則  
美惡昭法戒備此在列服猶不可缺而况京師首善  
之地乎方歲壬子

詔允閣臣請命各省分輯志書督撫臣上之史館彙  
萃編次用紀大一統之盛屬以軍興未遑蒞事頃者  
海宇謐寧文治翊洽各省志次第成帙而畿輔通志  
亦繕稿報竣會某奉

命鎮撫八郡獲受而卒業考其條目綜其義例疆分

理晰部列族姓粵自由山川扼塞土田賦稅以及關津  
郵傳城郭堡戍之沿襲與夫宦遊土著名賢碩彥之  
遺蹟方土物宜禽魚卉木之產植凡屬職方訓方之  
所掌道川師遠師之所頒辨較若眉列原委爛如以  
是上備

聖天子體國經野之資下裨大小官司承流敷化之  
助信所謂綱舉目張班班可考者矣于是申檄所司  
授工鏡梓裝演讐校計卷 十有 某例得廁名卷

端撰序始末竊因是有憬然滋懼者焉燕之建都邑也遼爲南京金爲中都元爲大都路明改建北京數百年間厯朝規制按籍可攷田野何以瘠何以腴軍實何以堅何以脆戶口何以贏何以縮風俗何以淳何以漓何以漓軍吏雜糅莠良雜處或控御失術奸宄羣芽或劑爨適宜獄市不擾雖古今殊勢而治忽一理某與諸君子恪秉簡書撫河山之遼濶軫民庶之殷繁屬茲守土與有均責一或失當卽隕越隨之是則某

所執卷三復如涉淵冰者也是書也始于康熙十九  
年之七月成于二十一年之四月總裁官前巡撫僉  
都御史于公成龍監臨提調官參議董君秉忠僉事  
吳君元案董理官保定府知府紀君宏謨總修官翰  
林院侍講郭君棻自餘分纂諸執事俱詳書別簡云

Handwritten text at the top right of the page.

Handwritten text in the middle right of the page.

Handwritten text at the bottom right of the page.



辛未科會試錄序

欽惟

皇上聖神文武光被海宇三十年于茲綱紀修明教化翔洽殊方絕域之眾咸畏威戴德稽首嚮順于遐荒萬里之外而庶司百執事之凜凜効職者恪守尺度以奉行朝廷德意溥海內外無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而一時爲士子者無不蒸蒸與起思驥首于聖世以自踴躍于功名之路蓋大澤之霑濡久矣必

世後仁斯其時也民生日以厚民俗日以醇而其昭融昌熾之象尤先見于士氣則遭際盛時而以文章藻黻至治豈非儒生之厚幸與歲在辛未天下貢士待試于禮部者二千五百人有奇屆期禮臣以考官請

上命臣玉書偕臣廷敬臣光地臣士正同往典試事  
臣學術黷陋文質無所底仰蒙

皇上不次拔擢回翔禁近入直講筵游歷部務進參

機密荷

恩深重不克展報尺寸臣奉職無狀如此而

皇上猶不斥其駑下輒加驅策茲復委以掄才重任

臣益切大懼矣臣惟主司所憑者士子一日之文而

己其文合于度則錄之不合于度則黜之雖其人素

負文譽而爲主司者因其一日之短黜而不錄卽怨

謗滋起不能恤也且旣以糊名易書而或以名

謗之故欲稍存一揣摩物色之見以冀倖于一旦名

曰憐才其私一耳臣誓與諸臣力戒之言者心之聲也帖括之文雖以應制舉而其精神心術之所在或正或邪或誠或僞未嘗不發露于議論離合之間第衡文者不深察耳夫黜明堂下一言叔向猶聞警而知其人况三試其文乎臣願與諸臣共勉之自丙戌以來文體凡變矣

皇上加意右文人才蔚起一時英雋之士翹翹焉欲去時文軟熟膚淺之病以古學相尙而不善學者至

以脫繩墨爲高雜稗乘爲博兀莽而不馴汗漫而無  
當其弊將流爲蕩閑軼矩之歸而且浸淫有離經背  
傳之患臣之愚鯁鯁慮之夫文有理焉有法焉有辭  
焉理必依傳註法必宗先正辭必本六經如水之有  
坊農之有畔不容越也初試之日卽以此意傳示諸  
士比至校藝則甯質毋縟甯簡毋冗甯易毋僻其爲  
支離謬悠之說得以詭遇而倖獲者抑已罕矣而又  
于再試三試之文觀其該洽今古之學則諸士中亦

遂能分條晰糺于人品之純駁吏治之緩急道術之源流律呂之條理厯指陳其端而疏通証明其義于是臣與諸臣執卷相慶謂天下沐浴教澤之久而實學有本不諧流俗之士出于其中故其文多卓然可觀如此人才關乎氣運詎不盛與校閱凡二十晝夜得卷一百五十有六今錄其雅正者二十篇進呈睿覽臣謹颺言簡端進多士而勗之日國家今日之甄錄諸士惟其文也異日畀之政事而登用之惟其

人也以爲科目不足得人耶姑無論往代卽本朝五十年間由科目致身而姓名焜耀于簡冊者項背相望矣以爲盡得人耶彼列上第躋華廡一旦隕墜至于身名俱辱者亦指不勝屈矣然而用人之法終不得重科目誠使一科之內得一二人者樹立功名于不朽則于朝廷設科取士之意已自無負但爲士子者身受國恩宜人人思有以自見顧安得借一二人之樹立以自適其責也臣願與諸士各踐其先資

之言本經明行修以達于規爲措注之際所謂實學  
有本不諧流俗者不獨見于文字而持身服官亦由  
是焉記有之日毀方而瓦合言能與物同也曰砥礪  
廉隅言不剋方以爲圓也夫旣言與物同而又言不  
剋方者何也以廉隅爲體以瓦合爲用特立獨行與  
推賢讓能二者交盡庶幾儒行備而有裨于治理乎  
宋臣李沆論爲治之道亦謂勿用浮薄新進喜事之  
人皆其不能特立獨行推賢讓能者也諸士自勉爲



經明行修而恥出于浮薄則所以爲科目重者在此所以報國恩者卽在此而臣等孜孜焉因言考行期  
仰副

皇上鄭重掄才之心以成國家昭融昌熾之象者亦可藉是以答休命矣諸士其勗之哉

三ノ

一

吳江縣志序

皇上御極之二十有二年直省大吏各奉

詔旨上所修通志于史館玉書承乏爲禮官得次第  
檢閱而府州縣志藏諸有司無寓目者知吳江縣事  
郭君屬邑紳葉君星期修縣志成時特郵書京邸問  
序于余余受而卒業見其發凡起例綱舉目張視明  
莫正學徐給事二志之舊損益各半蔚稱定本遂不  
辭弁陋而爲之序曰縣之有志通志之權輿也通志

紀要縣志紀詳故辭宜該事宜博雖然義例不具採  
擇不嚴雖該且博無取焉大凡物足以贈財賄利器  
用事足以厚風俗備董勸則雖草木蟲魚畜牧孳息  
之數搏埴輪斲良窳工拙之藝與夫井陌耕儲委巷  
織悉之務孤嫠孝婦幽憂煩寃之隱皆不厭瑣賸籍  
而記之以是爲盡心民瘼者之所有事若乃琳宮梵  
刹倏創倏湮園林墟隴或存或沒以及諛墓頌德之  
文遊讌贈處之什一無繫于得失而沾沾載諸簡策

是亦可謂不知類矣郭君之輯志也義例秩如甯嚴  
勿濫不獨資攷索抑以寓政事焉松陵邑稱繁劇地  
瘵以疲其當務之急無如水利賦稅三江五湖世食  
其澤而害亦因之積潦不洩沮洳彌望則農事病矣  
疆域延袤四百餘里歲輸五十餘萬版籍既定賦不  
容減則民力憊矣是編哀集羣議條列便宜俾前有  
可稽後有可做所謂勤恤疾苦爲一邑規久遠之利  
者莫踰于此至于辨星野之躔次正疆域之鱗錯以

及搜考藝文證據軼事訂舊志之譌而補葺其缺蓋  
兢兢乎慎之而于人物貞義節烈之蹟品量論覈收  
錄尤嚴夫昔人作史稍徇愛憎輒有曲希時旨猥釋  
私憾之譏茲于一邑之乘不妄毀譽進退如此豈不  
可爲良史之軌範而志乘之標準矣乎郭君治邑五  
載潔已而惠下鋤莠而殖良其侃侃砥節不愆于職  
志之義悉于見其端故日以志寓政郭君有焉星期  
穿貫諸史多聞而善斷能成郭君之美而傳信于其

是則可並書也謹序





文貞公集卷五

京口 張玉書素存著

序

吳潛昭評選制義程墨序

方一科之文初出譬若穠華錯采美不勝收久之而  
霜降木脫錄不數人人不數藝縱或閱者嗜好各別  
而論定之後亦所見畧同則爲思其所以刊落與所  
以久而不廢者大抵巧不如樸繁不如簡華不如實

縛不如潔準理命意而緯以六經諸史唐宋大家之  
文辭雖方圓奇正不名一轍而精力之所融結皆不  
可得而磨滅也豈獨六十年之文爲然等而上之亦  
猶是矣桐城吳君潛昭濡染家學研精制舉業二十  
餘年持議侃侃與余意合近偕家弟葦存讀書北固  
山房評選程墨畢問序于余因爲述歷科源流分合  
之故加此而窃自嘆倖遇之早又不幸而闈牘爲四  
方名流所許不能自匿其瑕三復茲選不禁汗顏而

縮而也

天目方書

卷五

二

于龍河制義序

龍河于先生以名進士歷諫垣躋卿貳爲國家心膂  
大臣距其習帖括應制舉時二十餘年矣而於制舉  
業深嗜篤好不啻飢渴之於飲食閒與余論數科來  
文章之變抉弊指瑕鑿鑿乎深中其膏肓而洞燭其  
標本顧以余爲知言也者一日持所積舊稿若干首  
過余謂自通籍後藏弄不以示人今以授子子爲我  
序之以余夙承先生緒論固知先生于文窮相極形

不名一家者矣雖然自昔作者牢籠萬態馳騁百氏而精神貫注各有其用意之所在先生所以爲文之意亦有可爲余述者乎先生曰文章之道期于明理適用而已余之於文也嘗穿穴乎聖賢立言之旨及宋諸儒訓釋之義研同晰異以力求其解矣既得其解稱心而言思舉所得于胸者畢達于辭而後已然而臨文踧踖有深懼焉四子之書稽實待虛與易同體今隨舉一言引致于日用參伍於政事世變之興

替舉措之得失如蓍命如數計莫有遁焉者也作文者不能根極理要考證踐履而徒區區飾浮游之詞以簧鼓一世其罪與侮聖人之言等余學殖荒落牖中窺日止見一隅獨是隨目所見吐而爲言不致爲卮辭勤說者之所借口庶幾其無內疚矣乎余受而讀之喟然而嘆曰甚哉先生之文不爲苟作者也其波瀾相推而莫知紀極文勢之壯濶也析殿最于錙銖核去留于毫芒者文體之精潔也大雅奏而黃鐘

鳴武庫開而五兵列文氣之雄傑也要其大旨歸于  
明實理究實用無剩義無溢詞而止嗚呼文章之變  
日異而月不同變至今日稱極盛矣顧不善學者屢  
變而失其旨則勢不能無弊工取側勢巧避正鋒其  
失支貌類渾龐精氣不屬其失膚三者之弊彼此交  
譏其爲本原不足則一而已得先生爲文之意以倡  
導後學變不詭正久而彌新所謂有本之言固如是  
歟夫先生方蒞精國計以經濟大業爲海內所爭仰



制舉業特餘緒耳然而先生之所爲文明理適用之  
文也經術經世卽于習帖括應制舉時卜之豈俗學  
朝榮夕萎分文章經術爲二物者所可舉似也哉旣  
卒業敬書卷端以質當世之知文者

フニニニニ

五三

五

徐原一制義序

國家設制舉以綏網天下士三十年矣豐水有芭生  
材不盡扶輿靈淑之氣磅礴而鬱積而科名文章之  
盛萃于一門往順治己亥立齋先生荷

世祖章皇帝殊眷以第一人登第學者翕然誦法其  
文比于金鎔竹筴距今十年而立學之伯兄原一復  
以第三人受

皇上特達之遇而望益增重嗚呼何其盛也夫原一

之負重望于天下者以文章不以科名自有制舉以  
來掇上第者踵輒相望一二鉅公宿儒以高文典册  
照耀館閣固已歸然喬嶽矣至於俗學師承詭合有  
司之繩尺獵取科第而其文亦如春華不實不待風  
凋木謝之後而已委頓刊落無復存者文章聲價曾  
以以科名軒輊乎哉原一當庚子舉孝廉名震都下  
一時論者已竊歎遭遇之晚乃又中更輒軻極遽遭  
陪頓之狀然後得第一得第而聲華烜赫儼然埒于

鉅公宿儒則老其才以使其文之必傳于世蓋造物之意也今原一之文具在雅自矜慎藏弄筐衍而四方踵門傳寫日凡數輩行且不脛而走海內夫亦知原一之所以爲文者乎濡染古學博極羣書胸中經緯史無所不綜貫制舉義則成宏以後先正大家無不銖黍稱量取材博而利用精其深造本原如此宜乎馳騁萬態牢籠百家而不同於剽耳窈目之徒過時而速敝也雖然文章根乎至性徇人而封已梏

言而蠟貌雖雄辯極麗亦元裕之所謂不誠無物而已原一兄弟友恭內行淳備重交游信然諾至性鬱勃發而爲文章語有之仁義之人其言霽如是則原一之所以爲文者矣愚嘗歎功令三歲一比士自帖括而外別無登進之路異時三事大僚悉由此出而士子猥以無本之衷不誠之學僥倖名器習爲固然豈獨其文易敝且岌岌乎有世風士習之憂得篤行績學如原一兄弟後先參錯於西清東序之間以挽

頽俗其有濟乎余自幼隨伯兄禮存獲交于原一立  
齋暨仲彥和十五年於茲今余兄弟又得追從兩公  
之後出入直廬而彥和客都門亦時出其文以相質  
余自顧淺學薄殖曾不足仰媿公家萬一獨是明習  
經術砥礪行誼甯恬毋競甯質毋華願與原一兄弟  
終始勉之使當世不徒以科名文章相夸翫庶幾無  
負國家知遇之恩也夫

卷之二



紀孟起制義序

熊鍾陵先生謂余曰前輩讀書自應童子試時便自不苟其爲文窮變極態雖小題亦鑿然可傳旨哉斯言可爲後進箴砭也今時所爲學者大都鹵莽滅裂取悅時俗而已傳註之書童而習之不求甚解先正大家稟經翼傳之文棄若塗羹尋聲繪影如傀儡之眩目見有獨出手眼者雖心疑其言而必曲爲之說曰是不利于場屋浸染既久舉天下士子所爲制舉

義淺庸膚俗類出一手爲主司者或不得已就所見而甄錄之而士子遂相率以庸淺庸膚爲功令杜子美謂詩有僞體黃山谷論字法謂近世弄筆旋繞號爲草書今於文見之矣嗚呼何其陋也韓子之言曰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士習之衰學無根本持苟且微倖之心以應功令而其文亦不久而自敝夫士子委贄進身獨有文章然且以苟且微倖爲逢時之技則策名以後依阿澳澀亦約畧可觀矣

頃

詔制科復用帖括廟堂之意重以經術望天下士宜  
亟得淵博湛滿倡導風氣之文出而救之孟起紀于  
從西清餘暇手舊稿一帙示余余讀之而幸吾言之  
有據也其所謂傳註穿貫該洽而非備耳剽目之傳  
註也其所謂先正大家嚙齧吸髓而非揣摩門燭之  
先正大家也夫惟大雅卓爾不羣其是之謂乎孟起  
與拙菴子湘諸伯仲以詩文名海內三十餘年矣拙

菴子湘先後成進士孟起今始用射策登第顧於是  
編斤斤不忘故物以視夫朝而艾獲日中而棄其縛  
銓者相去不啻什百非深造篤嗜于斯道者而能若  
是乎余故拭目文運之興而深嘆孟起老成宿學不  
以苟且應功令願天下讀其文而思其學之有原本  
也是爲序

十三太史合稿序

代

國家以文治磨厲天下士自乙酉迄今辛丑文體凡  
三變方酉歲肇舉賓興令甲未布余不佞承匱典南  
省試務求援据大經依傍傳註以闢一代風氣嗣後  
士子耳目漸束準繩壬辰試士南宮余忝爲貳時則  
按理切脈讐校益嚴譬御馬者始欲其就銜櫛而繼  
則欲其致千里也邇年來文體稱極正矣而矯枉之  
過趨于薄弱識者憂之夫文章與治道相表裏治有

治體文有文體濟五味爲羹和五聲爲樂晏子之論  
治也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陸士衡之論文  
也國家用制藝較士猶唐之用詩賦論運會則今日  
方在初盛乃不爲燕許沈宋金春石曼之音而流漂  
嘈噴會郊寒島瘦之不逮豈所以發皇盛治哉今年  
新天子卽位天下士適當就禮闈試予承

簡命再興厥事自惟謏鄙思仰宏

聖主闢門之化凡羅而列之貢書者披文相質華實

並收蓋十八年間文體三變而予謬稱主司皆得手  
定其甲乙窈覩是科文嘆國家涵濡之澤深也豐水  
有芑生材不盡而是科則採薪積糗左掇而右拾者  
矣館中十三子以課業餘暇各出所爲制舉藝將彙  
梓行世問序于余余覽而憮然曰是真所謂金華殿  
中人語也館閣之文海內模楷今諸子文具在雖吐  
精發性言各一家而其鑿鑿乎稟裁先民規步大雅  
者之如出一手是不可爲天下鵠乎而余更有爲諸

子最者諸子以制藝七科名特一經生帖括耳今既  
厠密勿建梁之地一旦

朝廷有大制作促召給札非博洽典故烏能倚席立  
辦仰稱

上旨以諸子之才如朝陽之映若木擴而充之何取  
不至自茲以往日馳騁于經史百家之書以一物不  
知比于不識甄益之恥可也



張蘧若制義序

大江以南新都稱詩書文獻之國蓋黃山白嶽之麓  
自有宋以來多傳經明道之君而紫陽夫子崛起其  
間集諸儒之大成論者以其地擬之嶧山沂水繼紫  
陽而起者雙湖樗庵東山三先生爲之羽翼修明而  
聖人之遺經始炳於星日其文學彬彬載之史氏者  
視他郡國莫之能及也功令取士崇尚經術要在誦  
法先賢而師其爲人用備學士入官之選况生其鄉

者哉數十年來知繼三先生而起者之必有其人也  
辛未余奉

命較士南宮與同事諸先生矢心交儆慎以蕙事暗中尋索得一呈卷含英咀華而不骫于才左徵右羽而不束于法理則拆中于聖籍體則步趨于先民揚而視之溫潤以澤也抑而審之縝密以栗也意其人必大雅不羣介然特立之士也以視諸先生諸先生皆曰然乃舉以冠多士暨撤闈捧雉來謁則新都張

子遠若果魁儒名宿潛心經史守道安貧屢躋于公車而不挫其志者也張子戊午登賢書被放者四而閉戶掃軌授徒以自給足不涉闕以外惟寂寂乎一編思欲有所發明以嗣續鄉之先哲而出其生平所簡練以程及門者余受而閱之大都恪守乎成宏大家之尺度而膏沐于六藝之芳腴原道則醇以深論事則約以達刻意匠心歸于自得無窘步焉無躍冶焉其賞心而拊節猶之往日闡中展卷時也吁張子

勉乎哉自有制科以來其登甲科爲舉首卓然有所  
樹立爲世所稱道弗絕者幾何人卽前明成宏正嘉  
之際號稱得士而縷指其間德業有聞于時而撰述  
足傳于後者必科名與人地交相重者也張子勉乎  
哉卽張子之鄉先哲雙湖樛庵皆絀于一第東山晚  
而就辟而三先生之言論風采爲儒者所依歸如此  
卽有宋三百餘年以巍科起家者未易臚舉而黃裳  
榜試錄獨傳之至今尊爲天球宏璧以紫陽夫子於

是科登第也張子文近乎道而積學勵行其退未可  
量蓋以三先生爲梯筏而進而私淑於一代大儒之  
緒言攷其立德立功之本末非惟知之亦允蹈之張  
子其可以弗心切嚮往也哉吾願張子亟有以自勉  
矣

1111111111

LIM

111

賀董公序

昔者成周盛時周公召公分陝東西出爲二伯而其  
入輔王室也則周公爲太傅召公爲太保蓋中外脉  
絡聯而爲一方其在外則政令德教播之民間者一  
皆可以自斷而無旁撓中制之慮及其在內則凡五  
方民情土俗之宜與其利弊休戚之所莫不灼知洞  
見無有壅蔽而瞶惑之者是以坐於堂皇引綱挈領  
而國家之規畫措置固已風行天下而無不當其後

仲山甫當宣王時外領諸侯內養君德入而典司政  
本出而經營四方詩人述之載于大雅其識同也三  
代而下出入中外者雖不乏人然往往不無爲偏重  
而黃注聯屬之道漸以微矣我朝之制由侍從至六  
卿御史大夫者不復出爲督撫由外吏至督撫而入  
爲卿相者亦不數數見獨於我平原董公所以用之  
者有異焉公起家禁林致位九列視學首善衡文南

宮



天子寵之者至而其職皆詞臣所序遷其任亦皆詞臣所應得也顧嘗用公爲御史大夫又任公以江督又命公爲少司馬又特授公以督漕人皆以上之用公獨破舊格爲說而不知此正

聖天子之以周召仲山甫待公也蓋天下才德兼備如公者不一二觀向使專用于內而不用其綜敏練達張弛文武縱橫盤錯風馳電震之才無由自見耑用于外而不用其丰稜骨鯁強毅果

特侃然正色不激不隨之法亦將有所自闕而或悵  
悵於學士大夫之望是故

上之所以用公者外收其保釐屏翰之功而內資其  
耳目腹心之助蓋公之才德固無施不可而

上之用公亦實有中外相維貫注聯屬之意而惟公  
可以當固召山甫之重故其所以破舊格而用之者  
如此然公既屢用之于外而今復大用之於內從此  
而秉鈞衡籌密勿則一代偉人之頌余又將爲公述

之矣臺中諸君子喜公復來晉路踴躍合詞請文賀  
公余與公同館閣久又爲異人被公之德甚厚樂其  
道之大行而非一方之所私也于是乎言



大司寇新城王

自昔名臣耆碩樹功德  
重而其言或傳之一一  
乎其人又因乎其時二  
當極盛之世則其人無  
益宏且道斯德與功亦  
寇新城王公見之公家  
峯公布政使康宇公以

先生胚胎前光位不滿德名德之盛獨鍾于公公弱  
冠登上第起家揚州司李風流文采照耀江左嘗過  
江徧遊京口諸山所至輒題壁時先大夫方里居把  
讀公集有天才獨絕之嘆洎公官郎曹偕伯兄西樵  
先生並負文望一時名人傑士咸望走恐後得公一  
言獎藉以爲榮而公亦力以倡明古學振興大雅爲  
已任孳孳然汲引海內後進不遺餘力

于是

天子素聞公名特擢詞林入直禁近游歷臺署晉長  
秋官中間敷教國雍校士南省凡所題品薦拔俱名  
得人自通籍以至于今雖官有內外任有煩簡而無  
日不以文章爲事平居鍵戶著述旁搜遠紹每朝廷  
大制作大典禮多公所參定兩舉

命告祭岳瀆輶軒所過東涉嶺嶠兩經秦隴山川風  
物各成一書故公之文往往播于歌頌刻于金石達  
于通都大邑流于荒陬海篋自本朝用文治六十餘

年未有若此之盛者也余竊嘗謂公之學以經史爲  
淵海以諸子百氏爲波瀾主于區明風雅扶翼世教  
其功於後學甚大少爲理官中更執法掌禁詰奸屢  
奏平反其至誠惻怛之懷溫柔敦厚之意藹然時見  
于篇什咏嘆之內其德于斯民甚厚而又遭特承平  
天子方嚮文學昭回之光下被四表公於其間黼黻  
休明導揚美盛如皐陶之陳謨召公之矢音非若晚  
近能言之士彘彘以風雲月露自表異者比也所爲



人與時合而立德立功與立言俱不朽者非公其誰  
屬哉歲八月爲公七十稱慶之辰諸門下士以余與  
公同主辛未試事請余一言以介祝嘏余惟公人文  
領袖四十餘年吾先子之所敬而慕也吾何能指述  
萬一逡巡久之而舉不朽之說以道公之實且以爲  
公誦昔衛武公年四十有五猶自作懿戒之詩公今  
年正未艾則其立言之宏且遠者亦正未有已也詩  
曰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惟公似之矣謹序

--	--	--	--	--	--	--	--	--	--

大學士澤州陳公七十壽序

國家久道化成太和翔洽六十餘年間宗工巨僚以大  
大耄聞者史不勝紀大都功成致政享優游巖壑之  
適者居多惟近歲竇抵益錢塘漢陽真定宛平諸公  
身秉鈞軸而壽踰耆年後先相望蔚稱極盛蓋

聖世協氣之所萃川嶽神靈之所鍾天人交應乃克  
乘時挺生非一朝夕所能致也今于大師相澤州陳  
公復見之公弱冠登朝卽以文章受知于

世祖皇帝泊躬親大政開

今上講筵直禁幄由侍從游歷卿貳兩掌邦憲四登  
尚書挈持綱維表率寮案遂進參化權弼亮左右自  
通籍五十年以來白首一節終始無間

上之所以眷倚公者久而益深而公之所以勤勞事  
上者亦久而未艾君臣相得昔人謂之千載一時夫  
豈易事歟惟公以清挺不拔之操獨立不撓之概益  
以神明光大之氣宏達魁傑之才敷歷諸曹所至多

有興革比入政府百司庶務無不穿貫其源流而該舉其得失則更事之熟也公政之暇博極羣書經經緯史期于適用爲文根極理要一時大著作類出公手詩陶鑄百家牢籠萬有而一以少陵爲歸

上每覽公篇什深加激賞嘗

特賜御製詩一章以示褒美比年詞館諸臣奉

詔編校典籍

上念非公莫可總其成者故旣參機務仍以直內廷

爲耑職焉詩有之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孔子說詩曰  
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曰此文武之德也書曰天壽  
平格言天無私壽惟平格者壽之平者坦然無私之  
謂也

皇上壽考作人大啟無疆之歷服而公秉坦然無私  
之性茂樹保乂之功以助流時雨之澤天其相之矣  
公今年躋七十視聽不衰神明益王而又長君以詞  
林出佐邊郡次君以學士同侍直廬誠所謂身其康

強子孫其逢吉者繼自今番番黃髮備既醉之五福而佐

聖天子萬年之休以視前數公功名第祿不更有過之者與余隨公廻翔史館四十餘載又得與公後先居政地頃者兩偕扈從南歷江浙會奉

特旨賜遊湖山留連竟日於時道旁觀者咸指目爲二老而余自愧鬢眉衰白不逮公遠甚茲因公門下士之請爲述公之事業本于學問壽考篤于性情而

推極于川嶽之鍾靈協氣之萃應以明元老受福之  
有自者如此亦庶合於大雅詩人之意也夫是爲序



大司農徐公六十壽序

丙戌秋八月戶部尙書徐公督修河工告成自江南  
歸京師復

命趨赴

行在所

天子深嘉勞之錫賚逾等先是

土五巡江淮捐授方畧蒞工已卽敘矣至是復出  
睿謀開濬高堰三壩河以工務重大

特命丞相監督公於是相形勢程土物議遣邇料盈  
縮賦職任役人樂趨事自經始至訖功凡百十  
日提之長以丈計之凡一萬六千六百有奇河之長  
以丈計之凡一萬二千六百有奇其節省帑金二十  
餘萬兩河流湯湯萬世永賴自古成功之速且易未  
有及此者公之爲功於河而德於淮民也大矣公之  
在淮也會翰林掌院學士缺員  
上以公文章經術冠絕當代遂

命公以本官兼院事廷推教習庶吉士久之難其人  
上度無出公右者復仍以屬公戶部主天下財賦盈  
虛出納關國家之大計而翰林育材成德以儲公輔  
之器尤政理之根本公以一人兼之非公政事文學  
實有足以追配古人者亦安能致

上老眷注篤而信任專如此也獨公以庶常授檢討  
上試諸詞臣於內廷擢公文爲第一後連七七試皆  
第一一時警動朝野旋充講官與陞州湯公同職

上已深器公駸駸用矣有忌而厄之者久之乃侍  
講筵列坊局

上愈欲試公以政事遂晉秩卿貳厯副都御史工部  
刑部侍郎奉命巡撫河南持憲執法平刑掌土皆有  
治績可傳道而河南之政爲尤著河南地大物博吏  
多不自修飭公至一嚴苞苴饋遺之禁以身爲倡召  
諸屬吏於庭詢其地之所出舊例官之所入與其家  
一歲之所需幾何裁濶狹與相準度俯仰足以自給

而已外此取民間一絲粟者以白簡從事無所貸吏  
惴惴奉法不敢欺給又感公之恩而幸廉之可以至  
於是百城之吏無有以賄敗者因是爬梳利病鋤奸  
蘇良觀農桑興學校輯軍旅生聚教訓三年有成民  
用大和河南士大夫至於小民交口以爲本朝數十  
年來巡撫未有如公者也憶辛巳冬被

命召對

上問江南民風吏治甚悉遂問河南巡撫徐某居官

如何具以實對

上曰然朕亦聞之徐某起家詞林居官如此不負朕所委任矣嗣後玉書每侍

上稱羣臣之賢者必曰徐某徐某云蓋公以和平正大之氣精敏練達之識敦裕博厚之體清而不激嚴而不苛察而能容溫而能斷故能周知物情洞悉人隱使人畏威懷德而樂趨之上以副一人倚毘之盛心而下以造斯民無窮之厚利然則公之所以受知

於上與上之所以知公者誠三代以下所罕觀而千載之後猶有餘慕者也初公以己未分校會試甲子與江南試皆稱得人甲戌會試公爲主考官所錄皆瓌璋博達之士列于臺省館閣者是科爲多今公復命而歸值公六十誕降之辰其門下士等乞余一言以介壽余與公同朝久知公最深而余之于逸少又公所錄士也故不敢以不文辭詩有之召伯有成王心則寧又曰吉甫燕喜旣多受祉公之告成而歸與

召伯同而

上之寵錫公者卽吉甫之所以受祉者也繼自今天  
壽平格黃髮台背公之功名方且熾昌盛大佐

天子錫福兆民余更請歌南公萬壽之詩頌公矣



大司寇健菴徐公六十壽序

大司寇健菴徐先生以今年仲冬二日稱六十壽時先生方予假還崑山用宋司馬文正故事以書局自隨里居編輯於是鄉之士大夫謀所以壽先生者先生固辭諸君子乃寓書京師屬寄亭太史乞文於余且曰司寇自通籍臥來三十年矣其在翰林蒸黻太平潤色鴻業天下望之如景星慶雲鸞翔而鳳翹及總風紀長秋官與立齋先生左提右挈協心力以贊

邦治功名之盛莫與比儷而先生尤以文章受

天子知遇凡朝廷有大著作必屬撰定洎展祀得請

猶召入內廷諭以史事陛辭之日復親灑宸翰賜額

以寵其行古今儒臣之被主眷未有如先生之渥者

也惟公其事館閣知先生深爲舉先生之抗直立朝

精勤奉職質言之以侑一觴可乎余曰唯唯先生服

官大節諸君子已得其實矣顧余聞之楚子木問范

武子之德於趙孟趙孟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

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媿辭夫以士會之歆  
享神人光輔社稷功業至爲顯懿而趙孟畧而不言  
乃特舉其家事得無盛德感人之實有不在於昭昭  
之迹者乎今先生賢過士會而諸君子之所稱述會  
未有得於趙孟之旨竊以爲未盡也寄亭作而言曰  
微公言諸君子固有請矣往歲吳中荐饑先生餽粟  
千鍾全活以萬計又做社倉遺意歲輸數百担以備  
荒札復高忠憲同善勸分之制以通有無遇有

詔旨蠲貸則私家租入悉予而不取而又收育遺嬰  
廣瘞道殣施惠犴狴衣冠之族有鬻女償官逋者率  
金錢給之仍擇士爲配其武陵安定太原潁川諸舊  
族累世淺土輒爲經紀襄事其調恤惻困如此崑山  
學宮圯董率締構不數月而鼎新萃子弟秀異者於  
學舍多方誘掖之有不克自振者爲延譽汲引俾成  
就而後已其推獎寒賤又如此凡此數先生與果亭  
立齋兩先生倡導於前而藝初章仲實均道積諸君

推而行之於後仁聲義問洽於吳越行道之人至爲  
感激隕涕其所由來非一日之故矣余聞之喟然興  
曰自世教衰而睦婣任卹之誼不講士大夫居其鄉  
者鮮有鄭罕宋樂施而不德之風而持論者猶且以  
近名爲口實無惑乎風俗日趨於鏗薄而莫知所底  
也今觀於先生行事然後歎康濟斯民膏潤庶物之  
道一以居鄉教家爲本詩有之夙興夜寐洒掃庭內  
衛武公年逾九十矣而作懿戒所謂有覺德行實自

庭內基之敢稱此詩以復於吳郡諸公而因以致無  
疆之祝於先生揆諸趙孟稱士會之義其亦有當焉  
否也

大司寇運青張公壽序

康熙戊子九月總河遂寧公疏報秋汎情形具言水勢雖長修防宜謚

皇上臨軒褒歎謂河臣自蒞任以來殫心盡力所用河帑謹嚴明晰絕無糜費比年兩河安晏堤岸無虞深可嘉悅又閱月

特旨召公爲刑部尙書仍令舉所知以代舉朝士大夫咸頌

皇上知人善任信人不疑而益服公清勤著績憂國  
奉公有以深信於

上爲不可及先是三十七年黃淮並漲黃水灌洪澤  
湖湖溢大壩旁洩由運河入下河傷民田甚眾于時  
任河事者竭蹶補救糜金錢數百萬迄無成績

皇上憂勞萬民特命公以正卿往督河務公既至祇  
承

簡命日勤勞其耳目心力以籌度地形水勢每當洪



濤衝波頽沙陲岸盲風暴雨之侵逼嚴霜酷日之觸  
冒周行巡歷必躬必親於是度土方均丈尺揣厚薄  
定高下量功授職舉賢而任能凡金錢之積於公及  
領於官而賦於民者日程月要絲粟以上無敢冒也  
亦無敢濫也公既正己以率屬而其下遂皆祇令奉  
法洗手將事惟恐隕越公蒞河今八年餘矣築清口  
挑水壩浚張福口引河修歸仁堤疏人字芒稻涇澗  
諸河開大通口閉仲莊閘改由楊莊新河增築五里

滾壩用使淮水暢流敵黃黃水北趨不至倒灌河身  
寬通岸高堤堅大漲不溢民悉免於昏墊頃又

命都統孫公冢宰徐公于高堰三壩下築堤束水復  
於蔣家壩濬河建閘而善後之策一屬于公凡此經  
畫皆斷自

宸謀訓示明切而惟公冰心強力實能恪遵指授以  
爲德於斯民而

皇上所以眷注倚毘公者遂加此其久且篤也公起

家庶常敷歷中外所至有聲跡巡撫兩浙歸裝惟襟  
被一囊視學江南振拔寒峻公明莫與儷及總制兩  
江始至之日墨吏望風解綬蓋公之生平淡泊根於  
天性而又見義必爲獨立無倚不以禍福利害是非  
毀譽動其心其識見之堅定學術之直方誠有卓然  
大過人者倘無公之素績而欲矯飾以效公之萬一  
庸有當乎今公年屆六十積勤之久鬢髮半蒼而神  
采益旺方迎養大翁于館舍修承歡視膳之樂則精

明強固天實相之公門下士於公仲冬生辰謀所以  
壽公者而屬余一言余爲備述公功名德業有自致  
期頤之理而無事卮辭以爲祝也惟詩有之維嶽降  
神生甫及申其誦申伯則曰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公  
之懿美與崧高之詩今古相望

天子懋嘉乃庸行且入秉鈞軸以登一世于仁壽豈  
特南邦是式而已南山之詩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又曰樂只君子遐不作黃耆敬請爲公連類而誦之

大司農人岳王公八十壽序

大司農福山王公敷歷中外三十餘年歸然負海內  
鉅人長德之望不獨以才畧幹濟爲一時班行推重  
已也先生自庚午而後引年者再癸酉夏復抗章陳  
情辭甚切摯

天子召見西苑詢問年齒動履甚悉既退閣臣入奏  
上顧書等諭曰尙書某精力尙健老成人不易得也  
可降優旨慰留之于是書等同奏

三十一  
卷五  
聖恩篤念老成如此豈特尙書臣頂踵被德臣等聞  
之皆感入肌骨比

命下士大夫舉手交慶嘆爲盛事蓋公今年春秋稱  
八十矣粵自海宇承平百物充牣國家歲出歲入之  
算勾稽至繁而又朝廷時下寬恤之詔賜田租定漕  
輓豁災傷頒賑濟皆借籌於司農公晨興入署指畫  
口授釐晰不爽銖黍去年秦省告饑

皇上惻然慈軫渙發帑金百萬多方振恤

特命公偕司空沙公往視其事公銜命遄征兼旬而  
達秦境乘騎遍歷閭井召集其父老親詢其父子此  
離轉徙之狀算口授粟多寡必均而復人論戶曉以  
聖天子焦勞宵旰加惠無已之意一時更生之民無  
不感激流涕閱三月事竣反命以黃髮元老馳驅于  
炎熇烈日之際而絕無勞苦疾厲之侵非天實祐之  
何以得此夫德集于身則天畀之以多福公之所爲  
蓄德以備福者固非一朝夕之故矣起家曹郎先後

幾三十載在西曹平反海州疑獄以兩議上請卒從  
公議歲庚申建節松威督理芻糗出入安雅沈黎鋒  
鏑間不遑寢處者經歲而軍興不缺於供億羌人寇  
松龍部署官軍克巴猪里虎等十餘寨眾皆就撫是  
冬入覲念採運楠木爲蜀民害特疏請罷其役蒙  
恩報可方是時

天子雅注意公欲加嚮用比移節口北治聲益起未  
一載而擢入卿寺又一載而特簡開府江右受事甫



五日而晉浙閩制撫府瀕行猶禽治其貪縱不法之  
奸而條止其事之宜興革者至今奉爲絜令旣蒞浙  
閩則調劑軍民激揚官吏開誠布公殖良鋤莠數月  
之內輿情翕然

車駕之南巡也率所屬迎于構李

天語問勞至殷陪扈行在數被召見參餌幣帛珍果  
之賜無虛日又頒

御書卷軸扁額及

御製詩一章近侍傳

諭以居官清正特加優賚且謂兩省事繁宜節勞加餐善自調攝先生感泣不自勝

駕還京師越兩月遂拜尙書戶部之命惟

上知公深故眷遇如家人父子倚任如股肱心膂惟公感恩思報之切故展布四體而惟力是視精白一心而終始不渝蓋公之學在淡泊寧靜而其設施在利物濟時以此答

主知卽以此獲神祐其康強逢吉白首而不衰者天相之矣書曰天壽平格豈特一身之福已哉昔文潞公在元祐初年踰八十外國使至見公于殿門却立改容曰何其壯也蘇文忠語之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壯少年有如其貫穿古今雖耑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眞異人也方今海隅日出罔不率俾重譯之使闕下必有覩公之威容拱手嘆異者余雖不文當告以公之壽身壽世爲國

宗臣直如周之畢召太公逾百齡而未艾不僅與宋  
之潞公媲美于史冊也矣余辱交于公久公之司屬  
將旅進而稱觥於堂而屬辭于余余不能縷述懿行  
而爲舉其事之大者如此諸君子曰是可以進一觴  
矣遂書爲序

王農山先生壽序

華亭農山王先生以今年九月稱八十壽長公瑁湖  
方奉

命典三秦試次公薛殿橐筆禁近爲史官季公儼齋  
則以御史大夫里居侍養三公之門下士謀所以壽  
先生者而屬辭於余曰先生齒尊德劭泊然無世俗  
之所嗜好獨得公文以頌述懿美庶幾可介一觴余  
敬謝不敏復念先大夫之執友在海內者晨星相望

惟先生鉅人長德巋然靈光之獨峙又瑁湖昆季辱  
交至篤知先生深者宜莫如書安敢辭先生與先大  
夫同官大行重文章敦氣誼當談讌促坐輒舉婁東  
吳門雲間諸公著書纘言援接後進之事以相鑲礪  
繼持英蕩之節奉使三楚偕其地英流名宿酬倡盈  
篋衍而他無長物甲午分校京闈少宗伯田遜庵爲  
舉首實出先生之門於時先生雅負文望高郵王文  
通方典銓極意引先生爲銓曹郎以自助而廟堂特

重直指之選會京庾巡視需人遂用才望命先生往  
爬梳宿蠹優恤轉輓條上利弊數十事八九著爲令  
甲比報政敘勞增秩旦夕且大用顧以兩尊人春秋  
高投牒乞養辭意懇惻竟得請以歸自先生歸里越  
今三十餘年矣側聞几閣清嚴圖史錯互蔣花治圃  
觴詠自適無撻巖架石窮侈極麗之觀無賓苾雜遯  
流連聲伎之習性樂易簡直與人交推誠吐臆雖造  
次傾蓋有若久要讀書百卷博覽強記儲於腹笥每

子弟侍側或雜舉史傳辨核疑誤或指述見聞白  
常國政以及閭巷子弟之變遷士大夫風尚之同  
感今追昔裁量是非家庭燕間品覈之辭皆足垂  
戒而裨信史以瑁湖昆季濡染家學先後擢上第  
爲名臣余與儼齋同侍講幄者六年且比隣而居  
事商畧常夜分不輟嗣瑁湖入史局發凡起例多  
倚藉薛澂館選余復忝一日之長相得益歡丁卯  
余與儼齋從里中被



召同爲法官讞獄有不當大廷爭執持議輒合余復  
覩儼齋出入禁闈受

天子知遇至渥而息深視下無失言失色於人瑁湖  
薛澱才望競起竝執恭謹如寒素蓋先生芟服官政  
之年優游里舍今齒登耄耄猶修規言矩步之節宜  
諸子奉先生家法三命益恭久而勿替有如此其盛  
也余聞之謙德之柄也儉德之其也敬德之聚也三  
善備而養德養身之道胥具於是然則先生之所以

教諸子其卽先生之謹身節用以自致康強壽考者  
乎雲間先哲如徐文貞陸文定董文敏皆以盛名躋  
大位享大年今先生之齒業與文貞文敏埒獨壯歲  
遺榮疑官秩爲羞緇夫天道嗇於此者豐於彼余知  
先生壽考當與陸文定媲美而諸子多賢旣貴且顯  
則又直軼前賢而上之矣更二十年先生稱百歲之  
觴書得以猶子奉杖履祝哽噎於側是宿昔之私願  
與儼齋相訂於直廬者也敢書以爲先生祝

少宰顓菴王公六十壽序

康熙壬午冬

車駕駐蹕德州閣臣入奏事

上顧問臣玉書曰江南氏族如吏部侍郎王某中允  
王某可稱世家今在朝廷列孰與媿美臣奏父子叔  
姪兄弟相繼登朝者有之侍郎臣某自其曾祖父爲  
明閣臣以來簪纓世嗣代有聞人在朝諸臣未有與  
之絜盛者也

上爲嘉歎久之蓋少宰顓菴王公爲

聖心所簡在者非一日矣初任史官時校士山左最稱得人甫入宮坊卽歸侍奉當先生養里居者十餘年起補贊善以才望視兩浙學政所識拔皆一時通今服古之士庚午秋復典京兆試事眾口咸翕然稱服于是

天子深器重公特擢內閣學士時余叨入政地每見公承

旨詢問應聲而對不疾不徐辭簡而義當

上輒傾聽首肯甲戌夏戶部侍郎缺人非詞臣應遷之官也

上親舉公名溫諭褒美遂面奉

簡命公至部適當秦省舉行事例之時日久蠹生詐僞錯出公鈎稽簡籍嚴核虛冒侵牟詭託之弊釐剔一清越五年仍以翰林學士佐典銓事於時孝感澤州兩公先後爲冢宰咸倚公協心舉職己卯庚辰間

淮黃失序高堰增築石堤繫河防至重

詔用九列大臣董治其役而公與焉泚河上數月堤  
工具有次第旋

特旨召還比澤州既入政府安溪李公代爲冢宰而  
尙未視事公主持部務澄敘官方準情察理務適於  
中事有未協卽條上便宜期于疏通無滯由是衣冠  
傾屬有孝先巨源之譽焉夫公回翔卿貳閱十有餘  
載海內識與不識無不冀公早躋揆席以膏潤百物

而公之年則已稱六十矣在昔萬厯甲申爲文肅公  
卽家宣麻之歲時年甫服官政今歷百二十年公之  
聲價才望與文肅公埒而齒則加茂焉朝廷方嚮用  
老成欲得黃髮耆艾可畀股肱心膂者以爲巖廊增  
重則六官之長台司之寄選賢而任微公其誰屬哉  
至於公立朝本末事不勝紀余辱交久知公爲深大  
抵以羔羊素絲之操進砥節首公之誠以愛惜人才  
之心行正直不阿之法持已至峻而遇物則平滌弊

至嚴而宅心以恕所謂通達治體卓然有古大臣風  
概者公眞其人也夫國家中外輯寔兵革偃息惟是  
公卿大臣悉以公正平恕爲朝廷斟酌元氣導宣雅  
化則舉一世而措諸仁壽之域直指掌問事耳則公  
之所爲壽身以壽世者其道孰有踰於此乎獻歲七  
日當公覽揆之辰長公幼芬太史與中允公竝負詞  
垣盛名次公樹仙亦綽有文譽登堂奉觴賓從交錯  
余特爲公備述



主眷之隆與世澤之盛而又進而推原於立身立朝之本於以祝期頤祝霖雨焉所以爲斯世斯民慶不獨爲公一人慶也



杜遇徐六十壽序

余初入史館卽奉樵李杜遇徐先生之教先生與余同舉于丁酉契分至渥嗣是三十餘年間寓直講筵游厯部務皆與先生相先後而交益親今年十月下澣爲先生六十稱壽之辰浙士大夫謂余交先生深屬余文侑觴以爲桑梓慶余曰先生之享大年備多福豈特一鄉之私慶矣乎竊願有以進也方今聖天子總攬萬幾修明百職六官之長倚毘爲九重

或擢自外臺或簡諸禁近歷試其行履才畧卓然可  
膺大用然後畀以樞要之任先生回翔正卿者十年  
于茲矣初領冬官以艱去闕三載卽家召起歷司寇  
晉司馬所至蒞事精審克舉其職癸亥甲子間嘗奉  
命巡視海疆舟車跋涉經行萬餘里熟悉形勢險隘  
與夫設防制勝軍民屯墾之宜故在中樞能歷舉四  
方要害不啻指掌比者廟堂加意武臣諸路提鎮以  
次入覲先生奉揚

上旨所以獎掖鼓厲之者甚至諸武臣咸凜凜受命  
惟謹蓋德望足以服物如此方先生之長秋曹也於  
出入比附之際辨核至嚴一時奏讞皆平允得情及  
奉詔重修律例先生膺總校之責余亦與焉今同事  
者多相繼遷職去惟余與先生雖改官仍領是役先  
生延訪僚屬甄明故事以唐律爲原本以明季諸家  
箋疏爲依據有三四易藁然後定一律者總仰體  
聖明欽恤庶獄至意而一歸於仁恕且夕是書告竣

先生之所

重熙累洽

和歲豐兵

惟是秉持

世道人心

務不立異

咸被之以

誠不欺之

人涵濡厭飫而不自知詩有之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眞先生之謂矣昔宋杜正獻事仁宗朝以直亮忠信  
取重天下由樞密拜同平章事清約如寒素名業顯  
懿壽躋耄耄論者榮之今先生德量與正獻埒久典  
兵柄彷彿宋之樞府

天子倚任嚮用之殷計日當入參大政而年力方盛  
視正獻又爲過之豈非昭代休明之運篤生良弼將  
俾一世其食太平仁壽之福則天之祐相先生而錫

以純蝦者方如賜谷之初升河流之始潤其為慶甯  
有艾耶請公曰是可為先生侑一觴矣遂書為序



山東巡撫王東侯壽序

昔曹參爲齊相延膠西蓋公問爲政所宜蓋公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遵其教齊國大治嘗反覆斯言而深有味乎其旨也當孝惠時民之去湯火而登衽席未久也參用蓋公一言而齊七十餘城若赤子之附慈母古之大臣爲天牧養元元安靜無事持大體得人心如此大中丞王公東侯撫齊之五年歲在壬午政修事和人吏安輯冬十月

駕幸德州明年癸未春再舉南巡復歷齊境余皆忝  
與扈蹕於時長吏之官是士與士大夫之居是邦者  
下至黃童白叟莫不稱述公之政績亟稱其賢余因  
詢訪其實則知自公爲政未嘗妄刑一人妄斷一獄  
也輕徭減賦期於富之灾禳之見告者未嘗不呼額  
軫恤也其御僚屬也務成就安全之未嘗以小過輕  
見彈劾也未嘗輕變一法而弊已革未嘗輕動一眾  
而利已興其閭里之輕俠瀕海之奸宄屏息而歛跡

亦未嘗搏擊立威也進六郡之髦士而教育之復白  
雪書院講道德於其中未嘗以軍府盤錯而輟也未  
嘗爲矯矯之行而自敦羔羊素絲之節未嘗樹赫赫  
之功而人享舊法先疇之利是以

天子嘉悅獎勞再三爰書治理寬平四大字以賜公  
其他詩章箴銘以及尙衣珍饌之屬予資駢蕃有加  
無已蓋嘗論之

國家久道化成太和洋溢四海之內物靡失所

皇上方宏寬大之詔錫薄平之福則夫藩垣之佐腹  
心之臣謂宜廣上德通下情滌除煩苛導迎善氣而  
或者猶矯激以立名刻覈以駭眾上負朝廷任使之  
意而下使百姓不得遂其生此非細故也惟公含宏  
直方敦大博厚不矜名不炫能漠然無爲而四境之  
內數千里之地民氣和樂俗用康阜此以知公之嘉  
猷善政不可勝舉而寬平兩字之義足以括之惟我  
皇上知公之深故評公之確以此風勵有位至諄且

切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  
同於公驗之矣抑聞之古之君子愛其人而悅其德  
則必願其壽考以享福祿于無窮南山有臺之詩是  
也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又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  
今年春適公懸弧之辰東土之士大夫謀所以祝公  
而致南山之意羣相與乞言於余余惟公保釐之績  
既已合於古人故特舉參之相齊以爲言他日參爲  
漢相遵何約束百姓歌之曰載其清靜民以寧壹蓋

始終守蓋公之一言而相業遂爲三代以下所稱首  
今公簡在

帝心入爲霖雨行見佐

天子垂拱之治而貽一世以壽考之福吾知功名蓋  
與平陽比烈矣

侍御曉齋鄭公以六十壽序

侍御曉齋鄭公以康熙丙寅歲除日稱六十壽時公方官京師而士大夫舉觴稱慶於里者趾相屬也余於公屬在姻婭知公爲深爲述公立朝立身梗概以爲公壽可乎公之入臺班也當

聖天子武功耆定式遏亂畧之會一切興革事宜自詔書宣諭外奉

特旨召廷臣集議於闕下公與同官反復辨論皆深

當治體奏上輒見施行公嘗語余白事期於有濟何必功自己立名自己成在臺五載所論列當世之務見於獨奏者什之一而見於合辭奏請者恒什之九蓋公不矜才不立異事有當否輒與同列昌言之而大旨歸於尊舊昔李文靖爲相嘗言朝廷防制纖悉畢具更張一事則所傷多矣惟諸路所上利害一切報罷差用報國家耳識者以爲名言劉文靖亦言宋時經變多矣所立法度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後人



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公之意蓋與軍  
興時權宜之政既已次第釐革外此則皆諸司舊章  
宜一切遵守小有扞格稍一增損足矣何紛更爲故  
公之不以抗激博名高者非不言也所見者遠而所  
持者大耳茫來制誥之文與典謨並重本朝四十年  
以來臣下被

恩命者多矣而文辭相襲因仍未改公曰是豈所以  
重王言尊綸綍乎特疏陳奏遂得

俞旨學使以衡文爲職公請改用詞臣以重文教初  
格於議未行亡何而吳越之衝

命視學者奉

特旨以詞臣往矣公所言合大體如此督京儲一載  
飲冰懸魚自砥甚厲而恤民惠軍務爲寬大而不事  
苛摘曰

聖明在上御下以寬屢

諭羣臣用和平養萬年之福可以錙銖升斗傷盛治

乎繼公者或用鏃急自見而人乃愈思公云公天性  
孝友念太夫人春秋高旬月間書問不絕遇羣從推  
甘讓肥和易溫煦藹然以親方公少時尊人金吾先  
生與叔父超宗士介兩公狎主文坊闢影園以讌集  
四方文章聲氣之士一時名宿與公遇者僉謂在紀  
羣之間而公謙下自牧以父執遇之既貴而不衰以  
故猶子其五懋嘉及令嗣御六坦公諸君格秉家訓  
規言矩步絕去高門世祿貴介統綺之習可不謂德

盛禮恭之至者乎夫國家當昌明豫順之世元色蘊  
隆必得老成耆碩海涵岳峙之人應運而出以持盈  
滿而戒澆薄而其當大任也類非可以捷得而驟至  
往往老其才以有爲使少年新進喜事之臣知所取  
法以佐成盛治蓋天之生才國之養士與士君子之  
自爲養三者恒相須公之自爲養亦久矣今年躋六  
十而回翔臺署未加顯擢蓋天之眷公與國家之用  
公實有意老公之才而不欲其輕試過此以往則一

再遷而卿貳卽以黃髮之元老主持國是於細旃廣  
厦之上而茲之稱壽猶日之耀于扶桑方升而未有  
艾也

1000



1000

1000

趙擊之七十壽序

國家受天景命奄有方夏垂四十年薄海內外靡不嚮風效順而甲寅乙卯之間滇逆負恩倡亂延及閩粵而關陝巴蜀亦遙相應和以廛廟堂西顧之憂維時勇畧將軍擊之趙公以甯夏鎮兵直搗蜀險計日而平滇奏凱之後朝廷念公行間積勞不復任以兵事遂召入爲鑿儀衛使未幾而公以疾乞歸越數年爲歲庚午嗣君黃巖總戎寓書京師與余曰家大人

蒙國厚恩獲歸田里以養餘年今且七十矣素辱公  
交契願乞文爲壽以博一日之歡余曰唯唯公之勞  
勩在國家勲名在竹帛威名在四海雖家世不當事  
任然在朝公卿大夫以及四方文武大吏慕公之風  
概樂公之壽考者賀使且相望於道何藉鄙言爲重  
雖然知公之悉者宜莫如余其烏可無言猶憶癸丑  
秋余請急過津門謁公於幕府公一見握手如平生  
歡余竊覩公狀貌魁岸持論慷慨音吐如鐘御下嚴



而不苛三輔盜賊屏迹無桴鼓之警私心嘆曰此真  
將軍也古稱方叔元老非公而誰而是時寰宇承平  
車甲衅而不用公在鎮方以經生業督課諸子諸子  
魚魚雅雅佩服詩書聞余至各出所爲文以相是正  
卽今總戎君天英暨弟仲君亮公季君旭升也留連  
三日夕余別而南去別未數月而滇黔之變作矣朝  
廷遣禁旅數十萬先後環集於楚蜀之境歲發金錢  
百萬計饋餉相屬而諸軍皆熟視狼顧無有奮戈而

前爲扼吭撫背之計者訖四五載無成功公時奉命  
提督寧夏奮然曰賊久不滅安用武臣爲雖然兵不  
精無以克敵而兵不練無以鼓勇於是擇其士卒驍  
勁者而厚撫之立之程而明示以賞罰豐其資饗而  
鼓舞其氣勢踰年而得勝兵五千乃拜表首倡入川  
之議己未冬十月大兵四路分入公先由秦州攻取  
密樹關扼賊險隘自此攬徽州搏八堵山克峿陽拔  
陽平關渡白水壩破青川或不當正道攀崖而進以

出賊後或不事舟楫浮江而濟以突賊衝或力戰數  
日夜不息或一晝夜潛行數百里而賊不知乘危蹈  
險銜枚疾驅直薄成都之郭奪門而入全蜀州郡以  
次就平於是乘勝渡金沙江會師雲南

優詔特授公爲兵部尙書總督雲貴時重兵雲集滇  
省相持已數月賊據橋樹壘我軍不能進公至親督  
將士取南壩玉皇閣進逼新橋復以計從上流濟軍  
屢戰獲勝賊力不能支遂內潰逆雛授首滇境底定

公統軍五千不及他路三分之一轉戰七千餘里出奇制勝前無留鋒復兩省之全疆除十年之逋寇史冊所紀名將何以加諸捷聞

天子大悅詔錄諸將功而一時議者追論建昌失守不急救爲公罪竟格賞不行賴

天子明聖念倡議取蜀公實爲首庸滇城旣下廉潔自持諸將無出公右

特詔還公舊秩頃又

命樞臣條上戰績本末加給世職而公之功遂得鋪張揚厲於廟堂之上以顯著於天下噫公雖中遭謗忌不克自明而

天子知之天下知之其亦可無憾於衷也矣昔晉欲取吳以龍驤將軍王濬督益州造樓船數年爲進取之計及兵行當受王渾節度濬順流而下渾邀止之不得揚帆徑造建業受孫皓降而渾恨之欲奪其功渾宗強而濬不敵嘗懷憤懣客謂之曰君侯當角巾

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卽有問者第言聖主之德羣  
帥之力老臣何功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渾能  
無愧乎濬深謝其言今公平滇之功過於濬之滅吳  
而忌公者不止一渾公拂衣歸里處之恬然而  
當亡卒爲公白之然則公之居功高於王濬而  
聖天子之聰明神武遠軼百代此國家太平之所以  
垂于奕禩而勲貴之臣亦得長享福祿于無窮者歟  
夫功高而不伐德厚而不矜退居林野而係朝亡之

安危僻處邊郵而繫四海之重望蓋充國之在漢汾陽之在唐庶幾似之然則公之壽考顯榮以庇及於子孫者正未有艾也誓此以復總戎兄弟公聞之其爲驟然進一鵬矣乎是爲序

1951

1952

1953



安溪李太母吳太夫人八十壽序

安溪厚庵李公與余同生於壬午同起家翰林爲學士交誼至篤太君吳太夫人長于吾母一歲今年春正月下澣爲太夫人八十稱壽之辰余聞之不禁曩然喜也士大夫叨荷國恩致身通顯幸而大官之祿逮養其親固生人之至樂而爲之親者往往以白首累居爲安而不克就養於邸舍屈指二十餘年間太夫人嘗一至京師吾母雖三至而閱歲卽返余與公

每一過從輒起居堂上聞無恙則手額交賀陟屺瞻望之情彼此同之今日登堂慶太夫人之大年且冀錫類之德及於吾母則執爵而致辭者宜莫余若矣夫太夫人天下之賢母也于歸之始事尊章以孝聞贈侍郎先生性剛直以嫉惡過嚴爲羣小所忌太夫人劑以寬容溫厚能得里黨之和閩地山海險阻爲巨寇所盤穴順治初無日不尋於鋒鏑太夫人當危困時深明忠孝大節不以患難利害稍怵於心日夜

佐先生課諸子誦讀不輟而先生教公兄弟具有家法故公成進士時學至博且醇六經之文皆背誦無疑滯圖書律厯象數之旨研索如判黑白而於宋諸儒道術源流尤辨晰精切一以考亭爲宗蓋學有根抵如此三逆之相繼煽亂也閩嶠道隔道邇震驚公時居里門遣使懷蠟丸間關入告具陳賊可滅狀自是大軍深入逆氛遂平惟時太夫人身處重圍嘗述國初殲寇舊事以正言擊公報國之心以散家財激

宗族鄉閭協力普守之志講平以後衣冠糜爛獨公  
家無滯磷則太夫人克持大義場子以成忠孝豈區  
區紆朱紫奉鼎鐘爲念者之所可比擬乎公久侍講  
筵承顧問出而納言佐樞皆卓有建樹

天子嚮用至殷而太夫人亦時時傳語無以內顧分  
任職之念公仲弟已成孝廉叔季皆有聲庠序而公  
之子又新舉於鄉侍養有人故公不敢遽請歸省而  
獨嘗過余寓舍各言其私竊謂功令惟獨子許侍養

以子情而論親一而已雖百子無可代者且律言父母年八十家無以次待下棄而之任者有罰則雖有次丁而願告養者當在所不禁第律無明文耳

聖天子方以孝治天下萬一曲体人子之私凡親年八十以上欲離職侍養者聽則我一人陟屺瞻望之情庶幾其可立慰也矣太夫人飲噉方健率女婢親絡繹苧至今不衰公當勸於政夏十餘年而後色養未晚余嘗笑曰夫且夕得歸子舍願二十年後爲太

夫人稱百歲之觴而吾母亦邀餘庇享有大年所謂  
人子之情無有已極者或天其佑相之乎銀臺宮公  
定庵將偕庚戌同譜諸公爲太夫人壽聞余之言謂  
有當於太夫人之德而竝可以稔公之孝恩也遂書  
爲序

焦山志序 新增

江自岷山導源迤邐數千里而至京口兩岸崖壁嶂  
峽紆青縹白奚翹萬里其特立中流不爲怒濤奔浪  
所摧崩圻泐屹然終古長存者蜀之濫頌章之小孤  
京口之金焦而已金焦兩山峯嶽相望較濫頌小孤  
之獨立爲尤奇而金以麗勝焦以幽勝氣象各有取  
焉蓋涓之爲州瀕江瞰海而焦山獨挺結於百派同  
歸萬峰欲盡之地以序以峙以筦元氣而鑰神州漢

有焦慮士者肥遯離俗嘗結蝸牛廬于茲以徜徉肆  
志其間巖崖層矗竹木繁陰梵宇琳宮復與山水烟  
雲相掩映動盪空明晶然靈異固非羣山可得而比  
擬者但以僻近海隅商賈仕宦之所不至間有耽奇  
好事挈舟來游亦莫克摹碑版考圖牒徧覽斯山之  
名勝故雖秀絕寰區而書志缺有問矣余少讀書山  
中嘗謂茲山不志雅稱處士藏菴意顧名山洞隱初  
不待表見于一時而終使其沒焉不彰亦後來之恥



也既而備官

禁輦未嘗不南望雲巒時繫於懷碩庵禪師主定慧  
寺有年承其祖古樵上入之志與邗江謝笠庵山陰  
潘仲甯同輯爲焦山志凡若干卷以求序于余披覽  
一過爲之色喜余向者故屢欲從事誠懼考訂弗詳  
今師以空山一衲乃能博采圖經史集碑銘文翰以  
富其材尊

宸游崇處士以正其體獎善錄長祛浮辨僞以精其

識博而不繁質而不俚居然可傳之書也試鏤以行之則人人几席間現一焦山莫不欣欣然動游覽品題之興遂古幽光一朝煥發卽金山未易定其甲乙謂非斯志之大有功歟山舊稱樵山以處士居之故名厯今二千年來仙真之栖託金石之鐫題銷沈漫滅不克與處士高風並著者蓋不知凡幾得斯志而傳之永久又奚獨山之厚幸也哉

文貞公集卷六

京口 張玉書素存著

跋

跋

御書卷後

康熙四十一年夏五月

皇上既頒御書數百幅分賜在廷諸臣而御前所存者尙積數千幅之多十二月十二日

召臣玉書臣鴻緒偕內直臣廷敬臣杜訥臣昇於南  
書房公同排類以備宣賜臣等仰惟

皇上總攬萬幾躬親裁決未嘗刻晷少敦政務偶暇  
卽披覽經史發爲鴻文雅什無不超絕今古而又精  
研書法自晉唐以迄近代凡屬能書之家悉皆虛懷  
臨倣而經緯在手變化從心揮毫獨運包舉眾美所  
臨舊蹟視原本嘗百倍過之非天縱生知兼以遜志  
時敏之學安能臻此臣等瞻仰之下欽服忻忭恭請

鈎摹勒石垂永久

聖心冲抑未卽俞允臣等固請再三伏蒙

皇上頒發黃樹子賦臨董其昌書一卷神采煥爛結  
搆精警無法不備無體不該實董其昌所未能到茲  
勒石既竟星日光華照耀萬世臣等拜手稽首敬跋  
數語於卷末以志榮慶

۱۱۱۱

۱۱۱۱

۱۱

跋安徽布政使張四教

御書額卷後

康熙三十有八年

皇上南巡江淮周歷吳會宏恩濺澤霑濡黎庶四方  
既望

車駕入江寧自將軍總督以下悉被

上尊珍膳之賜而

御書洲鑿齋石刻及耕織圖惟大臣得而有之至於

宸翰題額尤鄭重不以輕予題額字義皆兼褒美訓  
勉之旨往往如化工賦物各肖其人臣玉書忝與扈  
從獲觀盛事於時安徽布政使臣四教蒙

賜綾幅大書四字曰忠信之長臣悚息瞻仰竊歎

聖心之取義大而垂訓道也春秋傳曰忠德之正也  
信德之固也又曰忠信禮之器也子太叔之告子產  
以忠信之長慈惠之師並舉以相勗豈非爲民牧者  
德以基之禮以植之忠信結於中斯慈惠被於物其



本末之序固不容紊歟布政使臣自官江南數載于茲以廉潔飭身以正直率屬羔羊素絲之節孚於遠邇蓋揆諸忠信之義無愧辭焉自茲仰承

天藻益孳孳焉務實政而不怠則於

賜額之意先之以褒美而重之以訓勉者庶幾其始終克副矣乎今布政使臣裝潢

宸翰與淵鑑齋帖耕織圖並尊奉齋閣非獨朝夕厲且以垂示子孫卷既成屬臣玉書跋識歲月於卷

末謹拜手稽首書而識之

跋查學士

御書卷

臣某備員禁近嘗獲侍

御案恭觀

皇上親灑宸翰長牋短楮立竟數十幅而隨筆所至  
無法不備茲於山莊清暇用各家楷法書唐人應制  
詩十律每書一家輒曲肖其神理而結構精警腕力  
變化爲振古所未有於時講官侍講學士臣昇方與

扈從

上特恩優賜臣昇裝潢成帙出示臣等伏惟

皇上以神聖生知篤好學問自總理機務以及時文  
書法罔不研深探微造詣至極良由天縱精神運行  
不息乃克臻此

皇太子睿製天行至健金石同壽臣三後斯語頌爲  
至言學士臣拜

御墨之昭回兼睿辭之炳煥異寶所萃榮光燭天凡

屬儒臣孰不欣仰臣敢敬書卷末以志盛事

卷之八

八

八

111

11

跋馬相國

御書卷

大學士馬公敏歷中外三十餘年而入政府眷倚爲  
一時之冠歲庚辰四月

皇上親灑宸翰題休容二字賜公公裝滿巨軸尊藏  
篋衍惟謹越二年臣玉書來京師公出以示臣伏覩  
御書神力搏掞古鬱蒼勁如夔鼎球圖光氣不可逼  
視誠希世之至寶也至於休容二字爲古今相臣之

極則先儒大學疏解謂其心寬平廣大澹然無營粹然至正故能容天下懷才抱德之士使各效其職以爲國家之用而貽福利于無窮雖古伊傅周召之賢無以加此公之在政府也集思廣益求善如不及嘗言人臣起自下僚非積有才望不能膺

聖主之拔擢業已躋躋大位而復矜才恃能沾沾與庶司百職爭勝何爲者哉玉書每三復斯語嘆公寬平廣大澹然粹然之意真可不愧古人而



皇上之褒許期望於公者惟公能仰稱  
上旨以爲一代之宗臣無疑矣謹拜瞻

聖藻附書卷末且幸朝夕隨公之後亦以自勵焉

天長二年

九月

丁

跋陶樞使

御書卷

仰惟

皇上天縱聖神留精翰墨雲章奎畫超軼古今而

聖懷淵冲自晉唐以來諸臣遺蹟無不刻意規撫其

蘇軾米芾趙孟頫董其昌書臨者尤多神力卷舒隨

筆變化視原本常百倍過之此卷臨米芾書五言律

詩一首乃己卯南巡時賜內務府掌儀司員外郎臣

陶柱者庚辰秋員外權闕維揚出以示臣玉書拜手  
敬觀驚喜竟日體結之精警躡鋒之峭勁氣韻之蒼  
鬱風骨之翔舉使米芾親見必且頰首嘆絕員外何  
幸護茲異寶玉書向在政地見員外出入禁闥歷有  
年所小心恪謹久而益華用是上邀  
特達之知以小臣而拜

宸翰於行幄真殊遇也繼自今朝夕瞻仰敬思咫尺  
不違之義以勉圖報稱則令名寵錫克垂於有永不

亦休歟



書瑞隱先生卷後

家大人自通籍後與若侯先生訂交於京師及今二十  
十年矣書與先生弟翼侯同舉順治辛丑進士而翼  
侯從弟望侯亦以是科中副車與余同出西藪田先  
生之門越六年先伯兄禮存與望侯同舉康熙丁未  
進士又越五年壬子家弟仕可與先生公子履吉同  
舉孝廉於京兆兩家契分不啻膠漆以余聞若侯先  
生爲少司寇及長西臺月課諸子讀律一條遇有疑

獄令諸子各以意平反期合律而後已士大夫家以  
經術教子弟者當以先生爲法歲乙卯翼侯用治行  
第一由德安令膺丙召旣至都門出所藏尊人瑞憶  
先生手澤示書家庭訓勉之辭觸物感懷之什意深  
旨厚溢於楮墨且以左腕作書古質清勁令人肅然  
歛容以是益歎公家世澤之長所由來者遠矣昔陸  
渭南極稱范巨川家訓謂爲人祖父者盡如范氏之  
先人爲人子孫者能盡如巨川世其有不與者乎吾



於翼侯之藏此卷也亦云

天目山

卷八

四

書袁節婦傳後

余同官馬子甸臣爲袁節婦傳引程嬰公孫杵臼事爲喻夫史稱杵臼死於十五年之前程嬰死於十五年之後等死而難易殊者爲孤在也以存孤之大義責婦則爲節婦者待其孤旣立成人續袁氏之祀然後以死自明報夫子於地下庶幾無憾嗚呼死生之際人所難言當其初念激發庸夫販豎無不可殺身成仁少一却顧而愛召節之心不敵其計生死之心

古今忠臣孝子爲之不克終者皆轉念敗之也節婦  
之死也其舅姑止之其家人止之乳哺之稚子依依  
襁褓假令節婦慕存孤之名欲強爲其難以姑緩且  
夕之死恐更遲十餘年日久事移徘徊瞻戀又將借  
孤之成立以爲口實此時既不能爲嬰且并不得爲  
杵曰或曰人人皆杵曰其如孤何曰有嬰然後杵曰  
可爲也無嬰則杵曰必疆爲其難者下宮之難大索  
孤於宮中事迫矣嬰死誰與救孤者嬰之不死非天

下後世之臣子所得借口也况孤立而嬰旋死乎節婦之言曰我非忍負生者也撫遺孤有舅姑伯叔在我獲死所矣向自誓必死以殉無庸苟活以負死者從容就義百折莫挽死生難易之際權之審矣嗚呼此尙得以匹夫匹婦之諒少之也乎天下有所遇不幸如節婦苟不至於棄其孤者寧以死爲正可也因讀節婦傳而特申其說

大正九年

一月

一

書卓氏傳經堂集後

卓子大傳建祠於塘栖里第奉其先入齋左車珂月  
三先生而名其堂曰傳經海內文章之士皆以卓子  
之孫世守侍郎忠貞公之教以克紹其先烈爲能不  
愧於傳經之義爭爲詩文以紀之越數年哀成一帙  
嗚呼靖難之際一時忠臣烈士以守經蹈義而死者  
指不可勝屈乃其傳與不傳則亦有幸不幸焉余族  
高祖仲敬府君諱德當明建文時用大臣薦授都督

府斷事首上遵祖訓謹用舍安宗藩興教化詰戎兵  
五策比朝議削藩弱封復抗疏言分封以屏王室卽  
地稍踰制宜裁之以禮奈何以細人上變輒動播宗  
室復謁齊尙書泰謂今日宜用踐更法歲簡遼寧燕  
谷護衛精銳軍以備邊順命則已否則移師蹙之去  
晚與忠貞公請徙燕封以絕禍本之議畧同及燕師  
起伏闕門上書以漢吳王濞唐李茂貞事爲言謂無  
使造膝近臣踵晁錯杜譎能之禍未幾以戶科源士



犒盛庸兵於東昌戰敗被執責燕王以大義亂刃交  
下死之後以陣歿不入逆籍族得全而世亦卒無知  
者夫建文死事諸臣身羅極刑戮及三黨宜族姓靡  
有子遺而其子孫率多顯者自方正學及齊黃諸公  
皆有後嗣其他可知已忠貞公與有滅門之慘其遺  
孤得脫史不載其事而今卓氏之盛蟬聯不絕如此  
嗚呼此豈人力也哉余家幸未遭禍閱今三百年氏  
族漸蕃不可謂非祖宗忠孝積累之報而仲敬公死

綏遺事日久湮沒家大人屬王君子一爲傳姑著聞  
於世讀傳經堂集留連久之敬書末柬且以志吾媿  
焉

跋蔣崙園位思堂記後

崙園蔣君初以孝廉知博平縣擢入爲戶部郎久之  
出守吉安遷山東鹽法轉運使未任而卒余與君交  
二十餘年竊覩君遇事明敏善斷毅然有爲所至蔚  
著聲績可謂侃侃克舉其職者也及展茲卷見君題  
吉安郡署之額曰位思且自爲之記以年少時放達  
眞率未講明於脩己治人之學痛自鍼砭君之治郡  
于是爲有本而余深媿知君之未盡矣夫人心之有

思瞬息萬變日出而不窮欲強禁力禦使伏而不動  
譬制逸馬遏決川其爲奔潰益甚易曰何思何慮非  
不思也能不越於其位則日用酬酢皆得良背止所  
之道而無後憧憧往來之擾故雖動而益靜子產之  
告子太叔也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  
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畔  
言次也卽位之義也無越思卽不出位之義也子產  
之言政實有合於易象而君之名是堂豈不真知爲

璫之本矣乎岐巖爲君之兄子藏弄遺翰不啻拱壁  
今岐巖友以才望分廵江西家訓相承治行當後先  
輝映余三復太息爲跋卷尾而歸之並以志吾屬望  
之意焉

天長二年

名二

下

跋燕文貴草堂圖

己亥秋予游延陵有持破卷易粟者展之宋燕待詔所擬草堂圖也昔盧徵君鴻在開元時嘗賜隱居服官爲營草堂其所居之室號寧極鴻嘗自圖以見志宋廣川跋云其本嘗在段成式家當時號山林勝絕不知逮今存否高希中嘗出此圖攷之古本則有樾館而無寧極又景物增多致多繁碎此後人追想勝概而浪爲之也燕待詔擬此圖數十年後李伯時臨

一本又數十年後林彥祥臨伯時所臨一本而彥祥  
自書其首則云草堂樾館二紙亡之久矣是其存者  
八耳觀此則鴻本在宋已不及見見者皆臨本即臨  
本亦不能全矣小米曾爲石壁中跋彥祥臨本尤足  
據又王方慶于昆陵得伯時畫十志與彥祥臨本人  
物大小不同余家藏本與此卷亦如之卷中枕桃二  
字徧閱諸書俱各異同大抵古人畫入妙境寫之非  
一家觀者相其神駿毋拘形似間可也亟以粟易之



重加裝飾俟識者鑒定焉

1711

1711

1711



跋侍講田公詩卷

此吾師侍講先生遺蹟也先生詩格清古雋永曠懷  
高寄出入韋岑之間書法亦道健無近今習氣此卷  
所載皆初入史館時作年甫二十餘遽切故園松竹  
之思非具善慧夙因安能擺落俗情妙解禪理如此  
而人歌人哭一篇竟成詩讖尤可痛也三復吟諷不  
禁隕涕敬識數語於卷末惟湘老昆仲什襲藏之



跋宋漫堂珍藏董文敏字冊

董文敏筆札妙天下同時士大夫家藏弄者必多距  
今七八十年而殘牋齟翰絕不易購漫堂先生得此  
數劄珍同拱璧宜矣文敏書體兼眾妙而用顏法者  
爲最工此冊隨筆所至若不經意細按之結構精密  
於跌蕩瀏灑中具有凌厲勁挺之概當從爭坐位脫  
化得之先生鑒賞稱當代第一亦謂鄙言畧見門庭  
否也

11-11-11



411

跋筮江上字

江上先生築室鬱岡抗跡世外日以圖史翰墨自娛  
楷法全體晉人行草出入于唐宋名賢間自闢門徑  
二十年以來海內人士訪購寸縑尺楮珍同拱璧吾  
甥與宗獨得所臨華陽隱居帖素牋大幅以所言皆  
修真餌芝之事因張諸屏以爲吾姊壽一展誦問朱  
陽之館玉律之砂彷彿如覩其爲祝嘏也多矣以觀  
世俗乞取諛辭相誇詡者何啻霄壤哉

1911

1911

1911



記

駕幸江甯紀

恩碑記

康熙三十八年春正月

皇上軫念淮揚水患下詔南巡二月

車駕臨淮境親履河堤周覽形勢以修築方畧指授  
河臣又

特命截漕發糶賑恤被災州縣嗣是濟江而南徧歷

吳會獨逋賦減商課廣進取之額沛矜恤之仁德音  
屢布恩澤至厚夏四月己酉

駕入江甯軍民數百萬歡迎夾道頌聲徹於

行在越翼日庚戌傳

諭內閣明洪武爲一代創業之君朕前南巡二次俱  
特行祭祀並親至陵寢禮奠今巡幸至此當仍往親  
祭著大學士等議奏欽此大學士臣伊桑阿阿蘭泰  
張玉書言前者

乘輿兩幸江甯已親至明陵酌酒兼遣大臣致祭今  
請命大臣不必更煩

車駕奏入得

旨洪武乃英武奮發建功立業之主不可與他君並  
朕當躬往致奠其祭文著撰擬進覽比翰林院撰進  
祭文復蒙

御筆親加改定頒發太常壬子遣兵部尙書兼管太  
常寺事席爾達詣明太祖陵質明致祭而

上卽以是日率諸王羣臣躬至陵寶城前拜奠三爵如前禮既出駕過明故宫徘徊止輦見荆榛載路且有成麥畦者慨歎久之越二日甲寅

御書治隆唐宋四大字遣侍衛馬武海青等捧示諸臣曰此

御筆爲明陵題殿額者明日早

命郡王率大學士伊桑阿阿蘭泰張玉書同往行禮安奉殿內於是諸臣環跪瞻仰無不感誦歎服臣玉

書奏曰自古帝王未聞躬祝前代陵寢者

聖駕三至明太祖陵親行奠禮茲又

特書殿額以示優隆盛德懿典允光千古且拾降唐  
宋四字於明太祖創垂功業至爲確切一經

宸翰褒題而史書遂有定論臣等不勝欣仰之至是  
日又傳

諭曰朕昨往奠洪武陵寢見墻垣復多傾圯可交與  
江蘇巡撫宋學織造郎中曹寅會同修理朕御書治

隆唐宋四大字交與織造曹寅製扁懸置殿上並行  
勒石以垂永遠欽此乙卯昧爽郡王率大學士及巡  
撫等具儀恭捧

御書扁額安奉明陵殿內行禮而退一時在省文武  
官吏與闔城父老子弟環堵聚觀僉謂

鑿輿三幸江南不獨黎元比屋被澤卽山川百神亦  
罔不欣悅而加禮明陵尤屬曠典

大聖人行事真是超軼百代臣等幸生唐虞之世又

得親見堯舜之君

帝德巍巍如天難名惟有仰祝

聖壽無疆爾於是臣玉書拜手紀事而翰林臣復  
恭書勒石





賜遊暢春園玉泉山記

四月初四日辛未

上御暢春園內澹甯村大學士伊某等以摺本請

旨畢

上傳大學士伊某阿某王某張某尙書庫某馬某索  
某圖某沙某班某左都御史沙某侍郎常某席某朱  
某安某滿某學士德某常某同進暢春園看花從澹  
寧居右邊入至洲鑿齋前沿河堤上列坐

賜飯畢諸臣縱觀巖壑花光水色互相映帶圓外諸山厯厯環拱如屏嶂

上御船遠洲鑿齋而下

命諸臣從岸上隨船行諸臣過橋向西北行一路目不給賞至花深處是時丁香盛開其數千樹道近爛漫

上登岸命諸臣隨行遇名勝處輒

親賜指示諸臣得一一見所未見遊畢回至洲鑿齋

前謝

恩而出是日

上隨諭諸臣玉泉山邇日景物正佳初六日早再來  
同遊初六日癸酉早

上御玉泉山靜明園諸臣俱集從園西門入園在山  
麓環山爲界林木蒼鬱結構精雅池臺亭館初無人  
工雕飾而因高就下曲折奇勝入者幾不能辨東西  
徑路攀躋而上厯山腰諸洞直至山頂眺望西山諸

勝

上傳諭諸臣俱乘船回各家人役皆攜襖被先至西直門伺候諸臣出至園門外謝

恩皆稱臣等生平經歷山水勝概從未得如此耳目開滌心神怡曠真天作地成以貽

皇上蒙恩賜遊賞千古未有之幸

上遂登舟留大船二隻一

賜親王乘坐一令諸臣並載并差員前往啟闡沿途

稻田村舍鳥魚翔泳宛然江鄉風景而郊原豐縟氣  
象又爲過之諸臣至西直門登岸莫不踴躍懽忻慶  
聖世泰交之盛自卷阿遊歌以後曠世僅見云

天目山

卷一

三

賜遊化育溝後苑記

康熙四十七年五月十八日

駕至化育溝行宮扈從內大臣各給房五間皆倚山  
爲壁草木蓊翳具有幽致臣初與扈從亦分給焉二  
十二日有

旨命同內大臣肅章京二筆侍衛及獸翰林官遊觀  
後苑從東掖門北行線路皆菜畦蔬圃內地諸蔬悉  
具而野花雜卉錯出於其間其北則灤河之水引入

小河中碧波澄澈可以見底魚名柳根赤者極多水  
至清而魚咸孳生游泳于內亦一異也苑內疊石處  
少絕無經營締構之迹其曲折蜿蜒坡陀高下皆因  
任自然輒饒幽勝山境葱鬱在萬峰環抱中而地勢  
又極疎曠遙矚之則邃如也平覽之則廓如也內境  
實罕有此勝概渡河而北爲澄鑑亭又行則爲霞標  
又左則爲四面雲山復過一河則爲宛在亭皆有  
御題扁額是日



上御苑在亭東西座爲皇子亭旁左三間諸滿臣列坐于內右三間則臣與諸翰林坐焉賜食四盒凡十數器俱異常膳又從

御前撒賜口外百合一盃極甘美乳調雉羹亦平生所未食又

特賜臣麵食一器令攜回寓舍皆珍品也其音樂則昇平雅奏與外廷迥別諸臣宴賞盡歡午餘方罷臣與翰林諸臣同至直廬謝

恩隨又賜金蓮花一瓶是特移種於口外者鮮妍可愛與五臺山所產無異他省諸山未之見也

賜遊哈喇和屯後苑記

五月二十四日

駕至化育溝移蹕哈喇和屯蒙古所謂烏城也有

御製碑文在勅建窮覽寺內二十七日有

旨命同滿大臣等遊觀後苑從西傍門入經一大軒

額曰松壑清越登山至一佛寺爲慈雲大士閣有戴

經在焉佛像及供器皆異外製者不同出閣經一軒

曰泉蘿幽映渡浮橋北行橋下爲灤水從西來分爲

支河引入苑內河中魚至多又行一徑至行殿前面  
山臨流山石嶙峋聳削上建二亭卽所謂小金山者  
時同翰林諸臣于殿旁選石而坐賜有蒲席坐墊少  
頃

賜食五器各飽飫御饌饌畢渡橋登山

命內侍導行

上遙望諭曰可隨意徧觀勿拘形跡因厯覽前後二  
亭前一亭淺深規制俱與金山之留雲亭彷彿亭聯

日丹地平陵霽夕月懸高閣靈池不鑿雨時雲起澄  
潭可以想見勝概後一小亭絕類金山吞海亭且相  
望一大石在河中流與善財石無別此小金所由名  
也臣徘徊久之江天風景宛然在目因對諸臣言不  
意身在塞外復遊故山眞人生之希遇也諸臣皆相  
顧感歎非

聖恩安能至此既下循長堤而行觀金蓮花種植凡  
數畝色正黃彌望奇英煥爛自壓諸花之上其他野

卉不知名者不可勝紀回至行殿前內侍導從殿左  
行所歷多佳勝渡浮橋而南至一別殿曰寄興涵碧  
回面皆垂簾曠覽無際所列異花最盛轉至水次登  
舟絕灤水而渡伊蘇河水中有大洲上有軒額曰  
煙月清真聯曰山林依石瀨溪谷潤清波去軒數十  
步有亭曰積翠聯曰垂釣有深意望山多道情南有  
小亭曰碧玉鬢自此登舟復渡水至灤水乃登岸同  
翰林諸臣至直廬謝

恩

五

五

1871

VI 3

1871



賜遊熱河後苑記

六月二日

駕至熱河行宮十一日有

旨命同滿大臣等遊觀後苑由正門入向東北行至  
山崖有殿三楹額曰萬壑松風聯曰雲卷千峯色泉  
和萬籟吟厯石磴數十層將折而下右有八角亭可  
垂釣過橋循長堤行時

上在亭中顧謂諸臣等曰此堤形勢有類靈芝蓋長

堤綿亘蜿蜒至中道別出一支分爲三沱各具勝境  
實與芝相類也其東則雲山罨畫西則皇子讀書之  
所直行里許至駐蹕之地正門額曰澄波疊翠門外  
居中設

御榻眺覽曠遠千巖萬壑俱在指顧間入門少西爲  
延薰山館聯云雲移溪樹侵書幌風送巖泉潤墨池  
館後有佛堂額曰木芳巖秀自有山川開北極天然  
風景勝西湖傍有樓額曰雲帆月舫聯云疑乘畫棹

來天上欲挂輕帆入鏡中轉至

御座正殿前羣花列植極多異種繡毯五木分五色  
目中所未見也對面有臺曰一片雲於是臺上設音  
樂滿諸臣坐于東廊臣偕翰林諸臣坐西廊小榭內  
設木榻既宴

賜食數器又特賜

御膳野雞羹一器及午宴罷羣起謝

恩出遂登舟泛湖湖之極空曠處與西湖彷彿其清

西園集 卷之二  
幽澄潔之勝則西湖不及也岸有喬木數株近侍云  
此皆奉

上命所留隨樹築堤蒼翠交映而古幹更具屈蟠之  
勢舟中遙望勝概不可殫述有遠岸巖流極其浩淼  
者有巖廻川抱極其明秀者萬樹攢綠丹樓如霞謂  
之畫境可謂之詩境亦可而詩與畫遜真境遠矣湖  
東岸一闌溫泉水從此入登岸則有荷池數畝池上  
有涼殿殿右有亭爲曲水流觴之地額曰蘋香泚聯

曰雙澗常流月千峯自合雲遠近泉聲皆隨地勢曲折疏導而得之循湖水數折復至初乘舟處登岸渡橋由舊道而出此苑中東北一路勝概也至二十八

日復奉

命再遊則尋西北之勝從東掖門北行仍經萬壑松風由長堤至澄波疊翠時從正門行直過雲帆月舫循廊下行至一片雲處仍坐西廊房

賜食觀樂復特賜

御案羹湯食畢而起傳

諭荷花盛開可同觀之登舟過藏舟塢對望隔一堤  
湖光空明無際所謂雙湖夾鏡者於此地見之湖西  
蓮甚盛內有一種色至鮮麗者從敖漢部落得其種  
花與葉俱浮水面倒影湖中最稱奇麗其他或遠或  
近或數叢或散布清芬環匝直巨觀也登岸地勢平  
衍有田疇有林泉過小橋沿山趾而行山巔蒼  
藤古蘚不知幾百年物比至關以外爲獅子谷關踞

嶺上是爲西嶺關下一軒額曰濠濮間想有二聯一  
日憇間樹色連山淨戶外嵐光帶水明一日野靜山  
氣歛林疎風露長坐憇數刻真覺別有天地非人間  
也其山後榛子峪松樹峭不及往而返南行則爲龍  
王廟又南則迤邐石徑雜以叢卉春月梨花甚繁稱  
一時之勝山行約十數里坡陀委折時斷時續異境  
天成回至長橋石磯而西北一路之勝皆彷彿得其  
梗概矣復乘舟指西掖門登岸借於岸傍謝

恩所謂十六景者一曰澄波疊翠則

御座正門也一曰芝徑雲堤則長堤也一曰長虹飲  
練則長橋也一曰暖溜暄波則溫泉所積入也一曰  
雙湖夾鏡則兩湖隔堤處也一曰萬壑松嵐則入門  
山崖之殿也一曰曲水荷香則流觴處也一曰西嶺  
晨霞則關口西嶺也一曰南山積雪則苑南一帶山  
也一曰金蓮映日則西岸所見金蓮數畝是也一曰  
梨花伴月則春月梨花極盛處也一曰鶯囀喬木則



喬木數株是也一日石磯觀魚則石磯隨處可  
垂釣者也一日甫田叢樾則田疇林木極茂處也宇  
內山林無此奇麗宇內亭園無此宏曠先後布置  
皆由

聖心指點而成未成之時人不知其絕勝既成之後  
則皆以爲不可易矣大抵順其自然行所無事因地  
之勢度土之宜而以人事區畫於其間經理天下無  
異道也



遊遼東千頂山記

康熙二十一年歲在壬戌海寓削平慶典具舉春三  
月

車駕至盛京告成功於

列祖三陵畢謁巡瀝邊塞特勅扈蹕部院諸臣留都  
祇候臣玉書叨與侍從自興京奉

命返轡時日休暇將徧歷州邑諏訪舊聞會積雨中  
阻不獲遠涉遼陽城南五十里爲千頂山迤邐盤互

夙擅奇勝望後十日持襍被杖策以行比過遼城獲  
觀

太祖高皇帝駐師築壘據河克敵之遺跡又延問故  
老得年八十以上者二人指述舊事尤詳越宿冒雨  
入山既至風日開霽恣覽縱陟往返凡八日山多奇  
峯巒岈稠疊不可指屈故名千頂僧寺最著者五曰  
祖越龍泉中會大安香巖志無紀載或曰唐貞觀中  
征高麗曾駐軍於此語多附會據元皇慶中直學士

陳景元撰僧雪菴塔記言僧自鑿閭駐錫大安後移  
居鴨綠江復遺香巖具有異蹟今香巖寺西有雪菴  
塔而居山所傳名勝亦往往以雪菴著則五寺舊趾  
雖不可考而其創建在元以前興起在皇慶以後亦  
可信已夫遼陽爲國家肇基重地

陵宮相望百有餘里此山壇壝瑰異媿之往代當在  
東都渥澗西京霸杜之間而關塞遼道輪蹄罕及致  
使靈峯鶩嶺鬱而不彰臣玉書來遊來觀欣歎希覲

隨跡所至用志梗概山不勝 仍以五寺繫焉

循遼城而南里許山色凝碧籬落類江左至八里村  
有梨數百株雨後吹白如雪踰石門度七嶺東南行  
爲湯泉泉近濁可滌不可飲也入山經邢崖徑路逼  
仄萬峯回互鳥鳴樹底雜卉蓊翳梨最盛彌漫溪谷  
七八里不絕過南塔有官亭遺址勝國時將吏宴游  
休暇之地又數武至祖越寺寺環山而構面俯背倚  
左右拱揖高輒數百似巒岩洞石名各肖形有神人

仙佛蓮月盂鉢螺髻獅象之屬惜無高人勝抗持擇  
評品雖稱名近鄙仍而不變也由寺東緣磴而上脫  
帽杖藜盤礴沙磔數百步得巨石石形如丸圍徑以  
丈許兀踞峯頂凌虛聳特不欹不仄石上爲松坡爲  
石佛崖爲羅漢洞洞對峙曰振衣岡磨崖大書蒼潤  
可愛名氏已蕪蝕畧見彷彿而已又里許厯危磴數  
百級至巔擊壁爲斗室顏曰無梁昔有僧精梵律者  
常栖宿其地他僧處之或觸鬼物或虎嘯於側中夜

惴慄輒攜軍持而下僧浩然云自祖越折而南可五  
百步兩岸夾峙劃然如門既入泉流深激泠泠如操  
石琴溯流而上一徑盤紆古木間植達龍泉寺聞粥  
鼓聲與泉聲應而輻輳鳥語雜沓其中泉出寺後彌  
勒峯峯左有石洞方幅數尺珠光噴湧穿澗而溢寺  
僧截木承之剝腹類竹引入牖下有若懸溜瓦甃越  
所見西北諸峯皆在寺東峯勢詭異險幻正側殊狀  
遊者心目駭蕩不諦視不能辨也寺延袤僅數畝其



築室架壑皆依山偃仰有清越環映之致故山徑峭  
窄而取境特奇寺爲故相國范文肅公舊遊地其子  
忠貞公所書字存藏經閣中寺僧寶而藏之出以示  
客結構嚴冷如見其人龍泉距中會不十里山徑曠  
衍林隩暢蔚虎跡交錯竟日無行人晨興循龍泉東  
麓折而南有牝鹿十數住坂徐下僧曰此鹿就飲溪  
澗木耳畝獵罕至故與人狎然時墮虎口至中會寺  
寺前爲水閣方廣半畝夏秋之交霖潦演溢九谷之

水滙注於下閣因是得名其盛時水石交映禽鳴魚  
沫頗極登臨瞻眺之勝今閣久廢僅存石址而水勢  
亦湮塞尋所謂九谷水故道無識其源流者可爲太  
息中會在五寺爲簡寂禪宇剝落無復舊觀僧耻若  
遼陽人有學行築室數楹書史盈案龍泉西南諸山  
皆倚石東隅而松蒼峯西峙與弼魚庵故址相望嵐  
氣環匝視靜而聽道坐移時窅然深也出中會行十  
里許萃樹藂密溪流鏘然水穿石中時露時伏是爲

大安寺山址又里許徑路盤紆下馬拾級而上行五百餘步徑漸平復騎距寺半里許奇峯疊嶂聳出雲表如立如踞如拱如戴孤挺峭厲率去地數千尺寺枕山之中前俯後仰萬象盤鬱入寺憇五峯文室閣鈴松韻時發異響坐久之邀兩僧導遊人授一藤杖齋百佛堂過薛庵至瓊瑤峯峯突兀無梯膝行而上有泉出石旁如盎既下入萬松林逶迤里許隱蔽日月野卉數十本色丹而妍錯互于古松之陰幽麗特

甚自此山益奇徑益偏沙礫雜糝積葉盈數尺怪石  
怒攫下視無際心懍然而危乃令兩僧前挈後掖策  
杖其中同行七人穿叢莽排朽株纍纍然趾背之相  
錯也行十餘里至羅漢洞洞深五六丈懸崖後阻蘇  
壁對峙有明嘉靖中華學士察題石出洞折而西遙  
望石穴如牖爲雲封洞背雲封過馬蹄嶼當眾山之  
中南緬通明北俯中會若襟帶然又百餘步經石門  
渡嶺天風乍起山水盡號仰睇仙人臺一峰斗絕空

際疑不可卽循磴道徐上約數十尋至臺趾左深潭  
右絕壁環顧諸山盡在肘腋之下臺上布石枰柳柳  
州記仙弈山庶幾似之而其矗立萬仞之巔峻嶒奇  
詭飛鳥垂翼虎豹却顧海內諸山所罕觀也此峯居  
大安中會香巖之間山脈之所薈萃故遊大安者指  
爲盡境折而下則去香巖爲近於時夕陽在山陰風  
慘肅不及還大安遂尋香巖而西距仙人臺二百步  
有徑東南行孤峯旁突爲觀音閣閣久廢而其地特

勝眾山環列蒼鷲畢會蔚然巨觀又東爲夾峯元僧  
雪庵栖息之地峯下爲洞洞口正黑傾亞不能措足  
手捫一穴僅容膝兩石離立橫木其中背石履木下  
見深塹側身而入攀穴而出極山行之險甫出穴復  
對立一峯架木爲梁濶僅踰尺引絙乃度夾峯之名  
以此峯頂有巨石有古屋有斷碑峰外道絕仍觸險  
出洞口歷鸚鵡石雨花台循錦繡坡至香巖日已暝  
矣僧言深夜常聞虎啼繞佛閣數匝而去遂墜戶就

宿曉起捫石碑得元直學士陳景元撰雪菴塔記碑  
覆土中百餘年掘土得之苔蘚癢胝雜以塵垢字畫  
漫漶不可辨強起眾僧鉤剔滌除纖翳盡去所刻缺  
者纔七八字文載雪庵始末甚詳字體亦道潤諸寺  
碑版之文此居第一由山後循舊徑度嶺又尋別峯  
東過雙井撫朝陽寺碣折入松林經大安而返千頂  
勝概以大安爲最而山徑奇特實在大安交會之介  
以道出諸山之背邃奧深隱故多見側勢登覽者憚

其僻遠往往避而就夷皆未能窮極茲山之勝者也



蠲免儀真縣埭江田糧碑記

方伯鶴鳴慕公奉

特簡開藩東南利興弊剔蠲煩釋苛閱數年而大江  
南北百城誦法異口同聲咸紀述公績以志不朽而  
儀真縣則有蠲除埭江田糧一事其爲利溥而貽福  
遠莫有過焉者也禹貢荆揚之域濱江卑濕故厥土  
塗泥揚州田居九等而荆次之今則三吳稅重甲天下  
矣漢唐以後論田賦者多有資江灌溉之利而未

及埤田之害者江與河異性河決難制而江流有常  
縱埤沒未甚爲民厲故史不悉載歟百餘年以來片  
江流所經之地民田被埤者一歲數告然而郡縣有  
司格之者十九大吏格之者十七其得悉陳民隱不  
壅上聞者抑已鮮矣儀真縣濱江田自國初歷歲埤  
沒計上中下八十六頃二十五畝有奇應除免額課  
六百五十七兩有奇里民失業流離委瑣至鬻妻孥  
以辦國賦前鳳陽巡撫張公兩爲疏請戶部以全書

既定不便更張爲辭至康熙四年清丈田畝儀真縣  
丈增田一百餘頃以抵冊額尙多贏羨於是里民復  
具牒力控謂缺額有抵上不虧國課而下可拯沉菑  
計無便於此者而前令某某猶且難之至八年知縣  
汪君時泰始慨然請於府司府循故事覆核至再復  
具里民牒狀上訴既允咨部矣遷延兩載仍度閣不  
行迄我慕公蒞事伊始汪君具冊籍申請如前公聞  
而怒然傷之於時百姓濡毛焦髮恨不能斯須脫於

焚溺然而催科爲急民命爲緩實不敢必公之遽爲  
請豁而部議之遽從公請也乃未幾忽聞所請已得  
俞旨盡蠲田圻應輸糧若干兩以新增抵舊額里民  
驚喜出於望外于是歎天下事務在力行而已踵因  
循之弊襲拘牽之說雖身秉化權而功德不能及於  
一物漢人所云三公徒治簿書而無惻怛豈弟之心  
誠痛之也今夫有田始有賦田汨於江而欲督民輸  
課此功令之所深斥而諸有司甘心虐民泄泄然以

秦越人相視者毋亦謂司計者主贏而不主絀非鈞  
攷計覈不能已於詰問於是文移往復吏更數手持  
愿數載猶豫不決而害獨中於小民惟公視民疾苦  
痛若切膚方縣牒甫上卽白於巡撫馬公列其事入  
告而部議以公之重卒無齟齬議上卽報可曾不數  
月而二十年之痼心疾首隱忍負痛者一旦渙然以  
釋事之成敗遲速繫乎人如此仁則生勇誠能格天  
其公之謂歟公之造福德於吳人也非一事矣蘇松

浮糧積困日甚公頃者特疏未允廟堂之意或姑俟  
異日安知乘閒補牘不復轉圜於俄頃乎此則兩郡  
百世之利而非僅一鄉一井之食公福也已余特牽  
連及之以致吳人頌禱之意云

蕪湖關碑記

聖天子御寓三紀而邊寇削平中外清宴溥海以內  
舟車駢沓幾於行萬里不持寸兵含生樂業之象三  
代而後所僅見也而

聖心軫念民依旣賜田租復拯商困屢下

詔旨飭關政以通商惠民猶恐司權者苛遣諸散僚  
未盡稱職迺輒

簡用內府近臣往督其事如蕪湖一關風稱江左重

地

康熙三十七年

上遴選在廷才望特命侍講學士郎公爲監督而以  
禮曹覺羅塞君佐之公與塞君感激知遇甫下車卽  
協心力釐革諸積弊越半載而遠近被德頌聲溢于  
衢路三十八年夏四月

車駕南巡至江寧余忝與扈從見兩江商民上糞關  
治狀具言監督臣操履之潔政績之清近今罕觀



上深加褒異比公朝謁行在遂

御書松風蘭露四字賜公蓋隱然以潔清之意特示  
優獎且將用蕪關風厲請權使也一時扈蹕諸大臣  
咸頌

聖明知人善任而以公克稱任使爲難余辱交于公  
久退而詢公蒞關之詳公遜謝不敏迺眾商民之辭  
則有徵矣謂蕪邑城臨大江而關署適當其衝賈船  
銜尾雲集往往以風濤震蕩不測爲患惟公持大體

滌煩苛絕濫征禁抑勒凡民間日用所需與夫升斗  
尺寸所入例不應權者悉以與民而舟行阻滯之弊  
息至若黔蜀兩粵江楚之區梗楠杞梓豫章之材厯  
叢篁深谷蔽江而下其取之也至勞而運之也至艱  
自司權者不察乃有丈量留難到漕供億之累兼以  
疾風斷纜越關加罰之苦公臨關親閱無稽時無溢  
費而且官稅未敷者爲之權宜酌劑私負未償者爲  
之轉移勸諭所以培商本恤商害者無所不至設以

公之法懸之通都著爲令甲豈獨一時之利自今以  
往實百世賴之余聞之而不禁慨然嘆也在昔周官  
以九賦歛財賄而關市山澤之賦居其二商之有稅  
昉自古昔初未爲厲民而或因稅以階之厲非法之  
不善奉法者過耳頃復仰奉德音減除歲入羸羨之  
數則繼此爲權使者其辨賦爲益輕尙能循公已試  
之轍恪守焉而不變於以通商惠民寧有旣乎聞者  
皆曰請書之以勸來者遂不辭而書爲記



東臯記

朱子駿文將歸雲陽之東臯揖余言別曰東臯距城東不一牛鳴地余偕伯兄肇基築室其間奉吾母以娛老子盍爲我記之余叩其勝延袤凡十畝圍以高楓長槐環以曲阜依阜爲池編竹爲徑循徑而入有石門門以內植卉數十木長廊繞池分南北焉南四面皆水橫欹石橋橋畔有舫左植桂右植蘭蕙環池蒔荷置一亭俯之額曰清娛北三面倚岡爲城列柏

如拱爲古柏堂堂側爲攬勝閣憑閣而望則南浦諸  
勝踰對几席由堂而左有阜高下偃仰勢若斷嶺嶺  
半置片石亭由亭迤折而下叢篠翠陰仰不見日最  
深處爲萬竹軒面方池黛蓄膏渟窅窳澄映池旁築  
危樓高數十尺以榆柳蔭之顏以木末凡所爲堂砌  
陂池不礪不斲非有世俗鏤繪綺麗怪木詭石之供  
聊適吾意而已余聞而俯仰太息因謂朱子曰三十  
年以來東南園林山水之勝浸淫絕響矣舊家世族

既彌雍於風凋木謝之後而兵燹頻仍大獄數起  
所稱薦紳華膺與閣左稍自封殖者常岌岌乎懷抱  
蔓之憂何暇及宴娛游賞事耶比歲海烽寢熄而連  
營重鎮參錯櫛比於西津北固之間地方大吏壹意  
以清淨休養疲癯庶幾承平漸覩則異時園林山水  
之勝亦以次修葺而東舉其權輿也矣嗚呼廢興成  
毀相尋無已每見閭閻之家祖父之遺書栝棧鮮能  
傳及三世而况區區土木竹石乎西都士大夫名園

相望而未幾廢爲荆棘平泉莊成愀然身後無窮之  
慮而後嗣不守卒爲達人所笑人世滄桑之感豈獨  
在兵革耶東臯簡樸蕭散自然幽勝且其地僻處城  
東偏不當車馬騷驛之衝肇基駿文兄弟友讓同修  
閒居奉母之樂而不汲汲於仕進園樸而完地靜而  
邃人穆而和是三者皆可久之道而朱子有焉昔歐  
陽文忠公記海陵許氏南園盛稱其一門孝悌化及  
鄉人而且屬望其子孫力行而不怠吾於東臯亦云



文貞公集卷七

京口 張玉書素存著

紀

侍直恭紀

上謂大學士等曰性理大全所言三分益一徑一闢  
三之法爾等以爲可行否明時人有論樂律之書前  
令熊賜履看閱昨賜履閣畢進呈其意仍以蔡元定  
之說爲主朕問蔡元定之說果脗合乎賜履曰似亦

相近以朕觀之徑一圍三之法推算必不能相符若  
用之治曆必多違舛今試以此法算日月交食其錯  
繆可立見矣又有爲密率乘除之說者徑一則圍三  
有奇徑七則圍當二十有二遞推之皆用此法然止  
可算少不可算多少則所差微渺積至於多而所差  
或什伯或千萬矣卽九方分之說其法似乎少密然  
亦未能悉合明末有鄭世子載堉辨論樂律極言三  
分損益隔八相生之非但其說亦不能無弊總之算

法則顯易見不容毫釐有差試之於事皆可立驗雖不諳文義之人亦能辨其是非欲以空言取勝不可得也王熙張玉書奏曰凡事必求實驗况算法爭在銖黍膠執成說空言支飾何補於用歷代論歲差所重亦只在算法

上又諭曰近日有江南人梅姓者聞其通算學會遣人試之所言測景全然未合從來測景之法某日某時太陽到某度其辨甚微此人立表至短曾不踰寸

一寸中差一杪至尺則差一分至丈卽差一寸彼固  
算法不密故測景用短表以欺人不見耳今人所講  
算法其始亦各有原本止因不能窮究故一切疏漏  
如熊賜履言算法皆踵襲宋人舊說不自知其非是  
且人縱知徑一圍三之誤若以此語人必羣起而非  
之以爲宋人旣主此論不可不從究竟試諸實用一  
無所驗爾等第依其法試之當自了然也熙等奏曰  
前人所言豈能盡當徑一圍三之法推算不符雖蔡

元定之言何可從也

皇上洞悉律數究極精微真足超越千古臣等疏漏  
得聞所未聞不勝欣幸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紀平定江南事

順治元年五月既定燕京七月招撫山東河南侍郎  
王鰲永密奏江南情形言南中擁立福王改元宏光  
史可法爲閣部劉澤清東平侯劉良佐廣昌伯黃得  
功靖國公高傑興平伯分踞四鎮攝政王多爾袞遺  
書可法諭之降可法旋報書語多不屈十月丁卯  
上御皇極門晉多羅豫郡王多鐸爲和碩豫親王旋  
拜定國大將軍偕多羅承澤郡王碩塞及恭順王孔

有德懷順王耿仲明智順王尚可喜續順公沈志祥  
等將師下江南中道聞抗寇西遁師自孟津濟河趨  
潼關二年正月西安下一二月提戈南伐收降所過州  
縣投誠總兵許定國以計誘殺高傑四月克揚州可  
法死於軍五月師抵南京明福王朱由松率其奸相  
馬士英及諸太監間風潛遁官吏軍民開門降時在  
城者公則魏國保國侯則隆平臨淮懷甯靈璧安遠  
永康定遠伯則忻城太興甯晉南和東甯安城洛平



成安駙馬則齊贊元內閣大學士則王鐸翰林則程  
正揆張君六卿則錢謙益朱之臣梁雲構李綽給事  
中則林有本陸朗王之晉徐方來莊則敬等其劉良  
佐及高傑子元炤並提督總兵官先後來歸者凡二  
十三員馬步兵合計二十三萬八千三百有奇越十  
日六月己未捷音至京師

上御殿受朝賀是日祭告天地宗廟社稷禱王走蕪  
湖大師追及之逆戰大敗黃得功中流矢死餘眾奔

潰總兵田雄馬得功乃以計繫福王  
軍於是江南北郡縣相繼歸附文武  
符印豫親王各給劄令仍領舊職惟  
禁宏光錢開鼓鑄設鹽運司於揚州  
留衛兵裁南京鳳泗各陵衛兵留守  
戶部司印遣官督諸路稅課逃官員  
補滁和間有杜陽王者梗命移師擊

頌

詔蠲赦閏六月

命大學士洪承疇以原銜總督軍務招撫江南各省  
地方九卿科道集議南中設官事宜人持一牘不啻  
聚訟有議部院科道全設如行在例者有議大部各  
留侍郎一員量裁司官者有議設都督府以親王領  
之歲一更代者更有云我朝定鼎北京當以南京爲  
陪京者陪京之名於義無當而一時建論張官置吏  
悉同輦轂必欲踵襲留都故事冥謬滋甚吏部侍郎

陳名夏謂國家建鼎神京居北制南必不當如前並稱都會宜去京之名存設官之實義自北差戶兵工侍郎及各司官如餉司分司例操江及江防巡城巡江巡倉俱並都察院作大差國子監官大自北差餘悉應裁疏入詔改南京爲江南省設官事宜應如各省例行其諸司職掌俟總督大學士到日酌妥具聞嗣洪承疇覆奏一如各省例惟戶兵工三部料理兵馬錢糧船隻從北京差滿漢侍郎各一員戶部司官

六員兵工各四員皆隸銜北部畧與名夏議同七月  
命貝勒勒克德渾爲平南大將軍與承疇等同駐防  
江南代豫親王多鐸實授豫親王委署官三百七十  
三員是月劉澤清同石城島總兵馬登洪降十月舉  
江南鄉試豫親王既定江南旋下兩浙故明潞王據  
杭州開門降惠王自紹興降師還

上親迓之越日晉封和碩德豫親王隨征諸王分資  
金銀鞍馬是月平南大將軍遣師擊前明魯藩兵時

魯藩稱號浙東馬士英等引兵渡錢塘去前明翰林  
金聲以兵攻徽州洪承疇擒斬之三年正月前明唐  
藩兵復攻徽州敗之擒其閣部黃道周旋殺之時唐  
藩自立於福建閣部則道周及李永茂總督則何騰  
蛟庶官則楊廷麟劉同升萬元吉揭重熙等瑞昌王  
潞安王率兵三萬攻江甯復大敗之四月平南大將  
軍班師師下湖廣進彝陵口僞侯三十餘員及李孜  
等降獻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玉璽孜自成弟尋誅前

明廢藩宗姓獻地投誠者免罪入京師六月馬士英  
就擒於太湖伏誅

六五二九

卷一

一



紀滅闖獻二賊事

順治元年四月和碩睿親王多爾袞奉

命將師抵山海關與流賊軍遇一戰敗賊軍二十餘  
萬賊狼狽却走北比師抵燕京賊首李自成倉皇不  
知所出盡焚前明宮闕載輜重而西官兵追擊於真  
定之慶都復兩敗之賊棄輜重竄入秦九月  
車駕至京師十月朔卽位頒

詔中外加封諸王越日

命和碩英濟王阿濟格爲定遠大將軍征流寇英親王紆道邊外從土默特鄂爾多斯部取駝馬復轉入邊二年二月抵西安時和碩豫親王多鐸已移南征之師以正月二日克自成兵于潼關矣英親王師旣至豫親王轉旂南下英親王乃建大將軍鼓旗躡賊後追之時賊自西安收敗卒出藍田分道鼠竄繇西而南豫楚之間所至皆賊而獨不得自成所在會謀者言河南鄧州賊兵甚眾噶布什賢噶喇額真席武

庫率其兵薄其城城潰乃賊餘黨也斬抗敵者數十人餘悉就撫時聞自成養子蔣鼐者擁兵五千衛賊家口據湖廣承天府于是大將軍令固山額真譚泰爲帥同貝子滿達海薄何託吞齊哈暨諸將急擊之席忒庫仍爲前鋒比師至鼐業分賊兵水陸兩道遁去我兵亦兩道躡擊譚泰等以水路進滿達海等以陸路進而自成復從間道潛走荊州大師疾趨荆自成又遁去大師由荊州循江而東乏舟不得濟至湖

口獲賊艦二百餘濟江自承天至荆兩道擒斬賊眾  
及陣獲駝馬輜重約以數千計而與國州黃州德安  
皆有偏師往所獲稱是自成走武昌彙章京哈甯噶  
將兵圍武昌城數匝賊將偽劉侯田侯引兵五千人  
出城迎敵大敗之自成復遁去哈甯噶乘勝躡擊至  
富池口偵知賊營旋簡精銳直逼自成廬帳自成勢  
蹙投其妾三人于江潛越富池口而遁是日生擒賊  
總兵知府推官各一人知縣四人守備千把總五人

獲馬匹船艦無算自成走九江大將軍令譚泰率大  
師乘舟追之距九江四十里許遇賊軍陣斬賊將四  
十餘人截獲賊艦三百有奇賊復自焚其艦二百餘  
遁去自是賊無戰艦矣譚泰乃令諸將分道偵賊時  
賊勢大潰我兵無不以一當百義內巴圖魯諾一坤  
將親丁十餘人敗賊後隊約數百人塔思虎力充固  
巴國魯將騎兵百餘人遮擊賊軍約三千人賊軍師  
宋獻策亦以是日就擒固山額真覺羅巴哈納等追

及谷口會賊方環山而陣旋以精騎突入疾趨賊寢  
自成擁殘卒踉蹌登山我兵亦躡之而登賊各鳥獸  
駭散自成復遁去翌日巴哈納將左翼鰲拜巴圖魯  
將右翼甲喇章京顧祿將中路分道合擊之賊潰奔  
九公山大師薄山下直摧中堅入賊壘賊兵俛首就  
殲生擒自成妻妾及賊侯某獨索自成不得有降卒  
言自成敗走時領步兵纔二十人路爲鄉民所困自  
縊而死遣人往視其屍朽不可辨自成生死終未有

實據云

後傳聞自成遁走江西有論讓英親王

是役也大小戰凡十餘

合所過下河南湖廣江南江西六十三城收降賊眾  
二十餘萬獲橐駝百隻馬羸大千四百匹有奇船三  
千一百餘艘黃金一萬四千五百餘兩白金五萬九  
千七百餘兩東珠二百七十餘顆珍珠一百八十餘  
筋金玉器飾皮幣衣服無算方大師之過德安也會  
固山額真祖澤潤輓紅衣砲至聞南中總兵毛某持  
檄至楚招撫流寇隨移師擊之生擒毛總兵及副叅

將敗其兵四千人獲馬千匹師次九江明總督袁繼  
咸御史黃澍司道李猶龍甯南侯左良玉子夢庚總  
兵十二員馬步兵十萬人俱艤舟江中悉招降之獲  
其船四萬餘艘閏六月壬午英親王阿濟格馳勦寇  
捷音至並奏以聞辛卯告祭郊廟社稷

上御殿受朝賀八月師還行間功多者貝子則滿達  
海博和託吞齊喀固山額真則譚泰杜雷吳賚巴忒  
馬覺羅巴哈納燾章京則鰲拜巴圖魯哈甯噶蘇拜



希爾根查塔噶達渾阿喇哈德爾得黑薩克把圖魯  
峩內巴圖魯梅勒章京則譚拜阿喇善索爾果性龜  
西特庫希佛宗室吳達海噶布什賢噶喇額真則席  
忒庫俱先後論功封賞英親王坐枉道緩師并有他  
罪降爵爲郡王譚泰鰲拜牽連得罪解譚泰固山額  
真任降爲昂邦章京鰲拜罰銀俱削軍功不錄

順治二年冬賊張獻忠據四川未下

朝命西安駐防內大臣何洛會爲定西大將軍會勦

四川而遣固山額真巴顏等鎮西安何洛會未及入蜀而逆寇孫守法趙榮貴賀珍等勾結賊兵數千人犯西安圍其城時駐防兵單不能支勢甚危急會巴顏等率禁旅至內外互擊圍始解守法等俱遁去明年春正月復命和碩肅親王豪格爲靖遠大將軍偕多羅衍禧郡王羅洛宏多羅貝勒尼堪貝子滿達海暨諸將征四川兼勦西安一路賊孽召何洛會遣二月守法伏誅十一月復興安州大敗珍象秦省底定

方是時

王師在秦日久絕口不言下四川事獻忠亦不虞  
王師之卽西也志素驕百里外皆不設備大將軍密  
與諸將計宜乘其懈擊之遂以是月統大師由漢中  
府急趨蜀比抵南部縣境有前鋒擒賊生口至具言  
獻忠方列營順慶之西充縣急擊之可就擒于是令  
昂邦章京鰲拜巴圖魯固山額真準塔巴圖魯同噶  
布什賢及八旗擺牙喇爲前茅每牛象各簡精銳一

人爲後勁大將軍親將滿洲蒙古阿禮哈兵居中馭之銜枚疾趨一晝夜行三百里黎明抵西充之鳳凰觀會大霧晝晦勒軍登山賊謀者知之馳白獻忠曰王師至矣獻忠堅卧不爲動曰豈真從天而降耶或秦督孟喬芳兵至耳一戰當立敗矣頃之

王師逼賊營獻忠方在廐閱馬聞急大驚倉皇麾所部馬步兵迎敵自乘所愛馬馳走不及擐甲有裨將某馳射之貫其胸獻忠負創還營鰲拜準塔等鼓勇

力擊大破賊眾遂擒獻忠斬于軍前士民飲恨獻忠者爭往斫其尸于軍門外不移時骨肉俱盡大將軍分遣諸將四出搜勦凡破賊一百三十餘寨斬首數萬級收獲馬廐一萬一千二百四頭有奇金珠皮幣等物無算十二月捷聞四年春告祭郊廟社稷免朝五年正月師還二月

上御太和殿宴勞之在事有功將士下所司敘賚鰲拜巴圖魯固山額真覺羅巴哈納燾章京車爾布學

士蘇納海等皆坐纛章京希爾根軍中爭功失察停

賞肅親王亦坐他罪不錄功

順治十三年九月固山額真朱馬喇請追叙賞

親王平蜀功

詔進封

爲武肅親王建碑致祭

衍禧郡王羅洛宏先以病卒

于軍嗚呼以流寇逆焰之張也至于篡竊神器傾覆

明祚而

王師旣下則百萬巨寇曾不足以當一旅豈非天哉

初羣寇蜂起張獻忠實稱渠帥李自成方依闖王高

氏與諸闖將伍未爲劇寇也及獻忠賊據房竹山中

自成往依焉獻賊謀殺之自成遁入蜀歲己卯自蜀  
潛入豫破洛陽始稱闖王辛巳朱仙鎮明兵失利而  
後闖勢日益熾壬午遂決河灌汴自是斬黃諸寇皆  
爭附闖而楚省諸郡以次告陷矣甲申之變距其稱  
闖王甫六年而明之亡也忽焉自古盜賊之禍人國  
未有若斯之酷者也睿親王提師入關一戰而破賊  
眾二十餘萬賊膽落不能復支倉皇而遁復爲豫親  
王所敗嗣後計無所出展轉于秦楚豫章之間而英

親王又率兵躡其後轉戰襲擊凡六閱月而賊眾盡殲嗚呼非

天威何以及此獻賊之滅後自成一年論者謂生民多難致使逋誅遺寇復逞其毀肢折骸之慘而肅親王指戈壓境賊旋授首視自成之滅爲倍易今諸親藩建旄之烈行間將士戮力之勲具在國史回視前明君臣以全盛中原早夜圖賊而卒無救于覆亡之禍國運去而人事之顛倒隨之可爲三嘆語云天之



所滅不戰而自屈諸臣應景運而興驅除逆天之寇  
雖智勇過人亦憑藉朝廷威力者厚歟



紀三路進師下雲南事

世祖章皇帝既定天下十有五年山陬海筮悉隸土  
版獨僞晉王李定國擁明永明王踞雲南久未版命  
是年秋朝命多羅信郡王多尼爲安道大將軍平西  
王吳三桂爲征西大將軍固山額真趙布太爲征南  
將軍協師往征之王等抵貴州平越府議黔蜀皆入  
滇之路而黔之貴陽都勻蜀之遵義皆敵門戶非分  
兵三路擊之不可於是定議信郡王自貴陽入吳三

桂自遵義入趙布太自都勻入期以十二月會師雲南省城信郡王師至安莊衛僞將劉某率兵逆戰一戰斬其將餘眾奔潰追擊至盤江敵從鐵索橋渡江遁去既渡卽縱火焚其橋我師不能濟先鋒白爾克圖及提督總兵張勇作浮橋濟師至七星關僞鞏昌王白文選擁兵二萬餘扼險抗拒信郡王命諸將士分數道夾擊大敗之斬關而入遂趨滇吳三桂師抵七星關知文選拒守不能卽下議出奇兵攻敵不備

於是由水西間道渡關襲擊其後文選方與信郡王  
軍相持聞平西軍忽襲其後大駭擁眾却步師入烏  
撤所過土司俱就撫固山額真趙布太師次羅顏渡  
敵兵方據羅顏盡沈渡口船以阻我師會思誠土司  
知府岑繼祿爲鄉道乘夜取所沈船於下流十里外  
濟師旣明敵乃知我師得渡一軍驚潰抵雙河口僞  
晉王李定國據山而陣全師皆在焉趙布太督諸將  
登山拔其營山勢峻險爲敵要害地旣爲我軍所奪

進退無倚定國親率敵眾環列象陣四面仰攻我師合力擊之敵不能登盡獲其象敵退軍陸格樹柵以守凡三十餘營趙布太部署諸將令分三隊夾擊之敵三戰三敗力不能支援營而走我軍躡其後追北四十餘里斬獲無算定國遁去陸格之戰燾章京石漢巴圖魯梅勒章京多婆羅功居多時聞敵兵方據鐵鎖橋趙布太乃率大師取道普安州入滇十二月二十七日三路師俱集雲南省城外板橋十六年正

月三日同入雲南府定國文選與永明王俱奔永昌  
三路師克永昌復奔滕越師渡瀘江大敗之遂克滕  
越追過南甸至孟村永明王等從三宣大慰路遁去  
捷聞以地方需人

詔今年秋再行會試三月

命吳三桂移駐雲南六月頒賜三路大兵八月丁卯  
以滇黔底定祭告天地太廟社稷十七年五月

命以前明沐國公莊田分給平藩下駐丁人口七月

三才圖會 卷十  
三  
復頒衣服鞍馬賜諸將士八月

命內大臣公愛星阿爲定西將軍征李定國十月調  
馬寧沈應時王輔臣楊武張國柱閻鎮張勇王永祚  
狄三品陳德爲雲南各鎮總兵十二月增設平藩下  
副都統六員十八年正月信郡王多尼薨行間貝勒  
尙善鎮國公巴漢俱獲罪降爵有差趙布太功爲諸  
將冠以誣坐噶喇昂邦等敗北罪削職爲民



紀平水西事

水西古羅甸鬼國在殷高宗時爲鬼方地傳襲歲久  
至漢寢大厯唐宋元明日益以蕃遂雄長諸蠻奄有  
數千里之土其與滇黔蜀三省接壤其物產寶玉金  
貝其人皆獠蠻强悍善鬥厯代叛服無常前明天啟  
間蠻長安邦彥狡焉構禍困黔一載至黔人相殺爲  
食入滇道阻滇人不得已請開道于西粵用兵凡二  
十年卒未能克順治十五年

王師既下貴州水西宣慰使安坤誓服

天威俛首輸貢初實無叛志有大定總兵劉之福者  
誅求未遂心銜之會其國有喪其國俗皆披甲之福  
遣人責問水西大忿遂殺來使之福因白平西王吳  
三桂言猓猓有反狀三桂具疏請征以康熙元年秋  
進兵會貴州十二寨苗彝反圍普安州之安籠守禦  
所於是我師先抵安籠冬月安籠平二年春入水西  
安坤年少國公車噶喇專政坤欲引罪出降車噶喇

不聽遂偕坤走宜那噶我師深入  
百里仰不見日所賫僅一月糧軍  
悔然勢不能復出乃令士卒分消  
鋸用炮烙刑逼取其糧糗又不繼  
獲以支軍食相持一年始擒斬車  
坤走烏蒙烏坤妻家所居地也三  
擊之至烏蒙索坤不得坤復走水  
援勦總兵馬甯兵遇遂就擒其妻

復走匿烏蒙捷聞磔安坤于軍其族姓凡四十八支  
兵四十八萬俱分別收撫以隴勝的都塚你阿架四  
則溪爲一府建府治于比喇改名平道法戈火著木  
勝架勒四則溪爲一府建府治于大方改名大定則  
窩以著雄所三則溪爲一府建府治于水西城改名  
黔西又設威甯一府俱領以流官知府通判經歷各  
一隸貴州布政使司四府人民共一萬六千一百四  
十七戶田十萬二千三百九十七畝有奇地六萬六

千四百十畝有奇徵米三萬七百一十九石有奇  
五十三百一十二石有奇平大黔三府稅銀八百五  
十六兩有奇黔省經制舊載有水西宣慰司報効米  
三千石烏撒土知府報効菽三百石畢節衛附徵烏  
撒水田糧一百七十石有奇俱入新編糧額

三ノノ



三ノ

三

紀陝西官民殉闖難事

前明崇禎十六年癸未抗寇勢日猖獗時孫尙書傳  
庭總督三邊授尙方劍許便宜行事傳庭才具揮霍  
顧操下急失將士心是年冬率兵擊寇遇于河南之  
陝縣三戰三北賊兵乘勝西下遂破潼關傳庭死於  
軍監軍道喬遷高同及于難遷高初由鞏昌守題補  
監軍事傳庭之鄉人也潼關既破省城軍民駭亂開  
門降巡撫馮師孔按察使黃綱巡道周維新俱自縊

長安知縣吳從義合家人某盡殺其妻孥衣冠望闕  
拜赴井而死其家人亦自刎咸陽副將劉元山賊至  
不屈接戰數日力不支死之至是賊勢益張各郡縣  
皆望風迎順賊乃僭號改元分遣賊將襲榆林甯夏  
甘肅甯夏最先降賊軍道經慶陽守道段復興山東人  
嬰城固守比破盡焚其家屬親提刀巷戰手刃十數  
賊力竭自刎賊至榆林總兵李昌齡蘇州鎮番生員  
改習武以功陞  
總兵廩戰數日軍食盡外援不繼城破率城中人乘夜



走邊外賊躡其後一戰被獲賊迫之降且誘爲前鋒  
寇北京許以封侯昌齡曰有人臣引賊而攻其君國  
者乎真天不覆地不載矣賊怒竟磔死甘州總兵馬

爌

山西代州人

先以傳庭令馳詣軍前援勦比至而會城

已陷爌孤軍不能自立於是勒兵還鎮過鞏昌召副  
將歐陽滾議曰今與君暫歸河西調遣士卒嚴守皋  
蘭保護肅邸可以徐圖恢復滾如約卽攜眷屬偕爌  
赴甘州是時人心惶惑爌飛檄調諸路兵無一應者

及抵甘州距城不百里巡撫林日瑞福建人疑爌已附

賊閉門不納爌遣使賫符印送日瑞因對諸將大慟

曰爌今進退無路獨有一死耳汝等皆去吾不能復

保汝矣爌哭眾軍皆哭日瑞聞之馳騎迎爌入商固

守之策未幾賊將賀三風子者兵薄甘州峽口爌與

日瑞堅誓死令副將郭天吉榆林人偕滾率兵迎擊

以遊擊哈維新都司萬恒爲之策應賊遺書誘天吉

降不聽與賊遇於新河灘初戰勝負未決越數日賊

兵益增勢不能敵棄賊走甘州城意欲調集番彝再戰乃援未至而副將崔某以夜半援賊兵登城而甘州失矣爇聞城破舉火焚家屬自帶佩刀見賊抗手上坐叛將崔某左側爇指之大罵曰負國賊世受國恩何忍至此賀賊語爇曰今日何以奉教于先生爇解佩刀與之曰以此教汝殺我須用吾刀因顧謂曰瑞我等皆國家大臣除一死更復何言隨拂衣起北向再拜趣賊曰速殺我賊竟取所與佩刀殺爇并殺

日瑞繼城見天吉笑問之曰峽口之戰汝耶今日奈  
何天吉罵不絕口與畎俱被磔維新及都司高登科  
同知監臺通判鄭安國俱自刎滾闔室自焚其時屬  
與難者流寓則原任肅州道劉佳貞在籍則通判陳  
嘉績知縣段自宏陸一桂俱至死罵不絕聲總兵王  
汝金趙官羅俊傑副將劉國柱劉國棟參將哈俊游  
擊李如璋趙用彬任汝威呂承官張應舉楊威都司  
守備曹爾謙趙宗祀景桂芳陳一魁賀圖麟王嘉官

蕭榮華蔡俊世職指揮千百戶鄭世壽傅宏祚毛國  
泰趙應魁汪世爵皆各擁家丁血戰而死生員吳伯  
延童士楷義民梁進德節婦董氏等皆以不屈盡節  
時癸未十二月二十七日也順治三年甘撫黃公圖  
安曾列名請卹而未悉其事實余友何君獻瑞言李  
公馬公被難狀較詳因據所聞書之如此嗚呼明之  
亡也文吏以僕隸視將帥朝士以秦越人視封疆之  
臣羽書旁午閭然無一應卒致烏合之勢如燎原之

不可撲滅可悲也夫潼關敗衄八郡望風而靡河西  
孤墉遠寄邊鄙其不能以一本支大厦諸將士甯不  
知之然而登陴固守臨難協心迄乎力窮就縛抗手  
唾罵剖肝屠腸畧無怖色豈歐陽氏所謂忠義之氣  
獨出於武夫戰卒者歟及今三十年而其英烈炎炎  
如嚴霜皦日真可與顏段張許爭不朽於青史矣

紀順治間錢糧數目

從來創業之主享有勝國之資不煩征歛而國用滋  
富漢之承秦唐之承隋明之承元皆是道也惟宋當  
五代紛爭之後海內衰耗差遜漢唐而左藏之庫積  
金如山則猶有餘蓄焉前明之末批政厲民始以軍  
興旁午議加遼餉繼以民貧盜起復加勦餉繼以各  
邊抽練復加練餉催科無藝中外蕭然迄國家以仁  
義之師入關靖寇而中原赤子業已折骸斷骨於百

戰之餘其所謂內庫之帑藏又已盡罹賊劫蓋實遺我一空虛之國也

世祖章皇帝既定大業祗席疲民下

詔首除三餉加拯焚溺繼定賦役全書一準前明萬  
歷中年舊額稅歛亦綦薄矣獨是多方未靖虎旅四  
征今年下兩浙明年定八閩又明年克楚蜀克兩粵  
輦金輸粟相望於道方順治八九年間歲入額賦一  
千四百八十五萬九千有奇而諸路兵餉歲需一千



三百餘萬加以各項經費二百餘萬計歲出至一千五百七十三萬四千有奇出浮於入者凡八十七萬五千有奇至十三年以後又增餉至二千萬嗣又增至二千四百萬時額賦所入除存留項欸外僅一千九百六十萬餉額缺至四百萬而各項經費猶不與焉國用之匱乏蓋視前代爲獨甚而我先皇帝愛民如子必不忍爲苟且目前之計於額賦外少加毫末汰冗員抑繁費躬行儉約爲天下先自

親政以後在宥十年未嘗興一不急之工採一玩好之物軍需浩穰悉取給於節省之餘而發帑金以賑凶荒賜田租以甦疾困數歲之中

詔書屢降自古開創之主寬仁恭儉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謹錄十七年歲入之數如左後之覽者仰惟先皇帝忠厚開基損上益下其經營締造之難如此庶幾

聖子神孫席履豐盛而益務息民重農減征寬賦其

司國計者壹意以稟法師儉輔導

聖明則

祖宗撙節愛養之物力不致委棄於土木甲兵而人  
殷物阜可與成康比隆也已

元年

鹽課制錢共銀二十三萬零六  
百三十七兩一錢九分一釐

二年

鹽課制錢共銀一百萬零  
六十二兩三錢九分四釐

三年

鹽課制錢共銀二百十四萬二千  
九百五十五兩一錢一分一釐

四年

鹽課制錢共銀三百零九萬八千  
七百四十六兩二錢八分四釐

五年

鹽課制錢共銀三百二十九萬九千九百五十五兩二錢五分七釐

六年

鹽課制錢共銀三百九十萬一千九百零七兩八錢五分四釐

七年

鹽課制錢共銀七百八十五萬七千零十七兩一錢六分四釐

七年以前可考者鹽課制錢而已其餘錢糧未經奏

銷

八年直隸福建河南江西湖廣山西廣東有地丁銀

米數江南陝西浙江山東有銀米數無地丁數廣西

初定八年分銀米數彙入九年四川雲南貴州未闕

計丁田二項並雜稅鹽錢共實征銀二千一百一十萬零一百四十二兩有奇

九年江南有銀米地丁數廣西有銀米數無地丁數

餘同八年

計丁田二項並雜稅鹽錢實征銀二千一百二十六萬一千三百八十三兩五錢有

奇

十年四川有銀米地丁數餘同九年

計丁田二項並雜稅鹽錢實征

銀二千一百二十八萬七

千二百八十八兩四錢

十一年各省有無數目同十年

計丁田二項並雜稅鹽錢共實征銀二千

一百六十八萬五千五百二十四兩九錢有奇

十二年廣西銀米蠲免餘同十一年

計丁田二項並雜稅鹽錢共實

征銀二千二百萬五千九百五十四兩有奇

十三年各省有無數目同十二年

計丁田二項並雜稅鹽錢共實征銀

二千二百零八萬九千六百九十六兩三錢有奇

十四年浙江有銀米地丁數陝西廣西有銀米數無

地丁數餘同十三年

計丁田二項並雜稅鹽錢共實征銀二千四百三十六萬六千

三百六十五兩七錢有奇

十五年貴州有銀米數無地丁數餘同十四年

計丁田二

項並雜稅鹽錢共實征銀一千四百五十八萬四千五百二十六兩四錢有奇

十六年雲南有地丁銀米數餘同十五年

十七年同十六年

計丁田二項並雜稅鹽錢共實征銀二千五百六十六萬四千二百

二十三兩  
二錢有奇

1211

4

1111



紀順治間戶口數目

古者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歲登下其死生三年大比而民數上於天府則王者拜而受之其重民如此戶口之有算賦非古也有田則稅有身則役未有既役之復稅之者也公家之事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亦以歲時上其書是則生齒之數與力役之數當各有籍

而非以賦役之多寡爲生齒之贏絀也自西漢初有口錢算賦而戶口之賦以起歷代相沿未變獨所紀戶口登耗之差不知自生齒以上悉紀之歟抑收口錢算賦然後列於丁男之數歟如以口錢算賦爲紀則民間漏籍不可勝指而卽據此以爲贏絀可歟隋制男女三歲以下爲黃十歲以下爲小十七歲以下爲中十八歲以上爲丁六十爲老唐制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不知隋唐

所紀戶口抑自黃口以上悉紀之否歟我國家戶口冊仍前明黃冊之制分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四則以田土從戶口分豁上中下三等立軍民匠竈等籍而役之輕重準焉顧西北土滿人稀隱避恒寡東南則有田然後有丁其載諸冊籍者皆實輸丁糧之人而一戶之中生齒雖盛所籍丁口率自其高曾所遺非析產不增丁則入丁籍者常不過數人而已其在仕籍及舉貢監生員與身隸營伍者皆例得優免而傭

保奴隸又皆不列於丁則所謂戶口登耗之數於生齒之贏絀總無與也夫丁之不能無隱避者勢也東南之賦繁役重極矣欲審丁以增賦雖奸無所容而民益不堪命是虐政也按黃冊載某戶丁幾名於某丁下注男婦若干口而總數專載實在當差丁若干名似宜變通昔人之法分爲二冊一載實在當差丁共若干名一載不當差人口共若干名以爲每歲登耗之驗其輸丁糧者俾日增月盛不至有流移轉徙

之患而不輸丁糧者亦生息蕃衍有登而無耗則民氣盛而國勢強庶幾乎王政矣頃康熙九年以省無益之費議令罷造黃冊夫每縣造冊煩費罷之良是然而各省布政使司彙造簡明冊開列人丁戶口總數上之天府以示重民事之義倘亦古人存餽羊之遺意乎茲紀順治間戶口數如左我國家幅員以次開拓自十六年雲貴下而後輿地盡入版圖故戶口亦歲有增益而

世祖章皇帝休養疲氓勝殘去殺仁漸義育者十八年然後兵燹子遺之民得悉宥於成周太和之治則夫奕葉而後所以保有元元者可無愼歟

順治元年至七年人丁戶口無可考

八年

實在當差人丁戶口一千六十三萬三千三百二十六丁

九年

實在當差人丁戶口一千四百四十八萬三千八百五十八丁內審增五萬五千五百九十二

丁

十年

實在當差人丁戶口一千三百九十一萬六千五百九十八丁內審增五萬四百七十七丁

十一年

實在當差人丁戶口一千四百五萬七千二百五十五丁內審增二十一萬四千七百五十四

丁

十二年

實在當差人丁戶口一千四百三萬三千九百五十五丁內審增二十六萬九千三百六十丁

十三年

實在當差人丁戶口一千五百四十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六丁內審增二十五萬六千三

五百一十五丁

十四年

實在當差人丁戶口一千八百六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丁內審增九萬四千二百四

十四

丁

十五年

實在當差人丁戶口一千八百六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丁內審增九萬四千三百四

丁酉

十六年

實在當差人丁戶口一千九百萬八千九百一十三丁內審增二十五萬五千九百一十

丁酉

十七年

實在當差人丁戶口一千九百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丁內審增一十一萬二千七百二

丁酉



文貞公集卷八

京口 張玉書素存著

紀

昭代樂章恭紀

順治元年八月

世祖章皇帝車駕至燕京九月朔卽皇帝位將以十月告祭

天地宗廟社稷時樂章未定大學士臣銓臣承疇臣

陞上言郊廟社稷樂章前代皆各取佳名以昭一代之制漢魏曲名各別不可枚舉梁用雅北齊及隋用夏唐用和宋用安金用甯元郊社用成宗廟用甯明用和今我朝削平寇亂以有天下有與萬邦黎獻共享太平之義樂名宜更用平其節則郊社九奏社稷七奏宗廟六奏制可爰命翰林諸臣分撰樂章撰定太常寺頒示樂舞諸生以時肄習焉今考各壇廟樂章其辭明肅簡穆取乎達將享之忱洽幽明之德而

非靈芝宛馬白麟赤蛟諸歌誇奇瑞於天神人鬼之  
前者可比此所謂古樂之遺音宮懸之雅奏也而臣  
愚竊惟廟樂始於三頌詩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  
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商頌自有娥及契以迄成湯  
武丁周頌自后稷太王以及文武成康皆發揚其文  
德武功之盛以達於詩歌藏於太府漢郊廟詩樂不  
及祖宗之事則班固譏焉晉泰始中傅元製登歌七  
章分祀七廟自是歷代相沿皆各有廟室之樂蓋禮

不忘其本樂樂其所自生古之義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丕基臣服之國三十有二

太宗文皇帝益纘而光大之迄

世祖章皇帝莫定方夏混一寰區文德武功皆前代  
所未及謂宜各製廟樂發皇盛治庶幾

祖宗艱難創垂之烈得以昭示來茲而徒取籩豆裸  
享之辭徹諸神聽得毋于形容盛美之誼猶有缺焉  
者與謹案典制元會樂作于殿上名曰莽式所陳皆

昭代故事率以滿洲舊臣充其選有旌旄弓矢躍馬  
泣陣之容有屈伸進反俯仰疾徐之節特以歌辭無  
漢音未遑頒之太常俾樂工肄習臣愚謂應命儒臣  
援据其事撰譯歌詩爲

### 高廟樂

文廟樂而更益以入中原靖羣寇請舞爲  
世廟樂聲容悉備事實而律諧則太和洋溢之氣塞  
于宇宙而國運之寢昌寢熾可以預卜矣

冬至大祀天於圜丘迎神奏始平詩曰

敬承純佑兮於昭有容時維永清兮四海攸同輪枕  
元祀兮從律調風穆將景福兮鏡履徽功淵思高厚  
兮恐負洪則聿章夔序兮夙夜宣通雲駢鸞輅兮忽  
降中壇翠旗紛裊兮列缺豐隆肅始和暢兮慶洽陶  
匏百靈祇衛兮齋明辟工恭仰德徽兮神來燕喜協  
慈惠兮逃鑒予衷

莫玉帛奏景平詩曰

靈旂爰止兮捧玉筵執事有恪兮駿奔前有美珪璧  
兮薦元纘經緯獲理兮耀瑚 來格洋洋兮思儼然  
孔忱翼翼兮告中虔

進俎奏咸平詩曰

昇餼珍錯兮列豆籩吉蠲爲糝兮格重元九州美味  
兮薦膏鮮牲潔敬兮苾芬筵願垂降鑒兮駐雲輶  
錫嘉福兮億萬斯年

初獻奏壽平武功舞詩曰

玉帛肅陳兮明光桂漿初醞兮信芳臣心迪惠兮捧  
觴醴齊載德兮馨香靈慈微眷兮肅皇勤仰止兮斯  
徜徉

亞獻奏嘉平文德舞詩曰

考鐘拂舞兮再進瑤觴翼翼昭事兮次第肅將  
容與兮蒼几輝煌穆穆肅歆兮和氣洋洋生民望澤  
兮仰睨玉房榮泉瑞露兮慶無疆

終獻奏雍平文德舞詩曰



終獻兮玉帛清肅拒鬯兮薦徹誠磬管鏘鏘兮協氣  
升盈盈旨酒兮勿替思成尙其醉止兮懷嘉生八龍  
蜿蜿兮穆羽和鳴

徹饌奏熙平詩曰

盥薦畢兮精白申虞嫫嫫兮勞我神百辟肅雍兮傾  
疊饋福施下逮兮宜佑人民

送神奏太平詩曰

嘉德夙成兮晻霭壇場穆思迴盼兮雲駕洋洋山河

日月兮孔明深高青龍按節兮白虎低昂靈鈞滌蕩  
兮妖孽潛消吾求時惠兮感慮馨香鳴玉鏗金兮肅  
若有望紫壇截嶽兮穆穆煌煌臣乘寶曆兮載須我  
輔願蒙博產兮河岳鍾良天施地育兮不可殫究殖  
我嘉師兮沐浴休光

望燎奏安平誦曰

雷車電邁兮飛道揚有虔秉火兮熇越芳繁會賁鏞  
兮奮龍旂界爾昌熾兮降肅光烝民歌福兮富壽康

予獲疇祉兮萬億斯皇

順治五年冬至郊奉

太祖武皇帝配享十四年奉

太祖

太宗並配

正月上辛祈穀于上帝迎神奏中平詩曰

惟帝勤民兮求莫匪舒小民何依兮黍稷興興元日  
有事兮百辟趨爲民請命兮口食咸霽遙瞻龍駕兮

歷紫虛日臨黃道兮東風徐臣深昭事兮遑寧居願  
垂嘉惠兮大有書

奠玉帛奏肅平詩曰

民天惟食兮農事先粒我蒸民兮賴重元風靈流形  
兮雨澤霑實穎實粟兮氣化全玉帛祇奏兮禋祀虔  
仰祈寰宇兮享農年

進俎奏咸平詩曰

鼎烹兮苾芬嘉薦兮無文奉雕俎兮大武羶蕭達兮

氣干雲昭普存兮民力惟民德兮馨聞

初獻奏壽平武功之舞詩曰

初獻兮元酒盈著誠致潔兮犧尊盛儼對越兮在上  
惟昭明兮有融瑟黃流兮玉瓊帝心歆假兮賚嘉禎  
亞獻奏景平文德之舞詩曰

著尊啟兮告虔清酌次第兮舉前禮再獻兮肅拜列  
璠觴兮秩斯筵神悅懌兮如在惠我嘉生兮福便便  
終獻奏永平文德之舞詩曰

終獻兮太尊移苾芳嘉旨兮圭瓚交馳神既醉止兮  
錫祉禮成于三兮陳詞願灑餘瀝兮沐羣黎臣拜手  
兮望雲霓

徹饌奏慶平詩曰

俎豆具陳兮庶品齊舉荷昭鑒兮靡或遺饌告徹兮  
玉几登歌洋溢兮式禮無違肅微忱兮告終事上帝  
居歆兮錫純禧

送神奏清平詩曰

祇奉天威兮弗敢康  
小心翼翼兮昭穹蒼  
雲垂九天兮露瀼瀼  
翠旗羽節兮歸何鄉  
臣拜下風兮意徬徨  
願沛汪澤兮時其雨  
場

望燎奏太平詩曰

翹首兮天閭  
遐被雲海兮何蒼茫  
燭蕭束帛兮薦馨香  
精誠感格兮降福穰  
四時順序兮百穀以昌  
臣同兆姓兮感荷恩光

順治十四年正月祈穀奉

太祖配十五年奉

太祖

太宗並配是日以太常音樂錯亂嚴飭之祈穀禮舊  
行于大享殿至十七年

諭孟春于大享殿行合祀禮因改祈穀于圜丘合祭  
配祀共十二壇十八年後罷合祀仍祈穀于大享殿  
順治十四年二月又

命建享殿于太城內祀上帝亦奉



祖宗並配康熙初罷

夏至祀地於方澤迎神奏中平詩曰

吉蠲兮玉宇開薰風兮自南來鳳馭紛兮後先岳瀆  
靄兮徘徊肅展禮兮報功沛靈澤兮九垓

奠玉帛奏廣平詩

神州吉土兮中壇宓我元峙兮五巖辟工趨陰兮潔  
蠲考鐘伐鼓兮肆筵黃琮織精兮陳列雲光下燭兮  
誠悃宣

進俎奏咸平詩曰

玉俎金奏兮未央嘉肴有薦兮大粢牲牲告歆兮惟  
恪民力普存兮肅將厚載資生兮無外几筵俯鑒兮  
洋洋

初獻奏壽平武功之舞詩曰

匏尊泛齊兮朝踐揚博碩升庖兮鼎方清風穆穆兮  
靈旗張神明和樂兮舉初觴洽百禮兮禋祀馨九土  
兮平襄

亞獻奏安平文德之舞詩曰

江苗兮縮漿山疊雲羃兮馨香介黍稷兮芳苾再展  
微忱兮趨踰樂成八變兮樂只儼皇祇兮悅康

終獻奏時平文德之舞詩曰

方壇兮豐薦盈旨酒斯柔兮中和平陟降從容兮駐  
雲駢禮成三獻兮捧玉觥含宏光大兮德厚靈佑丕  
基兮永清

徹饌奏貞平詩曰

樽俎畢兮誠未虧黃琮告徹兮儀景輝晏陰定兮邀  
靈錫南訛秩兮徧薰時肅惟照明兮孔邇覃博厚兮  
載羣黎

送神奏甯平詩曰

靈旂兮雲際屯飛龍兮逝駸駸陰儀粹兮體親眷四  
海兮無塵配元穹兮化宣綏百祿兮烝民

望燎瘞重舉送神

順治十四年三月壬子奉

太祖

太宗並配方澤

詔赦天下

春分朝日迎神奏實曦詩曰

於昭兮旭輪浴虞淵兮初升春已融兮交泰循典禮  
兮惟馨燔蕭艾兮祗肅神其聽兮和平

奠玉帛奏朝曦詩曰

神來格兮太乙東統萬國兮玉帛同肅將享兮承筐

篚盥以薦兮孚有膋

初獻奏清曦武功之舞詩曰

再舉奠兮鬱金香嘉樂合兮舞洋洋神飲食兮意徜徉容貌舒兮和以康

終獻奏純曦文德之舞詩曰

式禮未竭兮還升終以告虔兮醑醢醢願神且留兮鑒茹以侑以勸兮至誠

徹饌奏延曦詩曰

儀既成兮物已饗神欲起兮運靈爽徹不敢遲兮慎  
趨瞻照臨下土兮常期期

送神奏歸驥詩曰

雲車征兮風馬翔驅馳千仞兮臨萬方再拜稽首兮  
稱送神振轡兮當陽中天麗兮微隱普天戴兮恩光  
敷和煦兮成物錫萬寶兮永康報神功兮時享祈神  
兮悠久無疆

秋分七夕迎神奏迎光詩曰

猗與太陰兮御望舒式遵九道兮遊清虛伏惟妙兮  
從兄車今之夕兮來享予

尊玉帛初獻壽升光詩曰

存來雍雍幣帛在陳琮璜以加明德惟馨式舉黃流  
兮挹犧尊籩豆靜嘉兮肴核芬

亞獻奏璠光詩曰

二齊載升維以告虔歌管煌煌奉神之懽荷亘古兮  
麗天報之德兮几筵



終獻奏瑞光詩曰

一敬畢升三舉願酬誠信潔齊天下有道鼓鐘簡兮  
聲容並茂象大德兮厥光皓皓

徹饌奏函光詩曰

其音既歆對越告成儻爾登豆敬受駿奔神悅懌兮  
意欣欣予翼慎兮安以甯

送神奏保光詩曰

駕彩霞兮騰景星御和風兮躡慶雲神欲起兮不再

停瞻天衢兮弄雲程影躡躡兮光澄滄海予祀兮意  
殷勤予所祝兮世太平偃武修文兮萬世長春

順治八年以前日月從祀天壇裁春秋二季八年六  
月允禮部請于從祀外仍行朝日夕月禮如舊典

春秋二丁日祀先師孔子迎神奏咸平詩曰  
大哉至聖峻德元功敷文衍化百王是崇典則有常  
昭茲璧雍有虔簠簋有嚴鼓鐘

奠帛初獻奏甯平詩曰

覺我生民陶鑄前聖巍巍泰山實予景行禮備樂和  
豆籩惟靜抒頌六經爰斟三正

亞獻奏安平詩曰

至哉聖師天授明德木鐸萬年式是羣辟清酒維醕  
言觀秉翟太和常流英才斯殖

終獻奏景平詩曰

猗歟樂王示予物覈贈之在薦神其甯止酌彼金罍  
惟清且旨登獻有終弗遠有喜

微饌奏咸平詩曰

辟水淵淵崇牙業業既歆宜聖亦饒十哲瑩金振玉  
告茲將微醲假有成羹膳勝飴

送神奏咸平詩曰

煌煌學宮四方來宗甄陶士子暨予微躬思皇多士  
膚奏厥功佐予永清三五是降

順治二年正月從祭酒李若琳請更先師孔子神牌  
爲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十四年三月復爲至聖

先師孔子九年九月辛卯上辛太學釋奠十七年正月復以文廟工成親祭

春秋二戊日祀太社太稷迎神奏保平詩曰  
猗歟土穀兮功化隆烝民立命兮九域同壇壇儼肅  
夸風露迺新邑翼翼兮俎豆豐望煙駕兮驂鸞龍秉  
圭植璧兮予親躬

初獻奏壽平詩曰

陰祀黜牲兮元郊同禘醑既載兮臨齋宮朝踐初舉

參于衷洋洋在上兮錫福洪

亞獻奏嘉平詩曰

樂具入奏兮聲燁煌煌兕觥其挾兮恭再揚厚德配地  
兮佑家邦屢豐年兮兆庶康

終獻奏雍平詩曰

方壇北宇兮神中央盈庭帔舞兮時低昂酌醑三爵  
兮綠醕香新舊邦兮命溥將

徹饌奏熙平詩曰

籩豆大房兮儼成行歆此吉蠲兮猶迴翔椒漿瑤席  
兮徒芬芳黍稷非馨兮悅且康

送神奏成平詩曰

孔蓋翠旂兮隨風颺龍輶容與兮指天閭咫尺神靈  
兮隔穹蒼流景祚兮卜世昌

望燎奏安平詩曰

牲玉陳兮延景光百禮既洽兮終瘞藏願神聽兮時  
于匡四海攸同兮惠無疆

春秋二仲祀歷代帝王迎神奏雍平詩曰

乘時運兮極隆造經綸兮顯榮總古今兮一揆貽大  
寶兮微躬仰徽猷兮有嚴闕宮儀羣帝兮後先予稽  
首兮下風

莫帛初獻奏安平詩曰

靈之來兮儼若盈予仰止兮在庭承筐篋兮既登偃  
靈蓋兮結翠旌鑿予情兮忻享薦芳馨兮肅成景行  
兮六龍嘉氣兮瞳瞳莫犧尊兮以笙以鏞羣工肅兮



屏營惠我懿則兮允中

亞獻奏中平詩曰

二觴兮酒行請帝熙和兮悅成念昔致治兮永清瞻  
龍衮兮白天綰錫兮嘉平

終獻奏嘉平詩曰

璠爵兮獻終萬舞洋洋兮沐清風龍鸞徐整兮企予  
闕徽音兮何從旣雲車兮緩移示周行兮迪予衷

徹饌奏凝平詩曰

三才圖會  
卷之八  
十一  
籥簫蒸兮畢升五音會兮滿盈禮將徹兮虔告鑿孔  
恍兮載翼載登

送神奏壽平詩曰

旛幢繚繞兮動回風和鸞並馭兮歸天宮五雲擁兮  
高馳翔願迴靈盼兮錫年豐

望燎奏清平詩曰

羣龍驂駕兮一氣中焘蒿芬烈兮實冥通望神光兮  
透燭惟終古兮是崇

順治二年議歷代帝王廟祀禮臣言宋曾納貢于大  
遼稱姪于大金則宋之天下乃遼金分統南北之天  
下也廟祀不得獨遺至元世祖之有天下功因太祖  
未有世祖入廟而太祖不入者亦應追祀

詔從之于是祀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高陽高辛  
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武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  
太祖遼太祖金太祖世宗元太祖世祖明太祖其二  
十二帝其從祀功臣則風厝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

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公虎方叔張  
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元齡杜  
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張巡許遠曹彬潘美韓世忠  
張浚岳飛曷魯粘沒罕幹離不木華黎伯顏徐達劉  
基共四十一人十七年六月御史顧如華請奉守成  
賢君入廟下禮臣議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漢文  
帝宋仁宗明孝宗皆屬賢君但帝王廟止祭創業之  
君不及守成應否入廟候

旨酌定

詔奉七君入廟其遼太宗金太祖元太祖元末混一  
天下且行事不及諸帝王令罷祀從祀功臣罷宋潘  
美張浚亦應如華請也順治十四年二月丁酉

上親祀帝王

仲春祀先農壇迎神奏永豐詩曰

勾芒秉令土牛是驅天下一人蒼龍駕車念彼田疇  
民命是驅生成有德尙式臨儲

莫帛奏登豐詩曰

先農神哉耒耜教民田祖靈哉稼穡是親功德深厚  
天地同仁肅將幣帛肇舉明禋

初獻奏時豐詩曰

厥初生民萬彙莫辨神錫之庥嘉種乃誕執茲醴齊  
濯功益見玉瓚椒醕肅雍舉奠

亞獻奏咸平詩曰

上原下隰百穀盈止立我烝黎秀良興起樂舞具備

吹豳稱兕再躋以獻肴馨酒旨

終獻奏大豐詩曰

糜芑秬秠維神所貽以神饗神曰予將之秉耒三推  
東作允宜五風十雨率土何私

徹饌奏屢豐詩曰

於皇農事自古爲烈莫敢不承令茲忻悅籩豆旣豐  
簠簋云潔神視井疆執事告徹

送神奏報豐詩曰

麻麥芄芄秔稻連阡縱橫萬里皆神所瞻人歌鼓腹  
史載有年歲有常典苒祿綿延

望燎奏慶豐詩曰

玉版蒼幣來鑒來歆敬之重之藏于厚深典禮由古  
予行自今樂樂利利國以永甯

時享太廟迎神奏貞平詩曰

皇輿啟圖世德欽崇粵庇眇躬率土攸同冀州維宅  
爰止自東太室既尊萬國朝宗翼翼孝孫對越新宮



維神格思皇靈顯融

初獻奏壽平詩曰

於皇祖考克配上天越文武功四方維宣孝孫受命  
達志重元永錫純祐億萬斯年

亞獻奏嘉平詩曰

茲祀精忱洋洋如生有融照明陟降於庭儼然有容  
愾然有聲孝孫虔只顒若中情

終獻奏雍平詩曰

越祖宗之德肇茲天應敢曰予小子享有成績欲報  
其德昊天罔極慙慙三獻我心悅懌

徹饌奏熙平詩曰

儀肅樂成神燕以俟告成於祖亦右皇妣敬徹不遲  
用終祀禮介福綏祿永錫祚祉

還宮奏成平詩曰

盈溢肅雍神運無跡寢祐靜淵恍兮安適厥靈在天  
祖考在室于萬斯年孝思無斁

歲暮禋祭太廟迎神奏貞平詩曰

承眷命兮撫萬邦  
嗣丕基兮祖德昌  
溯謨烈兮弗敢忘  
虔歲祀兮舉舊章  
懃悃誠兮迓休光  
祈來格兮意徬徨

奠帛行初獻禮奏壽平詩曰

紛葳蕤兮神畢臨  
儼對越兮杼素忱  
陳繼縞兮有玉林  
酌醕醑兮薦德馨  
恪溥將兮俶來歆  
陳嘉祉兮祐斯民

亞獻奏嘉平詩曰

維肇祥兮德配天垂燕翼兮祚萬年潔豆籩兮秩斯  
筵載陳醴兮介牲牲協笙鏞兮繞雲輶肅駿奔兮中  
彌虔

終獻奏雍平詩曰

椒飴芬兮神留俞節三奏兮旨清醕萬羽千兮樂孔  
都禮明備兮罔敢渝既醉止兮咸樂胥永啟佑兮披

皇圖

徹饌奏熙平詩曰

典儀敘兮神格思樽俎將兮享靡遺悅且康兮徹弗  
遲鑒精禋兮蒞祿綬

還宮奏清平詩曰

孝思展兮禮告成神言歸兮陟在庭萃龍馭兮返穆  
清主肅將兮式丹楹瞻列聖兮俊容聲廻靈盼兮佑  
丕承維神聽兮和且平維序皇兮真休徵

順治十六年禮部議允副都御史袁懋功請以歲暮



輔國佑民遙遙龍馭頓轡九閭壇壝燭潔延仁來臨  
莫帛初獻奏安平詩曰

維神至止螭駕雲旂洋洋在上元景延禧束帛承筐  
展我誠斯神示昭鑒尙其勿遺神於弭節薦馨敢後  
祀事方初陳饋捧酌晨光熹微嘉祥承候百禮不愆  
樂具入奏

亞獻奏中平詩曰

以我齊明率禮攸行載拜稽首旨酒斯盈牲牲肥膾

交彼神明樽罍上下奏醴思成

終獻奏肅平詩曰

執事有嚴品物斯備非馨黍稷用宣誠意朱絃登歌  
絳衣揚解予胥樂斯兮神錫爾類

徹饌奏雍平詩曰

春祈秋報歲省維勤含醑飲德孰非明神維神臨御  
屏蠶送巡獻酬云畢誠敬斯申

送神奏宣平詩曰



出令明堂神爽卒度報功迎氣崇祀其作神人以和  
既康且樂瞻望景光邈彼寥廓



外國紀

自昔幅員之廣臣服之眾漢與元爲最盛漢自置越  
嵩諸郡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咸相繼引領內鄉然  
而師老財匱叛服靡常則黷武之禍論者譏焉元祖  
滅國四十次平西夏武功之赫極矣獨是諸國旣滅  
其地遂墟今考元史所載邊沙以外歲時輸貢者未  
之聞也惟我國家肇迹東郵誕膺天眷  
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備服羣雄

太祖文皇帝以寬仁懷柔與國時外藩君長擁眾部  
君廬帳相望者不啻數什計而

兩聖相承貳執服舍師行所至往往稱天以臨而絕  
無利其土地私其民人之意以故諸藩服畏威戴德  
大則刑牲約誓小則納款貢珍二十餘年間接踵稱  
臣惟恐以後至膺逆天之罰嗚乎何其盛也迨

世祖章皇帝建鼎燕都版章益廓維是逋誅遺寇尙  
煩干戈其他僉后之民則

詔書所至無不稽首嚮順者末年大告武成聲教四  
訖于是山海諸夷皆不煩鞭箠遣使而至闕下矣至  
於外藩蒙古則歲加宴會廣示推恩親親之誼柔遠  
之仁十八年如一日焉今紀諸國及諸部落名目聞  
據見聞以其事附紀于下東極于使鹿使犬西極於  
厄內忒黑土魯番北極於喀爾喀俄羅斯南極于琉  
球暹羅其爲道里不可以數計而皆以德服而不以  
威取則自漢以來所未有也頃我

皇上仰積

祖宗謨烈招徠道人化洽中外安南黎莫搆兵廷議  
欲師聲討而廟算遣兩使臣馳傳往諭不煩一旅而  
交與帖息

聖德廣大齊於覆載嗣此以往當更有前代未臣之  
地陸轡水懷奔走而來賓者矣

薩哈連部落

蘇爾東部落

薩哈爾察部落

索倫部落

東方格克里部落

東方巴牙喇部落

東果瓦爾喀部落

虎爾哈部落

虎什喀里  
等八姓

以上俱滿洲屬部

科爾沁國

自天命以來與我世爲婚姻之國其最著者爲土謝圖親王卓禮克圖親王順治八

年八月册卓禮克圖親王吳克善女為皇  
 后十一年四月册贈 皇太后艾寨桑為  
 和碩忠親王母為賢妃五月册封鎮國公  
 綽爾濟女為皇后十六年五月册封 皇  
 太后親兄滿珠習禮為和碩達爾漢巴  
 圖魯親王士謝圖卓禮克圖俱王號

郭爾羅斯部落

扎穆 蕪

鄂爾多斯部落

在陝西邊外順治八年多爾濟等入  
 寇固山額真噶達洪等大破之于賀  
 蘭山等處康熙十四年榆林寇亂多  
 羅溫郡王古祿遣都統扎木素統兵  
 擊賊貝子達爾禮又遣台吉二十六  
 員同榆林官兵恢復龍州進靖二堡  
 甯夏花馬池定邊冠亂貝勒索奈遣  
 發各台吉都統回甯夏提督官兵圍



因花馬池擊敗定邊賊兵有七旗殺  
虎口外至靖邊莊浪等處皆是與厄

魯得

相接

杜爾伯特部落

以下皆在科爾沁之後

札賴武部落

吳喇武部落

杜陵諸冲赫毛奇塔達韓爾濟喀喇齊領楊古兒

烏朱穆秦部落

秉圖王車臣王俱王號比部與喀爾喀相接與蒿齊特近

以上俱天命間附

察哈爾國

元之後即所謂察罕也天聰間附其王曰附布爾尚主爲和碩額駙後得罪禁錮盛

京命其子布爾尼嗣爵康熙十四年布爾尼謀反舉兵入犯命大將軍副將軍率兵討逆盡滅之布爾尼遁走為科爾沁國所執獻馘于京師上念為公主所生詔

免懸首

### 土默特部落

土默特喀爾喀喇沁皆察哈爾國屬部故明時封為順甯王天聰間附順治八年以法古穆隨其父舉國來歸屢立軍功授鎮國公在張家口外又有歸化城

土默特別

為一部

### 翁牛忒部落

扎魯忒三部為土默特屬部

### 阿蘇忒部落

# 喀爾喀部落

極北其族有五部其人物著者爲額雷汗扎薩克圖汗土謝圖汗車臣汗畢習勒圖汗那穆齊衛徵那顏楮魯木諾爾舍津喀爾哈台吉汗等歲時貢馬不絕於道特其人傑鰲時闌入邊境掠我巴林屢降 諭嚴飭令贖罪通好順治十年命安郡王岳樂爲宣威將軍駐防庫黑城亦禦喀爾喀兵也十二年七月命安郡王同喀爾喀使臣于宗人府約誓修睦十七年定例土謝圖汗車臣汗畢習勒圖汗每歲入貢一次白馬八匹白駝一隻管固山汗貝勒及爲首台吉大臣喇嘛等許至京師餘皆停止喀貢使較他部獨多八年八月多至八百餘人

# 奈曼部落

按元史元太祖與乃蠻部凡數十戰其音相似豈其苗裔耶其人物著者則有綽博

惠搜塞阿林冲  
額爾得厄温冲

敖漢部落

桑噶尔額林  
臣墨勒根

克西克騰部落

台吉雲  
敦沙里

四子部落

順治三年追剿蘇尼忒部有功與  
土默特喀喇沁相接在張家口外

蘇爾尼部落

喀喇徹里克部落

喀喇徹里克又  
柰曼所屬也

喀喇沁部落

扎薩克圖顧祿世希在喜峰口外即朶  
顏三衛其部長即前明時都督都指揮  
也

阿霸垓部落

固倫公主下嫁噶爾瑪索訥  
木又有嫩阿霸垓嫩河名

高齊特部落

順治七年有台吉噶爾篤撒望  
楚虎尔率所部千餘人來歸

夜黑部落

卽前明時所謂北關也  
四部舊俱屬科尔沁

哈達部落

南關

兀喇部落

輝發部落

使鹿部落

極東過索倫東南卽老  
察東北卽使鹿使犬

使犬部落

極東

### 厄魯得部落

在西北其主為顧寶汗崇奉達賴喇嘛  
 順治九年九月 詔遣承澤親王賚書  
 迎達賴喇嘛來都十二年達賴至十年  
 歸國 詔封顧寶為遵行文義敏慧顧  
 寶汗達賴為西天大善自在佛掌天下  
 佛教普通瓦赤喇阻喇達賴喇嘛俱賜  
 冊印

### 湯古忒部落

在西南即所謂小西天者是也其俗尊  
 喇嘛喇嘛有二種以帽為別達賴黃帽  
 大寶法王紅帽二寶法王花帽三寶法  
 王黑帽湯古忒汗尊大寶二寶三寶法  
 王厄顧得顧寶汗尊達賴顧寶汗憾湯  
 古忒汗不遵達賴之教因逐其汗並逐  
 大寶二寶三寶法王于是大寶二寶兩  
 法王自雲南來歸于我今大寶法王復

從達賴之教二寶法王仍在雲南湯古  
忒及厄內忒黑圖白忒俱厄魯得所屬

厄內忒黑部落

極西大  
西天

圖白忒部落

賜達賴冊文用圖白  
忒部落字卽湯古忒

以上俱天聰間附

蘇尼忒部落

沙克查騰機思奔巴世希騰機忒順治  
三年五月騰機思叛命和頂豫親王多  
鐸爲揚威大將軍同承澤郡王碩塞等  
征之斬首二級俘獲八百餘人騰機思  
兄弟俱就擒八月班師出師  
未及三月凡畧地四千餘里

朝鮮

朝鮮自天命中通貢累世獲罪于我明毛文龍  
又密邇其地竊據海島招納我叛人天聰元年

正月丙子命大貝勒阿敏貝達岳託濟爾哈朗  
阿濟格杜度往征之王卜克義州殺其府尹李  
筦是夜分兵取鐵山鐵山毛文龍所居地也文  
龍聞師至遁入海島癸未克定州執牧使金指  
乙酉克郭山之漢山城執郡守樸由健等丙戌  
渡嘉山江丁亥克安州殺郡守張燦副使金尙  
毅縣令宋圖南矣己趨平壤爲朝鮮王舊居巡  
撫總兵等官及軍民皆自潰棄城潰走是日渡  
大同江甲午爾次中和朝鮮王遣使致書請退  
師隨以書責之令速遣使議和二月壬午至黃  
州甲辰至平山朝鮮王李倧攜妻子遁入江華  
島其長子淫奔泉州其臣進昌君者來謁致詞  
引罪言城中府庫財物亂離之際俱已蕩然願  
以所產者悉索以獻不聽是日遣副將劉興祚  
入海島說倭令其遣子入質兼議歲幣倭曰城  
下之盟春秋恥之請退兵議和興祚不允倭遂



遣族弟原昌君覺并侍郎一員來平山城議和  
許之遂復遣與祚及庫爾纏等往三月辛未興  
祚等與朝鮮王李侖誓天地議和己酉班師至  
平壤復與李覺及其侍郎約誓夏四月辛亥師  
還五月遣李覺歸國厚資之並賜其王李侖致  
書結兄弟之好仍約兩國之民有越境私逃者  
察送毋隱是年秋以義  
州復還朝鮮撤守兵

### 以上俱崇德間附

### 俄羅斯部落

在西北其地最遠行二年而後達京師  
順治二十三年兩有使至俱以不知

拜跪遣還十七年復至表文稱一千一  
百六十二年朝議應仍逐其使 上寬  
貸之 命禮部論以不遜之罪其部眾  
每從邊外渡黑龍江來侵我老察地方

老察距甯古塔相近我國貂皮等物多  
取給于此順治間因其來寇曾欲加兵  
會廷議令朝鮮供芻糗上憐朝鮮國  
小不能給大師之費遂罷康熙八年秋  
復來寇廷議乘江凍時彼不能返可襲  
擊之朝廷以路遠勞民而止九年四月  
俄羅斯遣使奉表投誠表文字畫不可  
識字體自下而上類道家符篆因召其  
來使譯文以進十五年來貢黑狐紫貂  
皮哆囉呢玻璃鏡魚牙魚牙大與象牙  
等其國人面白微紅高準類西  
洋人紅氍帽油靴有髮有髭

暹羅

順治間入貢用真金葉鑿成表文字皆鳥跡蟲  
書其貢使謂之握坤卽華言使人也握坤冠金  
盃盃以有花紋者爲尊秩從人蓬髮不冠貌黧  
黑通事揭帝典言其國有水火兩刑火刑令罪

人過火坑令僧持咒于旁理直者輒得渡肢體無恙不則以鐵叉納置坑底水刑令罪人沒深水中以罪輕重爲時久暫亦令僧咒于其上理直者亦得不死語頗近誕又言其國中一切物用俱取給于國王每數日國王親給衣食殊不勝其勞康熙七年貢孔雀象龜各一象高六尺六寸龜重三十斤力能負人有帳幔一具繪溢像 詔部之十二年復來貢請封部議遣使上以風濤險阻令祭例以勅給其使資還禮部因議照前明封古里例付勅貢使宴資而遣之國王名森烈拍臘照古龍拍臘馬噶按會典載貢物六十件自七年來貢止三十九件疏言國小而資貨物多產于別國難與會典相符部議令補貢 詔免之

蘭荷

卽紅毛也由廈門出大洋行一月至呂宋呂宋陸路行一月至噶喇巴再出海口行一月至荷

蘭順治十三年來貢國王黑投爲也甲必丹物  
馬綏掘表稱一千百十年文極工麗定貢期八  
年一次其國人面白高準髮黃眼綠尊者戴黑  
圓帽執紅棍衣紅哆羅呢餘衣青綠著木屐前  
高後  
低

### 琉球

順治八年九月賜琉球國 勅諭十年六月琉  
球國中山王世子尙質朝貢使至繳前明勅印

十一年七月遣給事中張學禮行人于垓賚  
勅印封爲王以舟艦未具留閩四載十五年六  
月撤還十八年以出使稽遲奪學禮等職康熙  
九年復命學禮等以原官往封三年七月使還  
康熙九年琉球遣使嗎諾吻薩喇達噫表貢方  
物國王像圖金珀書箱珊瑚樹大玻璃鏡各一  
按琉球爲東海小國四面皆濱海南北約三千  
餘里所產惟蕉布硫磺其刀扇漆器等物皆販

自日本王府供米麥民皆食番茹狀類薯蕷宴  
會簡樸士大夫家多蓄書四書唐詩通鑑俱有  
翻板旁譯國語人名有四五字者阿彌多夜弗  
蕪二名俱多他如金曰額膩銀曰喀難大曰倭  
捕煞小曰彌煞父母曰倭牙男曰會耕噶女曰  
會南宮飯曰安班酒曰薩凡俱不可通曉自唐  
宋至元其王之長子應襲爵者俱遣至中國入  
國子監俟其父薨始歸國受封至明洪熙時憫  
其往來風波驚險不測特免之賜三十六姓人  
教三十六島世襲通使之職習中國語言文字  
至今請封謝恩朝貢皆諸姓後有姓名可通土  
名則有名無姓也取士舉賢良方正由秀才愿  
法司法嚴峻不徇私情卽職官之父兄子弟不  
少寬貸道不拾遺夜不閉戶饒有古風男女婚  
嫁後束一髻于額簪小如意以金銀分差等衣  
服襖袖長袍皮鞋腰繫錦緞長丈餘冠用紙胎

以綾絹布圍裹分差等樂有走馬舞劍刺鎗踞  
毬諸戲重陽節競渡龍潭金鼓震地他如石筍  
巖勒馬巖龍岡虎萃長虹橋曼湖松嶺俱稱名  
勝通使船形如梭用鐵力木凡三層潤二丈二  
尺長十八丈高二丈三尺桅高十八丈裹以鐵  
船尾設戰台鋪石列砲所經海道由閩安鎮歷  
猴嶼梅花所出海口由白洋入大洋有白水一  
綫橫亘南北爲分水洋又歷糖洋尤家埠檳榔  
鄒林嶼達伊藍埠至溫鎮抵琉球境從那霸港  
入中山王城此給諫張君等所經之道風濤變  
幻棲泊無定所使回時  
復與前所經之道不同

### 西洋國

按西洋總名歐邏巴在中國極西故謂之大  
西以海而言則又謂之大西洋距中國計程  
九萬里自大西行六萬餘里至小西天竺國  
登岸晝夜浮海風順者半載可達又有過大

浪山不得達小西者冬月必泊黑人國越二  
年始抵小西自小西又一年可抵中國海舶  
高六七尺廣亦如之度可容千人所需五穀  
六畜等物俱載焉西洋土宜五穀日用以麥  
爲主類中國北方之俗造室用磚石不施板  
築宮殿用石板或銅板幣帛則有鎖襖多羅  
俄金銀絲緞精者直逾百金布以利諾草爲  
之視棉更堅潔旣故則搗爛爲紙巾帽方圓  
各有式民間尙短衣以便操作樂器如西琴  
編簫爲最工琴用鐵絲五十弦機動成響編  
簫大者干管中者數百小者數十撫法與琴  
畧同水器利灌溉火器利戰鬥銅錢玻璃等  
器皆工巧適用字用二十三字母以二十三  
筆互配成文凡諸國語音及風雨鳥獸之聲  
皆可繪之于字分醫學教學法學道學爲四  
學前明萬歷中西洋人利瑪竇與其徒湯若

望羅雅谷等奉其所請天主教者來中國所  
事之像曰邪蘊卽天主也手執一圓象曰天  
主之母名曰瑪利亞言天主生于漢哀帝元  
壽二年庚申荒誕不經爲儒者所不道獨勾  
股法精密歷家多宗之其國治歷不一家而  
多祿某亞而封所歌白泥第谷四人爲尤著  
若望等皆尊師之順治二年仲秋朔日食若  
望先期進時刻分秒起復方位至期命大學  
士公同測驗諸法俱舛而新法獨合于是命  
若望修新法修時憲歷康熙三年七月欽縣  
民楊光先控若望等邪黨惑眾包藏禍心禮  
部密奏命同吏部會審得罪革職四年四月  
以光先爲監副尋陞監正西法遂中廢嗣有  
西洋人南懷仁復具疏訟冤詔革光先職以  
懷仁爲監正而西法復行按西法有不可不  
辨者五凡一時有八刻而合之夜子時四刻



則爲百刻西洋法爲正初各四刻則十二時當得九十六刻因減百刻爲九十六不知亥子二時爲陰陽之交亥氣已盡子時初交此時既不屬亥亦未屬子昔人以亥餘二刻及子初二刻別名之曰夜子時以示陰陽相交二氣接續凡天行之進退歲差之餘積皆從此起西洋不用此四刻則數無零積何以定節氣又何以有歲差且既不用百刻又何以造厯用夜子時不亦自相矛盾乎此九十六刻不可行者一二十八宿以木金土日月火水爲次雖宿度多寡不同而付次從無改易西洋法西方七宿以觜火列參水之後豈東南北皆火先水後獨西方火後水先乎觜三星鼎足極小步位極狹雖侵入參位而距星所起觜自在先參星雖大自在觜後今以度半之觜與十一度之參顛倒錯置可乎且觜

部諸星並無侵入參部者參兩肩與觜相侵  
雙星二心斜入向井又玉井軍井屏星俱在  
參右天廁在參左濶狹了然豈容臆說哉此  
參星不當居觜先者一羅爲天首計爲地尾  
俱有氣無形然五行經行計羅獨緯轉惟月  
色時能辨其色象羅者火之餘色赤而淡計  
者土之餘色黑而紫月之食日在地下月在  
天上地心居中地心即與日同宮之羅計日  
與地心所在之宮射對宮之月赤淡色者爲  
羅蝕黑紫色者爲計蝕凡在所食之宮確有  
可驗况五星對行此遲與五星單行者不同  
倒置一羅不得不倒置一計將五星二十八  
宿之生克制化從何推論乎此羅計不可更  
換者一烝爲木之餘字爲水之餘羅爲火之  
餘計爲土之餘謂之圓餘惟金主剛主殺上  
天好生故金無餘合日月五星謂之十一羅

不聞名十曜也西法獨置烝不用是三餘矣  
烝字羅計皆有各無象如以其無象而去之  
又何用李羅計而獨不用烝乎且星象有變  
烝之變色白如盤孟尾亘天李之變白如長  
虹尾有短有長其占皆係兵變人事吉凶興  
亡之驗豈占李彗獨不占紫烝耶又占候云  
紫烝一名福德箭所臨之方車駕臨幸錫福  
極速是占候亦不可無烝也此木烝不可不  
用者一自古有厯法以來各官所占之宿有  
三皆以長短接算如女一在丑女二在子危  
十一在子危十二在亥皆就天度瓜分至本  
宮各有占宮之正宿如子宮以虛日爲正者  
子屬鼠以虛日鼠爲正宿丑屬牛以丑金牛  
爲正宿餘皆類此統天厯以女二度九十五  
分九秒入子宮開禧厯以女二度九十二分  
九十三秒入子宮會天厯以女二度九十二

分八秒入子宮授時歷以女二度六分三十  
八秒入子宮雖分秒之數不同總以外女二  
度入子宮如各宮各宿次序界限皆大同小  
異總之歲差之積或日與天會月與日會之  
常度不同故分秒少異而占宮之宿則萬古  
不能易也今歷竟以牛金度入子宮是必子  
屬牛而後可且必各宮俱改常度各屬俱改  
所屬如丑屬虎寅屬兔而後可豈理也哉夫  
二十八宿與天同運以辨昏旦萬古不移星  
紀析木之宮名亦萬古不易今乃創爲異說  
謂前代漢唐宋以來之法舉不足信將誰欺  
乎此二十八宿必不可移者一兵部員外郎  
周于漆辨甚考核  
姑識其梗概如此

### 土魯番

漢車師前王地晉屬高昌郡唐爲交河縣在  
火州西百里元成吉思汗次子察哈台受封

此地明永樂初封番僧爲國師後復授其長  
爲都督指揮等官朝貢不絕成化初土魯番  
阿力始強劫掠哈密遂據其城並擾赤斤蒙  
古諸衛侵掠甘肅嘉靖初招撫之復歸哈密  
其地去哈密千五百里中經黑風川水草俱  
乏難以遠據而在前明時自阿力以後皆挾  
哈密以微利隆慶後始稍戢不朝貢者二百  
八十餘年我朝順治三年來貢方物十三年  
復來貢自是定例五年一貢西馬四匹蒙古  
馬十匹以其國有亂至康熙十二年其主馬  
黑忒賽伊忒韓遣使再貢表稱一千八百三  
年聞之河西人云土番添巴于西海羹西海  
羹添巴于回回國  
添巴猶言進貢也

## 天方國

在哈密西北與回族近不屬于回語言類回  
人而性情各別順治二年來朝貢玉石等物

回回國

回回與畏兀兒哈喇灰俱爲哈密屬部哈喇灰語言嗜好皆與回等畏兀兒則飲酒食肉與回差別哈密卽回回之都會也陝自西涼州五百里至甘州甘州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六十里卽嘉峪關嘉峪七百里至陽關陽關千里至玉門關由嘉峪行約廿日至哈密故明永樂初置七衛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西東至肅州西至土魯番俱約千五百里回回人精于鳥鎗順治二年同天方國人入貢

赤斤蒙古

周西戎戰國月支漢武帝取爲酒泉燉煌二郡晉屬高昌郡唐屬瓜州後沒于吐蕃宋人西夏元仍屬瓜州明永樂間設衛及土魯番陷哈密掠赤斤其部人散走塞下衛遂虛我朝順治四年赤斤都督永桂與畏兀都督帖木兒卜喇等詣撫臣張尙

言人貢于明遭亂寄居肅州願効

忠納貢尙以聞是後未聞有貢

費牙喀部落

順治十六年來貢自是定例貢物送至甯古塔宴資而遣之

以上順治間附

傅爾都嘉利雅等處國王阿豐肅

係西國極遠之地康熙九年遣大臣

嗎訥撤爾達聶具本貢方物本內稱

巍巍至能大清國皇帝

安南

國王黎氏與其臣莫氏爲世仇自故明萬曆中莫氏卽據高平本朝初莫氏固不服時招納逃亡

侵入內地順治十六年粵西旣下莫敬耀怵禍來歸資繳印冊督撫臣以聞朝命授爲安南都

統使敬羅未受職卒于元清嗣仍世守高平地  
十七年安南國王黎維禔來歸亦未受封卒弟  
維禔亦康熙三年遣翰林院編修吳光禮部司  
務朱志遠諭祭維禔五年遣翰林院侍讀學士  
程芳朝禮部郎中張易寶册封維禔六年秋維  
禔復修舊郤以兵奪高平地元清竄入滇七年  
春雲南奏其事廷議爭請用師討黎氏擅奪之  
罪上不忍遽加之兵特遣內院侍讀李仙根  
兵部主事楊兆傑以一品履資勅封諭維禔令  
還高平故土維禔奉詔還高平一府四州元  
清爲都統使如故其國在富良江西後三峯山  
左安子山右屬十三道五十二府二百一十九

州  
縣



傳

呂明德先生傳

前明南京兵部尙書新安呂明德先生以崇禎十四年殉寇難於洛陽清忠大節事具前史越二十一年爲

皇清順治辛丑先生子兆琳與玉書同舉進士又三年家大人視學中州以洛陽爲先生授命之地檢有司建崇祠春秋奉祀購先生遺書得所著孝經本義

大全若干卷又越十三年兆赫以治行異等由陝西  
西鄉縣行取來京師以先生年請四卷示書俾書傳  
先生行事以示後書不敢辭先生諱維祺字介孺別  
字豫石系出宋文穆公後七歲就塾師受孝經卽知  
謹子弟之節父仁孝公異之年十六作知非箴自儆  
私淑邑先輩孟公化鯉洛陽尤公時熙自是討論伊  
洛之學以天下事爲己任萬厯癸丑舉進士爲兗州  
府推官宗室某凌轢官吏白晝攫民金按實坐罪不

少鯁避每讞獄虛公平反雖黠盜不施榜掠輒得其  
情擢吏部主事晉貢外郎會光宗崩廷臣請入見嗣  
君爲奄寺所阻先生謁政府抗聲曰梓宮在殯人心  
危疑奈何輒阻諸臣之請以滋異議偕百官謁慈慶  
宮門謁畢方退越日聞中宮導駕幸小南城又詣政  
府責以保護聖躬抑止游燕事遂寢退而疏言殿下  
一身爲二祖列宗之所付託百官萬民之所繫望起  
居宜慎飲食宜節左右不得嘻笑於側侍御不得雜

進于前閣部大臣宜不時召見商榷大禮顧問政事  
親近內侍宜擇老成愿恪之人謹備使令勿預國政  
疏末論移宮事與楊忠烈議同忌者銜之辛酉天啟  
改元乞假省覲歸新安持祖母喪盡哀手疏孝經以  
謹身勵行開示來學與馮少墟從吾李緝敬日宣會  
講芝泉無虛歲屏居四載逆璫竊枋勢益熏灼里人  
議爲璫建祠叱止之璫恚甚甲子冬起補考功郎不  
用將中以奇禍會璫敗而止崇禎戊辰起尙寶司卿

旋晉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彝館明年抗疏陳防微八  
漸指斥時政而言謹晏游宴嗜欲摧折言官厭疑臣  
下尤切直疏入留中疑禍且不側忽一日中官捧溫  
旨至私第曰上得公疏置御榻每一省覽徘徊殿廷  
咨嗟良久先生常舉此事謂天聽如環惜臣下無實  
心開導廣益聖聽爲可愧也庚午陞南京吏部右侍  
郎總督糧儲時朝廷以外臣不稱任使分遣中官王  
應朝張葵憲等監視戶工九邊兵馬錢糧絡繹四出

三才圖會卷之七

三

廷臣相顧貽愕不敢言先生疏曰皇上初元廓清奄  
豎焦勞治理海內稱快邇者羣下積習未除奉行失  
職致使廟堂積疑生厭積厭生怒不得已遣左右近  
侍以察之此皆諸臣罪也然而先幾識察之士鯁鯁  
過計謂易日履霜堅冰至又童牛之牯元吉思漸退  
萌其道宜豫且熹宗已事皇上手自蠶革豈未及三  
載而遽忘之閣臣延儒體仁宗達皆受特簡知遇之  
恩曾未閣片詞爭執臣不得不以弼違陳力之義督

過諸臣矣疏入南北部寺相繼執奏竟得罷遣先是南庚歲入二十三萬預支至四十餘萬出浮于入者十九萬有奇北部借支南糧又積至二百六十餘萬以故本拆均絀京運虧餉動以歲計先生鉤考逋賦建議酌留各項稅銀及新餉十餘萬填補缺額而用鼓鑄餘息轉抵北部越兩載廩有餘儲超拜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南樞經費不貲釐侵欺汰冗冒兼請鑄局踵行已試之效而軍行不匱先生之論錢法

也謂國府爲國息之本衡輕重之等權子母之利其  
流如泉舍是而生財則拮歛而已其法官錢重一錢  
爲率自九分以下官令改鑄禁民間不得私收則奸  
人竊利者自止兩廠需費七萬二千遞減至二萬餘  
僅三之一耳而歲終獲息一萬六千五百兩有奇視  
舊息增至十倍先生所謂行之十年不獨南庾牒積  
卽北部亦可代支者確然其有明驗矣又會議行鈔  
法以吳綾爲質織龍文方廣如舊制與金銀錯用鈔



居十之二議極明悉未果行當是時軍興煩棘民困  
轉輸無藝之征等于竭澤而先生持籌經畫惟用鼓  
鑄爲紓國之長策以恤民則請罷加賦矣以恤商則  
請罷蕪稅矣夫豈不知尺寸之利可以佐軍儲贍國  
用而惓惓以寬物力固根本爲言此先生謀國之忠  
鑿然原本經術而不肯出于一切補苴之計者也乃  
朝議卒以此側目百計傾軋乙亥寇陷鳳陽先生合  
諸道軍轉戰逆擊賊西遁六百里而忌者竟議調遣

逾期用大計落職比先生歸而時事潰壞益不可爲  
矣戊寅己卯之分賊勢蔓延膠結出沒河洛間以數  
十萬計總理熊文燦力不能支輒主撫議先生目擊  
憂憤移書力爭洛西數百里不至遘房穀之禍者先  
生之功也辛巳賊薄洛陽先生免仁孝公喪適居洛  
陽登陴誓眾括家財以饗軍比圍益急猶麾所募健  
勇縋出城西北隅格殺數十人而叛將王紹禹乘夜  
援賊陷城遂被執道遇福藩先生從容言曰名義至

重萬不可屈節爲宗社辱及見賊罵不絕口竟遇害  
方先生自留樞謝政歸賊從潼關敗遁逆焰未甚熾  
也使先生不去或更假節鉞以辦賊賊能遽收殘卒  
稀突東下爲中原患耶夫天禍人國讒人高張先生  
之才未嘗不見用用未嘗不結主知呼號咷泗冀吾  
謀之一用而百口之譏誅已隨其後先生雖不去庸  
有濟乎至于義冠就刃持孤忠以入地而老臣之盡  
躬盡瘁以報國家者無遺力矣嗚呼先生死生之際

世變係焉豈偶然之故哉先生著書數十卷闕里議  
銓部太常南庾南樞奏議考功記清燕記慎獨堂文  
集存古篇最後出者爲孝經本義大全或問凡三十  
三卷兆琳爲書言曰先大夫留精孝經者二十餘年  
訂諸家聚訟之訛字疏句析篤志力行所至設講會  
芝泉伊洛豐芭豫簪先後從學不下數百人所以倡  
導其門人子弟者率以孝爲根本生平立身服官日  
用造次不離乎是嘗謂新建之學言良知而不求致

良知故久而滋弊以孝爲本而以臨深履薄慎獨戒懼爲學推極于天明地察通神明光四海舉而措之裕如也嗚呼先生學有原本如此書淺識薄殖烏足以知之敬記兆琳之言詮次行事之大者以爲先生傳贊曰昔蘇軾論賈誼惜其志大而量小謂宜縱交絳灌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得行其志余當讀其說而疑之士君子大節不立而使當世脂韋曲學之士得以借口謂能自用其才可爲篤論乎且軾當

熙甯紹聖間所自處者何如而欲以深交釋權責誼  
甚矣其言之過也及讀明德先生所謂賈董論謂大  
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亦以軾言爲未當觀先生之  
論而三十年立朝梗概亦畧可覩矣嗚呼自高顧楊  
左諸君子之後先生頽然爲正人魁宿幸不罹于璫  
禍而何以其讜言危行播柱國是乃幸不幸而以節  
義見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百世而下聞之猶爲亡太  
息也

贊

何崇源舅翁像贊

崇源舅翁爲十二外祖玉涵公之家嗣弱冠爲邑諸生有聲庠序玉書幼習舉子業實與舅翁先後及君勅卞先生之門舅翁每出一藝同學皆傳寫奉爲模楷屬試有司不得志遂去究心先世岐黃之學方明洪宣間有彥澄公以醫顯于朝三楊先生皆折節敬禮嗣是代有聞人至明末仁源繼充兩公名益重仁

源卽舅翁之大父而  
之藏書精研于陰陽  
大進所玉輒有奇效  
又謂藥物所以療病非  
篇蘆書詳證其奧義  
有悟獨得之解爲  
愠不形每言境過輒亡  
如此至于一門以內



若孫舒雁行列有詩禮之容而無浮囂凌競之氣觀  
圖中所載亦可畧覩有道之梗概矣敬拜手濡筆而  
爲贊曰有軒有几有圖有書有泉一泓有樹一株巾  
舄嫺雅道氣充腴以觴以讌闔門秩如託興于林莽  
棲心于元虛窺翁之跡者以爲工越人之術識翁之  
微者直比肩于列仙之儒

5. 2. 4

8

8

太子太師平逆將軍議政大臣都統謚恪僖  
畢公像贊

天篤佐命英畧奮庸三朝戮力萬里折衝初定平壤  
繼克松杏公隨王師應乎鋤梗入關蕩寇出塞招徠  
靡遠不服靡堅不摧肅將天威迅掃溟海逼緬阿竭  
折首奏凱歸然宿望命領禁軍屬討秦逆無踰老臣  
逆亂旣平振旅還闕抗章乞閒有功不伐四十七年  
聲施爛然遺鏃在骨忠勇悉全

帝旌乃勞哀榮禮備名勒豐碑澤延奕嗣我瞻遺像  
標格嶙嶙鷹揚虎視威容如神猗歟偉人爲國楨幹  
炳矣丹青光燦雲漢

策問

丙午科浙江鄉試策問五道

問帝王一代肇興必有一代之治法而治隆法備每待之繼體守成之主忠厚立國周之治也成康繼其法而光大之馴致刑措稱極盛焉漢文景恪循恭儉唐貞觀力行仁義史褒其治謂庶幾王道之遺其他或純任綜核或政尙紛更雖規模粗具而良法美意亦寢衰矣我

皇上恭己勵精道承

太祖

太宗億萬祀之鴻基近紹

世祖十八年之駿業五載以內綱舉目張政教翔洽  
海宇衽席遐裔貢珍治績之盛軼漢唐而躡成周則  
自今伊始皆與民休息時矣滌煩祛弊而躋一世于  
仁壽甯無其道與夫寬猛緩急之際治術所由辨也  
水弱火烈偏用之則二者均弊豈非寬與猛必宜互

濟與抑聞之治不得其道則法令煩多而奸不止得其道雖禁網疎濶而事職就理蘇軾亦云不擾獄市不害爲摘姦然則致治本原固不視乎寬猛緩急而在立法之當否歟董生之喻政曰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乃若更張之而不調復將安恃倘亦圖治當慮始不宜數變以滋擾與茲欲準今時配成憲權衡于畫一之規經緯以寬大之量俾垂永久偕民寡過何道而可

問儒者之學盡人以達天不根極于性命則其學徒  
枝葉而已源流分合之際可勿講與孔子之繫易曰  
繼善于思之作中庸曰未發未發之中與繼善有二  
旨歟存心之說子輿氏首發之而操存舍亡孔子則  
嘗言之矣心固能統乎性者與性譬則穀也心其萌  
芽之發端者與嗣後濂洛關閩益闡其說而理與氣  
之辨甚密正蒙太和篇曰由太虛有天之名是以太  
虛爲一氣之聚散矣夫萬物之氣散則歸太虛所謂



水凝爲冰冰仍釋爲水也而謂太虛無理以主之與  
程子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  
乾夫于太虛之中求所謂主宰性情宜孰從而指之  
正蒙又謂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  
名皇極經世書曰心爲太極又曰道爲太極然則人  
之氣與天之氣固同出于太虛而其理則同歸于太  
極者與學者舍盡性何以達天舍存心何以盡性心  
之存亡出入至逸而不可制制心之功其要安在濂

後之學曰左誠之學曰居敬橫渠之學曰無忝  
匪懈紫陽之學曰格物致知其功雖異其理固一致  
歟請士務窮其源流以對

問禮與刑相輔而行者也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民  
之僞而教之中書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故因天  
秩而制五禮卽因天討而作五刑明示以出禮卽入  
刑也夫禮曰教中刑曰協中禮與刑固有同原者歟  
子產鑄刑書而叔向非之謂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

辟劉廙著先刑後禮論而陸遜斥之謂禮之長于刑  
久矣倘與孔子有恥無恥之語有合與禮者取以辨  
上下而定民志也刑者一成而不可變者也乃說者  
曰刑則謂日不可弛禮必百年而後興一日之內固  
不可無刑也而百年以前遂可以無禮與夫安上怡  
民莫善于禮一日無禮則傲慢凌侮之端生焉迨至  
風俗日漓民情滋僞蕩閑踰檢犯上亡等然後大刑  
大獄起而治之盍若治于未然者之爲逸與古今殊

趨時勢各別三代已有質文之異尙賞罰先後之不  
同宜何所適從與我國家制作度越前代儀文服物  
秩然有等而又更定律例勤爲一代之令俾貴賤尊  
卑循守罔斁誠以禮教先天下而兢兢慮其入于刑  
也其間所爲輕重損益納民于中道者有可得而指  
與尙詳陳弼教之義焉

問史書助國家賞罰一日之是非定則千古法戒昭  
焉事不綦重歟

皇上頃以明史尙缺

命禮臣搜遺編詞臣開史館校諱實錄刻日告竣或  
編年或紀傳將蔚然覩一代成書矣獨是二百七十  
年之事有當時未暇定論今日實待折衷者欲成信  
史可勿預講與試舉其大端與諸士質之金川之役  
費趨削國而稱兵易位必謂事當微辭與監國之際  
誤在易儲而導門復辟必謂功宜上賞與與獻之禮  
異於漢議是也乃別廟稱帝盈廷聚訟何說與國本

之爭力阻並封是也乃詬侵宮禁附會成疑何說與  
三案迭興羅織滋蔓東林黨議水火紛淆所謂小人  
者信權姦所謂君子者信忠盡與若乃綜其治亂之  
故當初盛則重綱紀及中衰則尙議論迨末造則紀  
綱議論兩弊而均失之何前後貿理與二正之多故  
何以宜亡而不亡神熹之廢弛倒置何以宜覆而不  
覆晚季正氣衰靡或追論靖難摧殘之過甚然與否  
與夫洪永創業貽謀宣孝守成紹烈其所由致治之

原亦可得而標指與諸士仰體勿顧忌諱之

諭條晰敷陳義欲歸正詣欲持平將上之史館焉

問從來招携懷遠梯航來歸至治之效也然投戈既  
戢則綏輯維艱考之于漢閩越初開嘗盡遷其民於  
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豈昔之東南土滿今之東南人  
滿與往亦有奔兵潢池化刃劍爲牛犢者以一郡守  
治之而帖如豈一隅與四應撫綏固各有術與今我  
皇上聲教誕敷無遠不服吳越閩廣聞風向化不啻

數十萬計其爲首庸者固已予之爵祿悉從優敘矣  
彼率從之眾將欲聚而兵之汰者弱簡精銳藉爲海  
徼之長城似也然各省綠旗方將覈其冗耗增兵益  
餉其議可行于今日與卽欲解胄雜伍散而農之而  
授墮分畝固可行於沿海諸郡與有謂中原以陝尙  
多曠土以此如林之旅倣古屯田之制使之比廬而  
耕旣可懇荒復堪衛國是歟否歟或詳稽原籍畢令  
歸農俾海濱效順者盡爲版圖之赤子歟爾多士肝



衡時事何道而能使聚不病國散不病民既足安新  
附之心復不滋土著之擾其必有成算于中矣詳著  
于篇以爲柔遠之不盡



辛未科會試策問五道

問國家承平日久則忠厚淳龐之氣積于人心而形于風俗倡率于士大夫而下被于草野猗歟盛世休明之象也我

皇上宵旰勵精茂臻至治大小諸司助流德化者罔敢不凜凜奉厥職矣顧人臣服官之道其大者在法廉交倣察案協恭漢儒有言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

之意也又曰忠臣和於朝則萬物和于野非人臣宜  
屬素絲正直之節而奉公上者尤務以協恭爲百職  
倡與夫異同化然後持議不偏恩怨忘然後秉心無  
競誠欲通于野之志渙有邱之羣消同異之形泯恩  
怨之迹自非精白一心公忠體國庸克濟與方今大  
澤汪濊協氣旁流蓋成周太和洋溢時也

聖明在上殷殷以寬太和平嘉與臣下其何以仰承  
德意偕適于無偏無黨之路與抑正學問端行術謹

行誼尤靖獻之本也多士將釋褐爲國家用矣所以  
立身立朝者其預籌之

問我

皇上崇正學敦實行所以風勸天下甚至士生斯時  
幸矣不患無秀異之才應運興起然或陵躐高道汨  
沒于浮華靡蕩之中顧以倫物日屬爲庸近則于崇  
學敦行之意奚有當焉古之學者其始重小學之教  
習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室家長幼之節自孝弟禮讓

始基達于致遠通方之實用習俗美而材賢眾焉行  
能茂而政理降焉遐哉盛已粵稽其制上老庶老教  
之學里胥隣長教之耕右塾左塾別其地在野在邑  
異其候其詳可悉指與班固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  
大學尙書大傳曰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其說互  
異何與紫陽采輯羣言爲小學一書垂訓于世此其  
義豈有異於古之爲教者與程子謂灑掃應對是形  
而上者朱子又謂今人旣無小人之功當以敬爲本

是小學之重本末兼該精粗一致不可易也

皇上於經史百家罔弗綜貫而又取朱子此編時勤  
乙覽多士其以素所服習者精言其義將觀所學而  
獻於朝焉

問宋儒儒學至今日而表章稱極盛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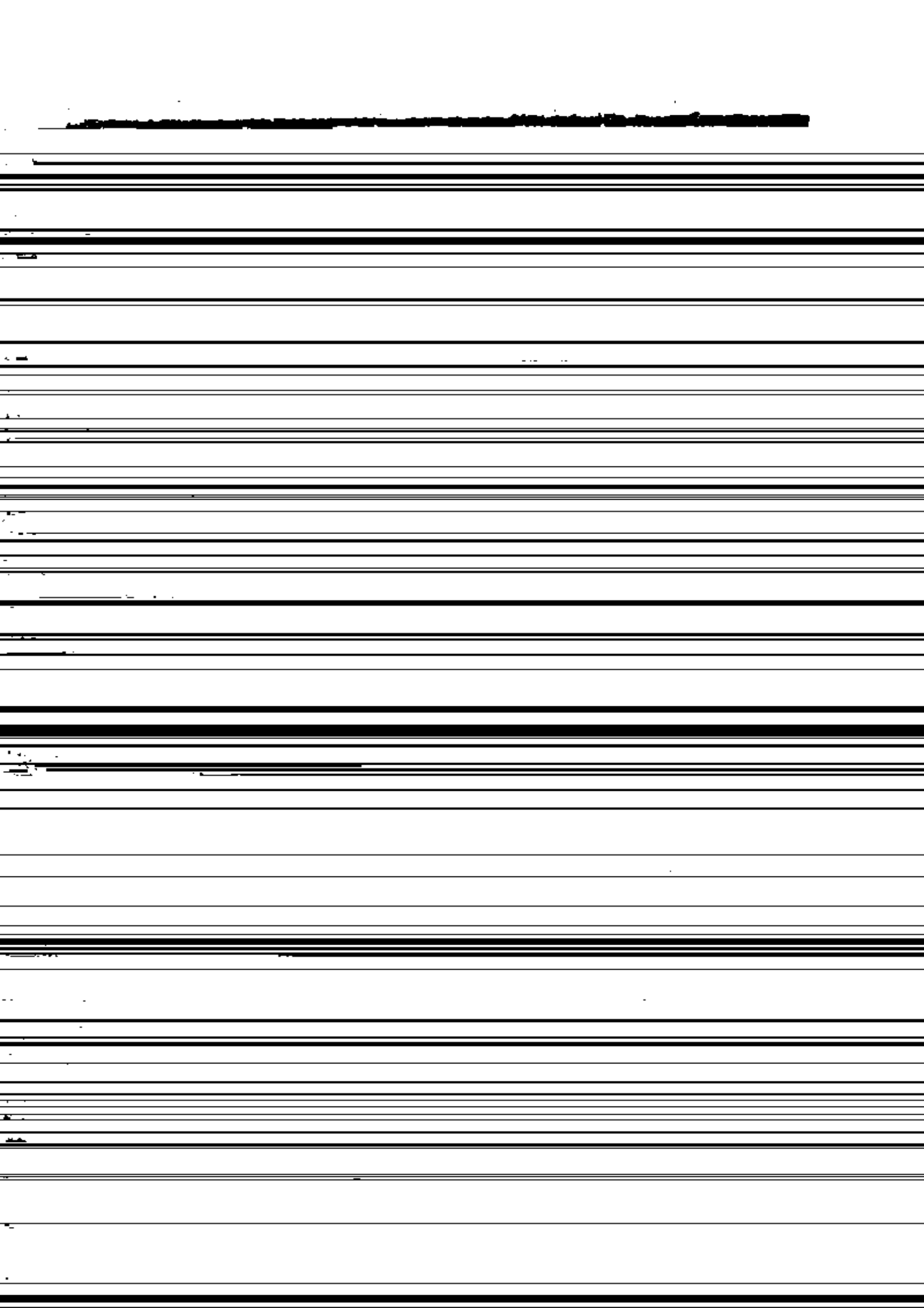
皇上躬天直之至德綜道術之源流以周程張邵朱  
子有功性學御書學達性天頒額褒美用俾海內之  
士咸曉然于嚮學入德之門意至切也顧諸儒之書

標指同異約有數端試畧舉其義以相質可乎周子  
太極圖說廣大精密性學之源也程子親受其圖而  
卒不以示人其故何歟氣質之性自程子言之或以  
爲本於太極圖說然與否與邵子先天圖爲功于易  
至矣其皇極經世亦先天之學也程子謂數學至康  
節始及于理而究不學康節之數及作易傳又不採  
其說何與易傳言理不言數朱子所深服膺及朱子  
作本義又主卜筮而不盡從易傳豈其理有殊致與



橫渠西銘明珪一而分殊程門以之開示學者而於  
正蒙則謂其言有過正蒙西銘純疵之別安在所言  
太和太虛亦與太極之旨有合焉否歟周程張邵紹  
絕學之緒朱子集諸儒之成諸士其折衷于朱子之  
說而考其同異求其要歸以著于篇

問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又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  
則審音辨律固性情之事儒者所宜亟講也夫先王  
因天地陰陽之氣定十有二辰即十有二辰生十有



用截管送吹之意以密率定其法而以累黍驗其實  
庶幾辨律爲有據與夫黃鐘定而後中聲正中聲正  
而律呂叶我

皇上中和建極神人允諧考鏡源流至精且晰諸士  
服習今古亦嘗研究其端委乎盍一一指陳以備採  
擇

問教養爲經世大務古者大司徒頒十有二職施十  
有二教于民其時家有蓋藏人鮮窳行豈盡其俗之

醕與無亦奉行德意者之克殫乃職也我

皇上子育元元數年之中賜租減賦累數千萬水旱  
獨貸猶不與焉比又厘念民間曠費罔知生計

特頒誠諭命講儲蓄之法酌撙節之宜所以爲民謀  
者

恩澤至厚今井里編氓已皆仰喻

上指力農桑倚國積可馴致家給人足之盛與夫  
風七月與噫嘻臣工諸詩相爲表裏函詩述養老慈

幼燕饗之事至纖且悉而幽頌多責成于臣工則勸  
耕積粟使閭閻不至憂匱乏者非良有司責與瘠土  
思勞沃土思逸民之情也靡侈之無節蕩佚之無紀  
以至爭訟迭興非僻時作觸法抵禁往往而有

皇上如天覆物憫其愚而矜全之者歲不絕書爲長  
吏者誠敬體好生之仁竭誠而化導之何患民氣之  
不靜而俗之不底於醇也爾多士異日皆爲國家教  
養斯民者也尙摠所蘊獻之當二焉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己酉科順天武鄉試策問二道

問將才難將德尤難故司馬法以仁愛爲制國治軍之本方今海宇甯謐萑苻不驚此師武臣衅甲時矣其各要害地事關駐防以爲民衛也乃重鎮碁布刁斗嚴明者固多市肆驛騷者亦復不少郡縣有司因文武職分至不敢呵一悍卒則兵不且爲民困與夫兵囂而不戢是謂無威聽其厲民而不制是謂無法毋乃非國家命將設防之至意與古名將多讀書曉

大義故人爭愛其德羊叔子社元凱其統也意偏裨  
以才勝大將以仁勝制敵以才勝坐鎮以仁勝與抑  
文經武緯才德兼備斯兵民胥利而不病與其悉籌  
之問人才宜及鋒而用文與武無二道也武臣封疆  
攸寄尤資技勇英銳以備折衝我朝自設武科來取  
士稱極盛矣獨是聽選需次淹抑多年精力就衰始  
授一職國家奚賴焉議者謂樞臣典選應核年力嚴  
甄汰是亦疏通之一法與科目而外其途太濫流品



雜而營競生或尙有可澄別者歟在外鎮將以下庸  
耄曠職豈日無人茲者

車駕所至曾親加罷斥矣或應責提鎮臣不時劾奏  
以清賢路與古有由部曲拔爲上將者所以待奇技  
異勇也或別置一格以示獎勵可與旣疏積壅之弊  
復收軼羣之才多士盍借箸焉



文貞公集卷九

京口 張玉書素存著

碑

擬勒石拖諾山恭紀

聖武神功之碑

皇帝受天景命撫有四海東西極日之出入罔不稱  
臣奉朔修職貢惟謹而厄魯特噶爾丹獨自越於生  
成覆載之氣狂逞構釁以上干天罰於是

三才圖會 卷之七  
皇帝赫然震怒以康熙三十五年春定議聲討

上親總六師從中路入

命領侍衛內大臣伯費揚古爲撫遠大將軍會陝西  
將軍舒書博濟孫思克從西路入截擊賊後而盛京  
黑龍江寧古塔諸路則各厲兵以須用備策應二月  
癸丑以師期昭告天地宗社在京畿務悉屬留守綜  
理焉丙辰車駕發京師皇子侍武 分筦軍事

師出獨石口跋履沙磧喀倫經 陵 克魯倫河賊

懼遁追奔逐北直抵拖諾山凡歷三千里五月戊辰旋師而西路大軍卽以是日邀集賊兵賊大敗散以二十餘年久戰鬪橫行塞外之勁寇

天戈所指甫七十日一舉而草薶禽獮之成功之速制勝之奇古所未有臣玉書幸與扈從獲觀盛事紀實勒銘以垂曾永久是惟臣職謹按厄魯特與喀爾喀同屬奉貢之國彼此交鄰致與兵革喀爾喀七旗皆潰叩邊請內附而噶爾丹修怨不已輒恣攻劫抗

悖

諭旨茂棄誓言自闌入克魯倫河無禁捕網木查爾托  
音遂偪處土喇克魯倫交近之地處我使臣擾我邊  
境煽惑我諸外藩蒙古肆惡極矣假使及今不早事  
撲滅勢必滋異日西北緣邊之患方三十九年秋  
皇上曾用密策誘噶爾丹至烏湖布通距京師僅七  
百里爾時眾軍合力奮擊可使  
顧  
乘輿未親莅軍致賊得以詭遁

皇上深念狡寇叵測不以天威臨之弗克剪刈所由  
廷臣交章乞留而

宸衷內斷決計親征職是故也出師以後經行兩月  
屢遣謀潛往偵賊至五月朔師次拖陵始知賊尙伏  
克魯倫河

上大悅命八旗及前鋒火器綠旗蒙古諸營兵畢會  
圖示陣法紀律加嚴旗旄之盛士馬之眾彌山溢谷  
綿亘數十里外藩君長無不相顧駭怖而噶爾丹方

謂道阻水濶大師必不能臻至比

聖恩曲宥賊俘命隨我使臣責

勅旨告以

至尊親臨趨令嚮順猶曰

皇帝不安坐中國能飛渡瀚海耶及登高阜瞭視

天子旌麾乃大驚且謂與烏瀾布通之師異甚顧懼

罪不敢面縛乞降竟棄克魯倫河指土喇河而遁克

魯倫河爲塞外巨浸水草豐蔚足資戰守



上初意賊欲拒戰必據河前一夕飭軍中環甲戒嚴且密授諸將方畧既至顧謂侍臣曰賊懦弱不知據此河其無能爲明矣亟統軍追之約賚而行越三日至克勒和朔賊所棄氈廬鎧甲釜甌之屬不絕於道又二日至拖諾山俘獲生口言賊晨夜倉皇奔迸今當越土喇河於是

上諭諸大臣謂西路大軍刻期抵土喇必已躡賊後賊雖遁亦無復之今所急餽餽耳當旋師經畫兩路

軍食越日下令

上統中路大軍還而特遣領侍衛內大臣馬思哈爲  
平北大將軍將精銳逼之於時噶爾丹方從土喇竄  
走至昭木多適與西路軍遇大將軍費揚古偕孫思  
克督諸將連擊自未迄西俘斬數千追擊三十里畧  
獲子女及牲畜算在堪多山積噶爾丹僅以死馬踐  
身遁夫當用兵之始

皇上卽定計遣西路軍先入比師旣載道降

手諭至費揚古軍中馳問師期者使命不絕時或疑  
荒塞曠邈恐遮道擊賊未可必得至是乃嘆

睿謀周悉不啻坐照萬里然非

皇上躬統大軍直逼賊壘安知狡謀詭計不更從他  
道奔軼是賊之潰敗於西師乃中路大兵扼賊之吭  
挈而付諸西路將士使其尾擊而殲滅之者也猗歟  
盛矣昔史稱戎狄荒服謂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  
去故歷代成功北塞者絕少又稱沙磧千里冬風如

割夏風如焚人跡罕有至者絃以肺徒數十萬鐵騎  
颯颯深入無人之境如行內地自始出以至旋師膚  
功克奏無一困憊何古難而今易耶仰惟

皇上除暴救民之念至殷且切師中往返十旬觸冒  
寒暑躬歷勤勞日御一餐飲惟濁水沙陀嶺坂且騎  
且步每有羣下不能堪者

上怡然處之最優恤者軍士最慎惜者馬力最早計  
者轉輸最匱念者水草調給衣廩頒賚廐駟而軍心

悅矣風雪必謹飼秣必時而馬力紓矣中路之轉餉  
多方協輓而軍無匱食西師之飢疲適資寇糧而士  
得宿飽大漠之區不毛之士兼以冰雪凝沍之時素  
無井泉而泉忽溢涌素無茂草而草皆叢生師行所  
至每獲非常靈異之助此豈人力所能致哉天祐之  
矣在易之大有上九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  
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惟我  
皇上北征一舉順天而孚人斯天意與

聖心兩相符合山川百神莫不協應臣敬撰銘詩留  
示奕禩使知我

皇上布昭聖武綿國家億萬世靈長之祚者無非奉  
天道以行王事三代而下無足媿儷銘曰惟天丕覆  
春生秋肅化彌宇宙惟

聖法天仁育義正道洽垓埏

聖恩浩穰重譯畢至莫敢不來享

聖威如霆四征弗諱莫敢不來庭蠢爾狡寇僻處窮

荒肆擾邊埃悖天虐氓蔑誓拒命游啟逆萌相彼狂  
啞恩不可懷德不可結度彼凶謀如虺斯螫如苗有  
蠹

天子曰吁蔓草易滋予其亟圖之師難遙制克敵在  
機予其親莅之廼籌軍幄諸路並馳或犄或角廼刻  
師期中夏畢會勿疾勿遲廼命轉粟載輪或輓勿憚  
輟瘞廼命度泉載浚載鑿罔避深堅廼設郵驛我軍  
用蘇廼置斥埃廼謹羅偵敵情斯售廟謨備矣明誓

六師所向迅驚昭告神祇以禱以較百靈咸熙爰建  
旌旂爰蒐卒乘爰飭戈矛前茅戾止中權銳止後勁  
厲止虎旅嘽嘽捷若風雨奮若羽翰軍聲烈烈翦彼  
鶚林轢彼鼠穴彼昏實愚謂茲沙磧泉涸草枯

王師不撓有相自天馬騰士飽彼昏實蠢旣覩

王師駭自天降卷甲而邁宵遁如鶩棄及乳雛西師  
洸洸遠涉瀚海注矢天狼狼奔甫屆軍鋒大塵移時  
立敗俘廼甲兵籍廼軍械餉廼率牲幕庭犁矣賊眾



攜矣斯授首期矣旌門獻捷眾聲若雷宸謨悉協  
天子曰俞自茲邊鄙庶無後虞絕塞無垠縱橫掃蕩  
不逾七旬邊沙如壘建威銷萌何翅萬里維山逶迤  
式名拖諾黃鉞是麾于茲停蹕于茲振旅允宜紀實  
我  
皇決勝眾議勿惰羣疑勿聽我  
皇握樞效順則撫搆逆則誅威以仁行謀以智神功  
以斷成肆殊方重譯歷世千億永覩茲石

151

151

7

擬勒石狼居胥山恭紀

聖武神功之碑

國家誕膺景祚累葉熙洽

皇帝以文武聖神之德式廓歷代未隸版圖之疆宇  
薄海內外翕然同風獨厄魯特噶爾丹負固不率命  
爲邊境患

皇上三臨絕漠聲罪致討決歲之內盡離散其黨羽  
而蹙凶渠以就天殛威震流沙功越千古惟狼居胥

爲

御蹕視師之地先後用兵機宜應勒銘茲山垂示奕  
禩臣末學夤陋不能頌揚盛美顧扈從日久分宜紀  
載謹據所見聞縷述萬一按厄魯特噶爾丹乃西塞  
外一巨寇也其先世本元之牧隸後漸強盛有四部  
落之眾噶爾丹初依達賴喇嘛爲僧未幾遁還自戕  
殺其骨肉吞併四部落游逞虐於鄰境蒙古其迤西  
回人若撒馬喇罕哈薩克牙爾勤土魯番哈密之屬

千有二百餘城皆漢西域城郭諸國地噶爾丹悉劫而斂之最後與喀爾喀爭郅破降其七旗數十萬眾虐燄益張及喀爾喀台吉汗等窘迫內附噶爾丹竟追入我近邊自烏爾會直抵烏瀾布通外托索仇雪憤之辭內藏窺伺中原之意惟

聖心早燭其奸故遣師迎擊具有成算時右翼軍失地利致賊遁走自茲六年

皇上廑念邊務未嘗一日弛備康熙三十五年春噶

爾丹闖入我土喇克魯倫河

上曰此滅寇之機不可失也顧前事具在非朕親總  
六師則寇終不克滅而國威無由以伸于是決策

親征不參眾議二月癸丑師行自中路入遣大將軍  
費揚古與將軍博濟孫思克等由西路遮賊後且預  
刻會師之期五月

上身先諸將從克魯倫追擊逼賊渡土喇適與西路  
軍遇遂大破之於昭木多俘獲人口牲畜穀糧山積

噶爾丹雖跳身遁而勢窮力殫滅亡之形已決是  
大駕親征之舉一出塞而使賊軍盡潰者此也噶爾  
丹卷甲西竄假息于枯倫百爾齊爾等地至九月  
上復統軍出邊抵歸化城乘冰濟河駐蹕于鄂爾多  
斯宣示威德厄魯特台吉寨桑人眾自拔來歸者次  
第恩養並加祿秩噶爾丹窺我屯聚餘糧遣其親信  
丹濟喇來劫我軍擊走之賊益困無所得食因令格  
壘沽英寨桑詭辭歸命

上雖寬恩許之而心察其詐治軍益嚴令諸將士秣馬雲中以俟春舉且預調肅州大軍駐卜隆吉爾邊截要害以斷賊奔赴乞援之路是

大駕親征之舉再出塞而使賊勢日蹙者此也三十  
六年二月上莅雲中陳師鞠旅

詔諸軍取道塞外

駕巡行緣邊州郡歷山川深峻之險經古五原榆谿  
濟河至甯夏于時諸軍畢會鐵騎雲集



止熟籌軍食令人持糗糧足支四月又置遞轉粟待  
于境上以濟旋師經畫既畢

駕巡賀蘭山出塞進次狼居胥山麓

召諸將指示方畧命會大將軍費揚古師于郭多里  
並進搜討是時噶爾丹震懼

天威遁匿于阿察阿穆塔台之地比聞其子色不騰  
巴爾朱爾爲哈密回人所俘又青海眾台吉舊稱媼  
威今皆奉表輸誠于我而西番諦巴向與彼唇齒相

倚頃亦恐懼謝罪噶爾丹方進退失路復聞

車駕已出朔方方知鉄鉞在卽天怒人怨無地倖存  
遂以閏月十三日仰藥自殺餘眾潰散幕庭悉空四  
月丙辰

上始乘舟遵大河而還又越月丹濟喇復率潰散之  
眾從哈密來歸是

大駕親征之舉三出塞而使賊無遺類者此也茲者  
武功告成中外欣悅而當誓師之始廷臣交章勸阻

不無回惑惟我

皇上毅然興師謂臨大事非斷不可夫歷代致師邊  
塞罕覩成績

皇上睿斷不疑以此寇爲必可殄滅而卒能制勝不  
爽毫髮何廟畧之神若是此非臣下私智所能測也  
聖人舉事動合天心用兵機宜務乘時會方喀爾喀  
之內嚮也固知逆寇狡謀必將借詞構釁顧古帝王  
興滅繼絕之仁持危扶傾之義未有道人叩關求附

不加收恤者則拯其困厄而拊慰安全之所以合天心者至矣烏瀾布通之役

詔勿遣師窮追仍降

諭旨導以改圖貢市永安生理去年春師已壓境復  
屢

勅諭以禍福及賊旣敗遁又德音誕布趣令嚮順好  
生宥罪之意至勤且懇所以合天心者至矣噶爾丹  
怙終不悛殘害族類毒痛生靈罪不容追師行討逆

止爲中外元元圖休息弭後患之計而初非利其一  
土一民爲我中國尺寸之用所以合天心者至矣

鑿輿三駕自寒徂暑踐不毛之地而草忽茁生鑿荒  
漠之區而泉忽溢涌觀於百靈協應而上天之默佑  
蓋益有明驗焉至于仁義之師所嚮必克倘非

睿謀適與時會則成功猶未若斯之速也我國家士  
卒精強什伯往代比年以來

聖躬親加訓練人爭效用自噶爾丹倣擾邊塞諸將

士無不奮志敵愾北征旣捷賊大挫不能復振其部  
眾盡懷異心而族屬尤多怨望不及是時早圖撲滅  
則恐殘喘苟延尋復滋蔓乘彼眾叛親離之際亟行  
除惡務盡之誅機會適符殲鋤可預決矣且夫眾口  
臆說不無回惑者不過以大漠荒邈致疑于懸軍深  
入之難而我

皇上洞察賊情明悉地勢雖蹤跡靡定而謂彼住牧  
必依水草颺舉必以夏秋往來動止自有恆所夫是

以坐籌帷幄而如目覩其山川險易之形警蹕邊庭  
而如徧歷其出沒經行之徑六軍分道而皆扼其要  
衝偏師設伏而適遏其歸路我軍方壯彼力已衰遂  
致滅亡不煩折矢此皆

宸衷操萬全之幾握必勝之算然後能順天乘時毅  
然行事而有斷必成如此自獯鬻獫狁匈奴突厥以  
來歷代征伐之已事備在史冊以今視古相懸何啻  
百倍哉自茲以往含齒戴髮無一不臣之人西郵朔

漠無一不賓之國邊塵不聳關門晏閉誠擬古之所  
未有一時百官羣黎咸環闕頌至治而我

皇上辭顯號而不居軫民依而益切宗社太平有道  
之長實賴

聖心敬天勤民綿于有永臣謹拜手稽首銓次本末  
而系之以銘曰

聖人在宥函宇帡幪丕洽文德載揚武功文以撫眾  
武以鋤凶稂莠既刈良苗斯豐緬被朔漠狡寇窟處



昔共職貢世甯厥土自絕于天躡我邊圉聚若鳥獸  
散若風雨我

皇覆露德音頻仍悔罪內嚮庶汝用矜厥心不懲神  
人怨憎

皇赫斯怒捷伐是膺乃總貔貅

躬親韎韐直馳中堅預扼歸路困獸猶鬪窮猿卒仆  
賊勢大摧罔敢枝梧粵自北遁卷甲西奔收合餘燼  
或伏或蹲食盡而飢逋竄孔繁

皇命亟擊芟柝鋤根

鑿鈴冬狩滅御約齋豐州之北大河之西降人踵至  
羣醜內攜執迷者滅炳若燭犀爰及早春三臨朔塞  
羌來歸俘鵠鷖就逮爰飭我旅爰敵我愾軍鋒兩道  
鐵駟千隊烈烈神武先聲載塗洊逼靈朔載張威弧  
賊悔噬臍賊懼切膚一夕自斃訖就天誅惟

皇濯征時經一載出入萬里洪河瀚海捷書馳聞軍  
心樂愷欣仰

睿謀續媿因壘

睿謀維何蚤設三覆紘網恢張莫敢潰走如鳥在笱  
如狄在囿以縱以擒神機盪寇方師始出整旆建旗  
九重經畫儲峙百需厯無輟市田無算車過師十萬  
如行康衢今軍旋歸馬騰士飽片甲不頓斥埃無擾  
日晶月熒氛翳迭掃蠻戎羌氏悉遵王道

聖心仁愛銳意止戈一視中外力拯瘠疴各謹爾職  
各寧爾家

皇則錫福自邇訖遐絜我藩臣四十九部環塞族居  
時邁式序旣翦蜂螭旣殛獫狁尙協乃心載瞻我武  
嶽嶽狼胥史冊著聞神威遐暢

親駐六軍惟天時佑惟神助欣磨崖深刻用昭大勳  
大勳告成

皇益布德地博天崇生民允殖

聖神文武惟

帝時克於萬斯年祚永無極

二等伯謚忠直宜公墓碑

國家之有重臣猶九廟之有宗器巨室之有棟梁也  
其用之也非一日之報則其蓄之也亦非一日之積  
宋蘇文忠公銘張文定之墓謂仁宗在位四十餘年  
蒐攬天下豪傑既自以爲股肱心膂而又留爲三世  
子孫百年之用余嘗讀其文以爲知言伏覩

祖宗朝英傑景附際會風雲長養培護傳之累葉更  
有度越前代萬萬者如二等伯宜公其尤著者也公

諱爾登滿洲人父至勇公額一巴圖魯以開國勲配食

太廟公生而明敏才識絕人自幼嫻習武畧天命中  
筮仕爲裨將

太宗文皇帝素廉知公才益見任用授三等阿思哈  
哈番會他軍誑誤落職崇德中大師再畧明都公在  
行間與敵軍遇敵軍逆戰者千餘人公率勁卒三千  
人擊之敵敗走盡獲其馬匹有謀者言明總兵祖大

壽偕高某分兵二千潛襲我軍時我軍用步卒設伏以待敵逡巡不前公乃將四十騎紆道誘敵且戰且却敵兵遂退伏公與伏兵合力奮擊大敗之錦州之役公率多爾機蝦等將右翼時敵眾我寡諸將相顧貽愕莫敢進擊公觸刃先登與敵共戰四合皆敗之公勇力冠諸軍而其潛機制敵應變如神尤爲諸老臣宿將所難故所至皆獲勝崇德六年以功授原職世祖章皇帝既定燕京推恩勲舊晉一等阿思哈哈

番郊祀禮成

覃恩在廷諸臣以及公父至勇公有世勲特晉公三等精奇尼哈番嗣兩遇

尊號禮成復由三等伯晉封二等伯世襲不替

今上御極之二年六月以疾卒於位朝廷聞之震悼遣官諭祭

恩賚有加易名忠直年六十有八夫史稱召公畢公爲周室元老歷事文武成康四世而其壽考皆逾百



齡以我公方之則始襄締造之功繼贊太平之業巋  
然四世之老矣而躬親矢石久歷戎行武公之

畢召二公猶且過之獨是康強白首雖 爲 年而  
論者猶以未登期頤爲公未盡之憾嗚呼以至勇爲  
父以忠直爲子其爲不朽豈復可以年齒論哉公生  
子一人早卒孫嚆篤襲封二等伯爲內大臣護軍統  
領嚆公將樹石於公墓道而乞文于余余不能悉公  
行事特援據舊聞述其梗概聊以誌我國家人才之

盛云爾銘曰天翊景運英傑駿奔奕葉光裕厥有世  
臣赫赫忠直偉畧絕人克紹至勇益大厥聲龍韜虎  
畧擎風躍雲斬關薙寇佐命作京遺孽未熄提戈四  
征應手斷航前無堅城丹書鐵券土賞是膺白首耆  
艾允矣國楨人雖云亡令名永存勒茲片石百祀有

徵

內國史院大學士蘇公墓碑

公諱納海滿洲人生而魁梧奇偉自幼負文武大畧  
筮仕爲和碩睿親王護衛屢從征伐戮力効謀一時  
老臣宿將皆遜謝以爲不及

世祖章皇帝素廉知公名謂公才可以侍左右贊密  
勿不宜僅煩以摧鋒陷陣之事于是

特簡內宏文院學士累遇

覃恩授拜他喇布勒哈番復晉吏部右侍郎兼管副

都統事其典銓也和而介直而不苛其佐都統也肅而溫簡而有制以故人無識不識咸心折焉會他事註誤解任未幾

先皇帝惜公才召還禁近復授內國史院學士旋充經筵講官嗣加禮部左侍郎改中和殿學士又以年勞加太子少保陞工部尙書尋轉兵部尙書公贊理日久譽望日隆恭遇

皇上登極倚任老成簡求碩輔遂拜內國史院大學

士康熙二年以原銜出管戶部尙書事釐奸剔穢宿  
弊爲之一清五年以撥地爲枋政者所銜遂至不祿  
焉八年

皇上躬親大政深恤沈寃優

詔復公官易名襄愍仍遣官致祭立碑于墓道嗚呼  
先皇帝與我

皇上之知公者可謂深矣公之所以報

主知者亦可謂忠且盡矣而使白首耆艾公忠骨鯁

之臣訖不克長佐國家太平之治此朝野所歆歆太  
息而致痛于百身莫贖者而公之名則已垂竹帛流  
青史矣死生禍福會何足爲公輕重也哉

鎮守西安將軍三等精奇尼哈番傳公墓碑  
公諱喀禪滿洲人雄毅多大畧自幼以樹勛立名

崇德間筮仕爲壯大旋襲父職授一等阿達哈哈  
番兼管佐領未幾出理部務爲工部理事官復調戶  
部及

世祖章皇帝命將入關驅除流寇公身履戎行有勤  
寇功加一拖沙喇哈番順治三年以才品擢授鎮守  
西安等處將軍屢遇

覃恩歷晉一等阿思哈哈番五年回寇據邊境煽亂  
甘肅兩鎮同日被陷勢猖獗真能禦公親提軍馳擊  
賊渠郭真君劉文秉以騎步兵二千迎敵大敗之斬  
真君於軍生擒文秉時賊軍猶踞甘州城公率大軍  
圍城數匝以待其自困久之賊潛引兵欲突圍出遮  
擊之兩戰兩克遂拔甘州嗣圍河州城賊以騎兵二  
千餘間道來援公馳斬其將王大宏餘黨奔潰河州  
就撫並招納涼州一路降眾由是西甯一路帖然無



邊燧之警矣

今上御極之二年以西山賊首郝搖旗等歲久負固三省會師合勦公以宿將指揮諸軍口授方畧一鼓而進盡殲賊巢生擒搖旗及袁宗第等招誘僞將七千餘人房竹遂定以功超拜三等精奇尼哈番鎮西安如故康熙七年具疏自陳老疾

上篤念將軍勞苦俯俞其請越明年三月廿七日竟以病逝年六十有二訃聞于朝特遣大鴻臚臨喪諭

祭蓋異數也嗚呼公之在行闕者豈才餘學爾鎮編  
中者二十有三年從來大將專闢建旗之久未有著  
斯之盛者也而躬冒矢石戰必勝攻必克奇勛偉伐  
屢見疊書且刁斗嚴明市肆安堵師行所至民不知  
兵還朝之日秦人扶老携幼垂涕遮道以送公者不  
啻千百計古稱制軍之道曰仁曰勇公實備之嗚呼  
豈非所謂鷹揚虎旅之才應國家景運而奮興者乎  
以將軍非常之烈膺

三朝不次倚用之恩亦真可以無愧也矣余特詮次  
大畧勒石墓道庶幾後之觀者知所景仰其詳具在  
國史不能縷述也



護軍統領鄂公墓碑

護軍統領鄂公以康熙十四年乙卯從大師西征越三年丁巳以疾卒於秦州軍訃聞朝廷軫悼不忍使良將之沒于王事者久暴露于外也

命以骸骨歸葬于是公子博君奉公喪葬于西直門外西北郊之白塔庵而持所爲狀來請余銘余與博君交有素不敢辭因據狀而爲之誌按公姓鄂氏諱齊里滿洲世胄也祖某父某

世祖章皇帝初入關公年甫弱冠卽與從龍之列嗣後才譽益顯簡置侍衛每遇戰陣輒執螯弧先登騰機思之役和碩德豫親王師行百日畧地四千餘里俘獲無算行間諸將皆極一時之選而公其一也繼偕勁旅定雲中之變又隨和碩英親王靖羣盜之竊發晉地者又從征東粵有克敵功授佐領世襲不替公旣嫻於戰畧尤以威望爲諸將吏所讐服于是朝廷欲倚公之重彈治都會

特擢侍郎巡視西城一時輦下奸宄斂跡未幾

王師入滇公又在行陣師還又入西曹以平允著聲  
蓋公之才兼資文武如此康熙初年陞授參領國家  
承平十餘年矣方欲寢兵息獄與諸老臣宿將講恬  
嬉之樂忽歲甲寅滇黔構禍蔓延三秦大將軍統師  
西討復

命公爲護軍統領公至以計克延安又率精銳攻拔  
綏德賊聞公名輒股栗軍次平涼躬冒矢石屢挫賊

鋒王繼貞敗困武州王屏藩却走天水公之功爲獨  
多大將軍雅重公咨訪軍事委任如左右手乃積勞  
邁疾竟致不起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距  
公生天聰庚午十二月二十一日享年四十有八余  
昔預修國史稔覩累勩積伐疑公爲白首耆舊及公  
卒而年甫及艾何樹功之蚤也今公之名已垂不朽  
而公滅寇朝食之志抑而未伸不及偕諸將士獻俘  
飲至以告成功于宗社寧不痛哉配關氏累封夫人



子二長郎博君竊安次繼拉馬俱太學生候補某官  
哲嗣繼武以竟公未竟之業公可以無憾矣愛系之  
第曰大生我公棟梁倚重孝斯作忠謀以兼勇川停  
岳峙夙荷殊寵斬將奪旗風馳電掣星殞于西一軍  
號湧沒而猶視敵爲震恐大燕酬功祁連象象勒功  
豐碑韓范接踵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誥贈通議大夫包衣太傅公墓碑

國家受命溥將人才蔚起一時文武重臣樹功伐于不朽者固已接踵相將而禁闈之中後先奔走其職爲至親其地爲至近非得通敏持重有幹濟之才者不能勝任無憾以余所聞通議大夫包衣太傅公出入內廷克舉厥職洵足與諸舊臣卓然媲美青史者也公姓某氏滿洲人世有令德考贈奉政大夫拖沙喇哈番品級包衣大諱賈妣某氏公生而天姿英邁

識量閱遠著齡動止不凡爲族黨所器重既壯而胸  
具經緯所至事集人多稱之

世祖章皇帝察知公才拔置禁掖援物林大秩與壯  
大同公筮仕卽以勤慎著聞每有任使輒當

上指未幾擢包衣大秩視拖沙喇哈番包衣大之職  
前代所未有自

乘輿服御以及飲食日用之節出入起居罔不綜理  
蓋如周禮職內職歲掌舍掌次籩人幕人諸事總于

天官之屬者包衣大皆得領之任繁責重與外朝迥異公感激自奮力矢精白以期報稱內廷事無鉅細凡經公指畫悉中程度以累勞增秩視拜他喇布勒哈番公位望日隆名譽日起而奉職益謙抑自下以故人爭仰公之德而

聖眷亦終始不衰詩所云溫其朝夕執事有恪其公之謂歟天性篤孝事親先意承志就養無方贈大夫既卽世於所行事終身無改素好施予扶危拯困惟

身是視嫺戚有貧乏者委曲賙卹之無倦容至于守  
已以正遇物以誠視國事如身事自少壯登朝以迄  
于白首未嘗一事或渝此人情之所甚難而公處之  
若素是真不可及矣公生于某年某月某日卒于某  
年某月某日子五人長舒祿內務府慶豐司員外郎  
次阿哈占拖沙喇哈番二等侍衛狀大次薩哈連內  
廷供奉次佛內務府營造司郎中佐領兼管護軍參  
領次費揚古亦內廷供奉公諸子咸繼公官禁近才

品行誼不減于公受

上眷遇甚渥屢被

覃恩文階武職先後追贈公至通議大夫繼自今以  
往諸子晉陟名卿而諸孫將復繩繩嗣美則所以慰  
公于九原而光大公之遺緒者夫甯有艾歟康熙某  
年某月某日公之子奉公喪葬于某鄉某原既葬于  
某年將勒石墓道以傳示不朽而屬文于余余辱交  
于參領公得悉公生平梗概謹據所聞詮次書之辭

雖弗文而事皆核實用俾後之人知所景仰焉



甘肅總兵佐領陳公墓碑

公諱伯通字魁吾世爲三韓望族起家署章京

太宗朝陞佐領屢從征伐加攻朝鮮服蒙古克錦州  
下松山拔大凌河此國家開拓疆土戡定中原時也  
諸將士有事茲役者功輒稱最而公身在行間所至  
著績視諸將士功獨多迄

世祖章皇帝入關建鼎窮追逋寇公復從王師長驅  
逐北大破賊於潼關關中既定旋拜西安留守未幾

孟公喬芳持節督秦時河西五鎮初下計非得素有  
威望負文武大畧者領重兵鎮之不可雅意屬公卽  
拜疏請授公甘肅總戎已得命矣會江西有叛將之  
變羽檄乞援甚急公奉調馳往竟未赴甘比至江右  
叛將金聲桓業連陷數郡逆焰方熾公與諸路兵協  
力會勦未數月賊平振旅還京師一時論大將制勝  
克敵才者咸交口推轂公不日將再秉旄鉞以出而  
公自念束髮從戎披堅執銳者三十餘年戰必克攻

必勝蓋

君之靈社稷之福也今老矣且善疾不能復任金革  
遂引年乞休閱再歲以病卒年十有 嗚呼古稱  
勇將易儒將難才將易仁將難以余聞公精騎射武  
畧絕人顧嗜書史在軍中手不釋卷秉燭吟覽嘗至  
丙夜時擬之杜征南又性仁慈凡有俘獲輒矜釋之  
曰此一時誤罹賊網耳縱之令自新皆朝廷赤子也  
所俘眾感泣叩首而去公以百戰成大功而其在軍

不肯妄殺一人如此夫不妄殺人者必有後今公之  
子孫先後躋貴顯繩繩繼繼益大公之家聲不可謂  
非天道也子六人長養忠京口固山大能紹公志讀  
書明大義折節與人交人咸德之次某次某孫長嘉  
善佐領次嘉猷太常寺少卿次內閣撰文申書舍人  
亦以文學稱俱養忠出公墓在某鄉某原奉常將立  
碑墓道以垂示不朽而乞文于余余不能悉公行事  
爲述其梗概以見公之積善餘慶而陳氏之福蓋未

有艾云

本草綱目

卷之四

四



誥授光祿大夫護軍統領兼佐領世襲拖沙喇哈番

柯公神道碑

玉書承乏總修國史歷觀本朝創業以來英賢佐命  
事不絕書自配食廟廷數公而外其豐功偉伐彪炳  
于史策者實較往代爲獨盛其有身歷四朝戰績輝  
赫而始終一節勁挺不撓者如護軍統領柯公眞卓  
然名臣之冠冕也公諱柯爾崑其先建州靈椿里人  
高祖業世曾祖德錫在勝國時皆以都督同知總領

建州等衛祖翰于國初歸命累官侍從大臣父紹茲以佐領爲大貝勒府總管公生有異相目光若朗星聲如虬虎年始齟齬蹻健異常兒

太祖高皇帝見而異之卽

命侍從出入禁闈者數年爲大貝勒三等護衛武力絕倫能開十餘石弓

太宗皇帝定蒙古平朝鮮入大同公皆在行間多所擒馘以功授前鋒護衛睿親王鄭親王更番圍明錦



州公從鄭親王軍以設伏計屢敗敵兵松山之戰洪承疇祖大壽合兵十餘萬悉銳迎擊公身先陷陣連斃敵數十騎復大破之從英郡王駐杏山敵騎數千自甯遠擊我哨騎公追殺至連山馬傷徒步奪敵馬乘之遂敗敵兵從饒裕郡王觀兵于明北畿山東一路歷有敗敵功河西務之戰敵將恃勇持滿向公公發矢貫其肘意欲生得之于馬背相持久忽馬逸俱墮潞河敵長身猛力扼公兜盔事幾殆而公于水中

曳其足竟就擒師還以功授佐領兼兵部職方郎中  
順治甲申春攝政王統師入山海關與流賊兵二十  
萬遇于一片石公在軍中偕蘇公爾度率所轄兵協  
力破賊既定燕京復從英親王軍追賊于慶都又偕  
葉公臣克太原偕蘇公拜哈公甯阿連破賊二營賊  
軍潰亂遂大破之以功授世襲拜他喇布勒哈加一  
拖沙喇哈番仍辦部務未幾從肅親王入漢中與賀  
珍兵數萬遇公同覺羅巴公哈納超乘而入大破珍

漢中既平從入川擊獻賊至西充之鳳凰坡與獻忠  
兵遇同巴公及阿公爾眞蘇公拜擊殺獻殲其餘黨  
全蜀底定加授三等阿達哈哈番旋解部務爲前鋒  
參領兼佐領

太祖配天禮成以勛舊累勞進二等阿達哈哈番公  
之未還軍也公父總管公卒既還公聞之公痛不欲  
生徒跣至墓次血淚交迸廬于墓所者百餘日復從  
鄭親王平楚公力疾行兩月甫愈既至楚湖南北賊

多奔竄惟衡寶辰沅未下尙書阿公哈尼堪以別將赴沅公爲前鋒破武岡賊兵八千人斬其總兵一人時前鋒參領白爾赫圖馬傷陷敵身被數創公突入奪賊騎與乘以身翼之左右射敵不敢近所向披靡有永歷督師何騰蛟者方據湘潭移師攻之忽聞敵兵夜遁公偵之疑有伏兵俟大軍畢至自率三十騎先入而伏兵盡發矢如飛蝗公下軍拔民舍門柵爲盾鼓勇急擊大軍繼之遂拔湘潭護騰蛟又從順承

郡王自道州赴龍虎關破敵數萬以功進一等阿達  
哈哈番兼官如故嗣以

慈闈尊號禮成又兼一拖沙喇哈番世襲不替順治  
九年李定國方據衡州爲亂公復從敬謹郡王師征  
衡州定國列巨象爲陣象背坐健卒數人執火器淬  
鋒以毒中者立斃公與前鋒參領西伯臣遇敵于隘  
象連尾而至公曰象非矢石可摧惟鼻稍脆吾當與  
公協力射之西公矢先發象躑躅悲鳴仍復前進公

後發直洞其鼻象負痛遂走御者不能止賊眾遂亂  
大軍繼進破之追奔數十里時王統中軍聞前鋒勝  
遂輕騎疾行全軍皆後而賊兵伏深箐中伺王至猝  
發王遂中傷而斃公出入重圍者三求王遺骸獲焉  
奉還衡州祭殮如禮是時眾軍銜痛次骨公偕貝勒  
羅託都統圖賴等激厲諸將士疾趨寶慶遇孫可望  
于岔口賊兵號數十萬我師僅成列然人皆殊死戰  
可望據山巔遙謂公曰勇則勇矣奈眾寡不敵何公

奮呼直入聲震巖谷可望懼而退賊兵大潰湖南遂  
平貝勒羅託等具疏奏凱學士邵泰親賫以行而以  
盜賊充斥令公偕前鋒十六人爲衛疏中諱王戰歿  
事未聞于公也比至京師學士入奏久之始召公入  
公第云王薨事已載本內臣所知與學士同及師將  
還

世祖皇帝悉聞王陣歿始末怒師行之辱國而奏辭  
之多誑也

詔貝勒以下皆逮問

命議政王貝勒大臣會勸于午門

世祖御樓臨決焉時鄭親王詰責公辭甚厲公言衡  
州之役以先鋒前驅王之致陷初未目覩及王既薨  
乃透重圍求王體骨捷書所載絕不與聞及學士入  
內未經同奏故云所知與學士同今諸臣具在可其  
質也豈敢自蹈誑君之咎王曰人言靈樁里人行偽  
而言詐誠然公大恚捽縲索于地鬚髯畢張厲聲言



曰臣自齟齬侍

太祖高皇帝稍長事

太宗文皇帝俱以氣節自厲効死行陣二十餘年今  
奏事不明死自吾分王奈何以巉語坐人罪因指邵  
泰等曰爾等竟結舌無一語耶時

世祖察公詞氣憤激謂左右曰陷此黑面參領者端  
由邵泰耳遂命侍衛羣擊邵泰幾殆及具獄議公革  
職籍沒爲官奴

萬曆二十二年 卷二  
詔止奪世職仍留原官居久之護軍統領缺人廷推  
章三上未允一日

駕幸南海子

召諸議政王大臣齊集傳

旨護軍統領朝廷重臣舊制悉下廷議蓋慎之也茲  
屢舉不及柯爾崑豈以其不工俯仰故耶朕深知其  
人可膺此職于是諸王大臣咸引咎遂以  
特旨授公閱歲餘復命爲參贊大臣從

王師取黔中師至鎮道聞雲南賊中內亂馬進忠獨  
守貴州兼程急入進忠望風走遂平貴陽而賊將白  
文選出七星關踞黃平州信郡王方戒期入滇待命  
公將騎兵五千人與副都統馬爾賽偕擊之公以黃  
平居萬山中未易猝拔乃分遣爾賽誘賊甫接戰卽  
佯敗走俟文選兵大出繞其後擊之遂拔黃平文選  
竄走而全黔底定師還深被獎遇未幾扈從房山步  
獵忽以中熱眩暈而仆

三才圖會 卷二  
駕馳至仆所用諸老臣言以徑尺冰置胸次移時熱  
氣勃發始甦

聖心大慰公從昏曠中聞

天語亟強起謝固止之令肩輿還旬餘疾愈詣南苑  
謝

世祖嘉勞良久顧左右曰忠勇篤誠如柯爾崑者始  
可以爲大臣矣前奪世職非其罪也比歲暮有  
旨許寃抑者所在具陳意屬公乃甫及獻歲聞

宮車旋晏駕矣竟不果行方

世廟大漸時公露處宮門外者數日比及

上寶號痛不欲生遂成痼疾自是常臥病不視事盛  
京以東都山紅螺山宿有巨寇義州佃甲有亡命走  
兩山以圖自活者將軍請勦除之朝命公往公力疾  
行次甯遠謂監軍等曰甯遠爲兩京衝要賊無一騎  
阨守何言狂逞耶倘遽進勦恐濫及無辜于是選精  
甲數百結小隊偃旗衷甲乘夜趨義州收捕佃甲皆

束手就縛訛之皆迫于所司侵漁依伐木丁壯自保無他謀也分別癸聞副之司寇全活以數千計既歸復移疾不出

詔遣醫診視久之疾漸平而湖廣興房間有茅麓山賊爲亂賊固流寇之餘黨所謂十三家者是也自闖獻潰敗其黨先後入滇依永歷而賊一隻虎李來亨賀珍袁宗第諸人從其將堵永錫奔走于楚粵間迨楚粵滇黔先後蕩定永歷已定乃復挾明宗室朱盛

蒞者招集無賴日事鈔掠竄入興房諸縣依茅麓山  
爲巢穴而推李來亨爲盜魁楚督臣董學禮等屢戰  
敗績康熙二年朝命會師合勦廷推都統慕禮裹爲  
將軍而公與都統大學士圖海副之公等旣至荊州  
則川湖河南督撫提鎮各遣所屬健將勁旅來會遂  
從夷陵進師分軍七道以一軍護 以兩軍遏外  
援以左右翼兩軍傍鈔絕而公自率五千人爲前隊  
慕公將中軍前鋒總領賴公塔則爲遊騎往來馳擊

前隊始發賊巨萬從深箐出中軍及兩翼兵掩擊破之進至茅麓山慕公乘勝直入公力止不從爲賊所襲慕公大悔公曰當爲將軍解之部署諸將分守汎地自以二千五百人登山據險賊出過半遊騎兵衝擊大敗之陣斬賀珍等四人時李來亨獨全軍先遁公曰此賊老于行陣恐夜襲我不備乃警言縱馬擇水草休息密下令軍中候進止日暮置兵伏谿谷間偵賊至夜半來亨果率賊萬餘襲總督李國英營伏



發大敗之越數日築營上望坪以斷賊路登茅麓山  
絕頂奪賊壘以駐我師賊兵數千列火器礮石拒戰  
公統兵徐進嘗敵別遣賴塔等繞賊後擊敗其軍又  
于石坪新寨南峯山屢有斬馘逼至譚家寨賊眾萬  
餘人迎敵流矢傷僞侯李嗣名賊將金騰雲賊大敗  
不敢復出公曰語云困獸猶鬪况賊尙萬餘逼之則  
殊死出我所傷多矣曷若深溝高壘斷其餉道扼其  
要衝不出旬月可不勞而坐收賊眾于是賊糧盡援

絕賊首李來亨自經死賊將高必正等百餘人自縛  
率萬餘眾詣軍門乞降公簡閱降人得勁卒數百屬  
分隸各營其老弱子女數萬令各賫輜重散處各州  
郡悉縱爲民師還以功授拖沙喇哈番世襲罔替公  
復引疾居于家聞

### 上幸永平

詔諸王等並從公蹶然起趨政府請從許之同賴公  
塔總領圍事有王府護衛誤入圍中者言者謂諸王

慢玩所致公同賴公奏違例入圍舊有常罰諸王隨圍先行護衛等誤入王等不及知乞寬諸王之罰控御不嚴咎在臣等時皆以公言爲得大體云比還賜天閑良馬二十匹本旗都統缺人當軸者意屬公公峻拒之而止家人力諫公曰不爲身計獨不爲子孫計耶公曰是乃所以爲子孫計也越歲而當軸者敗乃服公先見云康熙七年  
皇上躬親大政公奮志欲矢報効而困臥不能視事

八年十一月二十日遂以疾終訃聞朝廷震悼

賜葬祭如例公孝友一庶弟親愛倍至二兄子視若  
所生故公歿終身悲慕焉元配耿氏繼佛氏學士納  
山女贈封俱一品夫人生子二人長卽盛京刑部侍  
郎巢可托次莫洛洪襲世職官護衛女一人適一等  
侍衛雷戚孫四人長爾滿次丕次幼其年十二月朔  
葬廣渠門外迤東五里賜地

戶部員外郎納喇君神道碑

方順治甲午乙未間

天子銳意文治嚮用甲科一時滿漢射策之士咸爭  
自鏃礪以得與于制舉爲榮而其時登進士第者亦  
往往負盛名躋顯秩蓋國家樂育涵濡之久而人才  
之應會而連茹者有如此其盛也戶部員外郎納喇  
君以文學政事聞于朝列余未及訂稿帶交每以爲  
愧旣卒之明年君之弟侍讀公察庫以墓石之文屬

余余不敢辭按君姓納喇諱噶爾噶圖世居耶黑祖  
某父噶爾蘇石君生而魁梧偉岸稍長慷慨有大畧  
性嗜書史博綜旁覽每考證一事必鉤索其原委本  
末如蘇子瞻讀書法嗣聞功令開滿州制科踴躍自  
奮曰朝廷張八紘以網士而甘廢棄爲科目外人可  
乎俛首爲制舉義稟經酌雅儼然埒于老生宿儒甲  
午鄉試登賢書乙未成進士起家兵部他赤哈哈番  
未幾晉職方司主事當是時滇黔楚粵之間方有事

兵革其他山陬海筮小醜竊發者又不時見告親藩  
宿將重鎮相望一切進止機宜或羽書奏請下所司  
區畫或廟算未決

詔諸臣詳酌方畧君雖爲主政而識議侃侃擘肌中  
理能時佐司馬之不逮比奏入輒當

上旨次第允行以故諸曹郎皆引重焉康熙八年晉  
戶部貴州司員外郎司所專核者諸路關樞之政也  
自甲辰乙巳以後關政屢變始遣分司繼歸有司繼

又視稅額多寡酌遣六曹郎及地方官分攝其事閱一歲上其數于戶部部核殿最輒以額外奇羨爲稱職受茲任者竭澤取盈君獨語諸同官曰權稅羸民氣削矣與其剝民而益稅毋甯抑稅以利民是後諸路考核咸得其平君胸中包孕今古洞達大體故其立言斷事不同于斗筭筐筭之智悻悻自見者如此方六年春君業以才品遷戶部矣會妨政者修郟興大獄君坐同族牽連廢錮迄



天子躬親大政奉詔復職始得再官戶部以

覃恩加一級君感念朝廷燭幽拔滯之仁冀早夜竭  
心力以圖報設天少假以年則其魁名碩望當益加  
赫奕而卒止于此是知可悲也已君生于天聰九年  
某月某日卒于康熙九年七月某日年八十有八子  
二人長郎圖次石圖俱蔭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  
于某原銘曰繫惟耶黑族蕃且昌歸命真龍益衍厥  
祥掇拾科第丕振前光郎署奮跡鵲峙鳳翔口贊軍

樞手畫帑藏弗忝乃職惟才則良哲人云萎吾道之  
傷鑽石埋辭用示不忘

誥授通議大夫奉天府府尹前工部右侍郎萬舍金  
公神道碑

國家受命七十餘載文教誕敷武功赫濯中外臣鄰  
罔不恪其砥礪以贊至治而豐鎬望族累葉濟美者  
尤光炳史冊如奉天府府尹萬舍金公其最著者也  
公以門蔭入仕歷官有聲凡八遷而至工部侍郎及  
註誤左遷又四遷而爲京兆尹甫一載遭疾而卒余  
爲學士時曾與公同官知公爲深公子瀚等將葬公

鐵嶺之陽以耐先兆持狀乞文于余余不敢以不敏  
辭按狀公諱世鑑字萬含其先世居臨濠有宦于遼  
者遂占籍鐵嶺祖諱玉和當

太祖高皇帝龍飛之際攀附鱗翼仕至禮部尙書授  
一等阿思哈哈番世襲豐功偉烈具在國史祖母宿  
氏周氏俱封一品夫人父諱維城仕至兵部左侍郎  
兼副都統母耶氏封一品夫人侍郎子六人公居第  
五少秉粹姿卓犖不羣既長好讀書諸子百家無不

博涉尤精于天官家言康熙六年授刑部他赤哈哈  
番持論斷事迥越于眾以是顯名十年遷通政使司  
知事十二年典銓者知公才特請于朝進文選司員  
外郎不激不隨銓政釐舉十六年出權天津關稅事  
竣吏抱牘進曰此額外餘羨也公喟然曰國家設關  
雖云抑末然商賈困憊已極司權者不能利民而忍  
自利耶悉以歸度支十七年五月進刑部郎中閱一  
載獄無寃民而朝廷稔聞公權關之政以公才宜

職要遂擢江南道監察御史會地震公條上五事具  
言陰陽災沴由人事怨鬱于下而後天變感應于上  
今大小臣工不可謂不上負朝廷下負生靈矣仰請  
乾斷勸善懲惡以弭天變十九年

上以內閣官屬職司文翰召諸曹郎試滿學士于廷  
公得優擢授內閣侍讀學士二十一年七月進學士  
兼禮部侍郎公外若木訥而遇事陳奏辦理晰微深  
中窾綮

上時顧而頷之十一月纂修

太宗文皇帝實錄成

恩賜表裏加俸一級十二月授工部右侍郎是時海氛雖靖而遷界之弊未弛民多失業二十二年有

詔分遣大臣巡歷海疆察其地之可以界民者悉與清理于是公偕副都御史雅公赴江浙同地方大吏徧閱沿海形勢因歎海濱餘黎凋瘵日甚假使結枿而漁亦何至觸目禁網而顧令坐困若是遂奏請復

温台寧三郡界外民田九千餘頃鹽田七萬四千七百畝有奇要害地應設防者仍分兵戍守其餘一切奏罷以省冗食自是棄田盡墾營制亦定民生安堵僉以爲子孫百世之利二十三年以管理錢法奉連被議左遷光祿寺少卿久之轉大理寺丞太僕寺少卿二十七年四月擢奉天府府尹十月遇

覃恩授通議大夫留都旗民錯處習尙漸澆公察利弊咨疾苦勤拊循嚴教誡不鉤距而奸無不聞不市



惠而澤無不渥匝歲之內都人戴之如慈父母顧勞苦積鬱結輻于中忽食次疾作竟不起康熙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也距生順治四年十一月初七日享年僅四十有三公生平以氣節自許不肯詭隨徇俗每大廷集議意有不合輒用兩議上請事主以誠交友以信接士以謙御下以禮雖忌者亦傾心折服而持已廉潔尤出天性尹京時一屬吏鄉產茶親賚餽公溫語慰謝之固請終不受其人歎息而去比卒

家無餘儲不能具含歛戚友咸悲感致賻而遼之士  
民奔走號泣如喪私親所在釀錢設像爭爲祠以禮  
公嗚呼使天不靳以年俾得竟其用其所設施當益  
焜耀而竟止于此是可悼也元配張氏總督福建兵  
部尙書諱朝璘女繼白氏總督三省兵部尙書諱秉  
貞女俱贈封淑人又繼克爾德氏兵部掌印郎中諱  
卜書庫女封淑人子二長瀚次瀄女一適廣東雷廉  
道僉事蘭公諱一元子候補筆帖式梓銘曰鑿閭我

我遠水湯湯篤生碩哲實爲國光崇論閎議在廷侃  
侃惟義是非或舒或卷爲民請命有害必除苟利於  
物違恤乃軀無負于國無忝所生爲清白吏克保令  
名惟遼之左枌榆舊壤公之來也膏澤是仰惠則露  
濡威則霜肅公之逝也言歸不復窆多其魄箕尾非  
神松楸蓊鬱百世如新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101

文華殿大學士戶部尙書掌翰林院事徐公  
神道碑

公以康熙三十年閏七月庚辰終于崑山里第今年  
癸酉十二月某日卜葬公于某原唯是墓道之碑所  
以鐫勒功德者公伯兄司寇公以書來屬余謂余實  
與公遊最習不可以無辭余謝不敏久之乃爲敘曰  
公諱元文字公肅別號立齋九世祖諱良自常熟遷  
崑山家焉有諱申者明宏治間官刑部主事因言壽

甯侯事杖謫湖州府推官申之曾孫諱應聘萬曆癸  
丑進士歷官太僕少卿公會祖也祖諱永美萬曆乙  
卯副貢父諱開法恩貢生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經  
筵講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其後又以伯兄推恩皆贈  
至刑部尙書公兄弟四人而公行第三與伯兄司寇  
仲兄中允年相次家塾講論友愛秩如敦尙行誼厭  
時俗骯髒倡興古學一時海內知名之士莫不傾慕  
爭相依歸者順治甲午舉鄉試己亥進士第一人傳

臚畢

世祖召見乾清門諭以特簡之意還啟

太皇太后曰今歲得一佳狀元賜冠帶蟒服裘靴視  
舊典有加明日公率諸進士謝恩

世祖爲御殿百官陪列鴻臚讀表前此未有也除官  
翰林院修撰數被宣召嘗從幸南苑

賜乘御馬

命學士折公納庫爲執鞭公辭以館師不敢乃改使

侍衛又常晚對便殿夜分

賜饌

世祖問從者得無飢乎卽使侍衛賜之食公賦詩紀  
恩一日同諸詞臣入見

命撰孚齋說孚齋

世祖所讀書處也公文成

世祖獨覽之稱善而命刻行之一日攜公至僧恣蕉  
園方丈問以釋氏書公謝不習



世祖亦不强之語曰此人大有見解狀元朕所親拔  
此朕一門生也恣及左右皆稽首賀及

世祖寘天公哭臨獨哀歲以國諱日齋毋蔬食慘戚  
者終其身今

上嗣位會江南奏銷案起坐累謫謫璽儀衛經歷逾  
四年事白復職假歸丁外艱已酉起補國史院修撰  
陞祕書院侍讀陝西鄉試主考明年遷國子監祭酒  
充經筵講官公音吐宏亮聞雅方重進講稱

旨自是每遇經筵必命公講至登政府猶然公之在成均也慨學校廢弛毅然以師道自任疏請權順治間例令直省督學臣選擇諸生文行兼優者及復鄉試副榜貢生並起送入監以爲如此則辟雍多經明行修之士而入粟之士亦將有所與起得

旨下部議行復請廣監生中式之額且力陳輸納之不可者有四章下所司納例自河工外得一切停止爲祭酒四年學政大飭後公在西臺

上語閣臣徐某爲祭酒規條嚴肅滿洲子弟不率教者必加撻責至今猶畏之後來那得如此人其爲上見思如此十三年甲寅進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

太宗實錄副總裁乙卯四月改翰林院掌院學士兼官如故尋充日講官起居注癸丑教習庶吉士中允方讀書史館公辭不許而特免中允教習公日與桐城今宗伯張公進講宏德殿敷陳凱切奉

命屬諸詞臣分撰綱目講義公手自裁定及進呈疏  
有云伏祈聖聰時留省覽以此啟益睿知以此振厲  
精神則得之臣工之講論者淺而得之夙夜之體驗  
者深得之片言之會悟者微而得之一心之運用者  
大其隨事獻規發於誠愛多此類也丙辰充孝經衍  
義總裁武闈正主考是科武闈主考止改用二人值  
車駕方出封

旨留閣中日朕自與一好主考及發視乃公也尋丁

內艱歸已未二月服未禫

特召監修明史學士充監修非故事也秋赴闕自陳且辭新命不允因疏請購遺書徵遺獻舉堪纂修者七人部議不允

上特從之時未有學士缺

上特改內閣學士項景襄爲兵部侍郎而用公公在內閣遇事敢言不肯媵阿隨俗上下九卿會推江西按察使有舉張仲舉者御史唐朝彞力言仲舉在閩

無善狀科道公疏劾朝奠副都御史李仙根給事中  
李宗孔不願署名遂並勘之部議當兩人降級朝奠  
革職

上曰此處分太過公奏會推本欲公之廷論今科道  
公疏必不許一人不列名者恐後來妄有抨擊隨聲  
附和流毒何窮

上曰當免處分公曰凡言免者謂有罪而  
聖恩獨寬之也臣以爲三臣實未有罪

聖旨但云不必處分則所全多矣

上然之言官有請遣大臣巡方者公曰巡方向遣御史以有內臺彈壓耳今遣大臣若妄作威福適足爲地方之害

上是其言罷不遣公感激

上遇益思自披瀝每隨閣臣於

上前陳奏取進止

上每問必具言本末務達已意乃止尤留意刑獄當

秋決抱牘具陳所宜決宜留者及他所條對甚悉

上多從焉超拜都察院左都御史入謝乾清門近侍  
傳

上語褒嘉且述講筵之勞

賜御書墨蹟三又傳

諭朕久不作書頃試筆得鳶飛魚躍四大字並以賜  
卿公頓首謝尋復充經筵講官值滇南將定公疏陳  
善後之宜以爲與逆同惡者業許自新宜明布



恩旨悉爲泐除應補職者量與換補緣旗職銜願補  
伍者量行撥補緣旗缺伍其他一概散遣爲民分道  
安插於事體爲便又言滇南閩越所在橫罹藩虐占  
奪民利害政干紀宜及初定之辰申飭禁止在粵東  
者五曰鹽埠之害曰渡稅之害曰總店之害曰市舶  
之害曰魚課之害在閩地者四曰鹽稅之害曰報船  
之害曰冒擾驛夫之害曰牙行渡稅之害在滇南者  
四曰勛庄之害曰圍田之害曰兵多之害俱下九卿

會議初御史劉安國請察隱占田畝州縣利其陞敘  
多捏報累民公力言其弊謂名爲加糧實耗糧戶名  
爲清弊實長弊源臣訪得山西蒲縣本貧瘠前令捏  
報派賠乃至庠生王命新曹大朋各賣其子女而廩  
生賈松年竟自鬻於平陽軍營夫婦執役又聞山東  
棲霞縣民亦因賠累多致失業督撫旣其欺妄於前  
須爲之掩覆于後請明諭以從前之弊但行檢舉不  
復苛求若始終掩覆科罪有加

上命確議以聞公謂安民在于察吏而察吏當自大吏始故條列督撫四弊特糾福建督臣姚啟聖諸不法事啟聖故縱恣至是得

旨惶恐上疏待罪得免又疏論課吏事定例凡捐納授官復職州縣到任三年後稱職者題陞不稱職者參處是凡捐納之人分別具題皆當以三年爲限今各督撫題參者概未之見至有受任四五年而糾舉不及莫能辨其賢不肖者謂非督撫之容徇不可也

臣以爲宜依限分別去留卽行聞奏不得姑留不論  
不議之人以誤民生而滋奸弊又如戶部條例道府  
以下捐銀者三年後免其具題照常陞轉臣以爲稱  
職非可捐納而得也歲貢一項所謂正途自開捐納  
生員之例今日納生員明日卽納歲貢名則清流實  
多銅臭猶且自詡正途臣以爲正途非可捐納而得  
也總之捐納事例皆屬一時權宜臣願于收復滇南  
之日卽賜明旨概輟不行則聖政一新而人心可以

大快矣公自爲祭酒時屢以捐納爲言至是益切云  
雲南平告廟肆赦人情歡豫公獨上疏曰

皇上睿謀遠慮決勝萬里數年以來諸叛削平古者  
聖人作易于泰之方盛卽致艱貞之訓而豐豫旣濟  
諸卦垂誠尤切臣愚惟願

皇上于景運方新之會倍切毒害舜傲之心日慎一  
日以成保泰之治兼諭大小臣工乘此治定功成相  
與洗心滌慮毘贊大業加政體宜講也不妨詳考舊

章國用宜節也不宜過加綜核行一事必圖道大勿  
狃目前之淺圖爲百姓必留有餘務培國家之元氣  
至于振紀綱以崇大體核名實以課吏功崇清議以  
定國是厲廉恥以正人心端教化以固治本抑營競  
以儆官邪敦節儉以厚風俗正名分以絕奸萌並當  
今急務願存震動恪恭之意力去因循苟且之習天  
下幸甚疏將上有以太直爲言者公不顧也嘗劾浙  
江副都統高國相藐法害民得

旨察審又劾兩淮巡鹽御史堪察罷之二十二年春  
大計時藩臬舉卓異者太多公上言舊例藩臬入覲  
雖許條奏地方事宜然僅由通政司投遞引見一次  
辭朝卽行于述職之實猶有未盡請令面奏  
皇上親加諮訪庶可知其才具之優劣並以見督撫  
所舉當否

上是公言至日

親御乾清門科道官侍班通政司引藩臬官以次面

奏著爲令明年有

詔藩臬勿舉卓異自公掌計典門不通謁常語人曰  
當考察時直省大吏皆長跪堂下自陳履歷其嚴重  
如此使少有所私豈不內愧于心耶舊例八旗漢軍  
文職官員任漢缺者丁憂任旗缺者不得丁憂又滿  
洲任督撫藩臬者俱守制如禮而京朝官三月後卽  
出供職公謂宜一體丁憂以崇孝道且嘗外官丁憂  
候代之非並申士庶居喪釋服從吉之禁皆報可劾



候補御史蕭鳴鳳居喪挾妓久不回旗坐革職提問  
是年冬會推湖北按察使連舉山東人

上疑之間舉者爲誰或以公對公默不與辨遂鑄三  
級解任將歸有

詔留公專領史局故事監修官不與編纂公以置史  
局五年書尙未就乃取各儒臣所著紀傳手自排纂  
通懷商榷丹黃常至夜分遂繕寫紀傳若干卷進呈  
上因問纂修事宜公條對甚悉

上注視公良久既而開館纂修一統志曰此事須徐  
家兄弟爲之于是公又爲副總裁二十七年二月尙  
書公自左都御史遷刑部

上難其代久之不補七月復還公故官兄弟相代受  
職人咸以爲榮入臺一月四上疏一申勅臺綱舊例  
漢御史設有建言牌以次輪傳牌到逾半月必有建  
白今請如例舉行一論以白糖鹿皮興販臺灣爲失  
國體一論吏部知府缺多吏部延挨不補一劾兩淮

巡鹽御史陶式玉貪墨事多施行而式玉竟抵罪十  
二月遷尙書刑部旋改戶部四月之間驟厯三遷人  
知

上意將大用公矣公以戶部吏胥爲天下奸藪乃嚴  
立條約各衙門文到日錢糧應核算者卽與核算應  
放支者卽與放支一不假手吏胥公莅事精敏操守  
清潔滿漢司皆懾服吏奸益無措手又諭十四司有  
事應說堂者須滿漢同時說堂便相商權斥逐各衙

門役滿書吏卽召募試補部中數十年積弊一時肅  
清奉

命與滿洲大臣清理刑獄定例死罪減等者安插內地  
前此輒發遣烏龍江多不能存活公請仍照舊例  
發遣冀推廣

上恩

上可其奏二十八年五月拜文華殿大學士公以在  
部振刷方有次第卽請乾清門力辭

上不允尋命兼掌翰林院事充政治典訓平定三逆  
方畧一統志總裁官二十九年春公前所薦用御史  
李時謙條對失旨自引咎降二級留任時謙得不坐  
公素無病自留任史局殫精纂輯氣數逆微喘及入  
閣領翰林機務殷繁未四鼓趨朝退卽入院夜深猶  
不得寐坐是精力益減性剛不能自挫屈忍辱苟安  
欲引退者數矣會兩江總督有疏劾公公具疏力辨  
求去

上允公以原官致仕卽日辭朝輕舟沿河下臨濟權  
闕者隸卒數十人登舟大索雖夫人舟中醬瓿之屬  
無不發視僅得圖書若干卷及光祿饌金三百兩而  
已皆嘖嘖歎清官不置是時公方倚舷作述歸賦以  
自廣然不堪摧辱氣益逆上咯血久不止歸不終歲  
竟卒年五十八歲公受知

世祖章皇帝始釋褐年少耳便有天下爲已任之意  
及遭今

上委畀之重誓捐軀命蹇蹇竭忠不爲利害禍福毫  
髮計兩總內臺凡事關八旗者人多畏避噤嚙公必  
持之益力將軍馬哈達以民間多匿逃人請自勾攝  
不移有司公曰如此則以窩逃爲名輾轉折害民將  
不堪滿大臣曰當令將軍會同督撫行之公曰如此  
則仍將軍爲政若令督撫會同將軍猶可

上以公言爲是極言京師奸民窩販民間兒女官吏  
用印預給空契之弊乞令正印官將本人親驗明白

然後給契如此則窮民不致終罹陷穽八旗家人投  
水自縊刑部報聞者一歲中及千人公請下部議詳  
驗其有傷痕及一家中前後積至三人者酌定處分  
府部院寺筆帖式近三千人求開例捐納典州縣公  
不可大臣難之公曰諸公既不以為然吾當獨為一  
議不以相累也卒從公議而罷其以京察大計處分  
者規欲還職議亦不行既罷議侍郎項景襄留揖公  
曰微公則選人無復入仕之望矣晚年官逾貴常戚



戚如有憂者聞一正人進或朝廷行一善政則喜形于色人率以是覘之內行脩潔苞苴問遺之使無及門者遇家人嚴整退食之暇匡坐讀書而已積書萬卷皆手自校讐卷帙率精好與後進常若不及與客議論古今終日無狎言侮色而門無雜賓晏如也處尙書中允伯仲間雖極恭和愛之道然恆以道義相規切故其兄弟皆致通顯而海內之推重者以其文章風氣不以其門閥之貴重也撫季弟某于弱齡陸

氏姊亡養其子經遠爲己子俱有成名從父官汀州  
推官公往迎其喪時有願奉二千金求一見者公曰  
吾以叔父喪來而受金可乎卒不往公年纔弱冠巍  
科起家承

兩朝知遇可謂盛矣而中間數經憂患或起或仆終  
預大政退不旋踵公嘗自言吾在機密未得稍展反  
不能發舒如戶部時至于謠詠橫構齋志長往雖  
皇上知公之深飾終之典有所待而同朝士大夫未

嘗不歎其賢而惜其用之未究也悲夫公所爲詩文  
有漢魏風致集若干卷藏於家元配湯

誥封夫人子二樹馨太學生樹本舉人孫一德符銘  
曰於維

章皇執道之紀天綱聿張濟濟多士有美徐公翩然  
其來聲中宮徵鳴時雍熙敷歷

兩朝斯文杓柄掌內外制芒寒色正公司成均名流  
雲集席間函丈教條斯立乃長西臺不振于威不顧

其私秉德不回暨暨其容諮諮其辨糾違斥邪百辟  
爲憲道有屈伸旣張而弛史局之監爰自承旨

皇曰公退無以公歸五年鉛槧闡幽顯微帝紀繕寫  
臣某恭進

天顏溫霽載承明問曰朕亞相唯女克諧弟與兄代  
邦之榮懷浹歲三遷秋官司農唯彼司農弊政是叢  
攘之剔之狐鼠屏迹蠶之革之百廢其易

帝嘉乃績其遂弼予朝士相賀民慶于閭厥猷未展

錄自引退

宸眷躋躋久而後遂蹇情忍詬自古所歎公遭明聖  
非久考槃天不憖遺而以公殞年不稱德痛甯可忍  
豈其剛強抑有未忘哲人之萎流星煌煌遺愛在人  
歷時論定篆石于墓恭俟後命



文貞公集卷十

京口 張玉書素存著

墓誌

誥授光祿大夫勇畧將軍總督雲貴兵部尙書兼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世襲一等精奇尼哈番謚  
襄忠趙公墓誌銘

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四日光祿大夫勇畧將軍趙公  
以疾薨於齊夏里第時

車駕方西征聞奏震悼比從橫城口濟河下

諭內閣部院諸臣勇畀將軍趙良棟爲國家宣力奮庸厥功甚茂倏以疾逝朕深憫焉茲師抵朔方道經其門欲令皇子臨視奠醢可集議以聞于是臣王書偕諸臣言皇子親臨臣下之喪曠代希有將軍良棟膺茲異數豈獨一家之私榮凡百臣工無不感激隕涕明日次甯夏皇子臨喪舉哀賜奠如禮閏月復頒諭祭文遣大臣致祭其子道臣宏燮中書臣宏煜先



後詣行在謝恩

上皆召見撫慰之又數月允禮臣請以例子祭葬賜  
謚襄忠嗣總戎宏燦歸自黃巖乃卜冬十二月日葬  
公于城西二十里某原而乞銘墓石于余余辱交公  
久素悉公厯官制軍忠勇大節與其生平慷慨質直  
強毅不撓之氣嘗私竊嘆羨以爲古名將所不及而  
聖天子推心置腹眷倚之重以及自始迄終恩禮之  
隆尤足以獎勵功勳爲勞臣白首効忠者之勸余雖

不敏敢不據所見聞撫拾其梗概而敘次之公字擎之號西華先世自陝西綏德衛遷居安邊逮公官甯夏因家焉故今爲甯夏鎮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官海州參將皆贈如公官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妣某氏皆贈一品夫人公少工舉子業願倜儻有大志不屑束縛章句遂仗策從戎順治二年隨和碩英親王師入關中受知于制府孟公喬芳署潼關守備從征賀珍武大定等賊又從定甯夏叛兵之變因署其地屯

田水利都司四年領兵平河西猖亂又單騎擒肅州  
僞總兵丁國棟擢補高臺遊擊十三年

王師入滇以雲貴督標副將從征隴納請苗康熙元  
年積功授都督僉事充雲南廣羅總兵官是時吳三  
桂專制滇南所補用官吏詔部臣不得掣肘于是三  
桂調及貴州比喇鎮令進勦水西公方丁外艱力辭  
不許四年水西平乃聽終制三桂中藏叵測以牢籠  
人才爲務惟公先幾之哲不爲所用云八年補大同

左都督十一

蟻起甯夏亂

特命公提督

上詞氣激慷

上壯其言隨

命賜第公至

不問邊境遂

蜀猶阻聲教

恢復蜀地

詔下軍前諸大臣集議僉言大軍宜分興安棧道入堵山小川子四路並進需兵五萬人公曰兵貴精不貴多也自將五千人指入堵山徑入十月破密樹關取徽州復畧陽分遣裨將趨陽平關覘賊虛實仍條上調兵運餉事宜請兩路收川報可

特授公勇畧將軍十九年正月朔公師臨白水壩與賊夾江而陣江流湍湧無舟楫將士有難色公怒誓

子軍曰視我馬策所指敢後者斬擐甲躍馬浮江而  
渡一軍皆渡賊駭愕奔潰追擊之於青山石碛蔣歷  
舊州明月江屢戰屢捷甫十日遂抵成都先鋒奪門  
入公下令毋剽掠整軍登陴市肆晏如在城僞官及  
逆兵數千人疑懼不自安公悉以迎降奏釋眾皆感  
悅越數日奮威將軍王公進寶亦報保寧之捷東西  
川以次收復事聞

天子降溫旨勞軍以

御書題額及弓矢櫜韃名馬之屬先後頒賜甚渥是時湖南粵西方併力進師規取雲南

上念巖疆綏靖制府需人非得謀勇素著操履潔清兼資文武大畧者不克勝任遂授公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副都御史總督雲貴將軍如故而以公之子宏燦爲寧夏總兵官隨軍進勦自收蜀以後苞孽尙繁公經營一載反側者始定二十年三月追勦逆渠胡國柱於觀音巖十丈孔五月破關山象嶺渡瀘江七

月復取建昌乘勝渡金沙江九月乃入滇時楚粵之  
兵已圍滇省城數月顧持久不能拔公周視壁壘謂  
結營遼遠賊得番息法當移軍逼之選入川精銳五  
千親冒矢石取玉皇閣進逼新橋賊方據橋扼守復  
以計從上流濟師晝夜力攻凡八日而城下逆賊踞  
滇日久私斂充牣一時諸將雲集多志在攘掠惟公  
飭所部卒勿以一騎入城既奏凱卽懇請陛見移師  
曲靖以待命嗣後黠貨者纍纍致敗而公獨皦然無



澤其遠識確守卓然有古大臣風烈焉公於時已年  
踰六十

上念公久勞於外特允入朝二十一年冬授鑾儀衛  
使踰年請疾歸里二十七年以國恤會葬詣闕下三  
十年厄魯特噶爾丹蠢動邊塞大軍駐朔方

詔公以在籍老臣預議軍事三十三年禁旅出塞公  
偕行指畫地勢兼以私財佐軍旣還復

詔入朝明年追論前功特加一等精奇尼哈番世襲

是年秋就醫江南

賜御舟給驛三十五年復召入朝時

上決策統師北征諮邊事甚悉公因疾不果從比及  
師旋遂

賜歸明年西征

上方欲就詢公於里第而公竟不及待嗚呼是可悲  
也公結髮事戎行五十餘年大小戰數百未嘗敗衄  
御下嚴而有恩觸法者雖小必罰有才畧堪任者抗

疏引薦常自偏裨積至大帥軍中甘苦與其一飲食  
不以自私入蜀之役裹糧涉險轉戰七千餘里而士  
卒咸樂爲盡死無一怨言其能結士心如此故所向  
有功性抗直同事多不相下功成以後恭聞者日眾  
惟

上知公深嘗格眾議曲賜維護自蕩平三逆以來閭  
十五年矣復厯

詔旨鋪陳本末於平蜀嘉倡進之謀於克滇獎廉潔

之操于是公之勞績久而益明而其行履卓犖無疵亦得較然備著于國史是公之得全其身與得全其名皆

上恩也百世而下聞之猶爲感奮太息而況于公乎而况公之子若孫乎是用備書以示來裔公生於明天啟元年十月距薨得年七十有七配郭氏繼配李氏白氏贈封俱一品夫人子五人長宏燦以左都督充浙江黃巖等處總兵官次宏燮御史宏煜內閣中

書宏燁宏熺尙幼女三人長適庚子舉人強振猷次  
適候推副將郁起雋次適一等侯江南提督張雲翼  
孫大人公治家如治軍闔門嚴肅儼若公府諸子屏  
息侍立無敢有跛倚之容以是總戎憲副所至有政  
聲中書亦明敏練達皆仰荷

宸眷云銘日天翊景運篤生人傑桓桓趙公威武維  
烈早歲杖策從王于征手執螯弧目無堅城爰制中  
權爰總戎律嚴明有威卒伍整密三秦叛亂將驕卒

狂風馳颺驅迅掃機槍巴蜀如焚滇黔如悖獨提孤  
軍鼓行而南銜枚宵濟莫敢齟齬直入蜀郛前歌後  
舞蠶叢既定揚旌渡瀘環城三匝拉朽摧枯賊首朝  
投降幡夜豎氛祲盪滌復我疆土凡此大功

帝曰爾庸事紀簡冊銘勒鼎鐘大官授膳尙衣賜服  
彤弓盧矢驂駟驪駮公之來朝

天子燕喜公之既歸

天子拊髀國有大事爰詢爰謀公徐一言等于圖球

公之材武如羆如虎公之智畧如風如雨公之精誠  
如火弗滅公之勁直如鐵靡折持其孤忠以報

一人白首不挫厥聲斷斷惟

天子明獎乃勲勞生有殊恩歿有厚褒以勞定國以  
死勤事

主聖臣忠近古莫二厯觀載籍如公不朽納銘幽宮  
垂示永久

1911-1912

ACT

1



秦海翁墓誌銘

梁溪秦海翁先生以孝友篤行爲東南人倫模楷者五十餘年年八十有五無疾而逝子孫曾元環哭於帷堂內外者凡九十有六人以人世壽考福澤而論可不謂極盛矣乎長公宮諭對巖先生出嗣降服而創痛益深既持服之三月將偕諸弟奉喪葬唐灣之新阡而告期于余且屬爲銘余惟過時不能葬與不及時而渴葬皆公羊子之所譏也三月而喪事必誠

必信勿之有悔宮論深于禮矣余於宮論稱詞林後  
進而先生又素所仰止銘奚敢亂按狀先生諱德藻  
字以新海翁其號也系出宋淮海太虛公之後太虛  
子湛爲常州倅因家於常聞十傳而徙無錫之胡埭  
遂爲無錫人入明累葉通顯嘉靖癸丑進士永昌知  
府諱禾爲先生高祖考隆慶辛未進士巡撫湖廣右  
副都御史諱燿爲曾祖考太學生諱竣爲祖考太學  
生諱仲錫則顯考也妣金壇于孺人褒甫公之女子

三人先生居次生而孝友天植髫年侍父疾卽能盡  
抑搔扶掖之節父歿祖父母在堂拭涕問寢退至苦  
次則兄弟相向痛哭以爲常及執祖父母喪泣血居  
廬興三年喪等日吾以終父志也事伯叔父如父叔  
父之齒少于先生二十歲側行却立白首不渝伯兄  
歿無子應官諭爲後先生不欲獨有兄產遂以季弟  
之子並嗣族黨稱焉淮海公祠歲時薦享先生主之  
至日少長畢會隱然寓睦宗收族之義挺秀堂者十

世相傳之居也一夕燬于火先生傾困粟以鼎新之  
寄暢園爲中丞舊築海內所稱秦園者也歲久蕪廢  
且割爲僧舍先生獨力修復悉還舊觀其他累世遺  
構皆次第完葺以無墮先人之業此先生繼述之大  
節也素性和易不樂聞人過邑有胥吏以僉役累先  
生事覺坐杖先生召其人予之金以慰之宮諭之被  
誣誤也族姑居他邑詭寄戶籍而有逋賦遂波及焉  
先生恐罪連姑之幼子竟不置辨以是宮諭沈淪林

泉者十有餘年其遇人篤厚有恩如此甲寅以後宮  
論奉

詔贊楚軍會廷舉博學復入翰苑直講筵比歲歸里  
先生顧而色喜曰吾老矣願諸子之皆侍側也平生  
故交則錢十峯張菰川爲道義性命之友縱論經史  
觴詠不輟一時推爲耆英

車駕巡江南幸寄暢園者凡四先生率子姓伏謁道  
左

上親問年齒注視久之已卯夏復卽園中

御書二額以賜遭遇之隆士大夫所罕覩也夫世際  
休明

聖天子就問高年優禮者碩所以維風教之意甚厚  
如先生內行淳備息深而視下或僅視爲一門聚頤  
及爲善鄉井之常不知抑詩有言夙興夜寐灑掃庭  
內初無高世絕俗之事而武公之稱睿聖以此則先  
生之孝友篤行卓然爲人心風俗所繫不亦至明且

著矣乎先生生萬曆丁巳二月四日由明經封文林  
郎翰林院庶吉士卒以

皇清康熙辛巳五月七日葬以是年八月下澣六日  
啟元配侯孺人兆合焉孺人爲明戶部主事澹泉公  
女室中霜災曾手舁公翁柩以脫於火人稱爲孝婦  
子五人長卽宮諭松齡順治乙未進士歷官日講官  
起居注左春坊諭德兼翰林院修撰出繼贈庶吉士  
以時君後次松期歲貢生蒙城縣訓導改翰林院孔

目松喬松如松虬俱例監生松如任廣東吳川縣知  
縣松虬前卒女四人一適國學生候麟然餘俱殤孫  
二十三人松齡出者六松期出者五松喬出者三松  
如出者五松虬出者四孫女十六人曾孫二十六人  
曾孫女二十五人元孫一人元孫女二人婚娶皆名  
族銘曰吁嗟先生秉質清淑道勝而腴貌恭而肅堂  
構師儉閨門敦睦喬木十圍藏書百軸天光下臨旁  
燭巖谷煌煌賜額寵踰車服先生之孝做古收族先



生之澤式貽有穀存順歿寧幽寤是卜我勒銘詩龍  
灣之麓



誥授光祿大夫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公

墓誌銘

公姓馬氏諱如龍字見五其先河南人明洪武中有  
以軍功衛延安者子孫家焉故今爲陝西綏德州人  
曾祖某祖某父某皆以公貴贈如公官曾祖妣陳氏  
祖妣劉氏任氏妣某氏皆贈一品夫人公生而孤育  
於伯父光稷事伯父如父於兄弟友愛備至讀書不  
事章句慷慨有大畧方貧約時于榆林道中得遺金

百兩義不忍取候其主至悉付之歲壬子舉于鄉出  
葉忠節公之門時逆藩煽亂餘黨蔓延于綏賊朱龍  
將寇城城中恟懼公授兵登陴援桴誓眾及朝廷命  
大帥至公爲設攻守方畧城賴以完主者嘉其功事  
聞卽命公守綏公以桑梓固辭而才名蔚起未幾改  
守灤州灤俗悍而多盜旗弁債帥持吏短長公鋤姦  
蘇良豪右斂手州有民殺人而埋其屍四十餘年矣  
公一夕宿逆旅恍惚有人訴寃掘其地得白骨詢之

土人云此屋已十易主矣詰最初一人遂吐實立寘  
于法昌平衛民有父子被殺者莫知主名郡守以公  
材使治之公于道逢白馬少年云殺人者叔也公至  
其地詢民旁有張劉二姓張卽其子之中表叔也訛  
之不承令私跡之二人相語曰誰謂馬公察者易欺  
耳卽執之一訊而服於是數州之民皆頌公以爲神  
陞戶部江西司員外郎轉刑部山東司郎中時蔚州  
魏公爲司寇真定梁公爲司農而公與于清端公相

善且聲望相埒也故二公深器之以薦權北新關洗  
手將事宿弊盡革秩將滿會天大寒公下令弛關禁  
譏察之外不收錙銖于是商民往來無稅者一月謳  
吟之聲徹于南北事竣擢抗州知府其治加治濼而  
加惠焉杭民稱貸于軍營期滿不能償則以子女爲  
質因没入之公白于將軍請核其子母虛實令悉持  
券來官爲代償一日盡給之無留者軍得實惠而民  
免驅迫之苦至今尸祝焉歲在己巳六飛南巡供張

儲侍應時立辦民不知擾

天子知公廉且材以爲可大用也卽超拜浙江按察使公奉

命賦激竭功稱報平反庶獄多所全活海寇潘三者假貿易聯絡鄰境欲謀不逞公密偵得實白制府設策擒之殲其首六人率遺者七十餘人赦不問西與渡般舍利氣載遇風多溺死者立築船無過三十人違者罰無赦墜今錢塘壘無漂沒者其仁而有威皆

此類也踰年進本省布政使

命下之日民大欣悅當是時今總河遂甯張公實爲  
巡撫公自益刻厲故事屬吏有歲餽公悉禁絕之康  
熙二十九年紹興大水公私赤立莫可存濟公檄十  
一郡合輸米二萬餘石按戶賑給日是踰于歲餽多  
矣蓋公仁心爲質知所緩急輕重期以權宜活民而  
非于己有毫髮私也于是公政績日著

天子特簡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公既至



時其柔剛與民休息仿白鹿洞遺法建書院以教士  
之秀者巖瀕女之禁分給常平倉羨米以使無告者  
有所養雪廬山白石庵僧冤獄脫無辜者三命再疏  
請罷追轉漕脚耗永甦官民之困葦年以後人安吏  
輯環千里之境皆曰我公以嚴明廉幹聞天下今優  
游無爲不動聲色而事以大治洵乎一張一弛公之  
才無施而不可也已卯春

車駕以視河南巡既還公奉

詔陞見

上獎勞再三

御書老臣清望堂額以寵其歸時淮揚薦饑

上命公設法救濟公以西江連歲豐穰救災恤鄰道也遂倡僚屬捐米十萬移賑之淮揚之民戴

上之仁食公之賜歌詠功德溢于三吳公之拊循愛養以其餘及於鄰封又如此方公之守杭也以爭寃獄與當事有隙後其人倉卒遇事舉重賞託公及事

定還之封識宛然其人媿謝欲以千金爲壽不屑也  
其始至江西也屬吏有不飭者將按之誓潔己自効  
及公陞見其人縱恣如故公再至復自戢蓋公之生  
平廉以律己而寬於責人急於豪強而緩於小弱故  
自起書生至秉節鉞所在有聲蹟又能以功名終皆  
以此也公性澹泊無聲色之好祿入所餘周及三黨  
州之文廟圯興修之役獨勤任之平昔好獎人之善  
門生故吏成就者眾公所推轂後多爲顯人居江西

年屢疏乞罷

俞旨慰留康熙四十年辛巳十二月以疾卒於官壽七十有五夫人劉氏贈一品夫人繼配劉氏封一品夫人子二人益丙子科舉人豫庚辰科進士女五人孫男二人國鑑國鎮俱太學生孫女一人婚嫁皆世族孝廉兄弟將以四十一年六月葬公於某鄉某原屬京兆錢公問銘於余往余在班行接公言論風采嘗嘆爲偉人後奉使至杭握手於舟中具悉治杭之

政比扈蹕再至復見公及公鎮撫西江而不相見者  
十餘年矣前年公入朝余方在丙舍聞精力甚健今  
余甫入國門而忽承公訃且執華以志墓石能無慨  
焉三嘆矣乎公生平行誼政績不可縷指謹揭其大  
者書之遂爲之銘銘曰揭揭馬公發跡武功式遏寇  
亂  
帝嘉其忠威能行仁廉以生明摘奸糾伏其頌如神  
在越十年不名一錢蘇商惠民利及舟船西江之政

以時弛張恩隨波流長淮湯湯公之來朝錫賚孔多  
公之歸矣人用決和老成清望大哉

王言生榮死哀作則于垣維公初終功在民社我作  
銘辭告後來者

予告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兼  
禮部尙書謚文靖王公墓誌銘

宛平王公在政府二十年而予告又二年而薨於里  
第時

車駕方南巡聞訃震悼命賜卹如制及還京

詔皇子率大學士馬公偕禁近諸臣臨公喪且奉

諭旨王行三叩禮舉哀奠酌不循常格蓋自四十餘  
年以來

世祖章皇帝舊臣先後徂謝惟愍遺公之一者

皇上篤念老成耆舊故恩禮獨厚於是玉書偕同官及九卿大僚合詞陳謝而一時在廷諸臣及閭巷舉觀者無不歔歔感誦至於泣下比閭中擬謚上請

特予文靖謚法寬樂令終日靖本朝未有謚者亦可謂象公惟肖矣公幼穎異成童時卽舉四書孝經疑義質問於塾師年十九舉順治三年丙戌鄉試明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翰林官兼習滿書者多不



能精詣奧突公天資高踰年而學成

世祖屢試稱最隨陞國子監司業未幾進左春坊中  
允纂修順治大訓十一年進司經局洗馬召入南苑  
校譯大學衍義及勸善書十二年進右春坊諭德明  
年初開講筵充日講官進左庶子每日直講命坐十  
四年春進宏文院侍講學士充經筵講官尋進宏文  
院學士時文貞公方任國史院學士

世祖諭曰父子同官古今所少以爾誠恪特加此恩

明年主武會試調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十  
六年教習戊戌己亥兩科庶吉士十七年考滿加禮  
部尙書文貞公方長禮部父子同部尙書海內以爲  
榮十八年元日

世祖不豫公日請安於

御榻前初六日漏三下召入養心殿

諭曰朕勢將不起爾可詳聽朕命撰詔書公匍伏飲  
泣筆不能下

世祖令抑悲痛卽榻前起草公拭涕書一條進恐  
聖躬過勞奏於乾清門下撰擬凡三次進呈至初七  
日薄暮繕畢而

世祖卽以是夜上賓公偕顧命諸大臣入哭一痛幾  
絕至於面奉憑几之言有事關國大計與諸大臣再  
三密議而後決者公終身不以語人雖子弟莫得而  
傳也十二月以尙書管禮部左侍郎事康熙五年擢  
都察院左都御史公侃侃舉職知無不言於時一歲

賦入半耗千兵餉而雲南閩廣三藩所駐之地尤甚  
公首陳裁兵節餉之議謂滇黔業已蕩平兵額急宜  
汰減

詔下所司議省額餉百餘萬又言江楚諸路王公將  
軍提鎮自置官商漁奪民利宜嚴飭禁革官吏捐輸  
名出私橐實取自民間宜一切報罷招民百家得授  
縣令不肖姦人往往借資爲市宜改給散秩凡所條  
上皆深得治體會天旱金星晝見公言

先帝御極有年諸曹政務皆經斟酌詳盡數年以來  
變易成憲者多矣法屢變則弊叢生今

皇上當勵精圖治之始法祖所以敬天請勅各衙門  
詳察見行事例有因變法而滋弊者悉遵舊制更正  
於是酌復數十事中外稱便七年進工部尙書督理  
宮殿大工屢著勞績十二年轉兵部尙書是年議撤  
三藩十二月吳三桂反雲南日赴內廷議用兵機宜  
十三年三月密疏請誅逆子應熊言逆賊三桂負國

深恩肆虐滇黔流毒楚蜀散布僞劄煽惑人心今大  
兵已抵荆南元愍旦夕授首獨是逆子應熊素憑勢  
位黨羽眾多擅利散財蓄養亡命匪類依附實繁有  
徒應熊既被羈守而流言繁興訛傳不正姦謀百出  
未易周防大寇在外大惡在內若不早斷恐滋後患  
請速正法傳首湖南四川以寒老賊之胆以絕羣姦  
之望以激厲三軍之心章下議政王貝勒大臣九卿  
科道會議應熊旋伏法方滇黔之初告變也一夕京

城內外所在火起尋有僞朱三之獄捕繫數百人掠  
治不得主名皆應熊及其黨惡爲之三桂自恃鴟張  
之勢又以其子方尙主朝廷必不殺以爲之招及應  
熊誅三桂驚悸發疾竟以是死人皆躓公之能聲大  
義云十七年牀文貞公憂二十年服闋冬雲南平明  
年五月卽家投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尙書於時逆  
氛初靖民生甫離兵革公與勒公明公及李文勤公  
同在政府務以和平寬大宣

上德意罷權宜之計停加征之額遵奉

詔書次第興革有應奏請舉行者悉陳於

上前無隱時玉書爲學士請奉公教旨者一年至二  
十九年公與伊文端阿文清及眞定梁公在閣玉書  
以後進入贊機務朝夕追從復八年有餘中間合肥  
李文定亦其二載一堂以內事應商推悉心折衷始  
終無一疾言忤色有如昔人所云推車子者故以玉  
書之謏陋亦幸獲無過焉竊覩公立朝本末不沾名



不市恩不持意見更事熟則於四方得失利病無不  
周知歷諸曹久則於國家典制沿革無不洞悉每論  
事闕廷指畫可否具有經緯聞者咸斂容欽服公博  
覽強記手點二十一史能隨事舉述大義而絕不以  
該洽自矜撰擬文字屬同官具藁點定一二字深中  
事理詩清麗不事藻縟闡明理學而亦不排擊二氏  
之教其造詣益宏且遠矣公素引嫌不欲與試事戊  
辰會試

特命爲正考官取沈廷文等百五十人甚愜人望焉  
其他大典禮如耕藉大冊立東宮陪祀闕里大制作  
加纂修玉牒實錄典訓方畧一統志監修國史明史  
公無一不與元日元夕偕滿舊臣進爵

御前侍宴殿內俱出自

特恩至暢春園靜明園賞花泛舟

賜遊賜食則玉書皆得隨公之後叨遇盛事者也三  
十一年公以足疾請告

溫旨報曰卿効力年久自

世祖章皇帝時簡侍禁廷恪恭盡職朕屢加擢用游  
進綸扉夙夜殫心勤勞自勵今

先帝舊臣俱已凋謝惟卿獨在班列雖精力就衰而  
老成練達之臣常侍左右殊有裨益著勉自調攝照  
舊供職不必求罷嗣後章三上慰留如初至四十年  
夏疾大作

止於行在賜寶露禁藥九月又申前請乃許致仕比

奏謝特加少傅是冬遣侍衛資賜帑幣上珍明年上元節

賜譙于家四月遣侍衛持

手諭一道賜於榻前諭曰卿耆年舊德厯官最久自去歲告病在家朕無日不注念老臣也邇來九卿皆求扁額字對想卿身雖在告心未嘗一日不在朝中故特書扁一面對一聯臨米芾書一幅賜卿卿其勉強餐食輔以醫藥以慰朕不忘舊臣之至意仍傳諭

病少愈朕尙欲一見故公遺疏言冀臣病之再甦許  
瞻天之有日記

聖恩也前後頒賚

宸翰十餘幅

賜堂額三今年上元節復

賜讌于家公猶強起進一匕箸越四日疾忽劇至二  
十七日遂薨距生天聰二年戊辰七月八日享年七  
十有六公服官五十餘年名成身退善全終始視司

馬文正之在洛下韓忠獻之在相州庶幾似之而身  
依天闕恩禮獨隆則前人所未及也公諱熙字之雍  
一字胥庭先世畧任邱高祖贈官保公龍始著宛平  
籍曾祖鏗祖爰明本生祖爵俱以文貞公貴贈光祿  
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尙書公貴加贈曾祖祖加公官  
文貞公諱崇簡歷官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尙書  
公爲大學士加太子太傅亦贈如公官曾祖妣某氏  
祖妣張氏焦氏妣梁氏俱贈一品夫人公年十二梁

夫人病篤禱於天願減算以益母壽文貞及捐館公  
踰五十矣號泣加孺子顏書屋日慕齋天性篤孝如  
此兄弟六人友愛無間布政使然金徧守道照皆以  
公推廕起家者也元配金氏繼劉氏俱贈一品夫人  
繼董氏封一品夫人子六人克善雲南驛鹽道僉事  
側室朱宜人出前卒次克勤幼卒次克昌刑部河南  
司郎中董夫人出克宏歲貢生候選主事克承克賡  
俱幼側室出女十人廕生章維貞河南按察使胡介

祉衍聖公于孔傳鐸監生顧甯緯其壻也餘俱幼孫  
五人景曾庚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克善出續曾歲  
貢生候選主事企曾式曾則曾俱克昌出克昌將以  
十一月十九日葬公於畏吾村之祖塋而歸玉書銘  
于墓石公與先大夫同舉丁亥進士玉書又宿附門  
牆之末晚在政地復知公深誼不敢辭乃節錄韓慕  
廬宗伯所爲狀而敘次之銘曰巍巍王公惟

帝之弼夾輔兩朝其德克一文章琬琰謀謨著龜導



揚玉几密贊彤帷內表百僚外靖三孽刑清兵偃遠  
安適悅五十餘年敬慎篤誠相業房杜家聲韋平  
帝眷舊勞曰予元老蕃番黃髮弗祿壽考老成在列  
蔚爲國華固請引退養疴於家手勅慰存中使問疾  
庶幾霍然扶掖造膝台曜乍掩喪我功宗寵被異數  
用章殊庸罷春輟相都人爭誅德盛令終此惟臣軌  
世濟厥美有穀豕貽歿而不朽勒此銘辭

10-10-10

10-10-10

10-10-10

郭羅洛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謙齋世居長白山之沾河祖諱唐柱官建  
昌城守尉考諱石圖以五品官管顯親王府事督滸  
墅關生二子君其長子也君少補滿學生員由吏部  
筆帖式授禮部宣讀官轉戶部四川司主事出理滇  
黔兵餉以薦陞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加三級復以薦  
陞工部都水司掌印郎中奉

命督西新關監理臨濟磚廠後以估計護城河工料

去職君爲人勤敏廉辦歷官所至有聲其爲戶部也  
故事刑部及督捕司事流罪人皆由戶部四川司遣  
發而吏多留難有淹係至經旬者君令到日卽發囚  
圖爲空各省籍沒家產具冊達陪姦胥輒深文咨駁  
借以牟利君立法禁之宿弊遂革其理兵餉也由楚  
之常德水運至偏橋衛復由偏橋衛陸運至平越黃  
綵驛道遠而險役夫多逃竄大兵屯貴陽飢不能前  
君以厚直僦蠻苗爲役夫晝夜轉輸十二日達貴陽

一軍懽呼士氣遂倍時內閣學士佛公倫侍郎金公  
鉉以大臣督餉屬酒相勞曰微君幾誤大事其爲兵  
部也值

駕幸盛京緣途驛騎皆取辦于君無稽遲者佐尙書  
薩公賑河東饑察核浮冒經畫有方災黎盡沾實惠  
其權西新也禁侵漁絕需索商民皆感悅而吏無所  
容其姦蓋君政績之可紀者如此

天子以君爲才嘗不用部議特用君或已別用人矣

復更命君往人皆謂之宜而同官亦莫之忌也君性  
孝友母歿時年尙少哀毀不欲生父卒亦加之事繼  
母如親母鄉黨之貧乏者周之無所吝教諸子嚴而  
有法子檢討君讀書成名奉使不辱皆君之教也君  
生于天聰八年五月十二日卒于康熙四十一年六  
月六日年六十有九祖考以君貴皆贈通議大夫祖  
妣妣皆淑人娶塔他刺氏封淑人子四人長阿金日  
講官起居注翰林院檢討次阿保早卒次德芳次德

馨孫男六人女一人檢討余辛未所得士也將葬來  
請銘遂爲之銘曰維才之宜維用之時不昌其施有  
後之貽後于斯年視此刻辭

111 111 111

111

111



誥授光祿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愚庵李公墓誌銘

公諱應薦字柱三一字愚菴其先自海東桃園遷青州之日照今爲日照人曾祖某廩生祖某鞏昌府學教授父某順治辛卯科舉人歷任江西浮梁縣知縣自曾祖以下以公貴皆封贈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浮梁公生子八人公其次公少有文名讀書輒成誦丙午舉于鄉署天泉學正造就人才爲多汪公文漪

亦親問業經指授焉丙辰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  
纂修明史己未同考會試得人稱盛歷春坊洗馬以  
康熙三十年督順天學政既歲滿公明之譽蔚起  
天子以公爲才復留任三載公之典學政也絕苞苴  
嚴請託釐正文體振拔寒滯又請置學田以資贍養  
增弟子員額以廣進取一時人士無不鼓舞嚮學而  
公又引近諸生反復開導以讀書爲文之法于是人  
知研窮經史爲有用之學而文氣亦駸駸復古公起

家詞臣政事無可表見而京畿首善之地學校教化之本公能勤勤懇懇殫心力於此亦可以見才識宏遠體用兼備之大畧矣遷朝進庶子

特授太常寺少卿旋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越數月以事罷歸公爲人凝重有風骨不苟訾笑其在

上前時有顧問輒應聲而對無所紆回班行中持議尤侃侃然亦以此齟齬不合于世不得至于大用論者惜之公性純孝事浮梁公敬養交至歸田時浮梁

公年踰八十公年亦五十餘矣而先意承志猶有嬰  
兒之色兄弟友愛尤篤叔季早世撫其孤不啻已出  
他若族屬之貧窶者無不衣食也姻黨之于我養于  
我殯者無不周恤也歲饑出困粟減價以糶或捐于  
公以待有司之賑凡義之所在無不力也嗚呼晚近  
士大夫以功名爲急而畧于內行父子兄弟間多有  
慚德其于宗族鄉黨視若秦越人然惟公孝友胞篤  
施於家以及於國而一以至誠行之豈不可謂鉅人

長德卓然爲世所倚賴者乎三十五年春

車駕北征公在籍輸財助軍復親轉粟塞外以濟軍  
食跋涉數千里不辭勞瘁比蕩平錄功特復公官踰  
年奉

命分修永定河復改修南河公親巡畚築屢歷寒暑  
猶憶四十年冬余過高堰遇公于周橋時公立風雪  
中董工作甚力余與公握手相勞苦者久之又二年  
而公乃告竣事奉

優詔還籍仍晉二階公以久勞遭疾復遭浮梁公喪  
者而致毀未幾遂不起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六  
十有六配梁氏封一品夫人子男五人某歲貢生某  
太學生某順天己卯舉人某某太學生孫男八人孫  
女七人婚娶皆舊族公既卒之三年請孤卜葬于聚  
奎山之陽司業黃君崑圃持狀來請銘公自官翰林  
與余交久黃君則公所拔士也述公里居事尤詳爰  
損益來狀而爲之銘曰參預機務官不卑年踰指使

壽不虧樹人如穀勤新苗或耘或耔終如茨建章柏  
梁棟資材已見用未究施惟孝而友爲世師永貽  
不朽鐫銘辭





請授光祿大夫總督浙江福建等處地方軍務兼理  
糧餉兵部尙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瑞圖劉  
公墓誌銘

康熙四十七年夏六月前浙閩總制兵部尙書寶坻  
劉公年八十終於里第越一月公長子湖廣巡撫右  
副都御史玉伯先生聞喪釋官歸庀大事寢枕苦塊  
凡三閱月將以十一月之下旬奉公體魄藏于縣豐  
臺之舊阡欲紀公立朝居家庭鄉黨諸大節於窆

之石偕其季弟灑淚具書以來乞銘于余惟公鴻名  
偉績彪炳宇內甲寅以後當用兵之際常以大帥持  
節駐海濱江浙晏然得安枕席者皆公之賜玉伯先  
生司藩江左五載中兩遇

翠華南幸經紀百務秩然有條

天子稱之日才其他緩征減耗惠政尤多是公之爰  
子爲福於桑梓者至深且厚於茲麗牲之文其何敢  
辭按狀公諱兆麒字瑞圖曾祖信祖國楨父世則皆

以公貴階光祿大夫如公官曾祖妣李氏祖妣褚氏  
王氏妣魯氏皆一品夫人先世江南徐州人自曾祖  
洛臺公始卜居寶坻縣東之豐臺封光祿善徵公生  
二子公其季也公幼而端重寡言笑舉止如成人讀  
書過目卽成誦爲文皆有理法年十四時遇  
太宗文皇帝觀兵畿輔亟收人才見公異之令入官  
學讀書年十六隨

世祖章皇帝入關又七年

詔選漢軍滿漢文藝以范文肅公爲考官公名列上  
卷遂授翰林院編修公起布衣爲侍從感激知遇勉  
勵職業

世祖屢幸內院見公年少敏練心喜之十年中歷進  
都察院啟心郎又改宗人府隨進都察院左副都御  
史時公年未三十而丰采整暇每奏對輒當

上指人知且暮將大用公矣順治十八年滇黔旣平  
餘黨散入楚省安輯需人遂擢公湖廣巡撫

今上卽位大兵雲集征勦命公料理軍需賫送芻糗  
公調度有度不數載而伏莽悉定蒙

特恩加授工部侍郎楚人新羅兵燹公撫定陝咻寬  
巖交濟仁恩被于江漢越三十餘年而玉伯先生繼  
官此土遺民故老猶有擁馬首問公起居者可以知  
公德澤之入人深矣康熙七年擢四川總督任事未  
久以裁缺回京師而在蜀數月招徠流移綏輯凋瘵  
不遺餘力嗣後進秩兵部尙書加從一品仍以撫川

民功也八年授浙江福建總督時海氛未靖兩省皆稱巖疆公條上防海機宜老謀碩畫鑿鑿然洞中肯綮兩省賴之以安十二年入京陛見適當三逆叛命廷推將帥之臣

皇上特用文臣三人改銜以往公其一也初任直隸援勦提督僅一年三輔清晏改授江南崇明水師提督崇明密邇海氛地稱險要公請自擇偏裨預儲糧餉壯我之威伺寇之隙

上稱善再三悉俞所請由是坐鎮十年內地寧謐人不知兵二十三年俄羅斯犯順大兵深入征伐

命于大臣中擇賢能諳練之員以掌軍事遂以公爲黑龍江總管督兵三次克奏膚功至三十一年邊塞旣靖而公亦以年踰六十母老在堂拜疏乞歸

優旨俞允自是徜徉林泉遂初樂志于功名之際可謂報國保身兩得之乞休後六年以致政大臣監修北河工旣竣

聖心嘉悅仍復公總督兵部尙書從一品玉伯在吳  
中迎

駕時屢頒賜公尙方珍物兼問公年及提督海疆歲  
月幾何公之上膺

主眷久而彌篤真人臣之殊遇也以余攷詩書所載  
若方叔召虎仲山甫諸人皆入爲卿尹出爲牧伯無  
事則任甸宣有事則兼將帥未嘗不嘆文武成康之  
化蘊釀有本故其人才之盛至于如此今觀劉公一



身培養于諸生之中者

太宗皇帝也歷試于侍從執法之列者

世祖皇帝也用以經文緯武敷歷中外者

今上之識拔也而公之才無往不宜視昔方召山甫亦媲美無媿自公歿而中朝故老零落殆盡求

太宗朝之舊人不可多得矣公孝友性成家門雍穆可爲當世法生平守不欺之學上自僚友下至故交皆終身如一利人濟物之事見無不爲不能盡書特

書其大者嗚呼公道德事業備人世之極盛壽躋八十而神明不衰身見子之爲大官繼前業餘亦游歷郎署待綰邑符且身後踰兩月而長孫復舉京兆公存順歿甯無復遺憾而玉伯昆弟猶必假余一言以傳信永久余益嘆仁人孝子之心之不忍自己有如此也公生于天聰三年己巳十月十九日子時終于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六月十二日午時享年八十厯官總督浙江福建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尙

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從一品康熙九年五月  
覃恩進階光祿大夫初娶陳氏繼配鈕氏贈封皆一  
品夫人又娶郭氏以子貴推恩貤封孺人皆先公卒  
與公合葬子三人長殿衡卽玉伯先生也公親兄進  
士瑞符公季子公早年未有子承繼爲嗣由一品廕  
生廕官巡撫湖廣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娶張氏次殿  
璣廕生官工部員外郎先公卒娶王氏次殿章歲貢  
生候選知縣娶佟氏皆郭孺人出女四人一適徽州

府通判靳治齊一適候選通判梁求正餘早卒孫四人長嵩齡戊子科舉人次昌齡候選通判次永齡太學生皆殿衡出永齡嗣殿璣爲後次鶴齡殿章出孫女五人曾孫一同曾曾孫女一俱嵩齡出余旣櫟括來狀所載以爲誌而並繫之以銘銘曰盤山之陽海波萬頃鬱鬱葱葱煙閣霧井篤生偉人直大以方年如高密仗策從王史校石渠牒編玉葉臺柏清巖秋鷹勁捷茫茫雲夢盜弄潢池非公持節孰底定之浙

水潮平閩山烽伏帝日宗臣甲兵在腹元凱書癖叔  
子裘輕虢如臥虎屹若長城萬里龍沙據鞍倚樹峩  
峩伏波勲高銅柱歸來私第白哈練裙皤皤黃髮感  
我

聖君有子承恩肯堂克荷後嗣繩繩家聲永大惟公  
令德朝野所望巋然一柱若魯靈光天不憖遺條焉  
凋喪箕尾芒寒士林惆悵維三不朽可範可型千秋  
紀載史冊汗青豐臺之塋林深土厚安彼佳城是封

是豨上峙雙闕下疏九原悠悠億歲視我銘言

文貞公集卷十一

京口 張玉書纂存著

墓誌

誥授通奉大夫巡撫貴州兼理湖北川東地方提督  
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介菴王公墓誌銘

康熙乙丑丙寅間王公介菴以兵部武庫郎出知吾  
郡鎮江府事時余方伏處聖廬杜門屏跡而輒聞父  
老之稱述及政績者無虛日曰某弊革矣某蠹除矣

某雜派停矣某被戎兵凌斃者事得直矣曾不踰歲  
令行禁止肅然以清而公乃修葺學宮創興義塾日  
日講求教民禮讓之道以庶幾古人漸摩風俗之意  
而初不見治郡之繁夫京口旗民錯居素稱難治支  
給月糧尤太守之專責先是領饌於藩司而藩司不  
以時給往往取口譴叟禁之弗戢甚有藉辭告貸恣  
行要挾者公至郡力言于上官有請輒應給發無稽  
時于是驕兵悍卒皆屏氣帖息莫敢有後言比余在



政地與文靖公同奏事

上顧問玉書曰知府王燕居官如何卽奏守甚清才亦能任事民皆感之

上爲首肯旣退而文靖公謂余曰僕方與其事公獨不避嫌耶余曰君父之前不敢不以實對也時

聖明已深察公賢未幾卽擢任江蘇按察司使案牘繁賸江蘇爲最公聽讞無一留獄律例所在不敢以意毫髮重輕屬吏奉公指凡所止初招獄辭亦無敢

以苛請他比軌法行私者七郡之獄稱平甲戌夏晉  
湖廣布政司使是時楚省方行鼓鑄藩司董其役而  
其宿弊叢集官鑄之外奸鑄倍增因而榆莢縋環十  
不當一上下官吏漁獵于中莫肯摘發其事者公抗  
顏白督撫謂武昌錢穀雜已極勢必不行錢滯不行  
則上下交困非立罷不可條其事上之楚鑄乃罷其  
他支收抑勒輸納重耗諸弊悉明示釐革州縣奏銷  
額費歲派取于民間者亦嚴諭禁絕有費卽身任之

閱四載湖北藩庫無銖黍浮冒虛詭之病皆公力也  
歲戊寅

特旨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公念黔省處  
萬山之脊地荒而俗敝非力行教養無以廣生聚而  
興德化因具疏言全黔荒田十居三四屢諭墾闢而  
民不輒應蓋墾經數歲然後收穫所入薄不足輸稅  
故人懷觀望倘悉依減則寬以六年未有不鼓舞爭  
赴者賦雖減重就輕田則易荒成熟是于國稅原無

損也又言

聖朝誕敷文教徼外苗獮靡不嚮化而黔省師儒之  
官尙多未備各州縣衛有初未立學官者有有學無  
官而附試他郡者請依滇南故事通省建學設官文  
武童一視小學收錄廩貢亦舉行如例則人心感奮  
教澤自濡奏上俱如所請苗人畧劫事所時有而有  
司處分特重公言諸苗供辦徭賦非野苗可比特一  
且負罪而竄入叢篁深箐難以立禽倘卽議有司降

黜去官則人才可惜且罰既重諱盜者必多請依常  
例限年追緝庶盜可捕而民生益安章下九卿廷議  
亦從公言而公又時頒條教飭州縣官吏無縱奸人  
詐索土司以啟爭端尤得拊循苗人根本之至計鎮  
甯州民曹邦傑妻張氏夫亡從死法不應旌公力爲  
之請謂地介荒服節烈罕聞張氏敦篤倫常實可矜  
憫伏冀破格表一婦之完貞以勵全黔之風節  
上特恩許之四方咸傳誦焉公于邊地民生吏治悉

心籌畫以次見之設施越三載勞瘁倍至忽感疾咯  
血盈盂遂以乞骸章上一時制府提閩僉言撫臣正  
已率屬吏畏民懷一人之去留實係巖疆之休戚隨  
有

旨命供職如舊眾皆慰悅公力疾視事復二載有餘  
而痰嗽轉劇四十二年秋更申前請

詔迺允致仕去黔之日遠近軍民苗獮遮道拜送見  
公形容癯瘠輒相顧泣下公亦爲洒涕以別蓋遺愛

至今不忘也宛平王氏族望鼎盛世德相承余于文  
靖公志中書之詳矣公顯考太子太保禮部尙書文  
貞公諱崇簡以子文靖公熙貴加贈太子太傅保和  
殿大學士妣梁夫人累贈一品夫人生母周夫人以  
公貴贈淑人文貞公生六子長卽文靖公次湖廣桃  
源令標次浙江巡撫副都御史然次金衢道參議照  
次卽公諱燕字子喜个菴其號也又次則公同母弟  
刑部員外郎黥公兄弟友愛至篤自黥中還時員外

君方僑寓金陵因往就醫居半載始入京師時文靖公初逝公見余深嘆同氣大人存者僅半惟余兄弟之戚亦與公同相對太息者久之余忝辱公世講公在黔中數千里致書締姻好因以杭州守第五弟女許字于公子克慎公嘗欲攜令子就婚于杭並省兄中丞于官署乃此願未遂一夕疾作竟致不起可深痛哉公卒以康熙四十七年七月十二日距生順治九年十月七日享年僅五十有七元配張夫人利津



知縣諱文燿女繼哀夫人巡撫山東工尙書謚清獻  
諱懋功女子七人克寬前卒張夫人出克慎克修及  
幼子如玖哀夫人出如珽如珪如璋側室出女九人  
孫二人希曾守曾公長于詩前後集若干卷奏牘之  
文條鬯剴切皆公所手定公事業彪炳惠澤在人而  
立身行己無愧無怍所獨惜者未登大年耳而公亦  
何憾焉茲以四十八年十二月某日卜葬宛平縣骨  
香山社之新阡克慎奉哀夫人命來乞銘余不敢辭

銘曰文貞文靖艱哉績武英資茂紹不藉華廡初守  
京峴百穀膏雨屹屹崇祠大江之濟平刑于吳核賦  
于楚黔山際天邁往開府農耨蒿萊士藝榛莽椎髻  
者苗亦歌且舞引疾言旋如嬰失乳遺澤未沫加日  
長煦史冊大書名莫與伍爰勒碑版貽示來許

誥授光祿大夫內秘書院學士張佳公墓誌

余爲史官時今侍御賽君方官中翰屬余敘其先公所爲北海集余自惟晚學後進得挂名于公文字中以爲生平之幸及今二十餘年矣賽君復以公墓石之文鄭重相屬蓋公之初葬在都城北之關西莊繼兩夫人祔葬改葬于城外之宋公莊復以地勢卑濕改葬于盧溝橋西之太平橋先達鉅公傳誌之文載公之行事者備矣余更何贅辭惟掇取諸公所敘錄

有闢于公建樹之大節者序而誌之並以誌改葬之  
歲是則賽君之所以顯其親于有永者也按公姓張  
佳氏諱鄂貌圖字麟閣遇義其號也自始祖以下世  
居長白山鄂莫和索洛之地遞傳至曾祖諱瓜喇始  
遷輝發祖諱代廕布祿又遷葉赫南地名張尼和樂  
居焉父諱吳巴泰母覺羅氏及公貴曾祖祖考皆贈  
光祿大夫妣皆贈一品夫人公體貌魁傑屹如嶽峙  
幼善騎射稍長卽嗜經史恭遇

太祖高皇帝肇基東遷嚮用英俊之士公輒講求文  
武大畧以冀爲國家異日之用每搆一篇窮研一日  
夜久之才譽蔚起

太宗文皇帝崇德改元益尙儒術歲戊寅拔公一等  
秀才

賜布帛時召見講譯書史辛巳初設制科公應舉居  
第

賜頂帶選入內院校譯會典順治元年冬

世祖章皇帝入關定鼎公與扈從旋授秘書院侍讀  
奉命編纂

兩朝實錄書成資白金文綺又譯通鑑及詩禮二經  
于凡草木鳥獸之名器物象數之實考辨精核能補  
箋疏所未逮公博洽載籍兼通兵家言講習韜畧廟  
堂知公才能以經術贊軍務于是大師所至皆命公  
偕行流寇李自成既從一片石潰奔餘黨直趨關中  
公從和碩豫親王追擊于潼關大破之遂平陝洛嗣

江南兩浙以次削平屢用謀策制勝公之功爲多  
優詔褒美特加錫賚三年從征南大將軍多羅貝勒  
征閩說降其巨帥鄭芝龍事聞

賜文綺八良馬二四年從和碩鄭親王征川湖所嚮  
底定辰沅九溪十二土司暨生苗徭獠悉先後受撫  
八年師還授宏文院侍讀學士兩遇

覃恩授通議大夫加拖沙喇哈番又加拜他喇布勒  
哈番是年秋充順天考試官取士七十八人後多至顯

官十年進內秘書院學士復從和碩安親王出塞征喀爾喀部落收服其眾十一年以閩海梗化復從鄭親王世子率師進討黃梧來降修築漳泉郡縣凡十四城而濱海諸路以安十四年

覃恩累進光祿大夫加一級明年改中和殿大學士禮部侍郎仍帶加一級又從多羅信郡王進取雲貴深入其阻百蠻皆就撫自此海宇一統朝廷盛德無所不震疊矣十八年復改內秘書院學士是年秋班



師道感寒疾以十二月二日卒於天津之楊村年四十有八

上震悼遣官諭祭賜金五百兩造葬蔭二子入監讀書長卽今侍御賽圖由內閣中書歷中書科掌印中書改監察御史次賽良今官三等侍衛公當開國之初以著作謨議爲一代文臣領袖而自入關以後馳驅兵間者十有餘年歷秦楚江浙甌閩滇黔萬餘里蠻煙瘴霧之區叢篁深箐之城無所不至躍馬蒞陣

摧堅折銳之事無所不預戰守政取擒縱勦撫之機  
宜無所不備行間飛書馳檄以及箋表露布皆磨盾  
立辦而又以其餘力登臨覽觀感時物紀風土錯載  
于篇什詠嘆之內如所遺北海集其什伯之一二也  
而生平建樹之鴻駿亦畧見于此矣

誥授奉政大夫內宏文院侍讀田公墓誌銘

太學生田子惟冀與其弟孝廉惟克持其王父贈大夫行述泣而白于余曰先侍讀之易簀也有墜言焉曰吾死而不克葬吾父無以逃于公羊子過時之誅小子識之速營葬以竟吾志葬則志墓之文必乞之高陽夫子夫子知吾之欲歸而以預修國史未逮也惟冀等敢以先人之命請蓋贈大夫之沒距侍讀之沒十有五年矣丙午丁未間侍讀嘗欲以歸葬具牒

乞假會召入史館不果庶幾國史之竣則酬所願焉  
不謂其遽逝也按田先世居固安縣張華村東捍社  
系遠不可考故明永樂間有諱旺者以軍功爲遼東  
東甯衛掌印指揮同知子孫世襲遂家于遼五傳諱  
鉞居次不當襲用經營起家鉅萬鉞生大成爲邑庠  
生大成生養民貢入太學故明萬曆中歷任至兗州  
府魯藩護衛經歷卒于官葬城東南自是家于兗經  
歷三子長生璧襲世職次卽贈大夫諱生蘭字馨野

年十六經歷筮仕日照縣簿隨入關性嗜讀書經歷  
爲延山左知名士蘇君某與公日相鏃礪公氣益銳  
文益奇二君皆遜謝以爲不及後二君相繼成進士  
而公因僑寓不得應試迄無所成就經歷旣卽世家  
計中落生壁以襲職宦游于外十餘年未嘗一至袞  
旅舍環堵食指日眾一切悉公經紀之公與生孳異  
母璧母爲白太孺人公母爲陳太孺人公善事兩母  
色養備至白疾篤公親侍湯藥目不交睫者月餘及

卒喪祭盡禮撫兄子如己子推甘讓肥幼而育長而  
教卒無倦色故明末盜賊蠡起公孤蹤客寄不遑寧  
處于是裹足南徙展轉于淮陰秦郵廣陵之間所至  
不數月覺有變旋復他去既去而其地輒往往多故  
以故人咸服公之智而又嘆公盛德食報雖坎壈百  
折而能自脫于難也繼遷江甯適當鼎革之會  
王師南下羣不逞之徒乘亂搆釁日尋戈矛以修復  
私怨豪帥馬某所隸士卒素不馴一時爭欲甘心而

公有鄉人某亦隸馬麾下一夕攜其家數十口奔詣公避害公納焉或持械大呼于門曰速出之可免禍否則汝家立齏粉矣公曰彼雖非張儉我獨不能爲孔文舉耶不聽諸亡賴亦稍稍散去比事定絕口不復言蓋公平生行事仗義負氣大率如此歲丙寅復自江甯卜居廣陵杜門課讀以累葉未竟之志勗諸子辛卯侍讀舉順天鄉試壬辰會試中式公聞捷且喜且悲曰恨不及吾父見之侍讀未及與大廷之對

趣歸省覲公相見益喜未幾疾作疾既革猶強起叩  
陳太孺人寢門問安顧謂侍讀曰汝曹善慰白頭之  
心則吾死瞑目矣越一日遂卒公生于前明萬曆丙  
申十二月初五日卒于

皇清順治壬辰七月初九日年五十有三嗚乎俗之  
敝也家庭骨肉或相背負而况其爲門以外乎公孝  
友篤行至老不衰如鄉人避難一事存活數十口呼  
吸之命全于危疑艱阨之中豈非太史公所云天下



之陰德宜享祀十世者乎三十年以來衣冠氏族轉  
而爲纍盈之敗若敖之餒者比比皆是而公藏仁資  
後歷久益昌侍讀旣貴且顯而諸子若孫方踵起未  
艾是亦可以觀天道矣配孫氏文學諱某公女勅封  
太安人子三人長卽侍讀麟戊戌二甲進士授官編  
修司業內宏文院侍讀娶孫氏次彫廩例監生娶劉  
氏次騶太學生聘翁氏孫五人長惟冀廩例監生娶  
劉氏次惟克癸卯科舉人娶劉氏次惟徐郡庠生未

聘次惟揚聘范氏次惟荆聘蕭氏女孫三人曾孫三  
長之譽次之雋次之髦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原銘  
曰京兆望族厥生偉人肇遷自東寢跡廣陵食貨躋  
險厯困益亨天嗇爾遇惟德永存枝豐跗附實蔭本  
根語曰不於其躬則於其子孫爰作斯銘用表君之  
墓門

文學李君暨周孺人墓誌銘

棗強文學李先生沒後三十年其子公旋名履祥與  
余同舉順治十八年進士又八年先生原配周孺人  
沒康熙九年春公旋遣使持狀來長安屬余爲耐喪  
銘且曰祥不幸八歲喪父時兩兄涉訟于外幾不克  
襄大事賴母氏營喪縣棺而封不設碑綽今吾母又  
棄藐孤逝矣卜某月某日啟先大人壙奉吾母耐焉  
乞吾子爲文以藏諸幽宮感且不朽余聞之少不誅

長又學殖荒落懼不能爲先生道揚德媿於萬一因  
重違千里寓書之意不敢辭謹損益來狀而爲之誌  
按狀先生諱惟聰字足臨先世江南之句容人前明  
洪武間有軍功而御賜麤喇李者來棗強家焉遂爲  
棗強巨姓數傳至文林郎南城兵馬副指揮省吾公  
是爲先生父先生生而器宇凝重自幼無子弟之過  
弱冠括羽鏃礪肆力于經史不爲老生俗儒剽竊塗  
暨之學尤嗜讀班氏書故其爲文雄渾灑演卓然成

家既補弟子員旋食餼試輒高等四方文學知名之士絡繹訂稿帶交其所辨論者經世大畧凡古今地理官制河漕錢穀與夫武備之強弱設防之要害無不涵肆穿貫如數一二時太史楊崑阜梅長公兩先生負海內人倫之望重交游慎許可先生親執經其門兩先生深器重焉屢試棘闈不得志而處之泊如性至孝省吾公司南城偶遘疾先生聞之兩日夜馳數百里至京邸親侍藥餌疾愈而後返嗣遭兩艱哀

毀盡無篤念宗誼族有嫠婦無所歸厚遺之衣食貧不能自贍者鬻周儒人簪珥給之其他媼睦族黨大抵類是夫世衰俗薄重利而輕義劉孝標所謂不費半菽落一毛而坐視三黨之困窮者比比皆是而先生以一諸生勉強好施老而不倦豈非所稱古道篤行之君子歟晚年構五一亭於舍南百武許蒔花藝竹歲時偕二三執友浮白吟嘯率以爲常曰人生天地間須令造化生意與自家意思盎然太虛中耳鳴

乎是可以知先生之學矣先生沒而家難起內侮外  
訁磨牙吞噬有如沸羹長公次公奔走牒訴無寧日  
餘孤熒熒襁褓閱十年而後家難少息凡此十年中  
食荼集蓼搢拄門戶不至有尺寸中落者皆周孺人  
力也孺人爲故城文學純吾公女大司馬衛陽公女  
孫年十七于歸先生廟見後攻苦操作力以世俗女  
子貴倨之習爲闔門戒尊章繼逝相夫子經營喪葬  
先生沒日夜督課季子涕泣語之曰而父力學不逢

年今已矣終父之志是在小子辛丑公旋成進士孺人怡然色喜曰未亡人可報夫子於地下矣公旋以選人需次家食侍養者八年孺人惓惓以家世清白爲訓卒之前夕猶誣諉教戒夜分不寐及旦竟無疾而逝年八十有九嗚呼當故明之末季吏道雜流品淆矣脂韋訛滄之徒皆得掇拾青紫以先生蘊道抱德身負不羈之材而鬱鬱終老曾不得少見設施於世歷今四十年曩之碌碌負乘者已與腐草同萎而



一孀嫠撫八歲兒讀書成進士遭遇盛時異日將光大先人未竟之業以垂不朽顯晦遲速之故可爲三嘆也已先生生於前明萬曆庚辰十一月十四日卒於大清康熙戊申十二月十一日男三人長某次某次卽履祥辛丑進士候選知縣銘曰滹沱清漪恆嶽巉巖篤生眞儒外駁中完淑人作配母儀克全塗墉終畝勗哉象賢積德流慶片石永傳松影在地白雲在天



誥授奉政大夫分守口北道山西布政使司參議蓼庵袁公墓誌銘

自國家以才能課吏治于是內外大小吏皆務矜才鬻能爲踴躍于功名之道而老成明練守正不阿蓋然欲以經術飾吏事者其功名顧反居後此有志經世之士所不禁揜擊嘆息者也曩日諸曹郎爭用奔走結納以游踞津要之路少參袁公蓼庵時爲工部郎中獨有清直聲大司空掌雷傅公深器重之未幾

以例出爲陝西甘山道僉事公既出而資望在公後者輒相繼登臺入班行中咸爲公稱惜而公處之恬如也及今踰十年一轉官復得邊地乃未及一載遽以疾卒不獲大竟其用豈不痛哉初公以乙未成進士筮仕陝之乾州正當兵燹之餘民俗滋敝公至壹意附循不數年流移皆復業丁酉分校拔知名士六人庚子擢工部屯田司員外明年晉虞衡司郎中公討論掌故諳習部務胥吏斂手不敢牟毫末之利

當是時滇閩開饋餉旁午會山陵大工經費益不繼  
詔直省正賦外每畝暫增課一分用佐急需公職司  
焚帛日民困極矣寸縑尺縷皆閭閻膏血也力清乾  
沒省金錢鉅萬他所裁抑類是既至甘甘爲河西重  
鎮戍防之地西海諸部覬覦大草灘比歲闌入牧馬  
者不絕復遣使請割灘地蓄志叵測康熙九年朝命  
兵部侍郎科公再往偕提督張公勇度地畫界張公  
持議堅爭者不能奪大草灘卒不得與而左右贊畫

之者公之力也公與張公交驩無間時參預密謀自  
畫界以後西海部人不敢復窺張掖邊境肅然甘州  
距西甯鎮千有餘里往歲協餉西甯負載轉輸踣躄  
交遁甘人苦之公力請得罷主客兵待哺數千人公  
悉心持籌軍得宿飽庚戌

詔簡監司具才望者入爲卿貳直省合格者纔十人  
公名列牘中未及用辛亥升口北道參議古北地确  
田蕪民貧而賦重前人怵于考成謾稱歲輸如額而

逋課累積幾以千計其粟儲於倉者厯歲侵漁耗蝕不可算數非按籍核實無以釐宿蠹顧欲求垢索瘢則失察之罪先坐大吏大吏聞公言皆陽驢而陰阻之公擘畫盤錯憊心罷精申且不寐居數月食日益損會閱工口外爲炎燭所中疾大作旋具牒乞休比得

俞旨而公已不起公未嘗自彫琢爲才能而其始終勤事如此嗚呼加公者真可謂國之勞臣者歟公諱

州佐字左之號秋水蓼庵其別號也袁系出漢司徒  
安代有聞人宋南渡後占籍會稽數傳爲林南公負  
異才杖策游燕爲某大將軍摺客生三子長諱紹元  
爲廸功佐郎累贈奉政大夫是爲公父贈大夫偕弟  
紹寵攜貲客游濟上遂家焉生五子公其季也公生  
九歲而孤母太宜人復早逝公刻自鏤礪專精制舉  
業舉前明崇禎己卯郡試爲孝廉多奇節甲申避亂

會稽



世祖章皇帝既平中原復攜家還濟壬辰就高苑縣  
教諭鄰邑士爭從之游乙未禮闈家大人與分校得  
公卷秉燭擊節謂他日當以經術名世今言驗矣余  
與公稱世講常北面事公公亦以幼弟畜余每相對  
語輒娓娓竟日在甘州入覲者再爲余言邊境要害  
戰備守禦狀原委觀然謂邊地土狹農稀宜用關中  
法分河東鹽引三之一輸粟河西以資軍食又宜簡  
練鄉勇拔置卒伍可不待召募而坐收精銳千餘人

公之言未及效而公不可復作矣胸中儲侍經術矻矻白首不獨當世無深知公者而天亦若厄之可悲也已所著有孝經注解植香齋詩集奉天志餘四篇等書行世生故明萬曆丙午三月十五日卒

大清康熙壬子十一月十四日年六十有七配董氏誥封宜人子三顯祚庠生顯祐顯祺俱養撫養子顯經公族甥也憫其孤字之女二一適魯一適胡先公卒孫三麟獬豹女孫一顯祚既扶公喪歸以公同年

孝廉鄭君與僑所爲狀謁銘于余余辱知公者不敢  
辭因撰次公行事而爲之銘曰世風訛滄汲頽茅靡  
礪礪郎潛履道如砥陰孳陽煦邊郵肅清巖關插天  
公功與京量才百斛甫試八九櫝書充宇藏仁齋後  
仕逾一紀斂無遺貲我哀我友銘無愧辭

1152

1152

誥授光祿大夫工部侍郎費茂公墓誌

余嘗繙閱國史伏見

祖宗朝鷹揚戮力之士項背相望雖當偏裨之寄其  
建樹已不愧爲名將而况久歷行間戰功可一一指  
數者乎至於武績旣茂而又游登卿貳以清勤盡職  
爲國家耆舊大臣則又前史所不能多觀者也工部  
侍郎費茂公諱某長白山東巴海人公父贈光祿公  
諱某當

太祖高皇帝龍興之初卽以其族自巴海來歸越三載歲在甲辰而生公于興京之赫門村公天性孝友方五六齡時母夫人爲製新衣公見諸兄無新衣者輒不肯服比及十歲事親敬長儼若成人且穎敏嗜學習滿書數月卽貫通文義稍長勇毅過人精騎射嘗以公事道出忽聞父病篤單騎遄返夜行灌莽中馬傷足僵臥公仰天號泣日得見吾父卽死無恨奈無馬何不移時馬起竟馳歸侍疾三日而贈公逝人

以爲至孝所感越數月又遭母喪哀毀幾滅性比喪  
禮既畢遂銳意立功名以成父志初從登旅順奪幟  
登城爲一軍冠大帥以一等功牌予之公曰余雖先  
登尙有貫藍甲者在余前安可冒也辭讓再三而自  
居二等大帥以下皆嘆異焉取安珠山時敵軍大集  
公率步軍爭先力戰大敗之守錦州南山城敵眾夜  
襲我軍戰却之城得以完奉使黑龍江收祁勒里國  
有招徠功取明寧遠城衝鋒前進被鎗箭傷入關之

卷之二十一  
七  
三  
役率漢兵與流寇戰大破賊兵昌平州遇敵突入敵  
圍被重傷猶手殲二人生擒二人而還嗣取寶坻通  
州皆有功順治元年

特命管佐領事從饒餘郡王征山東有取勞山功又  
從和碩豫親王追擊流寇至潼關率先破賊馬軍功  
居一等豫親王轉旆江南公復在軍中拔蘇州城時  
敵將黃蜚合四總兵軍力拒城南公以四十騎大敗  
之盡獲其戰艦鎗炮旗纛蘇州既克蜚等復縱火攻



城焚橋凡三至皆敗之自入關以後大小約百餘戰  
身中一等傷者以十數計創痍鱗次幾無完膚而銳  
氣未嘗少挫方本朝初克遼東權法網者甚眾公所  
至多所全活師行數十年自臨陣誅戮外從未殺一  
不辜俘纍得更生者所在皆是蓋公生平仁心爲質  
如此又素性廉潔從下江南江西浙閩東粵諸路皆  
兼領戶工兩部事軍中所獲金珠貝玉貨幣大帥一  
委之公公悉具冊登載無銖黍絲粒爲私用者一軍

稱服師還擢工部郎中朝廷知公有守賜良田七頃  
居第一區嗣是修郊壇樂器儀仗及南苑行宮兩賜  
金帛朝服督造永陵工成加拖沙喇哈番郊配禮成  
加拜他喇布勒哈番天下一統又加一拖沙喇哈番  
順治十六年進盛京工部侍郎福陵前渾河環繞時  
以漲溢衝損紅門累遣官督修不就公至董築大隄  
成永無水患康熙六年

覃恩授光祿大夫又數歲引年致政十一月

聖駕東巡賜宴大政殿念公爲三朝老臣特召近御  
座以金卮酒賜之並賚冠服孤裘鞞刀諸物公每痛  
兩尊人早逝愴聞俊見追慕不忘遼陽收復後卽訪  
善丹青者指授繪像以祀于家廟王文母則刻木主  
奉焉歲時朔望及春秋節序必躬親展奠年踰七十  
而禮敬不衰兄弟十人諸兄皆先公卒惟第十六兄  
尙存公事之甚恭田宅服食車馬僕從悉推以與之

遇

恩蔭不與已子而與兄子公山第某兄子索泰少孤  
公撫育成人教以讀書成乙未進士殿試第一甲三  
人公上念高曾世有隱德而譜牒殘缺恐年歲久昭  
穆益紊遂手輯家譜垂於末世又撰務本家訓一書  
宗族中貧者衣食之孤寡者收養之無後者春秋祭  
之至今子孫猶遵行勿替康熙十六年病篤令諸子  
立侍榻前勉以忠孝以三月八日怛然而逝年七十  
有四嗚呼史稱鄧高密功高于諸將而修整閭門教

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如公之才兼文武內行篤  
謹之此媲美前賢何多讓焉子五人英山內務府營  
造司郎中荆山太常寺卿青山盛京禮部贊禮官名  
山筆帖式天保壬午副榜孫十五人與德興保俱候  
補筆帖式德音丙子舉人內閣撰文中書德玉都察  
院筆帖式德麟明玉亮德德新俱候補筆帖式祁蘭  
保貢生筆帖式德容生員明德宏德鄂紳德琛永貞  
俱業儒余與奉常公及中書君交久茲奉常公命撰

次公懿行勒于貞石不敢辭因據原傳書其事之大  
者以示後人

處士鳧盟申君墓誌銘

嗚呼是爲廣平處士鳧盟申君之墓君端慤公長子也方順治壬辰癸巳間

世祖章皇帝以節義風厲天下

詔諸司體訪前明死節諸臣將特舉表忠封墓之典於是諸司以故太僕寺寺丞申某名聞者章六七上願流傳錯互聞鳧異辭或誤列太僕爲自縊君聞之慮異日承譌襲舛無以徵信史乃從泥淖中徒跣于

里赴京師麻衣經帶痛哭都市具述其先人王恭厥  
投井自盡狀柏鄉魏公貞庵時在諫垣業具疏白其  
事會君至而其言益信所司既核實遂蒙

特恩諭祭葬墓田易名端愍一時輦下士大夫高君  
孝行爭折節與訂交余之獲交於君亦自此始君既  
杜門奉母手父遺書且讀且泣所與游者同里張命  
士雞澤殷伯巖仲泓兄弟伯巖仕爲令君遺詩以耦  
耕招之伯巖隨棄官還君自髻齡卽嗜爲詩吐納百



氏不名一家而音節頓挫沈鬱激昂一以少陵爲師  
其所以師少陵者悲愉咷唻無一不曲肖而非世俗  
掇拾字句以求形似者所可比也丙申後持襖被爲  
山水之遊余曾寓書于君曰蘇門孫徵君今之程伯  
子也君壤地相接盍往一質之君至百泉以弟子禮  
謁徵君徵君瞿然改容劇談信宿君自是獲聞天人  
性命之旨遂不復爲詩比余侍養里居徵君遺余書  
謂廣平天資明敏入道甚易行將易浣花而濂溪矣

蓋君自謁蘇門以後所造駸駸日上嘗語人曰主靜  
不如主敬敬自靜也又曰破得利字方能入門破得  
驕字方能入道又論朱陸異同謂朱由大路遲而穩  
陸由便徑捷而危其見理明而趨嚮正如此君少時  
才氣迅發人多畏避之晚年器宇嚴重規言而矩行  
如水之有坊如帛之有軸始而憚君者繼皆傾心折  
服卒之前夕猶召友語至夜分晨興閱姚江集復詣  
兩弟所極論省察克治之學會聞客至盥歸忽一仆

而逝康熙十六年六月六日也距生前明萬曆四十  
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年五十有九嗚呼蘇門旣沒續  
其傳者無人今君逝而吾道爲益孤矣余初聞君訃  
卽爲詩哭君深以哲人旣喪吾道未興爲憾閱兩月  
而君弟孝廉觀仲太史隨叔以君行畧謁銘于余余  
與君交誼之切如此何忍不銘按狀君之先世爲晉  
之絳人明初掖縣令庸始遷廣平八傳而至贈考功  
郎諱化是爲君祖贈考功生端愍公諱佳胤前明辛

未進士歷仕至太僕寺寺丞妣靳封安人君諱涵光  
字宗孟一字和孟冕盟其號也生而天資穎異能文  
章年十五補邑庠生端愍公敷歷中外君侍養時爲  
獨多既奉端愍薨遂絕意仕進以母命浮沈博士弟  
子中非其志也歲庚子

詔舉孝行有司欲以君應君固辭有司不能奪辛丑  
貢入成均君投牒儀部謝病歸戊申

詔旨訪用隱逸魏公貞庵雅意屬君君復上書力辭

魏公咨嗟而止君出處之際侃侃中程如此著文四  
卷窗山詩四卷荆園小語說柱性習圖義利說行於  
世嗚呼方端愍公之殉國也太夫人斬垂白在堂仲  
叔兩孤幼未成立公從容蹈義一語不及于私良以  
身後之事有君在耳惟君孝友篤摯喪葬盡禮場兩  
弟讀書取科第知名于時而自以潔修粹行見端愍  
公于九泉之下是父是子天實蔭相之以視彼僣僣  
葦蕪侔生苟祿之徒不一傳而聲華銷歇者豈直相

徑庭已哉君娶盧氏天啟甲子舉人愜允女子二顏  
額皆君五十後所生顏聘侍御寧公爾講女女二一  
適貢監生李奇瑗一字劉徵陽以某年某日葬君某  
鄉某原銘曰溯源自姜別爲申繇晉宅沼鍾喆人嶽  
嶽端愍國蓋臣成仁取義式後昆處士守道甘賤貧  
白首來歌堅松筠晚節益涉濂洛津鑄顏者誰惟蘇  
門大節凜凜小物勤道不絕物羞同塵世衰俗敝微  
言泯倚君力挂狂瀾翻少微一昔星芒昏沒者已矣

生活巾銘君墓石隨重淵千載不朽真氣存

三才圖會

卷一

三



副都統一等阿思哈哈番又一拖沙喇哈番  
巴圖魯路公墓誌銘

國家自剏造大業以迄耆定中原所謂熊羆戮力之  
臣載在史冊者不可勝指其功建名立而白首令終  
者固已聲施不朽若身經數十戰卒投命於疆圉鋒  
鏑之間自以獲死所而無憾豈不尤可重歟副都統  
一等阿思哈哈番路公以康熙十六年歿於洞庭九  
馬嘴之陣

詔予祭葬進世秩榮哀之禮悉備蓋公爲

祖宗朝從龍舊臣能以盡瘁報國故廟堂之上特加  
優卹以獎其忠嗚呼偉矣公姓納喇氏諱路什滿洲  
人束髮從戎以驍勇自喜崇德中大師入山東之兗  
州公在行間率先登城拔之因賜名巴圖魯授三等  
阿達哈哈番順治初元隨

王師入山海關擊流寇二十萬眾一敗之于一片石  
再敗之于慶都以功進二等阿達哈哈番嗣流寇潰

遁而西鄜延一路所至皆賊公偕副都統阿公喇善  
邀擊綏德賊兵大破之又偕參領舒公里渾擊延安  
步賊七戰七克會賊一隻虎兵犯陣公徒步提戈急  
刺大破之九公山之役偵知李自成賊壘所在偕燾  
章京蘇公拜進薄其營擊走僞劉侯獲自成妻子自  
成由此窮蹙走死于時張獻忠據蜀久不下公奉  
命隨王師入川親擊對敵者二眾兵合擊賊兵者三  
或以騎卒或以步軍所向無不摧敗順治十六年

大師征滇黔公之功在十萬崎山者獨多僞總兵羅大順等樹柵列鎗炮分兵拒戰多者三萬餘少或萬餘或五千餘人公偕燾章京鄂公訥副都統噶公褚哈鼓眾連擊連破數營敵大潰順治十七年彙敘功績公先以覃恩歷一等阿達哈哈番進三等阿思哈哈番至是以累功進二等阿思哈哈番康熙初公年已六十用老成宿望同學士雷公虎至廣東察濱海地定界而還自是遭時承平謂不復有事兵革逮十

三年三逆煽亂禁旅四征不庭公喟然嘆曰

王師在野其以我爲識塗之馬可乎遂隨貝勒師入  
楚十七年秋以偏師取湘陰至洞庭湖之九馬嘴風  
大作倉卒避風于綠林灘舟膠賊兵突出以鳥鎗環  
擊舟盡碎公猶奮勇發矢石擊殺賊十數人力竭被  
傷而死七月二十八日事也康熙二十五年追錄死  
事進一等阿思阿阿番又一拖沙喇哈番世襲不替  
公老于兵間遇勁敵大戰二十有餘合無失利者乃

一旦深入于坎窞如此論者深惜公以名將戰沒而  
又謂公志在滅賊正如漢新息侯壺頭之困適遂其  
馬革裹屍還葬之素願而不必謂公悲也嗚呼國家  
有軍旅之事而盡得如公者不以死生利害爲慮何  
寇賊之不殄哉公之卒距生庚戌歲得年六十有九  
葬以康熙二十二年某月日元配某氏繼配覺羅氏  
喀喇氏贈封俱夫人子二人長布納海襲世秩由一  
等侍衛官協領覺羅夫人出次偏武三等侍衛喀喇

夫人出孫郎圖秦必圖盧海布納海出納善納禪偏  
武出偏君雅嗜文學素未與予交一日踵門折節屬  
爲文勒公墓石至勤且懇余愧不能揚公之風烈而  
重違偏君之意不敢辭也因件繫公功績而系之以  
銘曰擐甲登陣公之職克敵死綏公之志愍絕追北  
萬餘里湘濱忽隕英雄悲波沸長疑怒決皆穹窿  
賜塚高祈連雙臥麒麟安且止金書鐵券貽爾嗣忠  
臣有後永帶礪





右春坊右庶子公亮永君墓誌

國家設立太學萃滿漢英雋之士比德藝而教之三十年於茲矣漢士子分科入仕由國學進用者十之二三而已滿洲人才蔚起當開制科時聞一就試於有司其他自公卿世胄以及白屋寒畯未有不入太學而得奮躋爲士大夫者今屈指三事大僚偉然負當代名臣碩輔之望其筮仕皆自國子生始則官祭酒司業者陶育八旗之人才以備國家異日任使之

用其責不綦重矣乎余承乏西廂僅三月時滿司業  
爲公亮永公竊覩公遇事警敏課督有程六館官胥  
咸祗奉其條教兩祭酒亦折節委聽蓋公自官國雍  
厯十餘載凡規制之沿革禮教之廢興士習之良窳  
材質之高下熟識於胸中如數黑白故久而益勤其  
職前後爲是官者未有能及公之盛者也公諱某公  
亮其字也世爲滿洲人性嗜學研精經史丙夜不倦  
以文學知名于時順治八年以國子生擢內祕書院

檢討晉編修未幾從和碩敬謹親王軍赴湖南緣事  
罷職十一年補內院七品筆帖式哈番十二年復以  
譯文註誤罷職閱數月補官內監七品筆帖式施升  
他赤哈哈番十三年罷內官監十五年補吏部考功  
司他赤哈哈番康熙元年晉考功司主事時故總河  
都御史王公光裕爲御史奉命察浙江海道公偕行  
分察甯波一路寬嚴得宜至今人爭述之六年晉司  
業八年

車駕幸太學參攷故事修橫經坐講之禮公講尙書  
堯典首節音吐琅琅左右皆竦聽閱日以大典成

賜衣一襲功令八旗官學諸生業成者歲咨吏部以  
次試取公力絕請寄一以才藝學行爲衡品隲嚴核  
凡所獎拔皆得人公之教寬和樂易諸生有所陳說  
務使盡其意不合者以理抑之無疾言忤色故人皆  
愧服十七年升右春坊庶子復與余爲同官時校譯  
講義公脫稿至再旣疾猶不釋手蓋公厯官精勤所

至侃侃稱職如此而聲跡顯著尤在爲司業時故余述之爲詳公天性澹泊衣食無華侈善調人急宗族交遊有貧不能自振者輒捐貲爲之助比及公沒三黨之人撫棺而哭者莫不盡哀公生于某年某月卒於某月某時享年若干父某贈某母某氏繼母某氏俱誥封恭人公事繼母盡孝中外無間言娶他他喇氏佐領額公特禮女誥封淑人子二人長某娶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薩公海女繼娶刑部郎中希公福

女俱勅贈孺人又娶某氏長史佐領鄂公洛女次幼  
女三人長適戶部筆帖式加一級南璽次適吏部文  
選司郎中佐領陶羅次適三等侍衛薩爾詹

敕授文林郎翰林院檢討申君墓誌銘

嗚呼予今日執筆而銘隨叔之墓此歐陽子所謂惟  
聲與淚獨出余臆者也隨叔長于余四歲方順治庚  
子隨叔初舉孝廉從其伯兄鳧盟寓居京邸時則今  
徐宮贊健庵盛禮部珍示爲人文領袖召集四才知  
名士讌飲城西館舍得十有九人鳧盟最長余與隨  
叔最少飲半計孝廉甫草議論蠶起談諧間作隨叔  
毅然以莊論折之而罷隨叔與人交疎中介氣不隨

俗俯仰自應制舉時已然余一見卽心躋其爲人此  
余與隨叔定交之始也明年辛丑同舉進士又同與  
館選相得益歡越一載隨叔丁母靳太夫人艱去及  
服除授檢討又與余同入史館預修

兩朝實錄晨夕不閒者六年余伯兄禮存以春秋舉  
丁未進士實出隨叔之門余不敢復以輩行遇隨叔  
而隨叔之遇余如故也康熙十一年實錄成各賜白  
金表裏加俸一級隨叔旋引疾歸歸十餘年每書問



至必稱疾今年春余有扈從之役遇隨叔從兄孝廉  
觀仲于道倉卒片語謂隨叔病甚劇比余還自留都  
而隨叔之訃已聞於京師數月矣冬十一月觀仲屬  
其甥庶常路子廷彥持狀謁余謂日月有期乞誌其  
墓嗚呼誌隨叔者莫余宜也不敢辭隨叔諱涵盼姓  
申氏申之先居山西之絳自掖縣令某始遷於平平  
九傳爲端愍公諱佳胤故明崇禎辛未進士仕至太  
僕寺少卿生三子隨叔其季也生有異質動止莊栗

寡嬉笑隨端愍公在官舍口授之書輒成誦端愍公  
既殉國難鳧盟觀仲屏居隱約隨叔九歲方入塾而  
讀書明敏數年卽穿穴五經爲文倉莽灑灑有先民  
大家之風既登第海內弟子誦其文奉爲金科玉律  
至今不廢詩承鳧盟指授以少陵爲宗而馳騁於近  
代空同大復諸家雖時出俊語絕無纖靡妍麗之態  
間仿李西涯樂府如詠史詩百餘首奇變激宕具有  
史法可與西涯並驅假歸後詩益工雅自矜慎故流

傳者亦絕少在史館時卽奮志讀史以職務問之未  
果里居多暇自署程課閱三歲而二十一史畢擇其  
中忠孝節烈有關世教者薈萃成編而斷以己意曰  
通鑑評語他若時代之盛衰政治之理亂人才之消  
長議論之得失又別彙一集平居落穆少言笑及與  
人辨論古今抵掌數千年事如在目前聽者皆驚服  
而退其所爲碑版記序之文高古疎豁歸于簡潔嘗  
曰文尙體要一泛濫則河海無極矣其學古有得持

論謹嚴如此頃者史局肇開英雋輻輳隨叔淹雅博  
洽在晉胥臣楚倚相之間而又深得班范歐陽爲文  
之法使之裁量是非斟酌進退則勝國一代之史可  
以速就隨叔之不得與于勝國之史也豈非史事之  
不幸耶故學士喇文敏公爲院長一日入奏屈指詞  
林文物舉隨叔姓名以對文敏不輕許可昔同修國  
史知隨叔深故奏對及之隨叔勞動在國史其得疾  
亦在史館時爲多初

章廟實錄分月編次出於眾手尾多衡決余助隨叔  
次第讐校芟汰繁複補葺闕遺凡兩易稿始免前後  
錯迕之患如是者三載每散直常至日晡脫稿未幾  
會宥

旨重修

文廟實錄悉力鉤纂又復歲餘而其勞益甚隨叔與  
余素羸弱當是時年壯氣銳勇於職業寒暑飢渴一  
不以介意疾病伏于中不暇顧也今余苟幸無恙而

筋力向衰視十五年前不逮道甚隨叔纏綿抱疴時  
作時止卒至不起或者見隨叔喜賓客嗜酒劇談夜  
分不輟謂失養生之宜而病所由召實不繫此夫壯  
者有時而衰衰者有時而老雖養生不能免獨以國  
家有養之才當未衰之年賁志早沒當時不獲見其  
實用此余所不能不重悼惜于斯人者也隨叔生於  
故明崇禎十一年九月卒以康熙二十一年正月晦  
日所著有西齋詩文集若干卷評語二卷廣平府志

二十卷元配張氏贈孺人繼配鄭氏封孺人子三人  
嗣預頡皆諸生力學有文嗣娶秦氏進士秦君環女  
繼娶張氏李氏預娶楊氏廣西按察使楊君駿女頡  
娶冀氏工部尙書冀公如錫女女四人長適冀公長  
男廩生植次許聘奉化知縣張君奎昇男允元次許  
聘監察御史甯公爾講男倬次幼俱鄭孺人出孫男  
一居郢預出孫女二嗣出者一預出者一銘日喬松  
峩峩頓萎隰阿干將鏐鏐弗試盤錯吁嗟哲人哀通

履涓塵壻朱紫肴核圖史忠臣有孤宜昌厥家華屋  
若揭宵露中折孝友爲畚十世用鋤銘石出窹未貽  
後裔



文貞公集卷十二

京口 張玉書素存著

墓誌

海陵陳仲升墓誌銘

東南世家舊族以科名文章德業著聞于時者海昌之陳爲最盛陳之先齊高侯後也自宋修撰支端公世英始由汴入浙數傳至諒遷海甯諒生榮始蒙母姓以陳爲氏至明萬厯間由贈尙書風山公而下簪

纓相望不絕無不發于身者其子若孫輒躋通顯蓋  
百餘年于茲先生諱之閻字仲升別字希亮風山之  
曾孫也風山之子四人次爲貴州參政諱與相參政  
子五人最少爲贈兵馬指揮諱元成是爲先生之父  
先生幼失怙事母顏太安人至孝束髮受書刻自涿  
厲旣補邑諸生文譽籍甚順治二年以明經入國雍  
時國家方不次用人朝士大夫皆屬先生留京師以  
需仕進先生顧念兵燹甫定太安人未遑甯處亟歸

典兄近思暨弟始升僦居奉母日攻舉子業數試有  
司不遇遂棄去日吾父第五之名不減諸伯父吾甯  
一第重耶後以恩例題授兵馬正指揮且請貤封所  
以曲承太夫人之志也先生性儉約樂施予常節縮  
衣食以爲振貧恤困之需如施繒賑粟給樽掩齒收  
流移贖鬻子諸事見義必爲無己怨亦無諾責又倡  
議自春至夏東作方始凡農家以物投質者概不責  
息里閭咸頌義焉生平立身制行以不欺人已爲本

精研通書西銘皇極經世諸書尋繹至理試諸日用  
私居危坐竟日倦不跛倚暑不岸幘與人交無少長  
敬禮如一遇事剖決是非言曲而中聞者皆悅服夫  
士君子學無原本則行無根柄行誼之不修樂善之  
不篤而欲其忠厚惻怛之意油然而生者鮮矣先生  
不爲煦煦之仁孳孳之義踐履篤實強恕力行故施  
德而不近名如此先儒有言一命之士苟心存于利  
物則于世必有所濟由先生行事觀之雖匹夫可爲

也又奚俟于一命哉先生之生以明萬曆戊午十一月二十二日卒以康熙二十一年三月十三日年六十有五配沈氏

勅封安人先生艱于舉子年六十告于家廟以近思先生次子詵爲嗣詵壬子舉人授中書科中書舍人御試擢吏科給事中孫大人世儔貢生世儼世仁俱庠生世倌世侃俱幼詵居諫垣一載以沈安人春秋高乞養瀕行顧余言曰詵幸邀國恩歸里將母而竊

痛先君子未逮一日之養也茲將營葬秦駐塢之原  
願得一言勒諸銘石以慰先君子于地下余獲交于  
陳氏者三世矣給事耕京師數相過從官諭謝浮給  
事兄也又與余同舉于辛丑知先生事爲詳遂詮次  
來狀而爲之銘曰高閔奕奕槐棘參錯獨抱遺經志  
不隕獲肴仁核義白首弗渝能勉好施井里沾濡如  
玉韞輝德豐遇嗇厥嗣熾昌令聞無極我銘貞石貽  
信後昆書耶斧耶百世永存

勅封文林郎戶科給事中勿齋孫公墓誌

曩余遊秦岱經歷下入京師取道濟陽距郭十里許  
有村屋鬱深蒼翳山環水匝目不能窮其際既而高  
侍郎念東唐檢討濟武相遇於城隅精舍因指所過  
爲勿齋孫先生居第且曰先生年踰七十方瞳白髮  
履健而齒完望之若神仙中人余聞而太息以行急  
不及造先生之廬爲恨越數年先生長公樹百擢諫  
垣余與樹百爲同年友晨夕相過從具知先生飲食

起居無恙今年春哀問忽至班行聞者無不相顧隕  
涕樹百歸數月將以九月某日卜葬於某鄉某原遣  
使乞墓石之文于余不敢辭因就所爲狀損益之而  
爲之志按狀先生諱克己字禮寰勿齋其號也世居  
棗強自明初徙淄川代有聞人先生父諱某幼墮莊  
列諸書曠達不喜仕進先生生而器質凝重旣長愔  
篤尙大節孝弟力田以養親志家人米鹽凌雜之事  
悉區畫中理母夫人性嚴重先生奉事惟謹聞被譴



訶則容益婉色益愉既遭兩艱哀毀骨力家雖中落而營度葬祭窀穸惟力是視察弟意欲析箸擇田廬之善者推予之弟不習治生久而益匱復引與同居贍給衣廩教其諸子以有成從兄弟三人貧不自振曲護之俾無失業其友愛如此樹百之初舉進士也先生無喜色曰作吏甚難吾方謂憂自茲始耳筮仕得揚之寶應會淮水大漲繼以風雨隄盡決居人廬舍汨水中者數十里相望樹百請於上官權宜賑恤

民賴以甦先生時從里中至官舍顧謂樹百曰向云  
作吏難今言驗矣然不曠職若此復何憂樹百以治  
行異等召赴京師過家遘疾先生曰叔敖母知叔敖  
不死汝賑活人眾不足抵殺蛇德耶疾既愈又曰異  
日爲言官宜利國家勿輕彈劾康熙十九年樹百補  
戶科給事中念秦人轉餉饋粟之艱首請蠲免額稅  
詔從其言先生聞之欣然色喜明年樹百典閩試又  
寓書以識拔單寒爲務旣葺事得人稱最是冬遇

覃恩先生受封如子官樹百長生玉立風裁嶽嶽不  
屑詭隨從人而先生之教以道律身以公報國父子  
間家庭燕語造次不離乎是此樹百立朝直聲所由  
翕然聞於中外者歟先生素不稱疾甲子元日顧謂  
諸子弟曰余年八十有一陽九之數極矣未知來歲  
存歿聚散復當如何越日乘肩輿循覽舊遊地幾徧  
又越三日諸子弟方侍側忽氣息微喘灑然而逝康  
熙二十三年正月五日也夫白首耆艾束身修行之

士在鄉爲祭酒在國爲老成人雖身不見用而風流  
宏長足以廉頑立懦愷本而厚俗况未竟之志施於  
其子其澤甯有艾乎是可云不朽也已元配安氏贈  
孺人繼張氏封孺人子二長樹百名蕙辛丑進士戶  
科掌印給事中娶韓氏贈孺人繼趙氏封孺人次藥  
候選州同知娶張氏女一適庠生王觀政俱孺人出  
孫二

諱投朝議大夫

君墓誌

國家用一人則

始而中道屈折

世者所以感憤

爲刑部郎時與

委甚悉及余長

爭產之獄者李

獻其產於權要以求勝君獨持不可卒正李罪余益  
嘆君之才可以寄大任迨出而分巡寧紹甫及六月  
竟遘疾不起是則可悲也矣按狀陳先世居上虞明  
正統中始遷會稽君祖諱應瑞由丹徒丞入仕某王  
府某官遂占籍大興考諱宏儒順治甲午領武鄉薦  
遊粵西以才爲制府所知名召署督標參將兼攝富  
川縣事比疏請實授未拜命而卒後以君貴贈奉直  
大夫刑部江西司員外郎方奉直之入粵也君甫冠

奉直爲君娶於王而後行君挈幼弟及女弟依王氏以居兩姓並釜而炊十餘年無閒言亦近世所罕見君念奉直負奇氣無所成就立志讀書思以科名顯癸卯舉順天鄉試連上公車不第將省覲入富川而奉直訃至急迎喪歸京師服闋謁選康熙十七年授內閣中書又二年遷刑部廣西司主事明年進江西司員外參定律例又明年遷戶部陝西司郎中同修會典會廣西布政使奏大吏侵冒軍餉十餘萬計

詔遣曹郎廉慎有幹畧者按其事君往鞠驗得實籍其數以聞營警籍甚道拜浙江按察使僉事分巡甯紹道既卒剔蠹鋤強具有次第而海關初設所以參酌課額爲商民利者尤溥時丹山已隸板籍顧灌莽未剷幾成廢土君觸駭浪柑視島嶼形勝曰此江浙之屏障而閩粵之聲援也非築陣樹壘不足以壯戍守上議諸大吏聞者矐之後越數年

詔繕城堞駐重鎮且建邑置吏以撫綏新附人咸服



君之先見云君莅事僅半歲而所建樹卓犖如此甚矣君之勇於任事而克勤於其官也康熙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以積勞卒於官舍年僅四十有五配丁氏累封恭人以二十九年五月二十日卒年四十九有六恭人有淑德方君在京師賓客雜遝恭人治中饋惟謹君歿有棄置如路人者恭人日夜勗劬子成立每言及輒爲垂涕君初欲歸越未果恭人獨奉君喪並君祖考喪皆反葬會稽城東賀家池新阡以成

君志今子範卜以康熙三十年十一月日奉恭人喪  
耐葬亦成恭人之志也子二人長信庠生早喪娶羅  
氏順慶知府京之女次卽範候選府同知娶陶氏戊  
辰進士元淳之女女三一適候選知縣王英謀一字  
太學生胡衣德一未字孫一女謨幼範出範將自京  
師東歸乞銘于余銘曰少而履約長而守雌厲志入  
仕擇義而爲經營四海不受繼羈材未究試忽壅厥  
施所至樹績歿有遺思魂兮歸來墨食在茲

誥授奉政大夫太僕寺少卿荆湖楊公墓誌銘

太僕少卿荆門楊公以康熙己巳夏四月請假旋里  
行甫三日而卒其子毓建等扶輓以歸越五旬同里  
翰林檢討胡君謁余曰太僕喪歸卜葬且有日若邀  
大惠子之誌若銘太僕死且不朽余與太僕同舉進  
士是時太僕年甫二十有四敷歷中外至今官方將  
冀其大用而太僕遽遘疾已矣是可悲也余推知太  
僕生平於其出宮之石安可不文辭於是覈實而謹

誌之據狀公諱佐國字於常號荆湖先世居江西有  
諱植者徙居荆門州之後港遂隸籍焉五傳而至庠  
生煥斗字兆麟公父也中己卯副榜未任用子貴

誥贈奉政大夫母唐贈宜人奉政公生三子而太僕  
居長仲佐治早卒季佐慶太僕早慧讀書目數行下  
受經里中知名士萬璧正弱冠補郡諸生順治庚子  
偕璧正舉於鄉辛丑成進士知陝西之咸寧縣當是  
時公以少年筮仕爲令慨然欲以功名自見遇事剴

割案無滯牘上官以爲能會大兵雲集軍需旁午羽  
檄至守倉卒屬令夕至則且以應且至則日中以應  
守大倚任之而公又時時察地方輿革便宜奏記大  
中丞杭公凡所條列輒報可於是杭公偕制府阿公  
交章以治行卓異聞於朝論者僉以爲允壬子鄉試  
分校庶常王君吉相浙江布政使馬君如龍秦甯令  
王君篤祐皆所識拔士也尋知商州商爲秦蜀孔道  
大將軍開幕府州民供億良苦公下車卽以均徭役

爲先務酌羸劑縮人無怨咨以是軍興奏辦常爲諸  
路最暇則嚴保甲勸農桑修廟學養老課士以次興  
舉越二年商大治己卯擢刑部四川司員外郎壬戌  
廣西補行鄉試公奉

命充主考得人視陝尤盛復

命進禮部精膳郎中時萊陽沙公爲宗伯余承乏佐  
部務晨夕與共事相倚如左右手膳司事稍簡而公  
孳孳討論掌故連類穿貫凡郊廟朝饗以及選舉賓

貢諸務無不綜考其源流而辨晰其異同日忝爲禮  
官不敢不周知也廣東驛鹽巡道缺人公以賢能拜  
命往語家人曰昔晉吳隱之爲廣州刺史賦貪泉以  
自勵比其反也妻劉取沈香一片隱之命投諸江唐  
李勉節度嶺南以廉謹率屬舟行搜從人所畜投之  
水曰毋令隱之笑我今驛鹽職固易稱所重者清操  
耳及至勾稽簡覈纖毫悉歸公帑吏唯抱牘而已公  
餘猶徃誦課子研經校史丹鉛互錯丙夜篝燈達曙

雅好士士秀而文者資以薪粟爲開導指授多所成  
就攝臬篆者再遇疑獄輒愀然有憂色所平反甚眾  
比內擢京卿粵人攀援百里外猶有拏舟會返者戊  
辰春以需次暫還荆門明年二月補鴻臚寺少卿未  
幾轉光祿遷通政司右參議尋擢太僕寺少卿以邸  
舍湫濕中腰股不能視事旋請休沐歸士大夫咸謂  
太僕年始服官政其疾在肢體藥當愈愈且還職而  
太僕竟以是疾終也悲夫太僕內行甚篤仲遺子孤



拊而誨之訖于成立課季學嚴而有德宗族鄉里有  
緩急解橐裝救之唯恐後持論嶄嶄不阿徇其於佛  
老之徒辭而闢之斷如也嗚乎古人之重質行將以  
有爲也充太僕之學可以大有爲其行事之可見者  
未宜止此此非限於年歟然卽此亦可無愧於古人  
矣公生於明崇禎十一年戊寅十月初八日卒於康  
熙二十八年己巳四月二去日享年五十有二厯膺  
覃恩誥授奉政大夫元配萬氏贈宜人繼娶唐氏封

宜人子四人長毓健唐宜人出荊州府長陽縣廩生  
娶嚴氏次毓元側室李氏出州庠生聘張氏次毓厚  
側室周氏出聘萬氏次毓真唐宜人出幼未聘女二  
人長適庠生徐某次適太學生田藝瑜俱萬宜人出  
毓健等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山某向余旣誌其  
行而綴以銘銘曰山嶒嶒蒼以矗也泉渟渟冽以瀉  
也藏於斯楊太僕也豆俎馨年世卜也勒茲銘真地  
軸也宜爾子孫綏百福也

誥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田公  
墓誌銘

公諱喜霖字子源一字望西先世居山西之豐州後  
徙馬邑越數世而公之高祖諱彭中明成化進士官  
陝西布政使田氏乃大顯曾祖諱世芳大谷縣教諭  
祖諱嘉種考諱大稔以公貴俱贈如公官公年十九  
舉於鄉越十年以順治辛丑成進士改庶吉士丁外  
艱服除補原官授秘書院檢討充丁未會試同考官

纂修

世祖章皇帝實錄成加一級陞國子監司業司經局  
洗馬充

兩朝聖訓纂修官以閣臣薦陞左春坊庶子翰林院  
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奉

命充政治典訓纂修官日講官起居注進詹事府少  
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丁內艱服除補原官以  
病請假明年卒於家公少負才名自初登第列官於

朝三十餘年皆以文章人品上結

主知在史館校讐編纂所任獨多

止雅重文學嘗親試諸臣定甲乙惟公所撰著屢當  
上旨瀛臺泛舟柏梁高晏賡歌頌述詞林傳爲美談  
而公揆藻抒華深荷嘉許文綺彩幣之賜至再至三  
被

恩亦最渥公感激知遇恪謹自持分校禮闈所得皆  
寒峻秀拔之士漂陽史君鶴齡其尤著者也教國于

生日有課月有程孳孳以通經學古相鼓勵凡經獎  
進提掖皆爲顯人性簡靜不隨眾俯仰旣參機務尤  
砥清節門無私謁

上於入奏時每特加眷注以老成凝重可以畀大任  
而惜乎止於此也居家以孝友稱太夫人壽期頤而  
歿公年已六十矣猶爲孺子泣撫姑姪子女六人婚  
嫁皆以禮又捐金修馬邑城周恤黨序之貧乏贖鄉  
里之鬻身不能歸者數人其仁而及物類此生某年

某月日卒於某年某月日年六十有三娶符氏繼娶  
羅氏皆先公卒子四人邵植例監生邵苗拔貢生官  
學教習邵栗邵秀女三人一適廩生劉某一適戊辰  
進士梧州府同知馮壅一適太學生霍焯孫男二人  
公卒後二年會

車駕西征過馬邑士民環跪郭外

上停轡問孰爲田學士喜壽之子時諸子皆在班次  
各以名對

詔邵苗乘騎隨行問爾父葬否爾等生產如何讀書  
如何邵苗一一陳奏

上咨歎久之乃遣遣夫以侍臣身歿之後

聖恩惓注優及其後人儼如家人父子可不謂曠世  
希遇矣乎茲邵植兄弟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原  
以余與公同年同官且親見乘輿臨問之事也來請  
銘銘曰維田氏著馬邑顯於公文有立三十年官禁  
密位不滿德無所施後千斯年徵刻辭



誥封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顧太公墓誌銘

康熙二十九年春余與伊在侍讀同官禮部聞其一  
門以內五世聚順嘆爲海內衣冠盛事一日訃自南  
至余驚往問故則伊在噉然而悲曰嗚呼何天降禍  
之酷也吾父事王母至孝今年王母唐八十有七齡  
矣不幸遭疾不起比入殮吾父憑棺躡踵長號失聲  
聲盡而氣隨絕嗚乎自朝及夕兩罹大戚不孝孤曾  
不得親視飯舍迨踰月而始承凶問於數千里外真

罪通於天矣時余偕吳門諸君相顧隕涕爲考据  
聞酌行兩喪之禮以抒伊在之哀伊在歸期年卜葬  
奉直先生月日有期矣屬爲文志墓余無以辭也按  
狀顧氏世爲吳人明初有以軍功授錦衣千戶者因  
並占北籍先生祖諱應奎有隱德考諱諱明以國學  
生蘊負經濟從倪鴻寶黃石齋諸公游生二子長卽  
先生諱元朗字開一雪湄其號也性警敏讀書數行  
俱下甫冠卽有聲諸生間舉順治丙戌副榜庚子肆

業國雍會功令以上舍生爲官學教習先生嘗與其  
選講習督課嚴而有序凡經先生指援皆捭衣奉席  
有應對進退周旋孫讓之節歲己酉伊在以北籍舉  
京兆先生遂不復應制舉雖官學事竣需次爲令亦  
非先生志也杜門雜誦益肆力於經史日讀書不手  
錄無益篝燈細楷充溢篋衍於易春秋皆有纂述尤  
究心禮書所著有三禮集解大旨以朱子與呂東萊  
商訂三禮篇次未及成書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復與

初論少異而喪祭二禮則屬黃勉齋成之其規模次第悉仍朱子所授自是禮書之義類始秩然具有條貫而他經傳及諸書講說禮文者朱子初欲編集別爲一書後皆以類採入且深取杜氏通典五禮諸義並欲以後世之禮附載禮書之後蓋編類主於存古而存古之意又期於今可施行非疎通證明縷晰而穿貫之無以適於世用先生博稽旁採裒古今諸家論說彙注於傳記之下以備參攷是集解之作卽朱

子編集經傳欲附載後世禮制以彙成一書之微旨也其雜著則有燕游草吟碧集俱藏於家伊在官翰林十六年屢遇

覃恩累封先生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讀學士先生澹泊寡營公府召集足跡罕至湯潛庵撫吳稱先生如雲中之鶴可望而不可近其推重如此竊嘗謂先生行履高潔學問淹雅以視吳中先輩當在王履吉湯子重諸公之間而天性篤摯動止以禮卒能死於孝

爲尤可傳也先生之歿在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二月  
二日距生甲子正月年六十有七葬以某年某月某  
日墓在某鄉之原配陶氏誥封宜人文學景文公女  
子五人長汧卽伊在癸丑進士由庶吉士歷官禮部  
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次沅例監生次溥貢生官學  
教習次法例監生娶皆舊族次澧幼女三人一適候  
選州同茅秉忠前卒一適例監生孟亮寅一適庠生  
李鎮孫四人楷仁丁卯舉人植義監生俱汧出秉智

博出講讓法出孫女五人曾孫一人文煥楷仁出曾  
孫女三人銘曰吳有碩儒人倫矜式出巖白屋游觀  
道域厥嗣旣昌遂戢乃翼獨抱遺經以纂以述茲則  
繁蕪穿穴闢闢擇禮而蹈如車須軾壽母在堂耄齡  
已陟嬰兒嬉戲篤信彌力臨喪長號一慟斯踏竟隕  
厥身至性靡匹我銘新阡大書深刻式告來者敬茲

孝德





誥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傅昭武將軍提督江  
南總兵官三等阿達哈哈番諡敏壯楊公墓

誌銘

昭武將軍兼太子太保提督江南楊公以康熙二十  
九年十月甲申卒於位年七十有四訃聞

天子震悼命所司議卹議諡既上

詔加贈少傅兼太子太傅易名敏壯祭葬如制而碑  
版之文

特命翰院掌院事桐城張公選進榮恩備禮踰於常格何其渥也惟公自束髮承祖父之烈從軍旅當世祖章皇帝入關定鼎公年未三十卽以武畧知名於時歷官四十餘年身經數十戰所向輒克比爲大帥而威望益重以功名終非才與福并不克有此嗚乎豈偶然之故哉楊之先世居揚州之寶應縣崇儉鄉勝國時有以軍功授後屯衛指揮使者遂爲義州人公諱捷字元凱曾祖諱子隆祖諱應元皆襲世職

父諱國棟以軍厯陞義州城守叅將加副總兵母趙氏義州困急自經死曾祖以下皆贈少保加公官妣皆贈夫人而公之叔父國楨國柱兄振並用邊將立功國柱振又先後先事稱名臣此公之世次也公明末依洪文襄爲偏將國初以材勇擢山西撫標遊擊厯宣大督標中軍副將九江總兵官加右都督以平嶺南功進左都提督督江西加太子少保調山東江南福建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昭武將軍授三等阿達

哈哈番復調江南此公之官秩也方順治五年春公以副將統精銳赴粵會金聲桓叛兩江騷動公留軍討逆與固山額真譚公泰會師恢彭澤湖口九江南康諸郡諸大帥見公驍勇大奇之遂題鎮九江明年逆賊授首江西平至十年秋復統九江鎮兵入粵克湖州十一年冬征閩駐師漳浦其城爲賊毀修築之十六年春奉

命提督江西是夏海寇犯江甯

詔公同江南左路兵相機撲剿事平仍駐瓜洲轄廬  
鳳淮揚諸汛康熙元年正月移節山東會于七構亂  
登萊畿不守公偕禁旅搜剪賊黨又以登沂二鎮分  
轄諸路兵畫地戍防羣盜始戢駐東省凡十二年  
詔移江南甫受事而三逆變作浙温台陷勢張甚有  
議設蒙古兵於松江者公不可曰閩逆易與耳不日  
卽成擒矣至十六年閩逆已殄而海氛助虐者尙熾  
特命公入閩提督水陸軍務公至簡閱士卒疾救漳

泉屬邑之被賊者察諸鎮中惟黃福甯大來敢戰可  
任乃親帥鎮兵會禁旅合攻惠安拔其城賊踞洛湯  
橋北斷橋以拒官軍公陰遣奇兵襲毀賊營出橋南  
賊腹背受敵遂潰泉州圍解而水師鎮協又先奉公  
密令於外洋率賊勢至是犁沈賊舟殲勦甚眾漳州  
賊請撫眾議持兩端公登赤嶺望賊壘整暇謂此欸  
我師也決計進軍皆敗走公以水陸勢難兼顧屢控  
辭水師至十八年始拜昭武將軍命專提陸師勦逆

十九年賊屯浙山立十九寨公以計建七營擊破之  
遂復海澄自是僞將接踵歸附卽遣爲鄉導用三路  
攻克廈門雖臺灣未下而賊豎已膽落不復支矣公  
在行間兩載觸冒瘴霧抗疏乞身而廟堂深悉閩地  
蒸濕與公病非宜已先有還鎮江表之命公旣至雲  
間念丹山猶被賊踞爲江浙隱憂咨制府於清端公  
同浙兵會擄賊巢畧定其地於是設鎮置縣弛海禁  
焉公之道謀制勝多在籌海而閩海旣清則吳越干

餘里帖然無復烽燧之警故公之功平閩爲尤烈也  
歲當甲子

天子修時巡之典自岱宗達於江淮公迎

駕淮北恩禮殊異越五載

乘輿再狩公迎觀如初而慰勞之殷賚予之盛視昔  
有加時余忝扈從嘗與公並騎行竊覩公顧盼矍鑠  
冠劍甚偉及沿江而下公獨乘小艇攜兩健卒晏坐  
於驚風白浪之中一時豐鎬舊勲咸指目嘆羨余因



舉昔人詩所云精神如故貝州時者謂公庶幾似之  
乃甫閱一載而公遽逝是可哀也公之既疾革也召  
諸孫侍側日投遺疏惓惓以修海塘築室山城復邊  
海沙甍及派支軍實食爲言蓋公所至之地有利必  
興有弊必革兵民無岐視而尤務施德澤於民易簣  
之頃志存體國語不及私以視古大臣之用心甯有  
媿哉公

夔振貧困事至周悉載余前

撰柏夫人誌中茲不備書夫人塔山參將諱永培女

公元配也累封一品夫人子三人皆以廕起家懋緒  
陝西布政使司參議分守潼關道次懋紹雲南武定  
府知府相夫人出次懋綸河南按察司僉事分廵大  
名道先公兩月卒側室黃出娶皆右族孫六人長鑄  
次文鐸俱國學生次錡次文孫懋紹出次鉞國學生  
次鎮俱懋綸出孫女七人曾孫女二人懋緒懋紹將  
奉公喪以康熙三十一年九月辛巳葬六合縣某山  
之麓以余知公深屬爲誌特纂公行事之大者而敘

錄之如此銘曰穆如其容大河喬嶽淵然其器金鑑  
玉琢手提鵠印日畫軍機若鱗解結如犀燭微繁昔  
東南天戈所指兩江百粵覩公遺壘閩嶠焰虐長鯨  
鬻張聿剪羣醜用綏海疆迄還舊履作屏江表貔貅  
桓桓虎臣矯矯

南巡迎謁

帝親勞軍蕃錫燕飲式渥且殷吁嗟老成允倚坐鎮  
將星倏隕殊恩弗禁天章崇獎

賜塋歸然貽厥孫子世澤永綿

禮部精膳清吏司郎中董園李君墓誌銘

康熙三十年正月戊申禮部精膳司郎中董園李君  
以疾卒於里第明年十一日庚申子司務廷徵卜葬  
君於某鄉某里之原先期屬余誌墓余與君舉順治  
辛丑而未同曹署不能悉君行事左通政鄢陵常公  
爲余言君制行篤誠居官勤恪敏於學達於當世之  
務不爲矯激詭異之行而卓然有以自振於流俗是  
不可無傳於後余謹損益所爲狀而敘之按君諱孔

嘉字仲淑號董園世居河間之景州高曾以上務農力穡而未有顯人祖考諱繼賢始以儒著考諱化龍益奮其學於孤貧之中弱冠爲諸生以博洽聞生三子皆有文譽君其仲也君誕之夕有緋衣入夢之祥幼稟異質讀書數行俱下年十三學使者金沙吳公履中奇其材拔以冠多士中順治辛卯鄉試辛丑舉於禮部康熙甲辰成進士需次十二年授內閣撰文  
中書舍人得以文章著作見於館閣居八年遷戶部

雲南司主事典山東甲子鄉試得士最盛督右翼興  
平倉京城八倉夙名弊藪狡獪黠吏相倚爲囊橐以  
陰牟私利而司庾者輒用失察坐累君至窮極其根  
株立置數人於法著爲絜令而奸無所容尙書科公  
稱以爲能進江西司員外郎君句考所司賦籍盈縮  
欲奏除南昌府屬浮糧之爲民害者草已具而格於  
眾議不果行然猶力豁災傷逋欠及軍興時有司供  
億無名之費蓋立心平恕寬厚往往類此使君得行

其志其爲利於民生吏道豈特一州一郡之食其德  
焉已哉遷禮部爲精膳司郎中以諳習典制爲同寮  
所重會集議

孝莊文皇后喪禮本朝無故事可考而史冊所載復  
多未合君爲參酌定議繁約中禮宗伯深倚任焉旋  
以積勤致疾請急歸逾年病益增劇遂不起距生前  
戊辰五月享年六十四君天性孝友平居竭誠奉養  
執兩喪盡哀葬祭悉依古禮撫弟之孤子廷亮如已



出廷亮通判衡州卒于官哭之過時而悲其調恤三  
黨黽勉不倦獎掖後進俾爲聞人尤爲人所難著經  
世書箴倉管見司庾草清暉堂集各若干卷配李氏  
封安人子一卽廷徵刑部司務女二一適國學生曹  
懷祖一適庠生劉相協孫男五肇昌授州同覲曾監  
生出嗣紹曾塲麟曾模曾俱幼曾孫二添慶衍慶俱  
肇昌出銘曰猗歟廣川董相之里明道正誼百世興  
起英俊挺生鬱若豐芑回翔耶曹砥節自矢如淵斯

淳如嶽斯峙膏潤弗究典型頓萎根深葉沃令嗣趾  
美我銘幽竈竊附愷史

諱授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加太子太師禮部尙書保  
和殿大學士謚文端杜公墓誌銘

太子太師保和殿大學士寶坻杜公在政府十有四  
年予告歸里越十年爲康熙辛未春秋八十有一以  
六月八日薨於里第遺表至

天子知公已逝不待有司陳奏卽降

旨褒憫諭祭加等葬如制及禮臣以易名典請又召  
九卿等詢公立身服官本末僉言故大學士某持已

正直奉職清勤有古大臣風上以諸臣言是予謚曰  
文端比詞臣撰賜碑文進又仰厯

睿裁增易至再寵卹之遲爲近代所未有公性沈默  
寡言笑奏對頃應聲而出不苟爲異同方逆寇初殄  
國家將按行誅罰眾議未決公偏偏陳于

御前詞氣激切

上嘗述其語以示近臣謂能斷大事夫大臣致政日  
久且已身歿而

天子追憶其言論風采咨嗟嘉嘆不置非始終一節以忠誠上結主知何以致此初玉書待罪記注夙欽公行誼及爲學士復侍公於政府比承乏從閣臣後方欲就公攷質故事以奉爲典型而公逝矣公子貞外郎恭俊旣以其年二月葬公梁城所之東里而以公狀乞余銘余不能辭也謹按狀公諱立德字純一號敬修先世居鎮江之金壇縣明初諱敬者以靖難功授梁城所千戶遂爲通州寶坻縣人公舉前明癸

未進士順治二年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訪求遺彥宋文康公巡撫順  
天薦補中書科中書舍人尋考選戶科給事中明年  
典浙省試稱得人錢塘黃文僖公與焉累遷吏部都  
給事中公以開國規模宜崇尙經術而固結海內新  
附之心尤在寬卹民力使人皆樂業於是疏請開講  
筵端政本而繼以蠲荒稅禁加派皆有裨於治理內  
擢太常寺少卿以井研胡公薦起拜工部侍郎未幾

調兵部畿輔水奉

詔及嚴大名全活者甚眾奏稱

旨復調吏部會丁父憂去以在兵部時註誤鑄秩一  
級補太僕寺卿轉大理寺爲刑部侍郎越兩年加太  
子少保晉刑部尙書公斷獄平恕凡讞重辟屢易稿  
而後定卽罪旣當猶必求其可生之路或引輕比上  
請

世祖章皇帝深知公明慎奏輒報可歲辛丑

皇上御極倚任老成以及公厯著聲績調戶部尙書公以錢糧分隸部寺條緒凌雜吏得因緣爲奸定議總歸戶部考成公私稱便康熙三年典會試是科改試策論得沈玠等百五十八人冬調吏部丙午丁未之間銓法多所更變賴公乘法不撓均平酌劑仕路無壅滯焉八年四月曲沃衛文清公致仕拜公內國史院大學士時天子初親大政庶績允釐公一意奉公恪守



先帝成憲諸所施設務力持政體肅紀綱而要旨歸於和平愷大是年乾清宮成擇日臨御欽天監奏吉神在某方不宜從中門入公言紫薇帝星所在諸吉神無不拱向

皇上遷正新宮應從中門入監臣所奏非是

上從公言明年改內三院爲殿閣公爲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尙書十二年復典會試得韓莛等百五十一人文體自是一變甲寅以後三逆相繼煽亂於時廟

堂之上命將遣師常決計於俄頃之際或密授方畧或宣諭招徠贊策草制悉閣臣是任惟公與李文勤公馮文毅公同時糾政府實協心力以參機務而又從容整暇絕不示喜愠之色以故數年來羽書旁午而中外人心晏然若處無事十七年春

天子方振興文教命羣臣引薦文學之士備顧問公舉名宿曹溶等八人以應一日

上顧閣臣謂在廷諸臣誰堪用者公隨面疏數人

比退或訝公不稍引嫌公曰自筮仕至今惟此心不欺可邀

聖鑒他非所計也十八年自陳請罷秋地震復請罷皆溫旨慰留二十年冬忽遭疾不能視事會滇逆蕩乎將降

德音加恩肆赦

上以公未與議命玉書持

詔款就示公於邸第問所損益公頓首言

皇上天地父母之心纖細具備臣愚更何臆議既還  
奏詔書始下明年正月

上以武功耆定讌廷臣於內殿賦柏梁體詩因公在  
告特撤

御筵上尊手詔賜公曰卿弼亮老臣久任機密端醕  
恪共勤慎素著茲海宇蕩平時常令序內殿賜宴羣  
臣念卿臥疾不克同此歡讌特遣中使慰問賜以醴  
餽卿其加餐珍攝以副朕惓惓至意至五月公疏乞

致政詞益懇

上不得已允公請詔給驛遣官護行比出國門復賜御製五言律詩一章及御書心經性情洛社圖章以示優異二十六年冬

太皇太后升遐公以明年春奔赴哭臨與馮文毅公同陞見

上恐公不任拜起命學士張公英扶掖而行慰勞倍至既出復頒賜綺幣公自謝政後自是凡六年矣瀕

行過余邸舍追述昔年共事之誼曰惟公知我握手  
繾綣若更有所屬者今日得披所見聞執筆書公墜  
道之石豈公之意固在是耶夫公立朝垂四十載枋  
政日久國家大典禮政事多屬公釐定若總裁實錄  
聖訓玉牒持節冊立中宮恭題神主相視山陵以及  
清理刑獄測驗厯法無一不與前後錫賚

御書卷軸並黑狐紫貂金幣鞍馬嘉魚蓮藕之屬無  
一不備

主臣交得恩禮有終蓋至公而稱極盛而公之所以  
結主知膺殊遇者大抵清挺特立而不市矯激之名  
平易近人而不容依附之迹異時士大夫嘗以黨論  
相齟齬矣而公矚然而不滓門生故吏非不充斥朝  
廷而皆坦然而不私公之在位也不名一善及其釋  
位而去也人皆怒然以思今公既歿而天下屈指大  
人長德爲一時模楷者必以公爲首嗚呼此公所爲  
不可及與曾祖諱仁祖諱朝父諱守禮皆以公貴贈

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元配王氏贈一品夫人先公  
卒後夫人王氏今尙存子男四人恭著副榜貢生次  
恭瑤恩蔭生皆早卒次恭俊候補員外郎次恭璿例  
監生女三一適吏部尙書張公士甄一適戶部郎中  
李君其凝餘詳誌中不載銘曰天翊景運宗臣篤生  
嶽嶽文端允爲國楨頎然長身規言矩步穆如其容  
不吐不茹曰作耳目公才獨優勗乃忠順入告謀猷  
晉長秋官惟刑是恤片言平反五教用弼爰領度支



府就理爰陟統均八枋具舉有位式敘廼正台階尹  
實佐鼎說資和梅滄厯巖廊四十餘載赤心奉公白  
首靡改芒寒色正孤標絕倫陽煦春溫復與物親騶  
虞不殺威鳳不搏國有老成廉頑敦薄

帝眷良弼重若著龜密語造膝決用不疑公屢引年  
遲久乃許

宸章昭回以榮餞祖謝傳東山斐公綠莖譬則晨星  
光燭區夏惟公之壽宜躋期頤梁木忽折胡不憇遺

哲人云亡

帝心震悼哀誄載頒隆文示報朝堂集議易名孔嘉  
勅營堂斧東潞之涯掩靄松楸嶢嶢兆域妥宅於茲  
慶流無極

請授光祿大夫三等公蒙古都統佐領諾公墓誌銘  
公誌諾敏姓馬氏世籍滿洲人太子太傅都統公吏  
部尚書中和殿大學士文襄圖公之子也母覺羅氏  
繼母胡祿氏贈封俱一品夫人祖諱穆哈達曾祖諱  
噶哈納皆以女襄公貴贈如其官妣皆贈夫人公生  
而器宇凝重外莊而內和稍長秉文襄公教練習庶  
務具有經緯筮仕三等待衛歷進一等爲壯大又爲  
宜都額眞夙夜在公克勤職業康熙十三年滇逆煽

亂

王師四征不庭公以署副都統偕大軍入楚進取滇黔在行間凡八載至二十年滇逆平班師在道會文襄公自漢中旋以疾卒於京師里第

上念公父子皆勤王事而文襄大功甫就遽爾隕逝又遲公不卽至爲軫惻者久之乃

特詔公乘傳遄歸公聞

命見星而奔比屆窀穸之期遽於喪次黽勉營葬盡

禮盡哀既襄事補散秩大臣是年襲封三等公仍管  
佐領通護軍統領人缺又命公兼領其事於時中外  
輯甯干戈載戢惟公通達治理助流

聖天子德化遂以二十三年夏拜公刑部尙書獄無  
小大悉準情傳律期於允協一時論讞稱平閱二載  
調禮部尙書以修明禮制興起文教爲務諸所設施  
皆崇愷大而事苛細論者謂得大體二十六年兵  
部以蒙古都統缺請

上以職任至重難其人

命公輟部務理之公任都統七載恭謹律身寬容御下所屬咸敬服廟堂倚毘方切忽遭危疾竟不起時康熙三十二年四月初三日也距生順治二年三月六日享年四十有九訃聞

上爲震悼詔所司予卹如制配李氏贈一品夫人繼配王氏封一品夫人子五人長馬爾賽襲三等公管佐領次馬爾濟馬禮德馬林阿馬禮善將以公卒之

明年二月某日葬公於某原而屬余銘公墓石余不  
敢辭當文襄公在政府余方爲史官辱知獨深常以  
文字見屬及待罪爲學士始識公後承乏禮刑二部  
未得與公其事而皆承公之後每觀公在部時行事  
輒奉以爲模楷夫國家果葉作人股肱心膂之佐炳  
耀於史冊而父子相繼爲宗臣者亦不可多觀惟文  
襄公順治中爲司寇素著直聲而公復以司寇稱平  
允文襄公爲都統以德望威容服物而公復以久任

都統克紹前人之休詩有之式是百辟續我祖考又  
曰君子有穀貽孫子其公之謂與謹序次官爵政績  
而系之銘曰粵若豐芑挺生人英桓桓文襄腹心干  
城翳公象賢矢謁忠盡宿衛禁廬乃心祗慎誓帥而  
出鷲擊隼翊張皇天討緩靖我疆錫命止公益據偉  
畧煦如春陽蘇被甲拆舉陶淑問伯夷寅清明刑典  
禮蔚聞駿聲既列上卿還統禁旅克贊謨謀兼資文  
武方叔顯允召虎旬宣出入將相惟公比肩年甫及



艾忽罹凶問芝草朝萎台星夜隕前徽丕紹後緒允  
貽矧有令嗣世德日滋鬱鬱松楸嶽嶽馬鬣鉛無媿  
辭永留奕葉

1278

43

1

請授光祿大夫吏部尙書文華殿大學士拖沙喇哈  
番謚文襄李公墓誌銘

康熙三十三年冬十一月文華殿大學士武定李公  
薨於里第訃聞

天子眷念勞臣輟朝軫悼

詔所司議飾終之典賜祭賜葬悉從優渥比易名奏  
上特序文襄本朝文臣自洪南安以後稱文襄者至  
公而再見一時中外翕然以爲允協云公舉順治四

年進士起家浙江金華府推官居五年郡無滯獄以  
治最入爲刑部主事歷進郎中會六部裁啟心郎屬  
公總理十四司覆奏事宜聲譽大起十五年擢監獄  
御史明年出按山西甫半載墨吏皆解綬去康熙初  
視兩浙鹽課力甦商困在臺十餘載數上封事如慎  
重票擬甄別督撫嚴覈郡守皆有關治體典內外計  
屏絕私弊丰裁凜然九年八月內陞支四品俸仍掌  
河南道事十一年並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抗疏陳

時事謂文法太密等於束濕緝盜無術累及失主吏  
治民生胥受其病識者韙之是年冬擢吏部侍郎十  
二年夏

命以兵部侍郎總督浙江軍務蒞事甫兩月而滇逆  
變作十三年春請亟增額兵用資剿禦踰月閩逆告  
變公隨檄諸路將士分守要害遣副將王廷梅薛受  
益等力堵仙霞關又請調滿漢官兵駐二省交界並  
發江西重兵守鉛山玉山以壯聲援因會疏懇給官

兵行糧軍士皆感奮是時逆賊盡銳聚湖清日謀窺  
犯公偕平南將軍賴公塔率滿兵千人綠旂兵二千  
人並所募健勇五百人以五月自杭趨衢州七月賊  
軍數萬攻衢我軍眾寡不敵公同平南將軍以大義  
激勵將士進擊於坑西礮聲震地流丸如雨左右請  
少避公不可曰今日之事以兵勝敗爲吾死生可稍  
怯耶諸將鼓勇直入一可當百賊遂却顧賊黨羽方  
熾温處金巖各屬所在煽亂公雖以計招降僞將韓

斌王得功生擒賊首汪磐繆國英等而兵單勢分難以久持十五年夏公遂建議直搗仙霞關爲摧堅制勝之策部議令公條上進取機宜公言進取之路不在溫處而在三衢今逆賊勁卒悉萃於此此賊一破則諸賊必皆駭亂迸散雖僞將馬九玉朱懷德等抗拒河西大溪灘而江山常山之間有間道可襲我軍進擊使賊首尾受敵河西孤壘安能獨完故擊之便時和碩康親王軍駐金華公力請至衢八月合軍克

大溪灘復江山縣馬九玉猶冀繞道奪仙霞關而諸  
軍已受公密檄急據關口夾擊賊將金應虎等窮蹙  
迎降大師遂入閩閩逆既平而餘孽竄伏山谷間者  
尙繁公復請江南江西會師協勦踰年浙東及徽饒  
廣信諸郡以次底定捷聞進秩兵部尙書加正一品  
公念賊平之後最急者無如蠲免賑恤疏請豁金衢  
嚴溫處五郡十六年以前額賦部議持不允公上言  
卹民以固邦本裕賦以資國用兩者並重然必使有



可生之民而後有可征之賦浙東被賊蹂躪飢寒交迫使非急予蠲免則舊逋既缺新逋愈積即日黜一官於事無濟且蠲此不可復征之賦俾民得休養生息以供將來之稅正所以爲國家財賦計也

詔從公言貧民陷賊中來歸者公悉爲區畫衣廩又設糜於通衢賑往來飢民一百二十二萬有奇流移之人盡復故土方事之殷也羽檄勞午人情惶懼東南數千里惟恃公一人以爲安危孤軍扼險搢拄三

載卒使浙水以西無匹馬筋輪擾於境上則皆公守  
三衢力也假若三衢無公吳越之民幾不能一夕安  
枕而公之功豈不偉且烈哉公以文臣身擐甲冑冒  
矢石大小一百四十餘戰所向克捷雖行間宿將皆  
遜謝不如而部議敘錄及十之一二前後招降文武  
僞員大千二百有奇賊兵一十六萬五千五百有奇  
中樞敘武職加至二十九等銓曹敘有司亦如之獨  
以督臣轉全省不敘再奉諭旨乃酌加三級久之追

諭温州擒斬逆賊及大溪灘曹平關破賊功授公拖沙喇哈番襲一次或有言公保障著勛酬庸稍薄公瞿然曰凡此敘錄皆出

特恩雖胙土之榮無以或過且叨冒世職與洪南安比更何缺望焉公之勞而不伐有古大臣風矣二十一年秋以事平還杭州冬召入爲兵部尙書公久於兵間在部一切措注悉中機要二十三年進戶部飭諸吏坐曹聽行文書無得與詮事宿弊一清明年夏

患癰

詔遣御醫診視頒尙方藥物既愈以老疾請

優旨慰留二十五年復請詞益切不允是年秋命以  
吏部尙書入爲文華殿大學士辦理機務明年春致  
政歸二十七年

乘輿南巡過德州公迎謁道左

天語詢問日艸精力尙健能乘騎至此耶

賜上尊玉粒慰勞倍至里居凡七載泊然無階惟以

書史自娛臥病數日遂逝距生前明壬戌八月十八  
日年七十有三公初在言路以謇諤聞彈劾權貴無  
鯁避既督兩浙則沈毅持大體不輕言笑而批答案  
牘能曲盡物情入筦部務嶽嶽無所詭隨每國家有  
大議片言擘畫確不可易中外敷歷四十年以精勤  
奉職以誠恪事主以天下善人君子得行其志爲愉  
快嘗言士大夫有名節易全名節難如公之立身服  
官始終一節真可云粹然無疵者矣以擬昔韓范司

馬之倫其奚愧歟公諱之芳號鄴園先世自直隸棗  
強遷武定曾祖諱鮮祖諱登雲考諱才望皆以公貴  
累封光祿大夫吏部尙書曾祖妣康氏任氏祖妣蕭  
氏妣李氏俱累贈一品夫人元配胡氏封恭人贈一  
品夫人繼張氏封一品夫人生四子長鍾靈筮仕岳  
州府同知夏逢龍之亂有守城功陞廣東潮州府知  
府次攀麟候選人司司副早卒胡夫人出次容麟  
廩膳生次宜麟候選通判側室出娶皆名族女二人

長適候選京職王爾梅次適廩膳生馮雲襄胡夫人  
出孫男十四人鍾麟出者十人壽泓壽泐壽滸壽滬壽滉  
壽潢壽沅壽湘壽演壽湖壽淞攀麟出者四人壽滄  
壽滄壽溥壽滋曾孫男二人本篤本厚壽泓出公從  
子牲麟舉丁丑進士館選時

上詢知家世遂擢入庶常

聖心眷公之深歿而不能忘聞者皆爲感涕鍾麟將  
以康熙三十六年九月初五日奉葬東原塋兆以某

爲年家子屬爲銘誼不敢辭譎據狀次第行實而累  
以銘曰

嶽鍾元氣公生應期持憲於法正色侃辭咨命制府  
鎮東南郵三孽相挺註誤蒸黎七閩震鄰阻陰以窺  
屹然一身

天子倚毘遮扼要害危疆是搆摧厥凶鋒用濟我師  
掃蕩廓清海邦載釐百戰之勛勒於鼎彝召還廟廊  
以式庶司典樞典銓爰秉



國維投老崖壑優游自怡出入將相黃髮羽儀韓琦  
隕星傳說乘箕偉烈不朽銘石永垂

11114111



1111

3

誥授奉政大夫提督浙江學政按察司僉事崔公壙  
銘

聞喜子高崔先生既沒之三年其孤端等寓書京師  
以銘壙之文屬余謂余辱交於先生久庶幾知先生  
者余不敢辭嗚呼銓曹握天下人才進退之柄提學  
使者握一省人才進退之柄二者均國家治本所繫  
不得其人以任之未有不卒至於僨輟折軸者也我  
朝三十年來任斯職者接踵相望而兼厯者蓋寡故

事吏部郎無遷轉他曹及秩滿陞監司郡守之事其以例歲出爲監司者又往往不能爲學使蓋吏部郎之歷他曹復出爲學使皆自吏部與五曹郎一例遷轉始於高先生兼歷二秩實勝厥任惜乎天厄其年而使其業卒未竟也方癸卯冬先生之以晉州守入銓可也家大人適以假滿再入吏部典選事先生至相倚如左右手時銓法紛更惟先生議與家大人合每補銓一人更定一例必執舊典與持異議者誣說

辨論不少屈如品級考之更定供卯法之初行其間  
謬戾錯迕多所牽制先生皆力持之俾不失國家大  
體而後已功令重懸賞格招徠同降之人闖越間投  
誠至者歲無虛日先生曰高爵厚祿以待降臣廟堂  
之人也顧其仕籍旣無可鈎考而降者自署官秩輒  
稱三事大僚高者得驟躋監司其次亦不失爲郡佐  
朝廷名器可若是其濫耶於是嚴核符牒讖察印劄  
僞冒者肅然一清是時柏鄉魏公實爲冢宰先生爲

公及門高第公嘗以二程遺書手屬先生較訂其以  
理學期先生者甚厚既官銓曹爲之長益相推重意  
欲屬先生典選顧格於例不得行乙巳竟遷戶部浙  
江司郎中時家大人業以例出爲河南學使先生每  
見書俛仰時事戟手太息深嘆銓政之體日輕仕進  
之途日雜區區一己之出入軒輊固非所論也未幾  
遭外艱去戊申復補戶部廣東司郎中己酉典四川  
鄉試庚戌出爲浙江提學道僉事先生自念稟持古

道不能隨事斲斲詢家大人在中州事益慨然三歎  
以謂得行其志之難或曰昔崆峒滄溟皆負海內盛  
名出爲學使惟公最之先生曰崆峒以諫謫起江右  
失歡俞中丞鄭方伯幾中於禍滄溟在陝西與股中  
丞爭文移不得竟拂衣去某之迂拙倍甚於是其能  
免乎雖然僅守繩墨砥礪廉隅可自盡者此而已矣  
其他何計焉旣至浙頒示條約申飭月課修繕學校  
以浙東諸郡爲冒籍托足之地首試台巖杜冒濫巖

較課

之比

事而

隕涕

永甯

太宜

公之

措諸



族黨子姓有恩戊子舉孝廉會士寇竊發身至賊庭  
以至誠動之遂降其眾筮仕首州勸學墾荒訓鄉男  
停贖鍰治行爲畿輔第一在戶曹主粵東展界之議  
開復粵諸生道糧者百四十餘人得脫於罪生平行  
誼指不勝屈孝感熊先生誌之詳矣茲不復贅特節  
舉在銓曹與爲學使時事此二秩者旣爲國家人才  
根本之地而先生理學經濟悉見端於此且書從家  
大人後聞之尤詳故不禁覩縷述之嗚乎先生其無

愧於古人清修真節介然不易其操者歟先生生於  
故明天啟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卒於康熙十年六  
月初一日年四十有七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原配李  
氏封宜人子六人長端次靖己酉舉人次章次毅次  
集賢銘曰繁先生行淳備植孝友寡求忤師道立經  
術粹年不永德無媿名干仞視百世辛亥卒壬子殯

誥封一品太夫人李母瞿太夫人墓誌銘

太夫人姓瞿氏贈兵部尙書李公之繼配而吏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容齋先生之母也太夫人就養京師者二十餘年以康熙三十一年夏六月十一日卒於邸舍享年八十有一事聞

上爲動容嗟悼命滿漢學士二人賚茶酒賜奠於几筵八月先生將奉喪南下趨詣暢春園奏辭因言臣母畢生勤儉備嘗荼蓼臣不自揣量仰冀

宸翰一字之褒臣母歿且不朽越二日

上大書貞松堂額並臨松雪老人書一幅

命學士戴公通頒賜苦次先生跪捧涕零再疏陳謝  
乃行比歲以來

御書資於臣下至爲珍重太夫人獨荷

特恩榮寵被及身後豈非備德完福爲海內士大夫  
家所僅觀與太夫人遺祖諱能明建文時以軍功授  
廬州都指揮使遂世爲廬之合肥人年十八歸贈尙

書時尊章在堂佐元配張太夫人左右奉養間起居  
視寒煖羹湯滃澹手自調劑既退執衣裳織紉之役  
不懈益虔族黨翕然稱孝會明末流寇掠江淮合肥  
城被圍者七晝夜人心惶駭於時先生方在妊太夫  
人經紀家事如常時或訝問之曰遇賊卽死何懼爲  
賊退之日先生始生又七年寇大至城陷贈尙書偕  
太夫人挈先生出走展轉於瓜步京口錫山吳閩之  
間僦舫稍定太夫人卽口授先生書無虛日贈尙書

初爲諸生有大志以  
非其意也太夫人嘗  
與宗之寄屬望在子生  
戊戌先生成進士官出  
丑張太夫人歿贈尙書  
夫人撫張所生女及他  
別郡者必親往迎娶  
宸眷侍講幄十餘年

長工刑兵三部晉典銓衡簡入政府先生每遷一官  
太夫人輒正色相勗謂當亂離時自分必死豈意至  
今日今日蒙此皆國恩也務勉圖報稱先生凜凜奉  
母訓惟謹太夫人體素健先生又先意承志不使一  
切憂鬱之事聞於太夫人故平生無疾疢亦不親藥  
物至三十一年冬倏患咯血先生延醫視藥寢處太  
夫人臥側者凡六閱月而太夫人每至昧爽輒促先  
生起入職無曠閣務爾留之日先生方奏事忽心動

造歸太夫人一握而逝蓋所以教先生砥礪職業者  
沒齒如一日也性喜媯戚施予廬郡歲比不登太夫  
人出困穀數千斛存活甚眾姻戚中有貧乏者尤三  
施不倦遇祁寒盛暑則庀衣裘湯藥以給行路在京  
師亦然前年冬十二月太夫人稱八十觴都城耆民  
數百人爭持羊酒踵門爲壽及既歿里巷婦子聞者  
無不悲哀失聲此皆往事之所未有盛德感人實而  
可信是宜備書子三人長卽容齋先生天馥戊戌進



士改庶吉士歷官吏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次天爵  
候補主事陳宜人出次天爵福建泉州府通判蕭安  
人出女三人一適太學生廷權太夫人出一適于總  
賈爾祺張太夫人出一適太學生王景陳宜人出孫  
七人先生出者二季青己未進士翰林院編修孚蒼  
歲貢生孚彤孚蔚天爵出孚絳孚紺孚灝天爵出曾  
孫三人俱孚青出先生既奉喪歸卽以其年冬十二  
月十有三日耐葬太夫人於羅山贈尙書墓而寓書

京師屬爲銘玉書自入史館卽與先生共事今閱三  
十年矣復同在政地得聞太夫人懿德之詳宜誌墓  
者莫余若也謹詮本末而繫以銘曰猗歟賢母誕毓  
碩輔幼遭艱虞厯險茹苦旣長而教蔚成大儒升華  
館閣聿贊謨謨台躔朗曜丕顯母德庶幾百齡式報  
罔極靈護乍萎蓼莪啣悲

天聽上澈奎章載垂貞松千尺蔭被堂斧黃髮摧心  
擗踊負土至廬塚側燕巢於林語傳在昔事聞自今

是母是子允協圖史諸孫嶷嶷慶貽趾美我銘出隧  
鑄石不磷車過必式永詔後人

1312

1312

諱封太恭人田母張氏太君墓誌銘

余與中丞田公綸霞同舉進士既官京師以文章德業相砥礪每沐旬輒一過從因聞太恭人張苦節懿行讀書明大義爲昔烈女傳中所僅見綸霞自爲中翰及視學江南十餘年間未嘗一日不侍養官舍嗣從湖北參議入爲鴻臚寺卿特擢食都御史鎮撫三吳太恭人邇在里第綸霞不以踰常格拜官爲喜而以得遂迎養爲樂踰年由吳入黔又不以遠徼萬里

爲遠道失意而以不得晨夕侍養膳爲憂撫黔四載  
問安之使歲凡數至而太恭人忽以微疾逝此綸暨  
所以見星遄奔不禁隳然而悲也歟今卜康熙三十  
一年耐葬贈大夫墓安先生之墓而寓書屬銘余詎  
不敢辭按狀太恭人生世族父處士頑教以禮法旣  
歸於田修婦職惟謹順治壬辰贈大夫舉進士明年  
知浙之麗水縣甫半載以中暑疾不起太恭人檢括  
戶稅支納之數手自籍記會攝事者至留難更代則

上其籍於守按之不爽銖黍守大驚異遂趣扶櫬歸  
於時綸霞及兩弟皆幼內難外釁層見錯出太恭人  
一力搢拄卒莫敢侮每夜分以絡緯督諸孤誦讀既  
罷輒相持以泣比綸霞與兩來先後登第太恭人乃  
蹶然色喜而持儉履約不愆於素所訓勉皆立身守  
官之道綸霞蒞仕二十餘年以清節聞在黔日有苗  
帥被甲伏道左曰夙仰公威德願一識公近前叩首  
而去其善政服物如此皆太恭人之教也太恭人博

涉載籍遺諸子書證據經史粲然成文年七十里黨  
欲爲壽戒諸子止之其書尤傳於世詞曰按禮婦人  
無夫者稱未亡人凡吉凶之事不與亦不爲主名故  
春秋書紀履綸來逆女公羊傳曰紀有母乎曰有有  
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何休註曰婦人無外事所  
以違別也後世禮意漸失始有登堂拜母之事戰國  
時嚴仲子自觴聶政母前且進百金爲壽蓋任俠好  
交之流有所求而然豈禮當如是耶吾自汝父歿於



官攜持幼弱數千里歸櫬三十年來闔門辟積以禮  
自持幸而汝曹皆得成立四被

恩命養我餘年而此中嘗切隱痛每當歲時臆臘兒  
女滿前輒怛怛心動念汝父之不及見今一旦賓客  
填門羊酒相望爲未亡人稱慶未亡人尙可以言慶  
耶三十年吉凶之事不與而今更強我爲主名其可  
謂之禮乎導我以非禮不足爲我慶適增悲怛耳且  
汝曹中外薄宦偶一入里門無一善及人而儼然受

鄉先生及諸父老之捧觴拜跪未亡人益罪戾是懼  
矣汝曹備官於朝宜曉大體其詳思禮意爲我先事  
而婉辭之事遂止夫世教衰而閨門之禮闕焉弗講  
頷笑之不謹威儀之不攝馴至蕩閑軼矩流爲喪德  
敗俗而蔑有底止太恭人守婦人無外事之訓而以  
叔季登堂拜母爲非此當世士大夫所未深諳者而  
太恭人兢兢辨之非讀書明大義安能若是信乎其  
足爲天下法矣太恭人之卒以康熙辛未六月十六

日距生乙卯享年七十有七子三人長雯卽綸霞甲  
辰進士厯官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次需卽雨來己未  
進士官翰林編修自綸霞撫吳卽請歸里居奉母次  
震拔貢生女一人孫八人女孫二人曾孫三人銘曰  
惟齊之田世澤昌適有賢母長鍾祥弱齡茹荼心蠶  
傷諸孫對泣如寒螿矯矯勁翮加翽翽建牙珥筆名  
並揚守禮不懈母德臧教勤戒佚追敬姜懿乃休嗣  
休無疆夫子之宮永借藏

1320

1320

1320

誥封太宜人李母董太君墓誌銘

康熙四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廣西布政使李公之母董太夫人以疾卒於家先是去年八月太夫人有疾方伯聞之卽日白於督撫乞歸侍養至五六請起撫蕭公察其誠疏於朝章未下所司卽得

旨俞允於是方伯以十一月自西粵進行明年正月抵家奉湯藥閱三日而太夫人卒殯殮如禮二月車駕南巡過德州方伯迎謁道左荷

天語詢問具陳蒙恩允歸得母子相見狀

止爲惻然動容方伯退而脚感泣下時書忝與扈從

親炙其事至是方伯寓書於余曰某月某日將啟先

大夫憲副公之兆率太夫人合葬敢請銘誦按來狀

太夫人姓董氏德州人祖某父某有隱德年十九歸

憲副公初公元配宋夫人生子浹而卒繼趙夫人又

卒聞太夫人賢曰是必能母吾子旣歸果以蒸鬪子

浹登賢書成進士太夫人力也憲副公起家孝廉策

仕故城知縣調豐縣攝碭山縣真遷兵馬指揮歷工  
部營繕司主事虞衡司員外郎屯田司郎中擢廣西  
兵備副使所至有政績方伯齒尙稚未能記憶也比  
長太夫人時時言之因記識不忘憲副本後十四年  
方伯以本省解首成丙辰進士官庶常又三年授編  
修又九年

特簡知臨江府太夫人喜曰可以終爾父之志矣日  
督家人治廢園植蔬茹日吾兒爲清白吏日用不以

煩民也時大盜會翕糾黨肆掠於江上翕購二利刃柄置鐵鑲常著手腕枕臥會守乘夜率健卒往捕翕驚起持刃拒門健卒擊折其臂廼就擒太夫人曰此爾父治碭時捕賊方畧也清江蠶習倚收稅作奸立寘諸法平其稅太夫人曰此爾父治故城時清地丁法也一切措注悉以憲副爲程合則色喜否則正辭以示誠以故臨江之政赫然聞於輦下實太夫人之教爲多在郡九年會有



旨命各背大吏舉所屬治行廉能者傳車詣闕江西  
撫臣以臨江守應

詔因得奉太夫人便道歸里門其後轉運兩浙旬宣  
粵西太夫人皆不欲行方伯決意歸養太夫人力止  
之曰我老尙善飯兒正宜報國勿以我爲念也至是  
旣得請晝夜行七十餘日而歸適當太夫人疾篤彌  
留之際以視昔賢嚙指心動而精感萬里者甯有媿  
乎蓼莪之詩有言民莫不穀我獨不卒說者謂孝子

行役痛親沒而不及見也今方伯朝奏生而夕報可  
雖未獲長侍都下然猶及啟手足親含殮以免於蓼  
莪之悲則方伯之孝實以上格天心而

聖天子推恩恤下之仁尤凡屬臣子所不禁欷歔感  
激而隕涕者也自憲副沒後太夫人齋居素服不飲  
酒不聽音樂以終其身平居雍雍怡怡而閨門以內  
嚴肅有家法卒之日內外孫曾男女凡八十餘人皆  
在側嗚乎其可謂壽考令終者矣太夫人生於某年

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年八十有四憲副官  
工部時

覃恩封宜人後以子貴封太宜人子三人決丙戌進  
士早卒濤廣西布政使司潤早卒女一人孫男八人  
曾孫男十九人元孫六人銘曰有子而孝從母之教  
母曰汝父汝其克做當官砥職爲時名臣不遺其親  
用乞乃身

皇曰俞哉永錫爾類萬里歸來式遄其至生養死葬

孝道始終勒詞幽石揭示無窮

磬山天隱禪師塔銘

聖人御宇宏敷至教既已表章六經示生民以日用  
飲食而釋氏之書足以覺頑愚而牖良善者亦往往  
並收不廢師其學者有能精修戒行奮然自拔於流  
俗之外則尤盛世崇獎所不靳也康熙己卯春淮揚  
水溢

至尊念切民依特事巡省比旋軫濟江駐蹕金山之  
江天寺於時住持僧法乳超樂奏對稱

旨備蒙殊遇因表進磬山天隱語錄若干卷言磬山  
故僧圓修爲臨濟三十一世孫乃天童圓悟之同法  
弟大覺普濟傳法之師而臣僧超羣之曾祖行也天  
童語錄蒙

世祖章皇帝勅賜入藏圓修語錄未經續入臣僧不  
勝拳拳越日傳

旨准入藏超樂率眾僧合掌稽首而退玉書與高詹  
事士奇同與扈從親見其事深嘆釋氏弟子能不忘

其師傳而磬山之歿六十餘年遭際

聖恩俾其言得傳於後千古之希遇也閱數月法乳  
偕僧夢庵校刻語錄成以塔銘屬余余不能辭爰據  
大覺所爲傳及僧箬庵紀載行實而詮次之禪師諱  
圓修字天隱宜興閔氏子天性穎敏孩稚時出望井  
邑忽覺真空現前不可名狀稍長鬻蔬供母至年二  
十遂茹素而身逐世緣妄念時作每默誦小人間世  
爲不善章則念起隨滅後遇講師闡楞嚴經義至一

切眾生不知常住真心用諸妄想故有輪轉因猛念  
生死志求出世時聞 有傳公住龍池爲臨濟正宗  
欣然往謁之傳示以狗子無佛性語歸而力參至廢  
寢食母感其道念誠懇卽命於龍池出家初參趙州  
語無所得繼參未生前本來面目偶閱楞嚴見佛咄  
阿難云此非汝心豁然有悟與童年出望井邑所見  
境象無異會傳北遊復掩關誓願精進一日于靜中  
聞驢鳴猛省從此披覽公案勢如破竹比出關偕天



童謁傳於都下問厯厯孤明時如何傳曰待至此境  
更與汝道遂一喝而起傳曰汝尙起緣心耶拂袖徑  
出詣五臺與靜淵妙峯諸尊宿扣擊累月遣入都適  
傳臥疾自念法門事大未盡澄明中夜詣傳跪請指  
授語久之傳瞿然起坐曰汝旣如是吾亦如是卽下  
拜授衣拂焉及傳還籠池示寂爲經紀喪葬畢獨持  
一鉢深入荆溪之磬山于冰巖雪窖中誅茅結宇與  
飢禽野獸爲伍十五年如一日四方衲子聞風靡至

于是磬山之名翕然震於海內浙西報恩寺延請主  
法席始以老疾辭繼欲廣龍池之傳曳杖以赴棲金  
車峯下升堂闡法不勝機辨不矜慧智以平實心示  
平實義使學人積久自悟此其宗旨也居一年謝世  
實明崇禎乙亥九月二十二日距生萬曆乙亥世壽  
六十有一僧臘月十有七初厝報恩寺左後二十餘  
年大覺迎厝于宜興海會乃建塔焉嗣法高弟五人  
日林皋豫玉林琇箬庵問山際茨印中授皆一時法

門  
帝

世  
祖

之  
值

高  
祖

若  
乃

先  
相

矣  
乎

以  
銘

七  
一

嗣龍池剏陞石磬磬聲泠泠羣聾式聽結茅爲巢枋  
不可攀傳衣五子聾震人寰偉矣大覺昔被

天眷師傳伊何通聞追嘆

今皇時邁停蹕江天勅允編錄梵筭永延繩繩糾結  
孫復有子溥水源長沿流不止惟眞破妄惟正息嘯  
我述銘語勒之塔幢磬山峩峩荆溪冽冽聲色旣空  
甯有生滅

張文貞公集十二卷公元孫以阜陽令引

見來京屬集梧從館上抄得者並屬爲校字將以付  
之梓人公文章典雅宏贍足資掌故就中停止封禪  
一議尤爲獨見其大夫封禪之所以爲謗史也而後  
主或反以爲盛德事王伯厚曰封禪秦漢之侈心此  
河汾篤論也房魏學於河汾而議封禪之禮不以爲  
非安在其爲守師說乎梁有許懋而唐無人焉曾謂  
房魏不如懋乎我朝

聖聖相承敬天凝命有不假升中以爲昭格者而碩  
德作輔尤能本經術之深醇以贊成

盛治則非徒鋪張闋休稱一代之高文典冊已也是  
書爲宜興儲畫山先生舊藏本卷首有序備入詞館  
後公一辛丑而集梧及以後辛丑茲復手校公集得  
附名卷末有厚幸焉

乾隆五十有三年十一月日桐鄉後學馮集梧識

先高祖文貞公全集向藏抄本篇帙頗多未經  
釐訂先君子曾欲付梓而未果戊申秋復從  
阜陽引

見人都知四庫館有校正善本刪繁就簡得卷十二  
遂亟就抄授梓嗚乎先高祖躬逢

聖世位極人臣而生前著述復得於數十年後上達  
宸聰珍諸秘府可謂遭逢之盛矣費不肖無以繼承  
餘緒特鐫是集用播藝林亦小子無忘遺澤並

以終 先君子未竟之志云爾 元孫護謹識



跋

文貞公集十二卷舊刻於乾隆庚戌兵燹後原板灰  
燼吾鄉詩禮舊族暨公之苗裔庾全書者蓋抄庚子  
秋覓得原書一部用糾同志開板重槧至辛丑冬月  
歲事以公之盛德大業發爲文章荆璞隨珠必無久  
蘊所最奇者宜與儲畫山先生序公集以爲入詞館  
後公一辛丑而桐鄉馮先生集梧復以後辛丑爲公  
校訂良輔是役又適於辛丑告成前後淵源若相符

合輔以不學附名卷末不較馮先生尤爲厚幸者歟  
光緒二十七年歲次辛丑冬月鄉後學嚴良輔跋

訂訛

卷首序正裁 曲江張 卷一二狡兔三又安 日

妄日又 卷三六金剛經五部四後生末學 卷四

八嘉禾兩公三災膏二國王黎 主事三醯醬三療

親疾三星期之才四文體幾屢變六記有之日九職

之義悉於志見 于其鄉之後人 卷五六面立齋

曾以科名七自幼十孟起七當周召十二以諸子

又遭時 陳謨 所謂人與二年九十二說詩比之

保父五二堤之長六二連七試八二皆稱十三果亭立齋三

惟襖被六三冬入觀七三近侍傳論九三典銓樞四官秩為

差八四純嘏二五題多以字二五語余日四恪秉二根柢六

孝思 卷六五三復斯語三十愛名節六十身罹極七十而

無復八二四行多不字一三一等侍三四四面皆二四舊址一五

夙稱二五梗楠 卷七一充固巴圖魯十三敗珍八隸

士版六二某在側七二一木支三羊之遺 卷八二十奠玉

帛十二糜芑二四晉貞外三不惻 曾未聞八四所至輒六五

盱衡時

八五

宵旰

寬大

四六

杜元凱

問人才

宜另行

卷十一

議以聞

八

摧枯

十

奚敢辭

六

擢杭州

二

而傳

也

卷十一

十戰守

攻取

立一

至堯

二

狐裘

一

盛禮

句有誤

集四方

卷十二

二行

無根柢

二

咸謂太

僕

五

國子生

八

先生指授

三

滇逆蕩平

七

六府就理

五

債轅折軸

三

訓鄉勇

五

贈大夫

九

蓼安

六

兢兢辨之

陳時若

張綬青

鄉後學

嚴良輔

同校字

柳福坤

李志翔

裔孫

張藻文

參校